

教育部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中國中古「社會與國家」史料典籍研讀會

期中報告

年度成果總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顧問室

計畫類別： 經典研讀課程

經典研讀活動

執行單位：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計畫主持人：宋德熹

執行期程：98.8-99.7

日期：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30 日

目 次

一、計畫名稱.....	1
二、計畫目標.....	1
三、導讀.....	3
四、研讀成果.....	151
五、議題探討結論.....	163
六、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165
七、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165
八、改進建議.....	165
九、統計表.....	165
十、附錄.....	166

撰寫內容

一、計畫名稱

中國中古「社會與國家」史料典籍研讀會

二、計畫目標

唐代貢舉考試制度的記載，除了《舊唐書》的〈選舉制〉〈職官制〉、《通典》、《唐會要》及《唐六典》等相關原始資料之外，再來就是五代王定保所著的《唐摭言》以及清代徐松所編的《登科記考》。其中《唐摭言》詳載唐代貢舉制度的運作流程、士風習俗的人情冷暖、文人舉子的遺聞軼事，乃至許多詩人墨客的遺文佚詩，讓我們更加了解唐代科舉制度的種種運作實施情況，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應用價值，文中雖有部分真實性有待商榷的條文，但亦可視為「增廣見聞，足供參照」之用。此外，有關典章制度及社會風氣的指陳，也有助於認識唐代士人多重面貌的蛛絲馬跡。

《唐摭言》全書共十五卷，每條皆有論贊，內容記事以唐代貢舉制度為主，特別是進士科的起源及沿革著墨甚多，在流傳至今有關中古筆記當中，《唐摭言》為獨一無二專門記載貢舉的文本，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說：「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雜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法戒兼陳，可為永鑒。」由此可見該書的學術價值。

《唐摭言》內容相當可貴，對於唐代文史課題的研究者而言，自有一定價值的參考作用，但另一方面，本書也確有雜亂之弊，若未經整理則很難閱讀與研究上的引用。例如該書缺乏系統性和條理性、人名時有張冠李戴、官職混淆等情況，且書中內容重複之處不少以及內容的可信與否尚待考證等，不過，就如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姜漢椿教授所言，儘管《唐摭言》存在種種不足，但瑕不掩瑜，該書在研究中國貢舉制度史上的歷史地位及其價值是不可否認的。

準此，本研讀會選定《唐摭言》一書為本會這次所研讀的專書，並使用大陸學者姜漢椿教授所校訂的兩種版本，一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唐摭言校注》，另一為三民書局出版《新譯唐摭言》。姜教授參閱新、舊《唐書》、《唐國史補》、《全唐文》、《全唐詩》、《登科記考》、《唐才子傳》、《唐詩紀事》諸書，對《唐摭言》全書內容作出精細的注釋，糾舉了不少誤分誤合的混亂現象，使眉目為之一清，還對文字中的誤、脫、衍、竄之處一一進行訂正，使全書更具有價值性與可讀性。

本年度預定研讀進度為《唐摭言》卷一至卷十五部分，並先後邀請學者專家舉行兩次專題演講，藉由深入探討並挖掘《唐摭言》所蘊含的史料價值，配合學界諸多貢舉與士風的研究成果，藉以瞭解唐代貢舉制度及士人群體的行為風貌。

本年度預定研讀規劃表：

研讀序次	預定研讀日期 (年月日)	主讀人	研讀內容 (書目章節或篇次)	討論議題
1	98/09/26	邱添生	專家學者講論： 《唐摭言》與唐代貢 舉社會	《唐摭言》專書評價與唐 代貢舉運作實態
2	98/10/24	宋德喜 廖惠霖 黃兆宇	《唐摭言》卷一	貢舉考試沿革(〈統序科第〉條 至〈進士歸禮部〉條)
3	98/11/21	宋德喜 林慧佳 楊岳倫	《唐摭言》卷二	貢舉考試解送等第狀況(〈京兆 府解送〉條至〈悲恨條〉)
4	98/12/19	李廣健 李郁昇	《唐摭言》卷三	貢舉考試放榜期集狀況(〈散 序〉條至〈慈恩寺題名游賞賦 詠雜記〉)
5	99/01/09	魏嚴堅 楊青原	《唐摭言》卷四~卷七	貢舉人際關係網絡(〈節操〉條 至〈知己〉條)
6	99/02/20	曾賢熙	《唐摭言》卷八	貢舉浮沉眾生相 I(〈通榜〉條 至〈入道〉條)
7	99/03/27	詹宗祐	《唐摭言》卷九~卷十	貢舉浮沉眾生相 II(〈防慎不 至〉條至〈韋莊奏請追贈不及 第人近代者〉條)
8	99/04/24	朱祖德 朱振宏	《唐摭言》 卷十一~卷十二	貢舉浮沉眾生相 III(〈反初及 第〉條至〈酒失〉條)
9	99/05/22	馬以瑾 李昭毅	《唐摭言》 卷十三~卷十五	文士才情與貢舉雜述(〈敏捷〉 條至〈沒用處〉條)
10	99/06/19	高明士	專家學者講論： 《唐摭言》綜論	《唐摭言》中所載貢舉社 會文化現象綜合分析

三、導讀

(一) 專題演講：唐代社會型態與時代特色

資料參附註：邱添生著，《唐宋變革期的政經與社會》第五章〈社會型態的轉變〉（台北：文津出版社）。（已於期中報告中附上）

(二) 《唐摭言》卷一～卷二

宋德熹

- 一、《周禮》，鄉大夫具鄉飲酒之教：《周禮》卷 9〈地官·司徒〉：「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儀禮》卷 8〈鄉飲酒禮〉鄭玄注：「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治謂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見其化，知尚賢尊長也。」賈公彥疏：「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關於鄉飲酒禮，詳參楊寬《古史新探》、姚偉鈞〈鄉飲酒禮探微〉，《中國史研究》1999~1、曾佩芬，《鄉飲酒禮的源流及其社會功能》，臺大中文所碩士論文（2000）。姜漢椿校注頁 1。
- 二、鄉學里選：詳參勞榘，〈漢代察舉制度考〉，《中研院史語所集刊》17（1948）、鄭欽仁，〈鄉學里選——兩漢的選舉制度〉，收入《中國文化新論·制度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黃留珠，《中國古代選官制度述略》（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9）。
- 三、孝廉：詳參邢義田，〈東漢孝廉的身分背景〉，收入氏著《秦漢史論稿》（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邢義田，〈允文允武：漢代官吏的一種典型〉，《中研院史語所集刊》75~2（2004）。姜漢椿校注頁 2。
- 四、天下上計集於大司徒府：《漢書》卷 6〈武帝紀〉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後世誤，因承此語，遂總謂上計為計偕。闕駟不詳，妄為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偕。偕，次也。晉代有計偕簿。又改偕為階，失之彌遠，致誤後學。」，關於上計，詳參高恆，〈漢代上計制度論考——兼評尹灣漢墓木牘〈集簿〉〉，收入氏著《秦漢簡牘》中《法制文書輯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吳昌廉，《兩漢計偕考》（臺北：蘭臺出版社，1996）、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四十五 A（1963）。姜漢椿校注頁 2。
- 五、所在監及官學：唐代官學包括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以

- 上總稱為中央六學，玄宗天寶九載增設廣文館，改稱為七學，此外尚有弘文館、崇文館、太醫署所屬之醫、鍼、按摩、咒禁諸科等）及府州縣學（其後尚有鄉學、里學）。詳參高師明士，《中國中古的教育與學禮》第一篇第三章〈唐代官學〉（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另參任育才，《唐型官學體系之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7）。姜漢椿校注頁 4。
- 六、**雜文**：詳參高師明士，《隋唐貢舉制度》第二章〈唐代的貢舉制度〉，徐松《登科記考》卷 2 指出「雜文兩首，謂箴、銘、論、表之類。開元間，始以賦居其一，或以詩居其一，亦有全用詩賦者，非定制也。雜文之專用詩賦，當在天寶之季。」另參《唐摭言》卷一〈試雜文〉。姜漢椿校注頁 6、20。
- 七、**觀察使**：即觀察處置使，肅宗乾元元年改採訪處置使為觀察使，詳參池田溫，〈採訪使考〉，《第一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大，1989）。姜漢椿校注頁 6。
- 八、**進士登科記**：《唐語林》卷四〈企羨篇〉載「進士張倬，濮陽王柬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關於唐代登科記，詳參（清）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補正》（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卷首有趙儻《登科記敘》，孟二冬〈自序〉並詳列岑仲勉《登科記考訂補》、陳尚君《登科記考正補》及吳在慶《唐五代文史叢考·登科年考》等多種參考書目。姜漢椿校注頁 7。
- 九、**侯君素**：即侯白，《隋書·侯白傳》載「（陸）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佻不恃威儀，好為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秘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姜漢椿校注頁 7。
- 十、**李肇撰《國史補》**：參黃永年，《唐史史料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 147。關於唐代貢舉陋習與弊端，詳參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第十、十一、十二章（台北：文史哲，1994）、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李師樹桐，〈唐代科舉制度與士風〉，收入《唐史新論》（台北：中華書局，1972）、吳在慶，《唐代文士的生活心態與文學》第二編（合肥：黃山書社，2006）。姜漢椿校注頁 8。
- 十一、**三銓**：《唐六典》卷二〈尚書吏部〉載「以三銓分其選，一曰尚書銓，二曰中銓，三曰東銓」，詳參寧欣，《唐代選官制度》第二章〈唐代的銓選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劉後賓，〈唐前期文官的出身與銓選〉，收入吳宗國主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姜漢椿校注頁 9。
- 十二、**大宴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詳參宋德熹，〈長安之春—唐代曲江宴遊之風尚〉，收入《唐史識小—社會與文化的探索》（台北：稻鄉，2009），頁 309-314、楊婷雅，〈盛世縮影—唐代曲江研究〉（中興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8），頁 124-133。
- 十三、**實錄**：詳參楊家駱，《舊唐書述要》附載〈唐實錄表〉、邱添生，〈唐代設館修史制度探微〉，《台灣師大歷史學報》14 期（1986），頁 1-33。姜漢椿校注頁 13。

- 十四、**世祿**：《史記》卷卅〈平準書〉曾提到「世家子弟」一詞，劉宋裴駟集解引魏。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姜漢椿校注頁 14。
- 十五、**律書、算學**：參高師明士，《隋唐貢舉制度》，頁 83-85 舉實例為證。始置律學博士，詳參邢義田，〈秦漢的律令學——兼論曹魏律博士的出現〉，《中研院史語所集刊》54~4 (1983)。姜漢椿校注頁 15。
- 十六、**博士、助教**：學官名，詳參高師明士，《中國中古的教育與學禮》第一篇第四章〈隋唐的學官〉。姜漢椿校注頁 15。
- 十七、**兼習吉凶禮，公私有禮，令示儀式**：吉凶禮為五禮之二，另三禮為軍、賓、嘉，詳參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禮儀章》、胡戟，《中華文化通志·禮儀志》第十章〈隋唐禮儀的輝煌〉及下篇〈五禮分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張文昌，《唐代禮典的編纂與傳承——以《大唐開元禮》為中心》第四章（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唐宋禮書研究——從公禮到家禮〉（台大史研所博士論文，2006）。關於吉凶書儀、禮儀的問題，詳參吳麗娛，《唐禮摭遺——中古書儀研究》第二、七章（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姜漢椿校注頁 13。
- 十八、**私學**：詳參高師明士，《中國中古的教育與學禮》第二篇第二章〈唐代的私學〉、第三章〈敦煌的私學〉。姜漢椿校注頁 13。
- 十九、**奉常（太常）**：為九卿（寺）之一，詳參郁賢皓、胡可憲著，《唐九卿考》卷二〈太常寺〉（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姜漢椿校注頁 18。
- 二十、**考功員外郎**：唐代前期（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以前）貢舉主考官，詳參宋德熹，〈唐代前期吏部考功員外郎的身分背景〉，收入《唐史識小——社會與文化的探索》。關於考外人名的資料，詳參該文頁 141 所舉勞格、趙鉞，《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二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岑仲勉〈郎官石柱題名新著錄〉，《中研院史語所集刊》8-1。關於唐代知貢舉（後半期主要為禮部侍郎），另參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第九章。姜漢椿校注頁 18。
- 二十一、**答策（試策）**：詳參陳飛《唐代試策考述》（北京：中華書局，2002）。姜漢椿校注頁 21。
- 二十二、**謁先師**：即廟學制與釋奠禮制，詳參高師明士，《中國中古的教育與學禮》第三編第一、二、三章。姜漢椿校注頁 22。
- 二十三、**清資官**：《舊唐書》卷 42〈職官志〉載「職事官資，則清濁區分，以次補授」，《唐六典》卷二〈尚書吏部〉指出「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資之官」；同書同卷又指出清望官，「謂內外三品已上官，及中書、黃門侍郎，尚書左、右丞，諸司侍郎，并太常少卿、秘書少監、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左、右率及國子司業」。姜漢椿校注頁 23。
- 二十四、**神州**：廣義指中州，狹義指京兆畿府，相關討論可參伍伯常，〈「情貴神州」與「所業唯官」——論唐代家族的遷徙與仕宦〉，《東吳歷史學報》第二十期（2008），頁 3 註一。姜漢椿校注頁 26、27。
- 二十五、**大尹**：指京兆尹，詳參張榮芳，《唐代京兆尹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87）。姜漢椿校注頁 27、28、29。
- 二十六、**公乘億**：另參《唐摭言》卷八〈憂中有喜〉。姜漢椿校注頁 29、165。
- 二十七、**羅隱（貌陋負冤）**：十舉不中，參《唐六典》卷二〈尚書吏部〉提及「以四事擇其良：一曰身，二曰言，三曰書，四曰判」，傳說中的鍾馗也因四事中之身的條件（德宗嫌其貌醜），宰相又出言相辱，鍾馗大怒，奪劍自

- 刺，並撞柱而死。關於唐代下層士人失落的貢舉之路，可參黃雲鶴，《唐代下層士人研究》第一、二章（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尚永亮，《科舉之路與宦海浮沉》（台北：文津出版社）。姜漢椿校注頁 30、33。
- 二十八、**薛渾**：詳參宋德熹，〈唐代河東薛氏門風再探〉，收入《第四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成功大學，1999）。姜漢椿校注頁 31。
- 二十九、**黃頰**：《太平廣記》卷 184〈貢舉七〉引李綽《尚書故實》載「有黃生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頰同房否？對曰：「別洞。」黃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對，人雖哈之，亦賞其直實也。」姜漢椿校注頁 33。
- 三十、**鎮三峰**：三峰指華州，華山有落雁、朝陽、蓮花三峰。令狐楚於憲宗元和十三年為華州刺史，詳參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1 第一編〈京畿道〉卷三〈華州〉（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頁 90。姜漢椿校注頁 36。
- 三十一、**從事**：州郡長官自辟僚屬謂之，詳參戴偉華，《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姜漢椿校注頁 36。
- 三十二、**丞郎**：《唐國史補》卷下〈論尚書丞郎〉載「故今議者以（左右）丞（侍郎）為貴」，詳參嚴師耕望，《唐僕尚丞郎表》（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三十六，1956）。姜漢椿校注頁 37。
- 三十三、**江西**：參黃玫茵，《唐代江西地區開發研究》（台大歷史所碩士論文，1994）。姜漢椿校注頁 35、38。
- 三十四、**量移**：參陳俊強，〈唐代量移試探〉，收入中國唐代學會、中正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合編，《第五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麗文文化事業，2001）。姜漢椿校注頁 43。
- 三十五、**公侯之淺深與著綠袍**：《舊唐書》卷 45〈輿服志〉載「貞觀四年又制，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下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九品以青……上元元年八月又制……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並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詳參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第七章（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頁 177、原田淑人，《唐代の服飾》（東洋文庫論叢第五十一，1975），頁 56-58、李怡，《唐代文官服飾文化研究》（知識產權，2008）。姜漢椿校注頁 41、44。

卷一導讀補充資料

廖惠霖

- 一、**計**：所謂「計」，乃計簿也，即地方政府之政務報，每年由朝集使呈送至尚書戶部者也。朝集使送「計」至京時，亦攜進貢之物，謂之貢篋。任育才，〈唐代科舉制度述論〉，《興大文史學報》，第 7 期，頁 156。
- 二、**唐沿隋法漢**：「隋文帝廢九品官人法，就動機而言，隋文帝此舉不能被視為朝廷欲廢止門閥制度，只能視為修正並改良。世襲享有政治特權的門閥子弟人數到了隋代已經過多，沒有那麼多的職位可供他占用，故門閥本身也必須制定一套客觀的出身入仕法，隋代的考試制度的主有功能是解決士族之間「圈內競爭」的問題。」高明士，《隋唐五代史》（臺北：里仁出版社，2006 年），頁 47。

問題：唐代哪些考試制度沿襲隋代？哪些是法漢？那因襲的原因有哪些？是否也

包括「圈內競爭」的問題，為自己解套的方式？社會、經濟的不安才是真正鬆綁嚴格考試制度的主因，甚至是階級出現流動的現象？(例如鄉貢，中下層的地主階級，讓這些人聽話，屬於攏絡的手段—人事權？)

三、**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通典》說：「大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又說「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舊令諸雖一二三人之限，而實無常」可知唐代的鄉貢人數承襲隋代。

四、**行鄉飲禮**：「鄉飲酒禮」，引《通典》卷一 30《禮》九〇和《通鑑》卷二一二開元六年八月「頒鄉酒禮於州縣」條胡三省注，可以見其大概：『唐鄉飲酒於州縣，刺史為主人，先召致仕鄉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其次為眾賓，與之行禮。縣則令為主，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為賓，次一人為介，又其次為三賓，又其次為眾賓。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及主人皆六豆。主、賓、介三賓、眾賓既升，即席，王持瑟升自階就位，鼓《鹿鳴》。卒歌，笙入立於堂下北面，奏《南陔》。乃間歌，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乃合樂《周南·關雎》、《日南·鵲巢》。……』可知其禮至為繁縟。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頁55。

『唐代貢人的鄉飲酒禮，當始於開元六年，然後定於開元七年令及二十五年令。在開元六年以前，係依「舊章」而行其禮，此「舊章」即隋制，《隋書》卷9〈禮儀志〉有「州、郡、縣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頁126。

五、**國子監**：《新唐書·選舉志》所載，國子學生徒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為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期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子為之」；四門學生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上子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者為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三千人，「五品以下及庶人之通其學者為之」。可知愈高品級官僚的子弟愈容易入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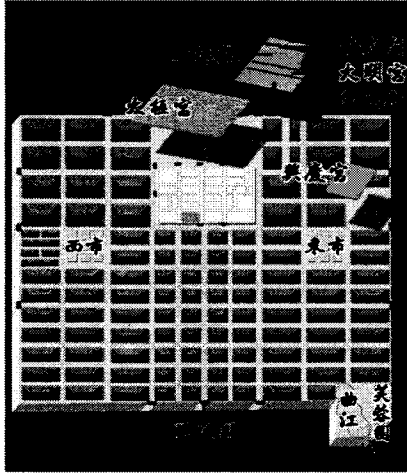
六、**孫伏伽**：「太宗立，或告王陰養士，交境外。詔中書令宇文士及往代，贈按狀。士及繩之急，左右恐，欲劫王由間道趨長安自明，不即北奔突厥。士及露劾，帝復遣侍御史孫伏伽鞠視，無異辭，遂賜死。六世孫回，別傳」。《新唐書》，卷七十八，列傳第三 長樂王李幼良，頁3521。

七、**前進士**：入仕在中國古代稱「釋褐」、「解褐」，有時又稱「褫褐」、「解巾」、「脫巾」、「脫麻」皆是釋去布衣穿戴官員衣冠之意。唐代舉人及第後未仕前稱「前進士」或「前明經」，有時也直接稱進士、明經。劉海峰，《唐代教育與選舉制度綜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頁108。

八、**座主**：座主一詞，至遲在開元七年(719)已見於記載，《唐大詔令集》卷二九開元七年十二月《皇太子詣太學詔》，對參加皇太子齒青禮的陪位官根據官品高低，賜物各有差，「座主加二等」詔令中特別申明「弘風闡教，尚德尊師」和詔令文義來看，此處座主是指「登座說經」的原國子祭酒，時任左散騎常侍，皇太子侍讀的褚無量，而不是掌貢舉的主司。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瀋陽：遼寧出版社，1997年)，頁210。

九、**合保**：報考中央這時候，舉子有立好五人聯保的保證書。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頁100。

十、**曲江**：「長安城的東西部的曲池附近是長安城內最有名的風景區，每年花季期間，王公庶人皆在此流連忘返。唐中後期，科舉考試的中第者也在這裡舉行曲江宴，得參與這類社交活動是士人身分的榮譽象徵。」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頁61。深入了解「曲江」可參考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此書中討論至曲江的地理位置、文人的寫作題材、曲江宴所造成的風氣等等議題。和楊婷雅碩士論文〈盛世縮影—唐代曲江研究〉。



長安圖

十、**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學者對於進士科的創建時間提出眾多異議，有的認為進士科始見於隋文帝，有的認為進士科始見於隋煬帝，有的認為進士科始於唐代。最早而且有系統探討貢舉制度起源是鄧嗣禹「科舉之制，肇基於隋，確定於唐。…僅有策問，不能謂之考試」…總之，有貢舉制度之起源，迄今為止不外乎三種論點，1、就考試技術之改進而論，謂起源於隋，美備於唐，甚至斷定創立於唐；2、就廢棄德行、專重才學而論，謂起源於隋；3、就分科舉人而論，謂起源於隋。不論何種說法，起源於隋，仍是學界一般的看法。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頁8-11。

十一、**李肇**：李肇國史補三卷，翰林學士，坐薦柏耆，自中書舍人左遷將作少監。《新唐書》，志，卷五十八，頁1463。關於唐代士人對於科舉心態的相關文章可參考吳在慶《唐代文士的生活心態與文學》討論的議題涵括士人的一生，從小時候讀書，科舉求仕的心情歷程，官場的風習，求取功名成功與失敗的心態，看士人如何面對仕場而採用積極與消極的人生觀。吳在慶，《唐代文士的生活心態與文學》（合肥：黃山書社，2006）。

十二、**鄉貢**：鄉貢是由縣一級考試，經過淘汰，選取若干名送到中央，然後會同生徒一起參加尚書省的有關機構考試（前期是吏部考功司，開元以後禮部）。鄉貢是唐代選拔官吏制度有別於過去時代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的主要的標誌，這就是：一是經過逐級考試，憑考試成績決定取捨和名次高低，二是所謂「懷牒自列於州、縣」，不分門第高下，不問士族寒門，都可以按照正常條件報名投考，因此中唐時的李肇，在其所著《國史補》中，就簡單明瞭地說「投刺謂之鄉貢」。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頁46。

十三、**貢舉**：科舉之正式名稱宜曰：「貢舉」且貢與舉各有所指，這是唐代的用法。…《大寶律》當有與《養老·職制律》相當的律文存在。此事說明唐、日雙方在法制上將貢舉一詞分為二義，一為貢人，一為舉人，合而曰貢舉。貢人指地方上貢到中央應考諸人，舉人指由學校出身（含中央與地方）或臨

時詔舉(即所謂制舉)而應貢舉考試者。貢人在唐即所謂鄉貢，日本通稱為貢人。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頁376-377。

- 十四、謁先師：**「玄宗開元五(717)年，規定朝見後，接著到國子監孔廟拜謁孔子，然後請學官開講，舉子們可提出質問。朝中清資官五品以上大臣及地方來的朝集使，並往觀禮，可謂相當隆重。這個謁聖禮，象徵意義恐大於實質意義。也就是政府除提示舉子應尊聖、敬老以外，並提示教育重於考試。以後各朝代，都能遵循實施，同時也影響後來的高麗、朝鮮王朝。」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頁101。
- 十五、請托：**請托之風始於武則天時期，武則天採取各措施，廣開入仕路，使一般地主士人擁入官場；又不斷下令舉荐人才，大開制科，破格用人，使一般官吏有可能迅速升遷。一些科舉出身者不僅升入五品，跨進了高級官吏通貴的行列，而且有的還做到了侍郎、尚書以至宰相。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瀋陽：遼寧出版社，1997年)，頁222。
- 十六、禮部侍郎：**考功員外郎從六品上，禮部侍郎正四品下。有關考功員外郎可參考宋德熹，2005，〈唐代前期吏部考功員外郎的身分背景〉，第七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台北：台北大學)，刊於2006《興大歷史學報》第十七期，PP. 41-66。

卷二導讀補充資料

黃兆宇

- 一、**神州解送…謂之「等第」：**據吳在慶、劉心所撰之〈唐代科場弊病略論—以中晚唐數次科場案為例〉一文認為，舉子以等第薦送，特別是名列較前者，登第的可能性越大。
- 二、**得之者搏躍雲衢：**搏躍，元人郝經的《陵川集》卷23〈請舅氏許道士出園堵書〉載：「馳突搏躍以喪其良心，昧其明德內焉」；姜漢椿將“搏躍”解釋為“迅速高升”，有譬喻之意(詳參《唐摭言校注》卷2，頁27)。雲衢，在《晉書》卷25、《舊五代史》卷93、《五禮通考》卷19中，皆可譬喻為“朝廷”。
- 三、**《神州等第錄》：**《紺珠集》卷4〈神州等第錄〉：「神州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者。小宗伯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得七八，苟被黜者，多則牒貢院請落由。故有《神州等第錄》以紀得人之盛。後多為形勢之人所占，遂不足貴矣」。
- 四、**盧宗回，**據《萬姓統譜》卷11記載：「字望淵，南海人。少時讀書忘寢食，同舍郎嫉之，毆宗回，宗回遜謝不校。舉元和進士，累官集賢校理」。而據宋人沈括所撰之《夢溪筆談》卷14曰：「長安慈恩寺塔有唐人盧宗回，一詩頗佳，唐人諸集中不載，今記于此：『東來曉日上翔鸞，西轉蒼龍拂露盤，渭水冷光搖藻井，玉峰晴色墮欄干；九重宮闕參差見，百二山河表裏觀，暫輟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長安』」。
- 五、**絕僥幸請托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據吳在慶、劉心〈唐代科場弊病略論—以中晚唐數次科場案為例〉的研究，中晚唐時期科場弊病頗多。文中更特別歸納六個案例的共同原因，並點出此乃“請託”之風氾濫所造成。

- 六、「殘月如新月」：唐人鄭谷¹的《雲臺編》卷中〈京兆府試殘月如新月〉有載：「榮落何相似，初終却一般；猶疑和夕照，誰信墮朝寒。水木輝華別，詩家比象難；佳人應誤拜，棲鳥反求安。屈指期輪滿，何心謂影殘；庾樓清賞處，吟徹曙鐘看」。另一方面，宋人樓鑰也曾經嘗試以此題作詩：「近晦月猶在，蕭騷夜向晨。已殘幾欲盡，忽見恍如新。老桂沈清影，餘輝鉅半輪。纖纖兩頭玉，皎皎一鉤銀。明似哉生際，光疑太逼真。妝樓誰起早，深拜誤佳人」（《攻媿集》卷12）。
- 七、**沈駕**：關於沈駕此人，《唐語林》卷2有記述相關，「溫庭筠、鄭澗、何涓、周鈴、朱耘、沈駕、周繁，以詞翰顯」；而在唐人康駢所撰之《劇談錄》卷下〈元相國謁李賀〉也有記載，「溫庭筠、鄭澗、何□、周鈴、宋耘、沈駕、周繁，以詞賦標名」，可見此人以詞稱善。
- 八、**羅隱**：據《舊五代史》卷24〈羅隱列傳〉載：「羅隱，餘杭人。詩名於天下，尤長於詠史，然多所譏諷，以故不中第，大為唐宰相鄭畋、李蔚所知。隱雖負文稱，然貌古而陋。畋女幼有文性，嘗覽隱詩卷，諷誦不已，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隱至第，鄭女垂簾而窺之，自是絕不詠其詩。唐廣明中，因亂歸鄉里，節度使錢鏐辟為從事。開平初，太祖以右諫議大夫徵，不至，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密表推薦，乃授給事中。年八十餘，終於錢塘」，據正史可以補足《唐才子傳》卷7中所述羅隱屢試不第的原因；《唐才子傳》卷7載：「字昭諫，錢塘人也。少英敏，善屬文，詩筆尤俊，□養浩然之氣。乾符初舉進士，累不第」。但另一方面，據宋人韓滉所撰之《澗泉日記》卷下載：「羅隱，新城人，唐光啓三年吳越王表薦為錢塘令，遷著作郎，辟掌書記。天祐三年充判官。梁開平二年授給事中，三年遷發運使。是年，卒葬于定山，金部郎中沈崧銘其墓」，在籍貫上雙方明顯不同。
- 九、**倪曙**：據《淳熙三山志》卷26記載：「字孟□，隸官人，仕劉隱為工部侍郎、平章事」。而《萬姓統譜》卷14載「字孟曦，侯官人，中和中及第，有賦名，為太學博士」。侯官，據《舊唐書》卷40〈地理三〉記載，為「隋縣，後廢。長安二年，又分閩縣置」（頁1598）屬江南東道福州中都督府所轄，位居今福建省福州市西15~20公里處。
- 十、**唐駢**：據《欽定四庫全書》所收錄該氏著作《劇談錄》提要記載：「駢，池陽人，乾符四年登進士第，官至崇文館校書。鬣²是書成於乾寧二年，皆記天寶以來³事，亦間以議論」。而據《新唐書》卷59〈藝文三〉所載，應當修正為「康駢」，此處「駢」乃《唐摭言》傳鈔訛誤。《新唐書·藝文三》又曰：「字駕言，乾符進士第」。
- 十一、**周繁**：據《唐摭言》卷10記載：「周繁，池州青陽人也。兄繇以詩篇中第，繁工八韻有飛卿之風」，又據《江南通志》卷11載，「縣令周繇處士周繁墓在建德縣紙阮山」。
- 十二、**郭求**：《翰苑群書》卷4〈元和已後〉載：「藍田尉，授集賢校理，充拾遺，又充出守本官」，又同書卷6〈元和後二十四人〉載：「元和十一年十一月六日自藍田尉史館修撰充。八月遷左拾遺。十一月八日出守本官」。《舊唐書》卷17下〈文宗本紀下〉載，「（大和五年）九月丙申朔。甲辰，貶太

¹ 字守愚，宜春人，光啓三年進士，為右拾遺。乾寧中仕至都官郎中。

² 同“即”。

³ 同“瑣”。

子左庶子郭求為婺王府司馬」(頁 543)。《御定全唐詩》卷 779 存詩一首曰〈日暖萬年枝〉，該詩曰：「旭日升溟海，芳枝散曙煙；溫仁臨樹久，煦嫗在條偏。陽德符君惠，嘉名表聖年；若承恩渥厚，常屬棟梁賢。生植雖依地，光華只信天；不才堪仄陋，徒望向榮先」

- 十三、**平曾**：《唐詩紀事》卷 65 載：「曾謁華州李固言，不遇，因吟一絕而去，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畫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正如閑看華山來』」又曰：「唐以府元被黜者，九人，曾其一也。曾長慶二年同賈閔仙輩貶，謂之舉場十惡。曾後謁固於蜀幕中，皆名士。曾輕忽無所畏，遂獻《雪山賦》，李覽命推出。不旬日，再獻《鯨魚賦》，曰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為烏鳶所獲，奈魴鯉何李覽之遂不至深罪」。《御定全唐詩》卷 508 載詩三首，分別為〈謁李相不遇〉、〈留別薛僕射〉以及〈繫白馬詩上薛僕射〉。

〈謁李相不遇〉

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畫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正如閑看華山來。

〈留別薛僕射〉⁴

梯山航海□崎嶇，來謁金陵薛大夫；毛髮豎時趨劔□，衣冠儼處拜冰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愧三縑□旅途；明日過江風景好，不堪回首望勾吳。

〈繫白馬詩上薛僕射〉⁵

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空留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仔細看。

- 十四、**劉鷟**：《全唐文》卷 842 有存文〈善歌如貫珠賦〉一篇。

- 十五、**田邕**：《冊府元龜》卷 644 載，於敬宗寶曆元年中賢良方正科：「第四次等，韋繇、李昌實、嚴荆、田邕、崔璜」。

- 十六、**李余**：與唐人賈島交情甚好，賈島撰之《長江集》卷 4、5、8 皆有關於李余的詩：

卷 4 〈送李餘及第歸蜀〉

知音伸久屈，覲省去光輝。津渡逢清夜，途程盡翠□。雲當綿竹疊，鳥離錦江飛。肯寄書來否，原居出亦稀。

卷 5 〈送李餘往湖南〉

昔去候溫涼，秋山滿楚鄉。今來從辟命，春物徧涇陽。嶽石掛海雪，野楓堆渚檣。若尋吾祖宅，寂寞在瀟湘。

卷 8 〈喜李餘自蜀至〉

迢遞岷峨外，西南驛路高。幾程尋嶮棧，獨宿聽寒濤。白鳥飛還立，青猿斷更號。往來從此過，詞體近風騷。

- 十七、**韋敖**：唐人沈亞之撰《沈下賢集》⁶卷 2 載，其人善「撰樂府」。

- 十八、**春闈**：據姜漢椿校注，又可稱「春試」。《宋史》卷 156 〈選舉志〉載：「舊制，秋貢春試，皆置別頭場，以待舉人之避親者。自總麻以上親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牒送。惟臨軒親試，謂之天子門生，雖父兄為考官，亦不避」(頁 3636)。

⁴ 註曰：薛平僕射出鎮浙西，主禮稍薄，曾留詩諷之。

⁵ 薛僕射聞曾出境追還，糜留數日，又獻繫白馬詩。薛曰：若不留絆行軒，那得觀其毛骨。遂以殊禮相待。

⁶ 據《新唐書》卷 60 〈藝文志〉載，有「沈亞之集九卷」，《唐才子傳》卷 4 載，「沈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初至長安與李賀結交，舉進士不第，為歌以送歸。…沈下賢詩蓋甚為當時名輩器重，云有集九卷 世」。

- 十九、**丹桂**：據晉人嵇含撰《南方草木狀》卷中載，「桂有三種葉：如柏葉皮赤者，為丹桂；葉似柿葉者，為菌桂；其葉似枇杷葉者，為牡桂。《三輔黃圖》曰：甘泉宮⁷南有昆明池，池中有靈波殿，以桂為柱，風來自香」。又據宋人鄭樵撰之《通志》卷 76 載，“丹桂”為“牡桂”的古稱，並形容「其皮赤耳，其花實似吳茱萸，藥中之靈物」。
- 二十、**京兆府解試**：《唐語林》卷 3 載一軼事：「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人相作對作，得此題速改之，乃改為「渥洼馬賦」。奮筆斯須而就，其辭甚工，便欲首送京兆尹，曰：喬彝崢嶸，甚以解副薦之」。
- 二十一、**貢院門**：據《資治通鑑》卷 288 注曰：「禮部貢院門也，五季自梁以來雖皆右武之，時而諸州取解，禮部試進士未嘗廢。唐明宗天成二年勅新及第進士有聞喜宴，今後逐年賜錢四百貫，其進士試詩賦、文□、帖經、對義，蓋朝廷猶重科舉之士，故史德琬雖將家子亦愛□士流」；《畿輔通志》⁸卷 11〈貢院在城東南隅觀象臺北〉：「按院制，外為崇墉，四周皆施以棘。院之前中左右各樹，坊中曰天下文明，左曰虞門，右曰周俊。坊之內為貢院門，次為龍門。直甬道為明遠樓，左右號舍鱗次櫛比，中為至公堂，東為監試廳，左右為受卷、彌封、謄錄、對讀、供給五所堂，後隔以重門，曰內龍門。內為聚奎堂，考官閱卷之所。又後為會經堂，堂東西經房相屬，同考官居之。按此地為元禮部舊基，明永樂時改為貢院，萬曆初因故址拓地重建」。
- 二十二、**尹璞**：《萬首唐人絕句》卷 69 記載有詩一首曰“題楊收相公宅”：「禍福從來路不遙，偶然平地上煙霄；煙霄未穩還平地，門對孤峯占寂寥」。
- 二十三、**張又新時號「張三頭」**：《太平廣記》卷 178：「進士狀頭，宏詞勅頭，京兆解頭」。
- 二十四、**楊衡**：《唐才子傳》卷 4 記載：「楊衡，字仲師，虢人。天寶間避地西來，與符載、崔羣、李渤同隱廬山，結草堂于五老峯下，號山中四友，日以琴酒寓意雲月，遣懷衡詩工苦于聲韻」。據宋人姚鉉所編《唐文粹》卷 15 上下、17 下、18，共載其詩四首，分別為〈廬十五竹亭送姪僑歸山〉、〈宿吉祥寺寄廬山隱者〉、〈宿青牛谷梁鍊師仙居〉、〈題花樹〉，而《唐百家詩選》卷 6 也載其詩七首，分別為〈廬十五竹亭送姪僑歸山〉、〈哭李象〉、〈白紵詞〉二首、〈題花樹〉、〈傷蔡處士〉、〈送人流雷州〉，大部分與《唐文粹》所收不同。又據宋人洪邁所編《萬首唐人絕句》所載，分別為〈仙女詞〉、〈春夢〉、〈宿青牛谷〉、〈寄微公〉、〈九日〉共五首。
- 二十五、**宋城縣**：《元和郡縣志》卷 8：「漢睢陽縣，屬宋國，後屬梁國。後魏屬

⁷ 甘泉宮，據《三輔黃圖》卷 2 載：「甘泉宮，一曰雲陽宮。《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及前殿築甬道…一曰甘泉宮。秦所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以山為名，宮周匝十餘里，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有芝生甘泉殿邊房中…漢未央、長樂、甘泉宮四面皆有公車」。築甬道意謂「築垣墻如街巷」；公車乃負責「受章疏之處」。

⁸ 清代李衛等人所撰，序曰：「三代以前，《九丘》誌九土之疆域，而典籍不傳。近世邑各有志，以統於郡；郡復有志，以統於省；省復為通志，合之為大一統志。而無外之規模以著，王者高居九重，而疆土之分，邊防之要，職業之繁，簡民風之厚薄，可以一覽而得，志之所繫亦重矣。我朝…畿輔為首善之地，經畫區置萬方皆取則焉」。

梁郡。隋開皇三年罷梁郡，以縣屬亳州。十六年于此置宋州，睢陽屬焉。十八年改為宋城，位居今河南省虞城西。

二十六、**綠袍**：《舊唐書》卷 185 下〈良吏列傳〉：「薛莘，河東寶鼎人也。少以吏事進，累官至長安令，拜虢州刺史…廉風俗，守法度，人甚安之。理身儉薄，嘗衣一綠袍，十餘年不易，因加賜朱紱，然後解去…凡十餘年，家無聲樂，俸祿悉以散諸親族故人子弟」；《新唐書》卷 145〈楊炎列傳〉：「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及貶，還所服」。

二十七、**洛下**：據《舊唐書》卷 56〈李密列傳〉記載，李密曾說「我之所部，並是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而“洛下”一詞是否可以對此作延伸解釋。

(三) 專題演講：唐代貢舉文化與教育體系

隋唐貢舉制度的創立——從《唐摭言》說起

高明士

一、前言

王定保《唐摭言》卷 1「統序科第」條云：

武德辛巳（四年）歲（621）四月一日，敕諸州學士（生）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斯我唐貢士之始也。

王定保《唐摭言》卷 15「雜記」條曰：

唐高祖武德四(621)年四月十一日，敕諸州學士（生）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年。十一月引見，敕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通，敕選與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疋，充歸糧，各勤修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為常式。

問題所在

1. 史料可信度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等詳，多史志未及。」自有其一定價值。

2. 史實問題

唐武德四年四月頒詔到五年十二月考試，共設四科。時天下未平，四科之制當非唐所創，而是隋大業之制。然則如何解此四科貢舉之制？歷來少有解說。

何謂「貢舉」？

所謂「貢舉」，指貢人與舉人二事。貢人指各州每年依規定貢上中央的應考者，

即所謂「鄉貢」。舉人有兩種情形，一是別敕令舉，一是官學（含中央的國子監與地方府州縣學）學生每年呈報尚書省應考者。後者，如王定保《唐摭言》卷1「鄉貢」條曰：

有唐貞元已前，兩監之外，亦頗重郡府學生，然其時亦由鄉里所升，直補監生而已。

此處即提示兩監及郡府學生與鄉貢不同，而另循他途應考，所以地方學生也有升補監生者。學生在應考前，隨其應考科目之別而有不同身分的稱呼法，如曰「國子明經」、「國子進士」等，地方貢人則有「鄉貢明經」、「鄉貢進士」等用法。另有「賓貢」一詞，既曰「貢」，制度上宜適用「貢人」規定，不合比照「舉人」，所以有「賓貢進士」之稱。因為「賓貢」等同於進士，放榜於進士榜末，自然無其他稱呼法，此即無「賓貢明經」等稱法。就此意義而言，「賓貢」實為「貢舉」之一途，不得謂「賓貢」泛表「貢舉」之義，更非「貢舉」之別稱。否則有「賓貢進士」之稱時，應該會有「貢舉進士」之稱；事實上無「貢舉進士」之例，亦無「貢舉科」存在。

二、隋代創設貢舉基本史料及其問題

1. 《隋書》無記載貢舉（科舉）創建的史料

2. 武則天天授（690~692年）中，左補闕薛登（本名謙光）以「選舉頗濫」，上疏議請改善。其中提到：

（隋）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世）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今之舉人，有乖事實……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終亦循名責實。（下略）（《舊唐書》卷101本傳）

這是最早提到煬帝時期的貢舉。薛氏議，論及「法」之變遷問題，即連「科」亦是法。前後文脈的主軸為：

「選舉」之法——（隋文帝）置「擢士」之「法」——（煬帝）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法）

所謂「變前法」之「法」，宜指改變文帝所設置的「擢士」之「法」；也就是後述開皇七（587）年新建之貢舉制，只是「變」法之詳情不明，但至少包括「進士等科」。此處除提示「進士科」為新制而外，宜含有其他「科」，所以加一個「等」字。這樣一來，除進士科以外，究竟包括那些科目？唐·蘇鶚云：

近代以諸科取士者甚多，武德四年，復置秀才、進士兩科（《蘇氏演義》卷上「進士」條）。

此處之「近代」，即指隋代，隋際已有「諸科」。唐武德四年設科取士曰「復置」，

說明此時並無新增科目，此處雖只提到秀才、進士兩科，其實應該有四科（如後述）。

按，薛登博涉文史，《舊唐書》本傳謂其「每與人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目擊。」因此，登之立論，宜是信而可徵。薛登的立論，可信度既高，則前述對於煬帝「變前法」一事，自不得等閒視之。楊綰、杜佑以及蘇鶚等立論，當皆本於薛氏說。⁹

3. 杜佑《通典》卷 14〈選舉典·歷代制中〉曰：「煬帝始建進士科。」這是明確說煬帝創建進士科。

4. 《舊唐書》卷 66〈房玄齡傳〉，其曰：

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

《新唐書》卷 96〈房玄齡傳〉曰：

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

《金石萃編》卷 50「房玄齡碑」曰：

年十有八，俯從賓貢。

此碑是褚遂良所書，大約立於永徽三(652)年。今所見碑文，文字磨滅，殘缺不少，無法盡讀。¹⁰但「賓貢」擢第之事，依然可見。顯然兩《唐書》將碑云：「俯從賓貢」，改為「舉進士」。清·陸增祥在錄其碑文之後，亦按曰：

至碑云年十有八，俯從賓貢，言舉進士也。¹¹

足見從唐以後迄清，多將「賓貢」解為進士。從正面看來，兩《唐書》謂玄齡「舉進士」，是針對碑文所謂「俯從賓貢」而作的說明。這個說明的依據，當是用唐朝一般人的看法，尤其是晚唐設立「賓貢」科，位同進士以後。也就是說，兩《唐書》史官是依據當代將「賓貢」科視為進士科的法，來說明隋代開皇之制。史官為什麼要這樣更改？可能是因為開皇「賓貢」科到煬帝時變為進士科，其存在時間短暫，所以用當代所理解的用語來說明。

韓國磐據新、舊《唐書》以及「房玄齡碑」，曰：「按房玄齡十八歲舉進士推算，開皇十五或十六年時應已出現了進士科。」¹²韓氏是首先藉金石文來印證文獻記載，所論自然較為有力。韓氏的推論，可視為進士科出現的下限，仍不能排除開皇七年創制進士科的可能性。

岑仲勉氏的論據，說：

通鑑一七六陳禎明元年（開皇七年）正月「乙未，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按通典一四，隋煬帝始設進士科，但不能舉其年。近人或疑開皇已有，所據者亦不過房玄齡傳等。今考通鑑此條，實本自隋紀。考隋書食貨志開皇十二年冬稱，「令尚書以其（均田）事策問四方

⁹ 參看鄧嗣禹〈中國科舉制度起源考〉，頁 107；何忠禮〈科舉起源辨析〉，頁 107。

¹⁰ 見王昶《金石萃編》，卷 50 頁 1（總頁 839），以及文後王昶等人的考證。

¹¹ 見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 6），卷 35 頁 30（總頁 4573）。

¹² 參看韓國磐《隋唐五代史論集》，頁 297。

貢士」，芒洛遺文續中卷貞觀廿年李護誌，「隋開皇中應詔舉秀才」，唐人稱得解者為「鄉貢進士」，則與隋制稱貢士相同。又中唐後州數僅及三百，除小州外，每州約舉三人，故雲溪友議八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之詠。徵諸此兩點之相類，余謂開皇七（年）制定之貢士，實唐代進士科之先聲也。¹³

岑氏舉《隋書·食貨志》記載策問四方貢士事、李護舉秀才事、以及唐制貢士事等，而謂進士科起於開皇七年，是為宮崎市定未曾舉用的證據，自足以參考。至謂「近人或有疑開皇已有，所據者亦不過房玄齡傳等。」所謂近人，或指前述韓國磐。

5. 「李靖碑」云：

年十有六，長安令調為功曹，蓋以望表黃圖，光膺禮賁；英標赤縣，不謝弓招。俄而雍州引昇賓貢，策（下缺三十五字）。

碑陰題記云：

唐特進衛國公李請，以正觀二十三年薨，年七十九。¹⁴

「高士廉塋兆記」云：

敬從賓貢，射策□第，除奉禮郎，奏太子舍人事。……貞觀廿一年正月五日薨於正寢。¹⁵

「房基墓誌銘」云：

隋大業七年任國學生，義究三冬，文窮百遍，雖顏子入室，無以過也。既預賓貢，策應甲科，授宣議郎。¹⁶

《隋書》卷73〈梁彥光傳〉云：

開皇二年，……後數歲，轉相州刺史，……歲餘，拜趙州別史，彥光言於上曰：「請復為州」。上從之，復為相於刺史。……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

上述諸例的「賓貢」，歸納起來有兩義，一是貢學科目，一是地方官府的禮儀。前幾例皆是貢學科目之意；梁彥光之例則為禮儀之意。

「李靖碑」，大約立於高宗顯慶三(658)年，許敬宗撰。記述由雍州推薦參加賓貢考試，參加賓貢年齡不明。但碑云：「年十有六，長安令調為功曹。」不久「雍州引昇賓貢，策（下缺）。」其「策」以下之缺字，或含房基碑所示，曰：「策『應甲科』」，即賓貢甲科及第。此說若不誤，其及第年齡，若以十七歲計，

¹³ 參看岑仲勉《通鑑隋唐比事質疑》，頁4「進士科之始」條。

¹⁴ 張沛編著《昭陵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頁137。但王昶《金石萃編》（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2）卷51頁16（總頁859），釋為「俄而雍州引□賓□（下缺）」。其不能判讀之處，在《昭陵碑石》釋為「引昇賓貢，策」，因而不免稍感不安。其正確釋文，似有待查證。

¹⁵ 前引張沛編著《昭陵碑石》，頁125-126。

¹⁶ 「房基墓誌銘」，見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三編》（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19），頁24，總頁14119。

靖卒於貞觀二十三年，年七十九，由此上推，當在開皇七(587)年登第；若以二十歲計，當在開皇十(590)年登第。因而推斷其賓貢擢第之時間，不能早於開皇七年。不論何時，恐皆比房玄齡早，此事待考。至於登第後之初任官職則不明。《舊唐書》卷 67〈李靖傳〉只曰：「仕隋爲長安縣功曹，後歷駕部員外郎。」《新唐書》卷 93〈李靖傳〉曰：「仕隋爲殿內直長……大業末，爲馬邑丞。」均不能作爲初任官之職。兩傳亦無語及賓貢之事，此碑誌正可補史傳之不足。

6.《隋書》卷 1〈高祖紀〉開皇七(587)年正月乙未制曰：

諸州歲貢三人。

此一規定，似依據貢舉三科規定每州、每科選拔一人，賓貢科正是其中之一（另外二科爲秀才、明經）。房玄齡爲齊州人，當是先通過齊州考試，再參加中央賓貢科考試及第者。

宮崎市定以爲此處的「制」，是永制、常制之意，而且規定各州同貢一定人數，這一點與北周時代的秀孝制度規定上州每歲舉秀才一人、上郡每歲舉孝廉一人的比率大爲不同，因而推定科目制成立於此時。並舉杜正玄、正藏兄弟舉秀才（《隋書》卷 76〈文苑傳〉）爲例，證明秀才科確實存在；又舉韋雲起在開皇中舉明經（《舊唐書》卷 75、《新唐書》卷 103），證明明經科確實存在；舉房玄齡年十八舉進士，相當於開皇十五年（《舊唐書》卷 66、《新唐書》卷 96），證明開皇中已有進士科存在。開皇七年除已成立秀才、明經、進士三科目而外，隋代並已有臨時詔求人才的選舉，此制在唐代曰制舉。從文獻上的記載可知用「制」者是爲常舉，用「詔」者是爲制舉。《新唐書》卷 44〈選舉志〉云：「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可爲說明。

宮崎市定氏根據兩《唐書·房玄齡傳》，推論進士科與秀才、明經二科在開皇七年業已存在；同時又指出楊綰以爲進士科起源於隋大業中的說法（見《新唐書·選舉志》），以及《文獻通考》採用楊綰說法，都是錯誤的。宮崎氏的這些看法，堪稱卓見，尤其指出科舉起源於開皇七(587)年，而且斷定當時的科目有三科，實是莫大的貢獻。只是將進士科推定爲三科之一，則難以贊同。

7.隋代創設貢舉小結

隋文帝開皇七年建置「賓貢」科以後（「賓貢」科是筆者依據碑文所用之名詞而設定的，以求符合當時的用法），到隋煬帝大業初，或即元(605)年，將「賓貢」科改稱爲「進士」科，同時或稍後增設「俊士」科，而定於大業初，或即三(607)年令。所以煬帝大業時期，貢舉常舉應該有四科，直至唐初武德年間不變。《新志》所載的楊綰說以及《文獻通考》說（進士科起於隋大業中），皆無誤，只是不能將進士科的建制，作爲貢舉起源的源頭。進士科的前身，就是賓貢科，短暫存在於隋開皇七年以後的十九(587~605)年間，其後一直使用進士科名稱。晚唐的穆宗長慶初(821年?)，重設賓貢科，但此時的賓貢科是專供外國士人報考，其地位視同進士科

，而本國人仍報考進士科，賓貢科及第放榜時，名列進士科榜末，所以又有「賓貢進士」之稱。

8.開皇七年是隋史轉變重要年代

隋朝的中央集權建設，以及統一中國工作的部署，這一年實是最具關鍵性的一年。易言之，到開皇七年，隋文帝對內方面的中央集權工作，大致已完成；對外方面，其征伐工作亦大致告一段落，緊接著就是對南方的統一工作，這一年乃由守勢改爲攻勢。尤其是這一年的九月廢江陵的梁國（《隋書》卷1〈高祖紀〉），更是一個重大事件。

蓋政府廢止選舉用人的九品官人法以後，自然需要另訂新法以選拔人物，貢舉制度乃應運而生。另外由中央到地方州縣大興學校教育也是重要方案，這一切都是開皇七年以前的事。則「大小之官，悉由吏部」除授制度的建立，當在開皇七年以前，或是開皇三年罷郡之際。其實自北周以來，已是「選無清濁」（《隋書》卷56〈盧愷傳〉），而「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同書卷72〈陸彥師傳〉）。此即由制度而言，隋初當已建立中央吏部直接掌握用人，這也是創建貢舉制度的重要背景。隋朝貢舉制度不必始於煬帝而應始於文帝之際，其理由在此。

9.煬帝爲何要以「進士」取代「賓貢」？

這個問題，似仍須由煬帝好古作答。煬帝或許不滿意其父親的古意措施，而在「變前法」時，將「賓貢」改爲「進士」，再增設「俊士」（或謂將賓貢分爲進士、俊士，亦有可能）。其典故，當係採用《禮記·王制》之「進士」、「俊士」名稱，以更接近古禮。加上原有的秀才、明經，乃成爲四科之制，似是合理的推測。

《禮記·王制》曰：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又曰：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根據〈王制〉，鄉大夫所舉有德行、道藝者，其升進之階梯是：

鄉人有德行、道藝者→秀才→選士→俊士→造（成）士→進士

據此階梯，俊士猶低於進士，孔穎達疏曰：「進士，言進受爵祿也。」所以進士是造士中最秀異者。

大業的貢舉制度設有經、秀才、俊士、進士四科，這四科制其實是煬帝「變前法」而來。變法的新義，在於「置進士等科」。「等科」二字須作何解？也就是進士科以外，還有那些科目？其新義又如何？按，秀才、明經兩科本爲北朝舊制，並無新義；其新義應該在於設置進士與俊士兩科。也就是說煬帝變文帝之法，而將賓貢科改爲進士科，同時又增設俊士，或者將賓貢科改爲進士與俊士兩科。

三、唐代貢舉制度的初建

1. 王定保《唐摭言》卷1「統序科第」條云：

武德辛巳（四年）歲（621）四月一日，敕諸州學士（生）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斯我唐貢士之始也。

王定保《唐摭言》卷15「雜記」條曰：

唐高祖武德四(621)年四月十一日，敕諸州學士（生）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見，敕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通，敕選與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疋，充歸糧，各勤修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為常式。

此處記載唐高祖武德四(621)年四月十一日敕諸州貢學生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者，並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並參看同書卷1「統序科第」條、《新唐書》卷44〈選舉志〉）翌年（622年）十月，立即聚集「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四科共二一八人（其中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於朝。當時天下未平，因此，所謂明經、秀才、俊士、進士等四科，宜視為隋大業間所施行的貢舉制度。

2. 唐初的貢舉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9〈選舉考·舉士〉引「唐登科記總目」曰：

高祖武德元年上書拜官一人

二年、三年、四年不貢舉

五年，秀才一人，進士四人

足見《唐摭言》所載「俊士十四人」為「進士四人」之誤。

《唐摭言》卷7「起自寒苦」條曰：

武德五年，李義琛與弟義琰、從弟上德，三人同舉進士。

但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補正》據樂史《廣卓異記》¹⁷卷19引《登科記》曰：「李義琛、弟義琰、從弟上德，三人武德六年進士及第。」因而將三人進士及第一事繫於武德六年，《唐摭言》記載有誤。

蓋武德四年天下未定，唐初制度乃多沿襲隋制，所以《新唐書·選舉志》曰：「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這個事實，說明隋煬帝大業年間的貢舉科目宜有四科，此即：秀才、明經、進士、俊士。唐朝建國後的武德四、五年，初行貢舉之際，始能以此四科招考。

以後唐朝貢舉制度的發展，詳見拙著《隋唐貢舉制度》。

3. 唐穆宗以後的賓貢科

嚴耕望〈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一文，是探討此期「賓貢科」問題的必讀之

¹⁷ 樂史《廣卓異記》，收入朱易安、傅璇琮主編《全宋筆記》第一編之三，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作。其中提到：

唐代科舉取士，登第者光寵殊異。外國學生之留唐習業者，自亦慕羨而願就試，然其學藝程度究竟遠遜於華人，故唐政府特設賓貢科以待之。其他諸國學子固有登賓貢科第者，但究竟少數，而新羅自長慶至五代登第者蓋近百人。

近代學者最早注意到科舉科目中有賓貢科者，當推嚴耕望先生。但嚴氏所論述的是屬於晚唐穆宗以後適用於外國學子，尤其是新羅人應考的科目，不是隋文帝開皇時期的賓貢科。¹⁸

將唐穆宗長慶以後的賓貢科視為源自隋文帝開皇時期的賓貢科，並論述至明代的發展情形則為筆者。¹⁹

作為貢舉科目之一的「賓貢科」，其存在的時間，當是隋文帝開皇七年至煬帝大業元年(587~605年)，以及唐穆宗長慶元(821)年以後至明代的這段時間。隋大業元(605)年以後到唐穆宗(820年)以前的這段時間，並無「賓貢科」存在，但仍有「賓貢」用語出現，成為這個時期的特殊用語。若不考慮時代的先後性，隋唐時期出現的「賓貢」一詞，共有三義，此即貢舉科目名稱（「賓貢科」）、進士科的代稱，以及「賓興」禮儀。

宋·王應麟《玉海》卷116「咸平賓貢」條引《登科記》²⁰曰：

（唐穆宗）長慶元(821)年辛丑，賓貢一人，金雲卿。

高麗名臣崔瀆（1287—1340）曰：

（唐）長慶初，有金雲卿者，始以新羅賓貢題名杜師禮榜。（《拙千百》卷2〈送奉使李中父還朝序〉）

據此可知金雲卿是以新羅人在唐首次賓貢科登第者，但徐松《登科記考》卷19無著錄，甚至長慶年間（共四年）皆無著錄杜、金二人，足見被脫漏。金雲卿既然名列杜師禮榜，則長慶元(821)年榜是以師禮為狀元。正巧這一年進士科發生錄取不實，本由禮部侍郎錢徽主考，改由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等重試及第二十五人中的鄭朗等十四人，結果鄭朗等十一人落第，總共通過十四人，杜師禮是狀元，金雲卿居榜末，特名雲卿為「賓貢」及第。其他十二人，徐松已考知李躔等十人（《登科記考》卷19）。

根據崔瀆的記述，金雲卿是首次在唐朝登賓貢科者。今存文獻中，包含他國登賓貢科者在內，仍以金雲卿之例為最早，則唐代賓貢科的建置，或始於這一年

¹⁸ 參看嚴耕望〈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收入氏著《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民58。初稿刊於民45），頁432-441。

¹⁹ 參看拙書第一章〈隋代的貢舉制度〉（原文為〈隋代的教育與貢舉〉，刊載於《大陸雜誌》69-4.5，民73-10.11）。拙書第五、第六章。（原文為〈隋唐貢舉制度對日本、新羅的影響——兼論隋唐賓貢科的成立〉，收入《古代中韓日關係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中心，1987，頁77-81。）

²⁰ 宋人著述，每引《登科記》，而不言某氏本，王應麟《玉海》亦不例外。清·徐松《登科記考》「凡例」指出馬端臨《文獻通考》所引之《登科記》，當是宋·樂史所撰，共有三十三卷，起自唐武德以訖天祐末。然則，王應麟《玉海》此處所引之《登科記》，恐亦是樂史之本。筆者曾依據《新唐書》卷58《藝文志》所著錄三種《登科記》中，推斷《玉海》所引之《登科記》，屬於李奕所撰之《登科記》，此為純屬臆測，雖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但今檢徐松氏說，較具參考價值，乃修正前說。

——長慶元(821)年。

再如《太平廣記》卷53「金可記」條曰：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引自《續仙傳》）

《全唐詩》卷506章孝標〈送金可紀（當即前引金可記）歸新羅〉詩云：

登唐科第語（一說諳）唐音。

此處以「賓貢進士」來表示其「科第」，其為「賓貢科」及第，語意甚明。再者，此處亦說明「賓貢科」等同於「進士科」，所以又可稱為「賓貢進士」及第。

唐末韓儒崔致遠著《桂苑筆耕》，其序指出崔氏在唐僖宗時登進士科，但在《新唐書·藝文志》則曰：「（崔氏）高麗人，賓貢及第。」《三國史記》卷11「景文王十四(874)年」條曰：「崔致遠在唐登科。」三種典籍，作三種表現：曰進士科，曰賓貢及第，曰登科，足見此處所謂「賓貢及第」，即是進士及第，亦即登（賓貢）科。

嚴耕望氏考證出新羅人在唐朝登賓貢科者有二十三人，其引安鼎福（1712~1791）《東史綱目》卷5上曰：

長慶初，金雲卿始登賓貢科。所謂賓貢科者，每自別試，附名榜尾。

自雲卿後至唐末，登科者五十八人，五代梁唐之際亦至三十二人。

其表表知名者，有崔利貞、金淑貞、朴季業、金允夫、金立之、朴亮之、李同、崔震、金茂先、楊穎、崔渙、崔匡裕、崔致遠、崔慎之、金紹渤、朴仁範、金渥、崔承祐、金文蔚等，皆達於成材。而仁範以詩鳴，渥以禮稱，致遠、慎之、承祐，其尤著者也。又有元傑、王巨仁、金垂訓等，并以文章著名，而史佚不傳云。

嚴氏進而考查上舉諸人之事蹟，除元傑、王巨仁、金垂訓等三人史佚不傳以外，共述及崔致遠以下二十人。另外嚴氏又新考金夷魚、金可紀、崔仁澆（按，澆字通沈）三人，併前共得二十三人。在《增補文獻備考》（1770年初刊、1782年補、1903年增訂）卷185〈選舉考〉附「賓貢科」條記載新羅人入唐登賓貢者如下（其事蹟省略）：

金雲卿、崔致遠、崔慎之、崔承祐、朴充、金夷魚、崔利貞、金叔貞、朴孝業、金允夫、金立之、朴亮之、李同、崔震、金茂先、楊穎、崔渙、崔匡裕、金紹遊、金可紀、朴仁範、金文蔚、金渥。

以上共計二十三人。（其中朴充為嚴耕望文所無，而嚴文中之崔仁澆，則為《備考》所無。又金紹遊在嚴文中作金紹渤（游）；崔震者，原注云：「崔致遠集作崔雲」。）

此外，渤海人入唐登賓貢科事蹟可考者，共得五人；大食人、波斯人等。錢易《南部新書》丙集云：

大中（847~859年）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謂曰榜花。

唐朝對於這些「姓氏稀僻」的塞外人、西域人，稱為「諸色目人」，或單稱為「色目人」。

高麗名儒崔濯《拙藁千百》卷2〈送奉使李中父還朝序〉曰：

所謂賓貢科者，每自別試，附名榜尾。不得與諸人齒，所除多卑冗，或便放歸。欽惟聖元一視同仁，立賢無方，東士故與中原俊秀並舉，列名金榜已有六人焉。

《（元順帝）元統元年(1333)進士錄》的登錄形式如下：

〔蒙古、色目人第〕一甲三名

賜進士及第：第一名授承務郎、第二名以下授及第二甲皆承事郎
（以下人名，略）

〔蒙古〕色目人第二甲（十五名）

賜進士出身，授承事郎。
（以下人名，略）

蒙古、色目人第三甲三十二名

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
（以下人名，略）

漢人、南人第一甲三名

賜進士及第：第一名授承務郎、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承事郎
（以下人名，略）

漢人、南人第二甲十五名

賜進士出身，授承事郎。
（以下人名，略）

八、李穀

貫高麗國，楊廣道韓州。——（主科）《易（經）》

字中父，行四，年卅六，七月十八日。

曾祖將真，本州戶長；祖世昌，本州戶長；父自成，國司巡衛別將同正；母李氏，慈侍下。娶金氏。

庚申本國登科，丙寅征東第三名，壬申第一名，會試第五十名，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

（以下人名，略）

漢人、南人第三甲三十二名

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
（以下人名，略）

李穀(1298-1324年)之例，是具體呈現所謂「東士故與中原俊秀並舉」的規定。顯然所謂並舉，是將李穀並列於漢人、南人榜，而蒙古、色目人仍另列一榜。李穀的「庚申(1320年)本國登科」，指在高麗本國的禮部試登第；「丙寅(1326年)征東第三名，壬申(1332年)第一名」，指參加元朝設在高麗國王京開城的征東行省的省試，或稱鄉試，六年間共參加兩次，壬申(1332)年，獲得第一名，《高麗史·李穀傳》無記載丙寅(1326)年的這一次。元統元(1333)年，參加元朝的會試，

獲得第二甲的第八名，但在《元統元年進士錄》記錄為「會試第五十名」，此次共錄取一百名，足見李穀甚為優秀。

《增補文獻備考》卷 185〈選舉考·賓貢科〉條其自新羅金雲卿列起，實際共列出五十四人，包含入唐（23 人）、宋（9 人）、金（1 人）、元（20 人）、明（1 人）登第者（但曰五十三人，可能未將入金登第的「張良壽」計進）。

總之，賓貢科當成立於穆宗長慶元(821) 年，是專為外國士子而設。參加此科考試者，主要是新羅及其後的高麗，其次是渤海國，以及少數長期居留於中土的大食、波斯人，至明代似尚有安南、占城、琉球應試（詳後），此外則無可考。

4.考試地點，不論吏部或禮部主持，均設於該部南院，又稱貢院，直至清代，都在禮部貢院考試。放榜時，張榜於南院東牆有另築一個高達探丈餘的榜牆，牆外圍有棘籬。（王定保《唐摭言》卷 15「雜記」條）\

5.考試時間

王定保《唐摭言》卷 15「雜記」條記載懿宗咸通中（原曰咸光中，恐誤），韋承貽策試，有詩曰：

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丸成鼎未開。
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
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韻聲。
纔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景畫難成。²¹

此詩指出三燭盡時，已是「殘月漸低人擾擾」，看來考到將近天亮，人們要出勤之際，此場用時顯然較長。檢其實例，以代宗大曆六(771)年的制舉為最早，但貢舉恐亦始於此時實施。通常仍以三燭盡為限，所以實際截止之時間，似多在半夜，其延長至天明，當是特許之例，並非常態。²²

6.錄取人數，隋代的秀才，總共才錄取十餘人（《舊唐書》卷 70〈杜正倫傳〉），其餘不明。唐代原則上每年舉行貢舉，但也常因某些事故而不貢舉。秀才科每年常錄取一人，最多三人。進士科最少一人，最多達七十九人。中宗以後，通常錄取二十人以上，晚唐則定額為三十人，最多錄取四十人。玄宗開元年間，規定明經、進士及第，不得過百人；文宗時，規定進士最多四十人，明經一百二十人（稍後改為百人）。據王定保《唐摭言》卷 2「恚恨」條記載：

聖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進士科者，三千餘人。

據此，則進士科平均每年不及二十人。這樣的錄取數額，與宋代一次錄取數百名，差異甚大。

²¹ 唐有三條燭的夜試制度，尚可見於王定保《唐摭言》卷 9〈敕賜及第〉「秦韜玉」條；甚至達通宵，見於《白居易集》卷 60〈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到晚唐還有「更報第三條燭盡，文昌風景畫難成」之句，見於趙翼《陔餘叢考》卷 29「科場給燭」條。宋·洪邁《容齋隨筆》三筆卷 10「唐夜試進士」條云：「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為自平旦至通宵。劉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參看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頁 93，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

²² 參看大野仁〈唐代進士試的試驗時間について〉（收入《布目潮瀨博士古稀記念論集：東アジアの法と社會》，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 139-157。

7. 禮儀：鄉飲酒禮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737)年三月 曰：

（諸州）所貢之人，將申送一日，行鄉飲酒禮，牲用少牢，以現物充。（《唐會要》卷 26「鄉飲酒」條，王定保《唐摭言》卷 1「貢舉釐革并行鄉飲酒」曰：「以官物充。」）

《唐六典》卷 30「功曹司功參軍」條曰：

凡貢人行鄉飲酒之禮，牲用少牢。

至於鄉飲酒禮儀，今可見於《大唐開元禮》卷 127。仁井田陞氏《唐令拾遺》〈選舉令〉第二十條，將它繫於開元七年令與開元二十五年令。

惟諸州貢人行鄉飲酒禮之事，當不始於開元七年令。《唐會要》卷 26「鄉飲酒」條，謂太宗貞觀六(632)年錄「舊章」之《鄉飲酒禮》一卷，頒行天下，每年令州縣長依禮行之。睿宗唐隆元(710)年七月，以鄉飲酒禮之廢為日已久，乃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酒禮。」玄宗開元六(718)年七月，「初頒鄉飲酒禮於天下，令牧宰每年至十二月行之。」既曰「初頒」，恐係唐朝新定的禮儀。開元十八(730)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

竊見以鄉飲酒禮頒於天下，比來唯貢舉之日，略用其儀。

開元二十五(737)年，乃進而規定：

其所貢之人，將申送一日，行鄉飲酒禮，牲用少牢，以現物充。

據上述可知唐式貢人的鄉飲酒禮，當始於開元六(718)年，然後定於開元七年令及二十五年令。在開元六年以前，係依「舊章」而行其禮，此「舊章」即隋制，《隋書》卷 9〈禮儀志〉有「州、郡、縣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

8. 謁廟禮

鄉貢至京師戶部報到完畢後，須到國子監孔子廟舉行謁廟禮，學官並為之開講，接受質問。王定保《唐摭言》卷 1「謁先師」條詳載玄宗開元五(717)年九月詔書，²³ 曰：

古有賓獻之禮，登於天府，揚於王庭，重學尊師，興賢進士；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繇焉。朕以寡德，欽若前政，思與子大夫復臻於理，故他日訪道，有時忘餐；乙夜觀書，分宵不寐。悟專經之義，篤學史之文。永懷覃思，有足尚者；不示褒崇，孰云獎勸！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問其義。宜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舉人亦准。其日，清資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往觀禮，即為常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於習（賢之誤）才也。

王定保《唐摭言》卷 1「兩監」條云：「開元已前，進士不由兩監者，深以為

²³ 玄宗開元五年九月的詔書，尚見於《唐會要》卷 76「緣舉雜錄」條、《新唐書》卷 44〈選舉志〉、《冊府元龜》卷 642〈貢舉部·條制〉、《文獻通考》卷 29〈選舉考〉等，但以《唐摭言》、《冊府元龜》卷 50〈帝王部·崇儒術〉所載最詳盡。茲據《唐摭言》。

恥。」今在謁先師禮之中，又讓學官開講，朝臣清資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均前往觀禮，場面隆重浩大。其正面的目的，在於互相切磋琢磨。但更重要的在於強調「重學尊師」，這才是實施科舉的本意。不意後來科舉反而打擊學校，考試領導教育，愈陷愈深，以迄今日，竟不克自拔。

鄉貢謁廟禮，始於開元五(717)九月，詔曰：

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問其義。（《唐大詔令集》卷 105、王定保《唐摭言》卷 1「謁先師」條）

當時是規定明經、進士等鄉貢，在尚書省報到完畢後，十一月一日赴朝廷晉見皇帝（《唐摭言》卷 1「朝見」條）；然後再到國子監孔廟拜謁先師，學官並作講義，鄉貢可提出質問，這是文學鄉貢謁廟禮的初次規定。

四、結論

1. 隋開皇七年的重要性：從中央到地方，從內到外，轉守為攻。

2. 貢舉初創有三科，重要意義在於創置「賓貢」科；教育方面則於官學另設四門學。其意即將考試與教育相互配合改革，獎拔中下層人才，視為國家重要建設之一。

3. 煬帝即位，改「賓貢」科為進士科，再增設俊士科，成為四科制，進一步獎拔中下層人才，而為唐武德繼承。至唐穆宗再復設「賓貢」科，作為外國士人報考貢舉科目，放榜時置於進士科榜末，視同進士，所以又稱為賓貢進士，直至明初為止。結果從唐至明初，將教育與考試作為國內外士人交流之重鎮，及格者其資格之認定，至少在中國及東亞國家均適用，任官無礙，今日看來是重要國際文化交流項目。

4. 貢與舉有別，亦與選有異，目的在掌握人才，為國家所用，以打破世族壟斷，增強中央集權化，以及朝野上下之溝通媒介，尤其經典教育（今日看來是通儒教育，也是通識教育）。

(四) 《唐摭言》卷三

宋德熹

一、**舊第太平里**：詳參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 4〈朱雀門街西第二街街西從北第一太平坊〉條（台北：世界書局，1984），葉 4a、清·徐松，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1996），頁 167-169；閻文儒、閻萬均編，《兩京城坊考補》（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頁 488-489。參李健超書附圖〈唐長安城圖〉。

二、**夕拜**：《御定月令輯要》卷 22 解“夕郎”曰：「原《漢舊儀》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增雍錄》漢世給事中，夕入青瑣門

對拜。師古曰青瑣者，為連瑣文而青塗也。《文獻通考》卷 50 引《漢舊儀》解漢代“少府”「屬黃門令」，該官在日暮時分「入對青瑣門拜故」，因而稱為“夕郎”，其後更引《宮闈簿》注曰：「青瑣門在南宮，衛瓘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關於“青瑣門”，《三輔黃圖》卷 2 曰：「未央宮有麒麟閣、天祿閣，有金馬門、青瑣門」。《漢書》卷 98《元后傳》注“青瑣門”：「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為連環文，而青塗之也。』」（姜漢椿校注頁 48 注 8）

- 三、**曲江大會**：詳參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第十一章〈進士放榜與宴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 297-336、宋德熹，〈長安之春—唐代曲江宴遊之風尚〉，收入《唐史識小—社會與文化的探索》（台北：稻鄉，2009），頁 309-314、楊婷雅，〈盛世縮影—唐代曲江研究〉（中興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8），頁 124-133。
- 四、**遊宴之會**：詳參宋德熹，〈美麗與哀愁—唐代妓女的生活與文化〉，收入《唐史識小—社會與文化的探索》（台北：稻鄉，2009），頁 189-191。岸邊成雄著，梁在平、黃志炯譯，《唐代音樂史的研究》（台北：中華書局，1973）。岸邊成雄，〈唐代妓館の組織〉第四章〈游興費〉。按銀價一兩四百文，係岸邊所估計的概數。
- 五、**教坊**：參唐·崔令欽《教坊記》一卷，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令欽為玄宗至德宗時人，所記乃追憶昔日長安宮廷聲樂之盛，指出「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姜漢椿校注頁 48 注 30）
- 六、**主司**：即主考官，唐開元 24 年以前主考官為考功員外郎，中晚唐則主要為禮部侍郎，或以他官兼帶。詳參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第九章〈知貢舉〉，頁 229-257、宋德熹，〈唐代前期吏部考功員外郎的身分背景〉，收入《唐史識小—社會與文化的探索》，頁 135-166、葉全財，〈唐代後半期知貢舉主考官人事分析—以禮部侍郎為中心〉（中興大學歷史系碩專論文，2009）。
- 七、**北上東向…東面西向**：依宴飲禮儀主客位置觀之，東向為客座西位，西向為主座東位。參余英時，〈說鴻門宴的坐次〉，《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82），頁 184-195。
- 八、**避廟諱、御名、宰相諱**：參陳垣，《史諱舉例》（北京：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 九、**光範門**：在大明宮外，參李健超書附圖〈唐長安城圖〉。
- 十、**舍人院**：隸屬中書省。姜漢椿校注頁 52 注 12，參李健超書附圖〈唐長安城圖〉。
- 十一、**寶壽、定水、莊嚴**：皆長安寺名，寶壽寺無考，定水寺在太平坊，有王羲之題額和張僧繇等名畫；莊嚴寺在和平坊，內有佛牙長三寸，又有盧梭伽等名畫，分別參《唐兩京城坊考》卷四，葉 4a 及 27b 及李健超書附圖〈唐長安城圖〉。
- 十二、**慈恩寺**：參李健超書附圖〈唐長安城圖〉，其地竹林深邃，為京城遊觀之最，寺西院浮圖，六級，高三百尺，玄奘曾在此翻譯六百五十七部佛經。詳參唐·韋述，《兩京新記·敬業坊》條（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頁 19、清修《關中勝蹟圖志》。
- 十三、**贊皇公不由科第**：指李德裕由門蔭入仕，史稱其「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

科試」，故其向武宗奏稱「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然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臺閣儀範，班行准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也。則子弟成名，不可輕矣。」詳參《舊唐書》卷十八〈武宗本紀〉，頁 602-603、同書卷 174〈李德裕傳〉，頁 4509。

- 十四、**私廟**：即家廟，詳參甘懷真，《唐代家廟禮制研究》（台灣商務印書館，1991）。
- 十五、**逆旅**：據《漢書》卷 53〈周黃徐姜申屠列傳〉：「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注曰：「逆旅，客舍」。《晉書》卷 55〈潘岳列傳〉：「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質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資治通鑑》卷 50 注「逆旅」曰：「逆，迎也，設館舍以迎客，故曰“逆旅”。賢曰逆旅客舍」；同書卷 222 引《水經注》卷 4 解漫澗水北方的逆旅亭曰：「《水經注》陝城東有漫澗，澗北有逆旅亭，謂之漫口客舍。此酈道元以一時經由所見者言之耳。自元魏至唐乾元上元間三百許年矣，漫口客舍必不復存，此逆旅特汎言旅舍耳」，《水經注》卷 4 曰：「逆旅亭，謂之漫口客舍也」。詳參王仁興，《中國旅館史話》（中國旅遊出版社，1984）。
- 十六、**刀筆吏**：《史記》卷 96〈張丞相列傳〉注曰：「正義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考工記解》卷上：「削書刀也，古人用竹簡先以火灼，後以削刀刻而為書，漢人猶曰刀筆吏。孔安國所寫尚書猶用竹簡，是古制猶在也。然古人有刀亦必有筆，故子張有書諸紳之語紳非刀可刻也。自漢人造紙不用絹帛為書，一向趨於簡便，故殺青汗簡之事頓廢，遂不復有此書刀之名矣。長一尺而闊一寸以六刀相合，可以成規則，其刀之勢必彎曲。鄭康成亦曰若弓之反張，可合九合七合，五而成規也。馬融諸家以為偃曲却刃，則書刀之刃在上矣。今無此制難以強通，欲新而無窮者，其刃可磨而發無窮已也。如今髮刀愈削愈芒，雖斲盡而無惡也，純鋼為之磨削，至盡其刃亦芒無瑕惡也。似此等句可看古人文字下語處」。
- 十七、**角觝**：《禮記集說》卷 45：「漢有角觝之戲，乃角力之技也」。宋人陳暘撰之《樂書》卷 186：「角觝戲，本六國時所造，秦因而廣之。漢興雖罷，至武帝復採用之，元封中既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觝以觀示之。角者，角其伎也，兩兩相當，角及伎藝」。《後漢書》卷 49〈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注曰：「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云：『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伎樂也，巴渝戲魚龍蔓延之屬也。後更名平樂觀。禮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宴安溺志』也」。《姜漢椿校注頁 59 注 11）
- 十八、**京兆少尹，權知大尹**：詳參張榮芳《唐代京兆尹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7）。《姜漢椿校注頁 61 注 12）
- 十九、**新昌里**：參李健超書附圖〈唐長安城圖〉。

卷三導讀補充資料(一)

林慧佳

- 一、**進士團**：進士團並非應試舉子或新及第進士的互助性組織，而是唐代長安民間興辦的質利性的商業機構，而做生意的對象則為新科進士。主要工作內容是為新及第進士包辦各種有關的活動，並從中取利。而業務範圍有關宴、期

集院、備參謁宰相的酒食（〈過堂〉條）、將登科消息及時通報登第者（姜漢椿，頁 66。在〈漢唐民間結社之研究〉一文中，談及新進士名單一公佈後，進士團便會於禮部取得舉子在應試報名時，所填寫家狀中的聯絡地址，而與所有進士取得聯繫）、為進士開路喝道（〈慈恩寺題名游賞賦詠雜紀〉條。姜漢椿，頁 76。）若有特殊需要如召妓，進士團當然也會服務。（《北里志》）另外，進士團對於不來參與宴集的進士亦採取罰錢的措施。（姜漢椿，頁 58。）此機構的主辦者為世襲制，且對新進士多方勒索。（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P331-334。）

進士春關，宴曲江亭，在五六月間。一春宴會，有何士參者，都主其事，多有欠其宴罰錢者，須待納足，始肯置宴，不得出京，人戲謂「何士參索債宴」，士參卒，其子漢儒繼其父業。（（宋）錢易轉撰，黃壽成點校，《南部新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19）

疑問：應試者的資料如何外流？

另外，《全唐文》卷 8〈戒約新及第進士宴遊〉中載僖宗於乾符二年下詔云：「近年以來，澆風大扇，一春所費，萬餘貫錢，沉在麻依，從何而出？力足者樂於書罰，家貧者苦於成名。」因為宴會的花費和付給進士團的錢相當多，但這對貧寒的士人來說這卻是經濟負擔，因而規定：「宜令禮部切加戒約，每年有名宴會，一春罰錢及鋪地等，相許每人不得過一百千，其勾當分手不得過五十人，其開試開宴必須在四月內。稍有違越，必舉朝章，仍委御史臺當加糾察。」這是否和盧彖位參加宴及而被進士團罰錢有關？且又令「勾當分手不得過五十人」，似乎有意想將「團司所由百餘輩，各有所主」，減為五十人以下。

其次，這是否又涉及唐代的貸款機構？

二、長安三絕（何士參、南院主事鄭容、中書門下張良佐）：

南院驅使官鄭鎔者，知名天下，後亦官至宣州判司。故宛陵王公凝判齷，充職，得朝散階。如鄭鎔與何士參及堂門官張良佐，皆應三數百年在在于人口。（《南部新書》，頁 19。）

南院放榜，（夾註）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於此。凡版樣及諸色條流，多於此例之，明鈔本例作列。張榜牆，乃南院東牆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墻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將榜，就南院張之。（《唐摭言》卷十五〈雜記〉、《太平廣記》卷 178〈貢舉一〉「放榜」條）

伏見禮部貢院逐年先書板榜。高立省門。用示舉人。俾知狀樣。（《全唐文》卷 861〈王易簡〉「請頒士文解板樣奏」條）

禮部既附尚書省矣，省前一坊別有禮部南院者，即貢院也。《長安志》曰：四方貢舉所會，其說是也。（《雍錄》卷八職官〈禮部南院貢院〉）

禮部駁榜者，十一月出，龕駁者，謂有狀無解；無狀細駁，謂書其行止之過。（（宋）錢易轉撰，黃壽成點校，《南部新書》，頁 48。）

因此，禮部南院的東牆，是進士放榜時貼榜的所在地，且粗駁主要是文狀是否完備的審查結果，細駁則是對人品德性的審查結論。而此部分或許可映證進士團於禮部取得進士的個人資料，再者，對照鄭鎔任南院主事一職，令人疑問的是進士團雖為民間商業機構，但主辦者為官，這其中是否有官商勾結？

三、期集院：進士團為新進士租借一間房子，稱期集院，這要選擇在知舉者住宅的附近，以便新科進士前往謝恩。而這房子也是新及第進士在舉辦各種禮儀

和宴集期間經常集合聚會及飲宴的場所。(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P332)

- 四、**探花**:此名或許始於唐,原來稱兩街探花使,或探花郎,即以同科進士中,選擇少俊二人騎馬遍遊長安名園,以採摘名花,這是拜謁座主、宰相以後的活動,主要有曲江宴、杏園探花宴、題名慈恩寺燕塔等。(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頁109-110。)
- 五、**謝恩**:及第者要拜謝知貢舉的主考官。(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頁109)
- 六、**過堂**:在尚書省都堂舉行,由知貢舉者率領新及第進士參謁宰相。(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頁109、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頁312。)
- 七、**襴**:為舊時上衣(袍)和下裳連接的衣服,且從此可看品級。唐貞觀四年,詔定品官服色,五年,改定七品以下服色。

太宗時,又命七品服龜甲雙巨十花綾,色用綠。九品服絲布雜綾,色用青。是時士人以棠苧襴衫為上服,貴女功之始也。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以綠,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襴、袖、襖、襪,為士人上服。開騎者名曰缺騎衫,庶人服之。」又請:「裹頭者,左右各三襴,以象三才,重繫前脚,以象二儀。」詔皆從之。太尉長孫无忌又議:「服袍者下加襴,緋、紫、綠皆視其品,庶人以白。」(《新唐書·車服志》,頁527。)

- 八、**鞞鞋**:鞞耕錄西浙之人,以草為履而無跟,名曰鞞鞋。婦女非纏足者,通曳之灸鞞子。雜錄引實錄》云:鞞鞋烏,三代皆以皮為之,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蒲為之,名曰鞞鞋,二世加鳳首,仍用蒲。晉永嘉元年,用黃草,宮內妃御皆著,始有伏鳩頭履子。梁天監中,武帝易以絲,名解脫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唐大曆中,進五朵草履子。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子。據此,則鞞鞋之製,其來甚古。然《北夢瑣言》載:霧是山巾子,船為水鞞鞋之句,抑且詠諸詩矣。鞞悉合切,在颯字韻下,今俗呼與嬰同音者誤。

- 九、**櫻桃**:《本草綱目》集解:

蘇頌曰:櫻桃處處有之,而洛中者最勝。其木多陰,先百果熟,故古人多貴之。其實熟時,深紅色者謂之朱極大者,有若彈丸。核細而肉厚,尤難得。

李時珍曰:櫻桃樹不甚高,春初開白花,繁英如雪。葉圓,有尖及細齒,結子一枝數十顆。三月熟時,須守護,否則鳥食無遺也。鹽藏蜜煎皆可。或同蜜搗作糕食。唐人以酪薦食之。林洪山家清供云:櫻桃經雨,則蟲自內生,人莫之見。用水浸良久,則蟲皆出,乃可食也。

在《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游賞賦詠雜紀〉談及「櫻桃宴」的櫻桃:

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適口,而覃山積鋪席,復和以糖酪者,人享蠻畫一小盞,亦不啻數升。以至參御輩,靡不沾足。

雖不知文中的「櫻桃」來自何方,但能舉辦「櫻桃宴」,想必櫻桃的產量有一定的量,但「貴」就表示物以稀為貴。以今日的中國來說,貴州省安順市境內正盛產此種水果。此段文除了討論櫻桃產地和產量外,亦可見唐人的飲食創意,以櫻桃做成糖葫蘆。

楊岳倫

〈關試〉條

- 一、**吏部員外**：《舊唐書》卷 42〈志·職官〉載：「吏部員外郎正六品上，諸司員外郎正六品下。」，姜漢椿校注頁 52。
- 二、**南省**：《舊唐書》卷 16〈本紀·穆宗〉載：「吏部尚書趙宗儒奏：「先奉敕，先朝所放制科舉人，令與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官同於尚書省就試者。臣伏以制科所設，本在親臨，南省策試，亦非舊典。今覃恩既畢，庶政惟新，況山陵日近，公務繁迫，待問之士，就試非多。臣等商量，恐須停罷。」，姜漢椿校注頁 52。
- 三、**試判**：《新唐書》卷 45〈志·選舉下〉載：「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道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又載：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
- 四、**門生**：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與黨派分野〉提到「唐代自進士科新興階級成立後，其政治社會之地位逐漸擴大」，「用科舉座主門生及同門關係，勾結朋黨，互相援助。」²⁴，其座主門生朋黨關係見諸於《新唐書》卷 174〈列傳·李宗閔〉載：「時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之。人人駭栗，連月霽晦。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外。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有關座主門生產生的時間可參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另可參金滢坤，〈中晚唐五代座主門生與科場風氣〉（《教育考試 2008 年第 6 期》）。

〈讌名〉條

- 一、**讌**：通宴；可參傅璇琮所著《唐代科舉與文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一書對於座主門生之間的宴集活動有所敘述。姜漢椿校注頁 53。
- 二、**聞喜(曲江宴)**：可參宋師德熹〈長安之春—唐代曲江宴遊之風尚〉（收入《唐史識小—社會與文化的探索》（板橋：稻鄉出版社，2009）；楊婷雅，《盛世縮影—唐代曲江研究》（中興歷史所碩士論文，2007）。姜漢椿校注頁 53。
- 三、**櫻桃**：《舊唐書》卷 7〈本紀·中宗〉頁 149 載「夏四月丁亥，上游櫻桃園，引中書門下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學士等入芳林園嘗櫻桃，便令馬上口摘，置酒為樂。乙未，幸隆慶池，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樂，因幸禮部尚書竇希宅。」
- 四、**打毬**：《舊唐書》卷 196〈列傳·吐蕃上〉頁 5226 載：「俄而贊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薰熱來獻方物，為其孫請婚，中宗以所養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許嫁之。自是頻歲貢獻。景龍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贊吐等來迎女，中宗宴之於苑內毬場，命駙馬都尉楊慎交與吐蕃使打毬，中宗率侍臣觀之。」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條

- 一、**郭代云**：「郭代云」當為「郭代公」之誤。《新唐書》卷 122〈列傳·郭元振〉

²⁴陳寅恪，〈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台北：里仁書局，2004，頁229。

載：「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須髯，少有大志。」，「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其事可參周勛初，〈郭元振〉條，《唐人軼事彙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397~398。)姜漢椿校注頁 53。

二、制入高等：姜漢椿校注頁 53。

姓名	出處	事蹟	初始官
郭子儀	《舊唐書》卷 120 〈列傳·郭子儀〉 頁 3449	子儀長六尺餘，體貌秀傑，始以武舉高等補左衛長史，累歷諸軍使。	左衛長史 (《朝野僉載》〈甘子布〉條周甘子布，博學有才，年十七，為左衛長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驢輿強至岳下，天恩加兩階，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鄉里親戚來賀，衣冠不得，遂以緋袍覆其上，貼然而終。) 《舊唐書》卷 44 〈志·職官三·東宮武官·太子左右衛率府〉長史各一人，正七品上。
韋執誼	《舊唐書》卷 135 〈列傳·韋執誼〉頁 3732	執誼幼聰俊有才，進士擢第，進制策高等，拜右拾遺，召入翰林為學士，年纔二十餘。	右拾遺 《舊唐書》卷 42〈志·職官·九品職事〉「從第八品上階左右拾遺」
姜公輔	《舊唐書》卷 138 〈列傳·姜公輔〉 頁 3787	登進士第，為校書郎。應制策科高等，授左拾遺，召入翰林為學士。	左拾遺 《舊唐書》卷 42〈志·職官·九品職事〉「從第八品上階左右拾遺」
孔戡	《舊唐書》卷 154 〈列傳·孔巢父/戡〉頁 4099	戡字方舉，幾母弟也。以季父巢父死難，德宗嘉其忠，詔與一子正員官，因授戡修武尉。以長兄戡未仕，固乞迴授。舉明經登第，判入高等，授祕書省校書郎、陽翟尉，入拜監察御史，轉殿中，分司東都。	祕書省校書郎、陽翟尉 《舊唐書》卷 42〈志·職官·九品職事〉「正第九品上階校書郎」
李鄴	《舊唐書》卷 157 〈列傳·李鄴〉 頁 4147	李鄴字建侯，江夏人。北海太守邕之姪孫。父暄，官至起居舍人。鄴大曆中學進士，又以書判高等，授祕書正字。	祕書正字 《舊唐書》卷 42〈志·職官·九品職事〉「正第九品下階正字」
辛祕	《舊唐書》卷 157 〈列傳·辛祕〉 頁 4150	辛祕，隴西人。少嗜學，貞元年中，累登五經、開元禮科，選授華原尉，判入高等，調補長安尉。	長安尉 《舊唐書》卷 42〈志·職官·九品職事〉「從第八品下階京縣尉」
韋夏卿	《舊唐書》卷 165 〈列傳·韋夏卿〉 頁 4297	韋夏卿字雲客，杜陵人。父迢，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夏卿苦學，大曆中與弟正卿俱應制舉，同時策入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	高陵主簿 《舊唐書》卷 42〈志·職官·九品職事〉正第九品下階諸州上縣中縣主簿

趙宗儒	《舊唐書》卷 167 〈列傳·趙宗儒〉 頁 4361	趙宗儒字秉文。八代祖彤，仕後魏為征南將軍。父驊，為秘書少監。宗儒舉進士，初授弘文館校書郎。滿歲，又以書判入高等，補陸渾主簿。	陸渾主簿 《舊唐書》卷 42〈志·職官·九品職事〉「從第九品上階諸州中下縣主簿」
裴度	《舊唐書》卷 170 〈列傳·裴度〉 頁 4413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祖有鄰，濮州濮陽令。父澈，河南府澠池丞。度，貞元五年進士擢第，登宏辭科。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高等，授河陰縣尉。	河陰縣尉 《舊唐書》卷 42〈志·職官·九品職事〉「從第九品上階諸州中下縣主簿」
羅讓	《舊唐書》卷 188 〈列傳·羅讓〉 頁 4937	羅讓字景宣。祖懷操。父，官至京兆尹。讓少以文學知名，舉進士，應詔對策高等，為咸陽尉。	咸陽尉 《舊唐書》卷 42〈志·職官·九品職事〉「從第八品下階京縣尉」

〈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條

- 一、慈恩寺：《舊唐書》卷 191〈列傳·方伎/僧玄奘〉頁 5109 載：「高宗在東宮，為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經院，內出大幡，敕九部樂及京城諸寺幡蓋眾伎，送玄奘及所翻經像、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顯慶元年，高宗又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玄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范義碩、太子洗馬郭瑜、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以京城人眾競來禮謁，玄奘乃奏請逐靜翻譯，敕乃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六年卒，時年五十六，歸葬於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數萬人。」；另可參王齊秀，〈大慈恩寺與大雁塔〉。而有關李德裕將題名排除事見《新唐書》卷四十四〈志·選舉上〉頁 1168~1169 載：「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敘齒，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至是，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背公，自為門生。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德裕嘗論公卿子弟艱於科舉，武宗曰：「向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昨黜楊知至、鄭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識朕意，不放子弟，即過矣，但取實藝可也。」德裕曰：「鄭肅、封敖子弟皆有才，不敢應舉。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恐其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者？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則子弟未易可輕。」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共患也。」；此部份可參見陳寅恪，〈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台北：里仁書局，2004，頁 229-230）
- 二、蕭穎士(頁 56)：《舊唐書》卷 190〈列傳·文苑中·孫逖〉載：「二十一年，入為考功員外郎、集賢修撰。逖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輔，顏真卿為尚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逖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姜漢椿校注頁 56。
- 三、狎遊(頁 58)：唐代士人狎妓之事可參見宋師德熹，〈狎妓敘事的先驅：孫棨

《北里志》所見晚唐社會》(收入《唐史識小》(板橋：稻鄉出版社，2009)、王蕾，〈唐代科舉制度下的士人狎妓風氣〉，《文史天地》2006年第10期，姜漢椿校注頁58。

四、**咸通中(頁60)**：唐懿宗年號；咸通年號共使用16年(860-874)。《舊唐書》卷19〈本紀·懿宗〉頁649載：「宣宗制泰邊陲樂曲詞有「海岳晏咸通」之句。又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漬水，紐之向日，謂之拔暈。帝果以鄆王即大位，以咸通為年號。」

五、**東床之選(頁60)**：《世說新語》卷中〈雅量第六〉第19條載「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²⁵

六、**乾符中(頁60)**：唐僖宗的年號；乾符年號共使用6年(874-879)。

七、**楊汝士詩(頁62)**：「隔坐應須賜禦屏，盡將仙輸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時疏廣雖雲盛，詎有茲筵醉綠醅。」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484第7，題名為《宴楊僕射新昌裏第》；《全唐詩》共收錄8首作品。

八、**王渙詩(頁62)**：「青衿七十榜三年，建禮含香次第遷。珠彩下連星錯落，桂花曾對月嬋娟。玉經磨琢多成器，劍拔沈埋更倚天。應念銜恩最深者，春來為壽拜尊前。」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690第7，題名為《上裴侍郎》；《全唐詩》共收錄3首作品。

九、**裴贄詩(頁62)**：「謬持文柄得時賢，粉署清華次第遷。昔歲策名皆健筆，今朝稱職並同年。各懷器業寧推讓，俱上青霄肯後先。何事老夫猶賦詠，欲將酬和永留傳。」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688第3，題名為《答門生王渙李德鄰趙光胤王拯長句(一作裴贄詩)》，作詩者為孫偓。《新唐書》卷183〈列傳·孫偓〉頁5386載：「孫偓，字龍光。父景商，為天平軍節度使。偓第進士，歷顯官，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為鳳翔四面行營都統。俄兼禮部尚書、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處置等使。始，家第堂柱生槐枝，期而茂，既而偓秉政，封樂安縣侯。與朴皆貶衡州司馬，卒。」；《全唐詩》共收錄6首作品。

十、**廣宣詩(頁62)**：「從辭鳳閣掌絲綸，便向青雲領貢賓。再辟文場無枉路，兩開金榜絕冤人。眼看龍化門前水，手放鶯飛穀口春。明日定歸台席去，鵲鴿原上共陶鈞。」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822第11，題名為《賀王起(一作賀王侍郎典貢放榜)》；《全唐詩》共收錄16首作品。

十一、**王涯詩(頁62)**：「延英面奉入春闈，亦選功夫亦選奇。在冶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學秤無私。龍門變化人皆望，鶯穀飛鳴自有時。獨喜至公誰是證，彌天上人與新詩。」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346第3，題名為《廣宣上人以詩賀放榜和謝》；《全唐詩》共收錄24首作品。《舊唐書》卷169〈列傳·王涯〉頁4401載「王涯字廣津，太原人。父晁。涯，貞元八年進士擢第，登宏辭科。釋褐藍田尉。二十年十一月，召充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左補闕、起居舍人，皆充內職。元和三年，為宰相李吉甫所怒，罷學士，守都官員外郎，再貶虢州司馬。」

²⁵ (南朝宋)劉義慶撰；徐震堦著，《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201-202。

- 十二、**王起詩(頁 65)**：「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憶同仙禁，六義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峰之下欲征黃。」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464 第 4，題名為《和周侍郎見寄》；《全唐詩》共收錄 6 首作品。
- 十三、**盧肇詩(頁 65)**：「嵩高降德為時生，洪筆三題造化名。鳳詔佇歸專北極，驪珠搜得盡東瀛。褒衣已換金章貴，禁掖曾隨玉樹榮。明日定知同相印，青衿新列柳間營。」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1 第 7，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奉和主司王僕射答周侍郎賀放榜作）》。《全唐詩》共收錄 28 首作品。
- 十四、**丁稜詩(頁 65)**：「公心獨立副天心，三轄春闈冠古今。蘭署門生皆入室，蓮峰太守別知音。同升翰苑時名重，遍歷朝端主意深。新有受恩江海客，坐聽朝夕繼為霖。」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2，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奉和主司王僕射答周侍郎賀放榜作）》。《全唐詩》共收錄 2 首作品。
- 十五、**姚鵠詩(頁 65)**：「三年竭力向春闈，塞斷浮華眾路岐。盛選棟樑非昔日，平均雨露及明時。登龍舊美無邪徑，折桂新榮盡直枝。莫道只陪金馬貴，相期更在鳳凰池。」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3 第 26，題名為《及第後上主司王起》。《全唐詩》共收錄 33 首作品。
- 十六、**高退之詩(頁 65)**：「昔年桃李已滋榮，今日蘭蓀又發生。葑菲采時皆有道，權衡分處且無情。叨陪鶯鷺朝天客，共作門闈出穀鶯。何事感恩偏覺重，忽聞金榜扣柴荆。」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3，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和主司王僕射酬周侍郎賀放榜）》。《全唐詩》共收錄 1 首作品。
- 十七、**孟球詩(頁 66)**：「當年門下化龍成，今日餘波進後生。仙籍共知推麗藻，禁垣同得薦嘉名。桃蹊早茂誇新萼，菊圃初開耀晚英。誰料羽毛方出谷，許教齊和九皋鳴。」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4，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全唐詩》共收錄 1 首作品。
- 十八、**劉耕詩(頁 66)**：「孔門頻建鑄顏功，紫綬青衿感激同。一篲勤勞成太華，三年恩德仰維嵩。楊隨前輩穿皆中，桂許平人折欲空。慚和周郎應見顧，感知大造竟無窮。」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5，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全唐詩》共收錄 1 首作品。
- 十九、**裴翻詩(頁 66)**：「常將公道選群生，猶被春闈屈重名。文柄久持殊歲紀，恩門三啟動寰瀛。雲霄幸接鶯鷺盛，變化欣同草木榮。乍得陽和如細柳，參差長近亞夫營。」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6，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全唐詩》共收錄 1 首作品。
- 二十、**樊驥詩(頁 66)**：「滿朝簪發半門生，又見新書甲乙名。孤進自今開道路，至公依舊振寰瀛。雲飛太華清詞著，花發長安白屋榮。忝受恩光同上客，惟將報德是經營。」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7，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全唐詩》共收錄 1 首作品。
- 二十一、**崔軒詩(頁 66)**：「滿朝朱紫半門生，新榜勞人又得名。國器舊知收片玉，朝宗轉覺集登瀛。同升翰苑三年美，繼入花源九族榮。共仰蓮峰聽雪唱，欲賡仙曲意怔營。」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8，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全唐詩》共收錄 1 首作品。
- 二十二、**蒯希逸詩(頁 66)**：「一振聲華入紫薇，三開秦鏡照春闈。龍門舊列金章貴，鶯鷺新遷碧落飛。恩感風雷宜變化，詩裁錦繡借光輝。誰知散質多榮忝，鶯鷺清塵接布衣。」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9，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全唐詩》共收錄 2 首作品。

- 二十三、**林滋詩(頁 66)**：「龍門一變荷生成，況是三傳不朽名。美譽早聞喧北闕，頽波今見走東瀛。駕行既接參差影，雞樹仍同次第榮。從此青衿與朱紫，升堂侍宴更何營。」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16，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全唐詩》共收錄 6 首作品。
- 二十四、**李仙古詩(頁 66)**：「恩光忽逐曉春生，金榜前頭忝姓名。三感至公裨造化，重揚文德振寰瀛。佇為霖雨曾相賀，半在雲霄覺更榮。何處新詩添照灼，碧蓮峰下柳間營。」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18，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全唐詩》共收錄 5 首作品。《全唐詩》作李宣古。
- 二十五、**黃頰詩(頁 67)**：「二十二年文教主，三千上士滿皇州。獨陪宣父蓬瀛奏，方接顏生魯衛遊。多羨龍門齊變化，屢看雞樹第名流。千堂何處最榮美，朱紫環尊幾處酬。」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23，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全唐詩》共收錄 3 首作品。
- 二十六、**張道符詩(頁 67)**：「三開文鏡繼芳聲，暗暗雲霄接去程。會壓洪波先得路，早升清禁共垂名。蓮峰對處朱輪貴，金榜傳時玉韻成。更許下才聽白雪，一枝今過卻詵榮。」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25，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全唐詩》共收錄 1 首作品。
- 二十七、**丘上卿詩(頁 67)**：「常將公道選諸生，不是鴛鴻不得名。天上宴回聯步武，禁中麻出滿寰瀛。簪裾盡過前賢貴，門館仍叨舊學榮。看著鳳池相繼入，都堂那肯滯關營。」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26，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全唐詩》共收錄 1 首作品。
- 二十八、**石貫詩(頁 67)**：「重德由來為國生，五朝清顯冠公卿。風波久佇濟川楫，羽翼三遷出穀鶯。絳帳青衿同日貴，春蘭秋菊異時榮。孔門弟子皆賢哲，誰料窮儒忝一名。」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27，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全唐詩》共收錄 1 首作品。
- 二十九、**李潛詩(頁 67)**：「文學宗師心秤平，無私三用佐貞明。恩波舊是仙舟客，德宇新添月桂名。蘭署崇資金色重，蓮峰高唱玉音清。羽毛方荷生成力，難繼鸞皇漢聲。」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28，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全唐詩》共收錄 1 首作品。
- 三十、**孟守詩(頁 67)**：「科文又主守初時，光顯門生濟會期。美擅東堂登甲乙，榮同內署侍恩私。群鶯共喜新遷木，雙鳳皆當即入池。別有倍深知感士，曾經兩度得芳枝。」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29，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全唐詩》共收錄 1 首作品。《全唐詩》作孟守。
- 三十一、**唐思言詩(頁 67)**：「儒雅皆傳德教行，幾崇浮俗贊文明。龍門昔上波濤遠，禁署同登渥澤榮。虛散謬當陪杞梓，後先甯異感生成。時方側席征賢急，況說歌謠近帝京。」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30，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全唐詩》共收錄 1 首作品。
- 三十二、**左牢詩(頁 67)**：「聖幹文德最稱賢，自古儒生少比肩。再啟龍門將二紀，兩司鶯穀已三年。蓬山皆美成榮貴，金榜誰知忝後先。正是感恩流涕日，但思旌旆碧峰前。」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32，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全唐詩》共收錄 2 首作品。《全唐詩》作戈牢。
- 三十三、**王甚夷詩(頁 68)**：「春闈帝念主生成，長慶公闈兩歲名。有蘊赤心分雨露，無私和氣浹寰瀛。龍門乍出難勝幸，鴛侶先行是最榮。遙仰高峰看白雪，多慚屬和意屏營。」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36，題名為《和主

司王起（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全唐詩》共收錄 2 首作品。

三十四、金厚載詩(頁 68)：「長慶曾收間世英，果居台閣冠公卿。天書再受恩波遠，金榜三開日月明。已見差肩趨翰苑，更期連步掌台衡。小儒謬跡雲霄路，心仰蓮峰望太清。」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52 第 34，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作和主司酬周侍郎）》。《全唐詩》共收錄 2 首作品。

三十五、營妓(頁 72)：黃現璠在《唐代社會概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中載道：「營妓之設，說者謂蓋以慰籍軍士者，始於春秋時代越國。越絕書雲：獨婦山者，勾踐將伐吳，徒寡婦致獨山上，以為死士，示得專一也，去縣四十裡，後說之者，蓋勾踐所以游軍士也。此為營妓之濫觴。至漢武帝時，正式成立，漢武帝外傳雲：漢武帝始置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息者。其說未知真假，然而唐之營妓，實既官妓之別稱，故為官僚往來，必有營妓奉迎。」，另參宋師德熹，〈唐代的妓女〉，收入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板橋：稻鄉出版社，1991)；另可參鄭志敏，《唐妓探微》(中興歷史所碩士論文，1995)、陳雅鈴，《唐代妓女研究》(臺灣師範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5)、張福政，《唐代妓女的類別與性質研究》(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1)、沈沂穎，《唐人小說中之妓女故事研究》(臺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

三十六、楊汝士詩(頁 72)：「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484 第 10，題名為《賀筵占贈營妓》。《全唐詩》共收錄 8 首作品。有關唐代豔詩可參劉豔萍，〈中晚唐冶遊狎妓之風與豔詩創作〉，《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1 期。

三十七、薛侍郎〈諸門生〉(頁 72)：薛侍郎為薛昭緯。「時君過聽委平衡，粉署華燈到曉明。開卷固難窺浩汗，執衡空欲慕公平。機雲筆舌臨文健，沈宋章篇發詠清。」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688 第 7，題名為《華州榜寄諸門生》。《全唐詩》共收錄 2 首作品。《全唐詩》無「自笑觀光渾昨日，披心爭不愧群生。」兩句。

三十八、宣慈寺門子(頁 75)：《太平廣記》卷第 196〈豪俠四〉

三十九、紫雲樓(頁 75)：《舊唐書》卷 17 下〈本紀·文宗下·大和九年〉頁 559 載：「戊申，填龍首池為鞠場，曲江修紫雲樓。」

四十、平康里(頁 76)：《開元天寶遺事》卷上〈風流藪澤〉載「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以新進士以紅箋名紙(類今日之名片)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至宋代《東京夢華錄注》卷三〈寺東門街巷·脂皮畫曲妓館〉載「羅輝醉翁談錄丙集。平康里者乃東京諸妓所居之地也。自城北門而入。東回三曲。妓中最勝者多在南曲。其曲中居處。皆堂宇寬靜。各有三四廳。其前後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經右史。小室垂簾。茵榻帷幌之類。凡學子及新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游。不吝所費。則下陳水陸備矣。其循牆一曲卑下。凡雜之妓居焉。二曲所居之妓。係名官籍者。凡官設法賣酒者。以次分番供應。如遇供番。一月止一二日也。諸妓以其出里艱難。每遇南街保唐寺有講經之便。多以旬之八日相與聽講。賢者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得出。」，姜漢椿校注頁 76。

四十一、裴思謙詩(頁 76)：「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染桂枝香。」此詩收錄在《全唐詩》卷 542 第 4，題名為《及第後宿平康裏（一作平康妓詩）》。《全唐詩》共收錄 1 首作品。

(五) 《唐摭言》卷四、五

《唐摭言》卷四

李廣健

1節操

1-1 裴晉公²⁶質狀眇²⁷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²⁸，頗亦自惑。會有相者在洛中，大爲縉紳所神。公時造之問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然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勿以蔬糲相鄙。候旬日，爲郎君細看。」公然之，凡數往矣。無何，阻朝客在彼。因退遊香山佛寺，徘徊廊廡之下。忽有一素衣婦人，致一緹（糸習）²⁹於僧伽和尚³⁰欄楯³¹之上，祈祝良久，復取笈擲之，叩頭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其所致，意彼遺忘，既不可追，然料其必再至，因爲收取。躊躇至暮，婦人竟不至，度不得已，攜之歸所止。詰旦³²，復攜就彼。時寺門始辟，俄睹向者素衣疾趨而至，逡巡³³撫膺惋嘆，若有非橫。度從而訊之。婦人曰：「新婦阿父³⁴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遺津要。不幸遺失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顧而去。尋詣相者，相者審度，聲色頓異，大言曰：「此必有陰德及物！此後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再三詰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只此便是陰功矣，他日無相忘！勉旃³⁵，勉旃！」度果位極人臣。

1-2 盧大郎³⁶補闕³⁷，（自注：盧名上字與僕家諱同，下字曰暉。）升平³⁸鄭公³⁹之甥也。暉少孤，長於外氏，愚常誨之舉進士。咸通十一年⁴⁰初，舉廣明，庚子歲⁴¹，遇大寇犯關，

²⁶裴晉公：裴度（765-839）唐朝宰相。字中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貞元（785-805）進士，由監察御史升爲御史中丞。憲宗時力主削藩，升爲宰相。元和十二年（817）督師破蔡州，擒吳元濟，河北藩鎮大懼，多表服從政府。唐藩鎮叛亂局面暫告結束。晚年以宦官專權，辭官退居洛陽。

²⁷眇：指形貌矮小瘦弱。

²⁸名場：指科舉的考試。

²⁹緹（糸習）：赤色厚繒。《後漢書·應劭傳》李賢注：「（糸習），音襲。緹，赤色繒也。」

³⁰僧伽和尚：一、梵語 Saṅgha 的譯音。意爲大眾。原指出家佛教徒四人以上組成的團體，後單個和尚也稱「僧伽」。簡稱爲僧。二、人名。爲西域名僧，俗姓何，龍朔初入唐，於泗沖建寺，後居薦福寺。《太平廣記》卷九六引《紀聞錄·僧伽大師》：「後中宗問萬迴師曰：『僧伽大師何人耶？』萬迴曰：『是觀音化身也。如《法華經·普門品》云：『應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見之而爲說法。』此即是也。』」世稱其爲觀音大士化身。亦借指觀音大士或其塑像。

³¹欄楯：欄杆。《史記·袁盎晁錯列傳》司馬貞索引：「《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檻，橫者云楯。」

³²詰旦：翌日早晨。

³³逡巡：徘徊不進；滯留。遲疑；猶豫。

³⁴阿父：稱謂。一、指父。二、指伯、叔。

³⁵旃：音「占」。相當於「之」或「之焉」。《詩·唐風·采芣》箋：「旃之言焉也。」《左傳·襄二八年》注：「旃，之也。」

³⁶盧大郎補闕（自注：盧名上字與僕家諱同，下字曰暉。）：《唐摭言》卷十有「王大夫（自注：名與定保家諱一字同。）廉問浙東，詩人方干造之，《唐方鎮年表》卷五（浙東）引方干詩，斷定王大夫爲王湏，《太平廣記》亦有「越州廉使王湏」。「湏」爲王定保家諱其中一字，本條因缺乏直接證據，姑按作者自注的排列順序，推測盧氏全名或爲盧暉。參方積六（等編），《唐五代五十二種筆記小說人名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63、150。

³⁷補闕：官名。唐武后垂拱元年（685）始置，有左右之分。左屬門下省，右屬中書省，掌管供奉諷諫。

³⁸升平：縣名。唐天寶十二年（753），析宜君縣地置，屬坊州。故治在今陝西黃陵建莊鄉。寶應元年（762）省，後復置。

³⁹鄭公：當爲鄭續之父。

⁴⁰咸通十一年：唐懿宗（李漼）的年號。唐懿宗只有一個年號，咸通共十四年，咸通元年爲庚辰年，公元 860 年。

⁴¹廣明庚子歲：年號。唐僖宗年號（880-881），廣明元年（880）爲庚子歲。唐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881 年 1 月）庚子年，黃巢攻入長安，僖宗逃難四川。

竄身南服⁴²。時外兄⁴³鄭續⁴⁴鎮南海⁴⁵，暉向與續同庠序⁴⁶。續仕州縣官，暉自號「白衣卿相⁴⁷」。然二表俱為愚鐘愛。爾來未十稔，續為節行將⁴⁸，暉乃窮儒，復脫身虎口，挈一囊而至。續待之甚厚。時大駕幸蜀，天下沸騰，續勉之出處，且曰：「人生幾何！苟富貴可圖，何須一第耳！」暉不答。復請賓佐誘激者數四，復虛右席以待暉。暉因曰：「大朝設文學之科以待英俊，如暉能否，焉敢期於饜饕⁴⁹！然聞昔舅氏所勸，常以一第見勉。今舊館寂寥，奈何違宿昔之約！苟白衣歿世，亦其命也；若見利改途，有死不可！」續聞之，加敬。自是龍鐘⁵⁰場屋⁵¹復十許歲，大順⁵²中，方為宏農公⁵³所擢，卒於右袞⁵⁴。

1-3 孫泰⁵⁵，山陽⁵⁶人，少師皇甫穎⁵⁷，操守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妹也。先是姨老矣，以二子為托，曰：「其長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不可適。」眾皆伏泰之義。嘗於都市遇鐵燈臺，市之，而命洗刷，卻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⁵⁸中，將家於義興⁵⁹，置一別墅，用緡錢二百千。即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⁶⁰，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回，停舟徒步，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於時，睹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常逮事⁶¹翁姑於此，子孫不肖，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

⁴²南服：古代王畿以外地區分為五服，故稱南方為「南服」。

⁴³外兄：表兄。

⁴⁴鄭續：《唐方鎮年表》：廣明元年(880)至中和四年(884)「鄭續」條下：《嶺表錄異》：僖宗朝，鄭續領番禺，高州得銅鼓。又引本書：鄭隱，中和末鄭續領南海，辟為從事。卷7。

⁴⁵南海：郡名。秦置；今廣東全省除西南部外皆其地。治番禺，即今廣東省番禺縣。漢仍之；三國吳以後至隋唐之世廢置不常。

⁴⁶庠序：古鄉學之名也。《孟子·梁惠王》：「僅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注：「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序。」按後人亦通謂學校曰庠序。

⁴⁷白衣卿相(白衣公卿)：唐人極重進士，宰相多由進士出身，推重進士稱白衣卿相，言身為白衣卿相，而有卿相之資。本書卷一〈散序進士〉：「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以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也作「白衣卿相」。

⁴⁸節行將：持節的大將。泛指總軍戎者。

⁴⁹饜饕：一、惡獸名。鐘鼎彝器多琢其形以為飾。《呂氏春秋·先識》：「周鼎著饜饕，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二、貪殘。《淮南子·兵略》：「貪味饜饕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擾動。」在此喻兇人，貪財貪食也。

⁵⁰龍鍾：疊韻形容字。《荀子·議兵》作「隴種」，唐人多作龍鍾，取義甚多。一、老態或衰憊貌。二、潦倒失意。

⁵¹場屋：科舉時試士之地，言於廣場中為屋。

⁵²大順：唐昭宗年號(890-891)。

⁵³宏農公：楊復恭(?-892)，弘農郡開國公、魏國公，唐末宦官。初為河陽監軍。龐勳之亂，監軍有功，入為宣徽使、擢密使。因與田令孜不和，下遷飛龍使。僖宗自蜀還京，復其官，時內外經略之制，皆出其手，授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加金吾大將軍，專典禁兵。軍權在手，頗擅朝政。昭宗即位，以其假子楊守立與之爭權，大順二年(891)賜其杖履，失勢。後與假子楊守亮於奔逃中為華州兵所獲，被斬。

⁵⁴右袞：古代天子或三公穿的禮服，在這裡借指三公。

⁵⁵

⁵⁶1.郡名。漢景帝十分梁國置山陽國，建元(前140-前135)間改為郡。晉廢。舊治所在今山東金鄉現西北。參閱《讀史方輿紀要》三二〈兗州府·昌邑城〉。2.即今江蘇淮安縣。秦淮陰縣地。漢置射陽縣，因在射水之陽，故名。西晉置山陽郡，後降為山陽縣，因地有山陽得名。南北朝、隋、唐因之，隋廢郡留縣。武德四年(621)，於此置東楚州。八年，去「東」字，為楚州。參閱《太平寰宇記》一二四〈楚州〉、《嘉慶一統志》九三〈淮安府〉。

⁵⁷皇甫穎：本書卷八〈及第後隱居〉：皇甫穎，早以清操著稱，乾符(僖宗年號，874-879)中及第，時四郊多壘，穎以垂堂之誠，絕意祿位，隱於鹿門別墅，尋以疾終。

⁵⁸中和：唐僖宗年號(881-885)。

⁵⁹義興：郡名，晉設置，梁廢除，今江蘇宜興縣。

⁶⁰吳興郡：今縣名。屬浙江省。在嘉興縣西。

⁶¹逮事：猶及奉事也。

惘然⁶²久之，因給⁶³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⁶⁴而逝，不復返矣。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爲省郎⁶⁵。

1-4 論曰：范宣⁶⁶之三立⁶⁷，德居其首；夫子之四科⁶⁸，行在其先。矧乃五常⁶⁹者，總之於仁；百慮者，試之於利。禍福不能回至德，貧富不能窺至仁。夫炯戒之倫⁷⁰，而窮達不侔⁷¹者，其惟命與！苟屈諸道，又何窮達之異致矣！

2與恩地舊交

2-1 劉虛白⁷²與太平裴公⁷³早同硯席⁷⁴。及公主文⁷⁵，虛白猶是舉子⁷⁶。試雜文⁷⁷日，簾前獻一絕句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⁷⁸待至公！」

2-2 孟榮⁷⁹年長於小魏公⁸⁰。放榜日，榮出行曲謝⁸¹。沆泣曰：「先輩，吾師也。」沆泣，榮亦泣。榮出入場籍⁸²三十餘年。

⁶²惘然：茫然自失。

⁶³給：欺也。誑也。

⁶⁴維：繫車之繩也。

⁶⁵省郎：官名。隋唐時期對尚書省所屬諸司郎官的統稱。

⁶⁶范宣：晉陳留人。字宣子。少尚隱遯，博綜羣書，尤精三禮，善畫。雖閒居屢空，常以誦讀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376-396)中范寧爲豫章太守，江州人士並好經學，時以爲化二范之風。有禮易論難。

⁶⁷三立：謂立德、立功、立言。語本《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穆叔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本節「論曰：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夫子之四科，行在其先。」按：「三立。」乃穆叔之言，王定保誤作范宣子。參見「三不朽」。

⁶⁸四科：孔門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論語》〈先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疏：「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惟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

⁶⁹五常：(1)《尚書·泰誓》：「狹侮五常。」疏：「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2)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見《論衡·問孔》。按本節文義當從後解。

⁷⁰炯戒之倫：明顯警戒的道理。

⁷¹侔：齊等；相當。

⁷²劉虛白：竟陵人劉虛白擢元和(806-820)進士第，嗜酒，有詩云：「之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卻下丹田。」

⁷³裴公：裴坦，唐聞喜人。字知進。及進士第，歷楚州刺史。令狐絢當國，薦爲職方郎中，累官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齎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清其概。居太平里，時稱「太平宰相」。

⁷⁴硯席：硯台與坐席。借指學習。《北史·魏陳留王虔傳》：「(元暉)好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周文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硯席，情契甚厚。」唐黃滔《祭陳侍御文》：「沿江鄉則中外親姻，帝里則參差硯席。」

⁷⁵主文：主閱文卷之考官也，與「主司」義同。

⁷⁶舉子：唐宋時期，科舉考試之應試人。

⁷⁷雜文：指詩、賦、贊、頌、箴等以外的其他文體。

⁷⁸麻衣：舊時舉子所穿的麻織物衣服。

⁷⁹孟榮：一作孟啓。晚唐人，字初中。屢舉進士不第，乾符(874-879)年間始及第，曾任尚書司勳郎中，做《本事詩》一卷，記唐人詩歌的本事，保存不少唐代詩人軼事，但頗有附會之處。

⁸⁰小魏公：崔沆，金玄子，字內融。魏國公崔鉉子。僖宗時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侍郎。時盧攜專政，而黃巢勢浸盛，沆每建裁遏，多爲攔阻。賊陷京師，遇害。

⁸¹曲謝：遍謝。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謝恩》：「三日後，又曲謝。其曰，主司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各謝挈爲之力；苟特達而取，亦要言之。」

⁸²場籍：科場的考生名冊。場，科場；籍，名冊。

2-3 長孫籍⁸³與張公舊交。公兄呼籍⁸⁴。公嘗諷其改圖。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⁸⁵！』」

3師友

3-1 李華⁸⁶以文學名重於天寶⁸⁷末。至德⁸⁸中，自前司封⁸⁹員外⁹⁰，起為相國。李梁公峴⁹¹從事檢校吏部員外⁹²，時陳少遊⁹³鎮淮陽⁹⁴，尤仰公之名。一旦，城門吏報華入府，少遊大喜，簪笏⁹⁵待之；少頃，復曰：「云已訪蕭公功曹矣。」即穎士也。

3-2 廬江⁹⁶何長師⁹⁷，趙郡⁹⁸李華，范陽⁹⁹盧東美¹⁰⁰，少與韓衢¹⁰¹為友，江淮間號曰「四夔¹⁰²」。

3-3 裴佶¹⁰³字弘正，宰相耀卿¹⁰⁴之孫，吏部郎中¹⁰⁵綜¹⁰⁶之子，卒於工部尚書¹⁰⁷。鄭餘慶¹⁰⁸請先行朋友服¹⁰⁹，私諡¹¹⁰曰「貞¹¹¹」，子曰泰章。

⁸³

⁸⁴張籍：德宗貞元(785-805)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為古體詩，有警策之句，傳於時。

⁸⁵朝聞道，夕死可矣：語出《論語·里仁第四》。

⁸⁶李華：(約 715-774)唐趙州贊皇(今屬河北)人，字遐叔。開元進士。天寶中，為監察御史，因劾按楊國忠親屬，遷右補闕。安祿山叛軍入京時，逃避不及，被迫受偽職，亂平貶杭州司戶參軍，因自恨不能完節，遂屏居江南。上元中被召，稱病力辭。李(由見)領選江南，召為檢校吏部員外郎，旋因病辭官，客居山陰(今江蘇淮安)。文辭華麗，與蕭穎士齊名，號「蕭李」。為韓柳以前的古文名家。晚年家居奉佛，而士大夫常持金帛登門，請撰家傳、墓碑。亦工詩。原有《前集》、《中集》，已佚，後人輯有《李遐叔文集》。

⁸⁷天寶：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個年號(742-755)。

⁸⁸至德：唐肅宗年號(756-758)。

⁸⁹前司封：前任的司封。司封：吏部下屬機構，掌管官吏的封爵，其職即前代的古爵、主客。至唐代始稱司封。《通典·職官·吏部尚書》：「《左傳》曰晉文公執秩以正其官，註云：執秩以正其官，註云：執秩，主爵秩之官。漢尚書有封爵之任而無其官。……晉尚書有左右主客曹，北齊河清中改為主爵，置郎中一人屬吏部，主封爵之事。隋初為主爵侍郎，煬帝改為主爵郎。唐武德初為主爵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封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封郎中，掌封爵、皇之枝族及諸親內外命婦告身及道士女冠等。」

⁹⁰員外：指正員之外加增之官，始於唐高宗時。

⁹¹李梁公峴：吳王恪孫也。至德(756-758)初，肅宗召之，拜扶風太守。明年，擢京兆尹，封梁國公。

⁹²檢校吏部員外：唐末有檢校官，自太師至各部員外郎並為加官。

⁹³陳少遊：唐，博平人。又習老莊書，為崇玄生，諸儒推為都講，大學生陳希烈高其能。既擢第，補南平令。長權變，一切幹濟。會謝督幸，以是數遷。建中(780-783)初累官淮南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希烈陷汴，少遊送款。會友人得其降表，少遊聞之，羞死。

⁹⁴淮陽：郡、國名。東漢章和二年改為陳國。隋開皇十六年改陳州，大業初又改為淮陽郡。

⁹⁵簪笏：冠簪和手版。古代仕宦所用。

⁹⁶廬江：郡名。又可稱廬江郡，今安徽合肥縣治。

⁹⁷

⁹⁸趙郡：東漢建安 17 年改趙國置，治所在邯鄲縣(今河北邯鄲市西南)。唐武德初改為趙州，天寶初年復為郡，乾元初復改為趙州。

⁹⁹范陽：地名。唐郡。今大興宛平、昌平、房山、安次、寶坻等縣之地。

¹⁰⁰盧東美：唐范陽人。大曆(766-779)中為吳令。歷太常博士、考士員外郎。咸舉其職。與韓會、張正則、崔造為友。好談經濟之略。常以王佐自許。

¹⁰¹

¹⁰²四夔：《唐書·文藝傳》崔造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皆自謂王佐才。號四夔。此與本書言何長師、李華、盧東美、韓衢號四夔異。

¹⁰³裴佶：唐耀卿孫。字弘正。第進士，授藍田尉。德宗幸梁，佶奔建在，授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佶建議請討，帝深器之。歷遷諫議大夫，黔中觀察使，部夷安服，官至工部尚書。卒諡貞。

¹⁰⁴裴耀卿：字煥之，河東聞喜人。八歲，神童擢第。弱冠，授祕書省正字。睿宗立，任國子主簿，檢校詹事府丞。玄宗開元初，歷任河南府士曹參軍，考功員外郎。知開元五、六年(717、718)貢舉。進右司郎中，轉兵部郎中，遷長安令，出為濟州刺史，轉宣、冀州刺史，有善政聲。入為戶部侍郎；京兆尹。二十一年(733)，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3-4 喬潭¹¹²，天寶十三年及第，任陸渾尉¹¹³。時元魯山¹¹⁴客死是邑，潭減俸禮葬之，復恤其孤。李華《三賢論》曰：「潭，昂之孫，有古人風。」李華稱元德秀、張友略¹¹⁵：「志如《道德》，行如經術。」

3-5 貞元十三年¹¹⁶，李摯¹¹⁷以大宏詞¹¹⁸振名，與李敏¹¹⁹同姓，同年¹²⁰，同登第，又同甲子（及第時俱二十五歲），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3-6 隴西¹²¹李舟¹²²與齊相國映¹²³友善，映為將相，舟為布衣，而舟致書於映，以交不以貴也。時映左遷於夔¹²⁴，舟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宰臣當國，

充轉運使。翌年，遷侍中，兼崇文館學士。二十四年(736)，改尚書右丞，封趙丞侯。天寶元年(742)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三載(744)卒，年六十三，諡文獻，贈太子太傅，加贈司空。

¹⁰⁵ 吏部郎中：三國魏改選部為吏部，吏部尚書下轄曹有吏部曹，主官稱吏部侍郎、郎中或吏部郎，其郎中、侍郎的區別，僅在於郎官資歷的深淺。隋煬帝時，確定以侍郎作為各部尚書的次官，而部下各曹的主官統稱為郎。唐代，改各曹郎為郎中，此後吏部郎中一直是指吏部下所屬吏部司的主官，其次官稱吏部員外郎。《舊唐書·職官志》：「(吏部)郎中一人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階品。……郎中一人掌小銓，亦分為九品，通謂之行署。」

¹⁰⁶ 工部尚書：工部主官。宋代以前屬尚書省。工部尚書始設於隋。《通典·職官·工部尚書》：「至隋乃有工部尚書……蓋因後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職。」唐制：工部尚書為正三品官，下統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曹。《舊唐書·職官志》：「工部尚書一員，侍郎一員。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令。」高宗龍朔二年一度改為司平太常伯，光宅年間又改稱為冬官尚書，神龍以後始恢復舊稱。

¹⁰⁸ 鄭餘慶：唐人，綏從子，字居業。少善屬文，擢進士第。貞元(785-805)中由翰學士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多傳經義，坐事貶郴州司馬，憲宗立，復入相。時主書滑渙弄權，為餘慶所面叱，帝聞而善之，拜太子少師，封榮陽縣公。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諡貞。餘慶行已完潔，祿入悉調所親，或濟人急。網家昭國坊南，餘慶第在坊北，世稱南鄭相北鄭相。

¹⁰⁹ 朋友服：為逝去的友人服喪期。

¹¹⁰ 私諡：不得公家易名之典，而由鄉里親屬或門下士奉以美諡者，曰私諡。

¹¹¹ 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屈，曰貞。〔晉〕孔晁注，《逸周書·諡法解》(板橋市：藝文印書館，1966)，卷6，頁27。

¹¹² 喬潭：字源，梁人。天寶十三(754)年進士，官陸渾尉。著有《霜鍾賦》、《素絲賦》、《裴將軍劍舞賦》等文。

¹¹³ 陸渾尉：漢置陸渾縣，於今河南省嵩縣北三十里。尉為唐代縣級低層的品官。通典：「尉漢諸縣皆有……大唐初因隋制……武德中改為正，七年三月復改為尉，赤縣置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臺北市：聯經，2004)，頁143、229。

¹¹⁴ 元魯山：即元德秀。唐河南(治今河南洛陽)人，世居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後移魯山(今屬河南)。字紫之。少孤貧。開元進士。歷任南和尉，龍武象事參軍、魯山令。後隱居陸渾山，世稱元魯山。著有《季子聽東論》、《寒士賦》。

¹¹⁵ 張友略：據方積六、吳冬秀編，《唐五代五十二種筆記小說人名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92)亦作「有略」，頁105。《新唐書》，卷220，《文藝中》：「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麟，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遐、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華、據遊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即誦，華再閱，據三乃能詳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士十年，答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穎士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用之文辭，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已。」

¹¹⁶ 貞元十三年：797年。唐德宗年號(785-805)。

¹¹⁷ 李摯：(772-?)約貞元初為延陵令，十二年(796)又中博學宏詞科。餘事無考。《全唐書》存詩二句。

¹¹⁸ 大宏詞：唐制，選人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又制科有博學宏詞科。

¹¹⁹

¹²⁰ 同年：同舉鄉貢者，謂之同年。《國史補》：「進士為時所尚，俱捷所謂之同年。後世舉人及優拔共同歲選舉者亦稱同年。」

¹²¹ 隴西：今縣名，隋置，在今甘肅隴西縣西南。

¹²² 李舟：舟字公受。水部員外郎岑之子。以尚書郎奉使出為虔州刺史，封隴西縣男。

¹²³ 齊映：《新唐書》：「齊映，羸洲高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中之，補河府參軍事。滑毫節度使令孤彰署掌書記，彰疾甚，引映託後事。映陰說彰納節，歸諸子京師。彰從之，即以如妻映。彰卒，軍亂，映間歸東都。會造疾，映乃當國。卒，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諡曰忠。」

¹²⁴ 夔：今湖北省秭歸縣東有夔子城地名夔沱者，古夔國也。

多與故人禮絕¹²⁵。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為詭。我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為不幸；為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斯又為準。僕昧時¹²⁶者，謹以為賀。但鄱陽¹²⁷、雲安¹²⁸，道阻且長；音塵寂蔑¹²⁹，永以三嘆。僕所疾沈痼¹³⁰，方率子弟力農，為世疏矣，足下亦焉能不疏僕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豈當不察之耶！惟強飯¹³¹自愛。珍重，珍重！」

3-7 李華《祭蕭穎士文》：「維乾元三年¹³²二月十日，孤子趙郡李華以清酌¹³³之奠¹³⁴，敬祭於亡友故楊府功曹¹³⁵蘭陵¹³⁶蕭公之靈：嗚呼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臺(或作岬)罰¹³⁷深重，艱難所鐘；殊方永慕，觸目號裂；途窮易感，況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淪厄終身。避亂全絜¹³⁸，忠也；冒危遷祔¹³⁹，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忝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¹⁴⁰，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類無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存實等泣血千裏，羈旅相依；聞其一哀，心骨皆斷。夫痛之至者，言不能宣；雖欲寄詞，只益填塞。茂挺，君其降靈！尚享！」

3-8 韓文公¹⁴¹〈瘞硯文〉：「隴西¹⁴²李元賓¹⁴³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四年，悲歡否泰，未嘗廢用。凡與之試藝¹⁴⁴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於褒谷間¹⁴⁵，

¹²⁵ 禮絕：謂居百官之首，地位尊榮，至于極點。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十五：「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

¹²⁶ 昧時：猶言不識時務。

¹²⁷ 鄱陽：縣名。秦置。即今江西鄱陽縣。

¹²⁸ 雲安：縣名。漢胸忍縣地，屬巴郡。北周改為雲安。唐屬夔州。故城在今四川雲陽縣東北。

¹²⁹ 音塵：猶言消息全無。

¹³⁰ 沈痼：積久不治之病。

¹³¹ 強飯：亦作「彊飯」。努力加餐飯，勉強進食。

¹³² 乾元三年：唐肅宗年號(761)。

¹³³ 清酌：謂酒也。《禮·曲禮》：「酒曰清酌。」疏：「酌，斟酌也，言此甚清徹可斟酌。」按清酌為祭祀用酒之專稱。

¹³⁴ 奠：置祭也。

¹³⁵ 功曹：漢代司隸屬吏有功曹從事，功曹書佐，郡縣有功曹史，漢末州亦置功曹書佐，皆掌選舉功勞，位居佐史之右，為各府綱紀之任。省稱功曹。魏晉沿置，或改作西曹書佐，主吏及選舉事，位任頗重，置有擅州郡之政各重一時者，南朝末以下公府，軍府，多置功曹參軍，掌糾駁獻替。諸卿寺，王府以至州郡縣亦多置功曹，或為掾史，或為從事，書佐。北齊郡縣功曹之上，又由光迎功曹，隋作光初光曹。隋諸王府，軍府及諸州皆置功曹參軍，後改為司功參軍，皆由吏部除授。唐沿置，在府稱功曹參軍，在州稱司功參軍，在縣稱司功，皆去掾史從史從事之名，位任亦漸輕，遠非漢世功曹之比。

¹³⁶ 蘭陵：地名。戰國楚邑，漢置縣，晉兼置郡；隋時郡縣俱廢。在今山東省嶧縣境。唐復置縣，元廢。即今嶧縣治。又晉時嘗僑置蘭陵縣於今江蘇省武進縣治；並置南蘭陵郡，隋時並廢。

¹³⁷ 臺罰：臺，罪過；罰，懲罰。《後漢書·桓帝紀下》：「罪深臺重，人鬼同疾。」

¹³⁸ 絜：清潔，後寫作「潔」。引申為純潔，清白。

¹³⁹ 遷祔：遷葬。後死者合食於祖先。按《儀禮·既夕禮》：「卒哭明日以期班附」注：「祔，卒器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釋名·釋喪制》：「又祭曰祔，祭於祖廟，以後死孫祔於祖也。」

¹⁴⁰ 管、鮑：春秋時管仲和鮑叔牙的並稱。兩人相知最深，後常用於比喻交誼深厚的朋友。管仲春秋齊穎上人。名夷吾，字仲，諡敬，故亦稱敬仲。初事公子糾，後事齊桓公為相，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尊周室，攘戎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尊為仲父。鮑叔牙春秋齊大夫。少與管仲善，同賈南陽，知管仲賢而貧，分財多與。後鮑叔牙事齊桓公，管仲事公子糾，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牙乃薦管仲於桓公，卒佐桓公成霸業，世多稱其知人而篤於友誼。

¹⁴¹ 韓文公：韓愈(768-824)，唐人。字退之，世稱韓昌黎。幼孤，刻苦學儒。及長，操行堅正，發言真率。德宗時，登進士第，歷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疏諫宮市之弊，貶陽山令。憲宗時，召為國子博士，改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坐事改太子右庶子。又以諫迎佛骨事貶刺潮州，移刺袁州，所至有善政。尋徵為國子祭酒，累遷吏部

役者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¹⁴⁶，埋於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而識之：士乎成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瓦礫異！」

3-9 杜工部¹⁴⁷交鄭廣文¹⁴⁸，嘗以詩贈虔曰：「諸公袞袞¹⁴⁹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義出羲皇¹⁵⁰，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塏坎¹⁵¹，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短褐身窄鬢如絲。日糶太倉¹⁵²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衾期¹⁵³。得錢則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¹⁵⁴，痛飲真我師。清夜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簾前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¹⁵⁵逸才親滌器¹⁵⁶，子雲¹⁵⁷識字終投閣¹⁵⁸。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某盜跖¹⁵⁹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淡，生前相遇且銜杯！」又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頻遭官長罵。垂名三十年，坐客寒無

侍郎，卒諡文。愈博通經史，綜貫百家。生平力排異端，攘斥佛老，常以爲文章自魏晉以還，作者多拘對偶，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故其所爲文，務反近體；而沈雄奧衍，深得本元，能卓然自成一派，世稱韓文，蘇軾常稱其文起八代之衰。有《韓昌黎全集》。

¹⁴²隴西：古郡名，在今甘肅省，後沿用爲甘肅省別名；亦簡稱隴。

¹⁴³李元賓：李觀，唐人，字元賓。華從子。貞元進士。舉弘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襲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有《李元賓文編》。

¹⁴⁴試藝：試驗才能，轉以稱舊時應時的文字。

¹⁴⁵褒谷間：谷名，陝西終南山之谷，南口曰褒，在褒城縣北，北口曰斜，在郿縣西南，長四百五十公里。

¹⁴⁶匣歸：匣通柩，匱也，見《說文》，《史記·荊軻傳》：「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通。」

¹⁴⁷杜工部：杜甫，唐襄陽人，審言從孫。字子美。居杜陵自稱杜陵布衣，又稱少陵野老。後人以別於杜牧，稱爲老杜，少貧，舉進士不第。玄宗時，以獻賦待制集賢院。肅宗立，拜右拾遺，出爲華州司功參軍。尋棄官依嚴武，武表爲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人因稱杜工部。大曆中遊耒陽，大醉卒。甫善爲詩歌，雄渾氣放，與李白齊名，時稱李杜。尤多爲即事憂時之作，世號詩史。有《杜工部集》。

¹⁴⁸鄭廣文：鄭虔，唐滎陽人。家貧，習書無紙，嘗以柿葉代之。玄宗愛其才，置廣文館，用爲博士，世稱鄭廣文。能詩，善畫，工寫山水。常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署其尾曰：「鄭虔三絕。」又習知地理、兵戎、物產諸務。官至著作郎，坐事貶台州司戶參軍。

¹⁴⁹袞袞：衆多。

¹⁵⁰羲皇：指伏羲。上古帝王，姓風氏。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稱太昊。教民佃漁畜牧，養犧牲以充庖廚，故又曰庖羲。始畫八卦，造書契，都陳，在位一百十五年（按或作宓戲，大作伏羲。）

¹⁵¹塏坎：坎塏。坎塏。坎懷。《楚辭·九辯》：「坎塏，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¹⁵²太倉：京師積穀之倉。《漢書·高帝記》：「七年二月，蕭和治未央宮，立太倉。」按漢大司農屬官有太倉令丞，後魏有太倉尙書，唐置太倉署，亦屬司農。

¹⁵³同衾期：杜甫《醉時歌》。彼此投契相得。

¹⁵⁴爾汝：親暱之詞，不客氣的第二人稱。

¹⁵⁵相如：司馬相如（前 179-前 117）西漢辭賦家。屬郡成都（今屬四川）人，字長卿。景帝時以賞爲郎，任武騎常侍，因病免。去梁，從枚乘等遊。後在臨邛遇新寡家居的卓文君，攜以同奔成都。善辭賦。所作《子虛賦》爲武帝所賞識，因得召見，又作《上林賦》，武帝用爲郎。曾拜中郎將，奉使西南，後爲孝文園令。其賦多描繪帝王苑囿之盛，田獵之樂，於篇末則寄寓諷諫。用詞華麗，富於文采。

¹⁵⁶滌器：洗滌器物。《漢書·司馬相如上》：「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

¹⁵⁷子雲：揚雄（前 53-後 18）一作楊雄。西漢文學家、語言學家。蜀郡成都（今四川）人，字子雲。少好學，長於辭賦，多摹擬司馬相如。成帝時，以大司馬王音薦，獻《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被任爲郎。王莽時，任大夫，校書天祿閣。曾作《劇秦美新》，頌揚王莽。博通群書，多識古文奇字。仿《論語》作《法言》，仿《易經》作《太玄》，又採集各地方言爲《方言》，續《倉頡篇》爲《訓纂篇》。

¹⁵⁸投閣：《漢書·揚雄傳贊》：「莽（王莽）誅豐（甄豐）父子，投菜（劉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揚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惟寞，守德之宅。』」譏刺其言行不一。

¹⁵⁹盜跖：人名，跖亦作蹠。春秋柳下惠之弟。從卒九千人，驅人牛馬，取人婦女，侵暴諸侯，橫行天下。《史記·伯夷列傳·正義》：「蹠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之弟爲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蹠。」

甦。賴得蘇司業，時時與酒錢。」及虔即世，甫賦〈八哀詩〉¹⁶⁰，其一章誄¹⁶¹虔也。

3-10 崔群¹⁶²字敦詩，貞元八年¹⁶³，陸贄¹⁶⁴下及第，與韓愈為友。群佐宣州¹⁶⁵幕時，愈與群書論交，略云：「考之百行而無瑕尤，窺之閩奧¹⁶⁶而不見畛域¹⁶⁷，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然曉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晦明，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源者也。以此而推之，而廣之，誠足下出群拔萃¹⁶⁸，無謂僕從何而得也。」

3-11 劉駕¹⁶⁹與曹鄴¹⁷⁰為友，俱攻古風詩。鄴既擢第，而不即出京，俟駕成名同去，果諧所志。

3-12 毛傑¹⁷¹〈與盧藏用¹⁷²書〉：「月日，雲夢子毛傑謹致書於盧公足下：傑聞君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披襟¹⁷³而論翰墨，道狎¹⁷⁴則言事而致談笑。何必雞鳴狗盜，始資僥幸之能；簞食瓢飲¹⁷⁵，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¹⁷⁶，博物多能。帝曰爾諧，擢為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闥¹⁷⁷；忠弼在躬，優柔薦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俎¹⁷⁸而無因，嗟掃門而不逮。豈知群邪

¹⁶⁰ 〈八哀詩〉：杜甫於大曆元年(766)居夔州時作。〈八哀詩〉是為八個已故人物所寫的傳記，每首一人，各以其官爵姓名為篇名。哀，哀思、哀傷之意，即詩序所雲「嘆舊懷賢」。八個人物是王思禮、李光弼、嚴武、李璣、李邕、蘇源明、鄭虔、張九齡。詩序說明為八人立傳及排列先後的原因。所寫八人，皆選取最能表現人物突出特點的事蹟，故各具特色。

¹⁶¹ 誄：古時居上位的人累列死者功德並根據其功德而作諡的哀悼詞。

¹⁶² 崔群：崔群(772-832)唐見州武城(今山東武城西北)人，字敦詩。貞元進士。初為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初，為翰林學士，遷禮部侍郎，選拔人才較公允。十二年(817)，為宰相。以反對用皇甫鎛為相，出為湖南觀察都團練使。穆宗時，任御史中丞，出任武寧軍節度使，被節度副使王智興所逐。還朝授秘書監，歷華、宣二州刺史，荆南節度使，後為吏部尚書。

¹⁶³ 貞元八年：唐德宗年號(785)。

¹⁶⁴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大曆八年(773)中進士，大曆十四年(779)五月招為翰林學士，後轉考功郎中；去了梁州後，轉成議大夫，回京之後，轉中書舍人。到了貞元七年(791)轉投兵部侍郎，八年(792)為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十一年(795)被貶忠州別駕。順宗立時，詔追陸贄還朝，但陸贄未得知其詔以卒。

¹⁶⁵ 宣州：隋開皇九年改為南豫州置，治所在宣城縣(今安徽宣州市)，大業初改為宣城郡。唐武德三年復為宣州，天寶元年改為宣城郡，乾元元年復為宣州。

¹⁶⁶ 閩奧：室之深邃處也。

¹⁶⁷ 畛域：界限或範圍。

¹⁶⁸ 出類拔群：人才特出，超出眾人之上，語本《孟子·公孫丑篇上》：「出於其類，拔乎其萃。」

¹⁶⁹ 劉駕：字司南，江東人。早年屢試不中，客居長安。大中三年(849)，軍隊收復河、湟，獻上樂府十首。大中六年(852)進士，官國子博士。與曹鄴為好友，時稱「曹劉」。辛文房稱其「詩多比興含蓄，體無定規，興盡即止，為時所宗。」

¹⁷⁰ 曹鄴：陽朔人。字鄴之。大中進士。由天平節度掌書記遷太常博士，持論不阿，歷祠部郎中。終洋州刺史。有《曹祠部集》。

¹⁷¹ 毛傑：毛欽一，字傑，自號雲夢子，荊州長林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蹟均無考，約唐玄宗開元中前後在世。著有文集三卷，見《新唐書·藝文志》。

¹⁷² 盧藏用：盧藏用(約664-約713)，字子潛，幽州范陽人。少以辭學著稱。初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於終南山。著有文集三十卷，《舊唐書·經籍志》作二十卷。此從《新唐書·藝文志》傳於世。

¹⁷³ 竭誠相待，如「與君道合神遇，投分披襟。」

¹⁷⁴ 狎：接近。

¹⁷⁵ 簞食瓢飲：出自《論語·雍也》第六的典故。原為「一簞食，一瓢飲」，意為十分貧窮。

¹⁷⁶ 休代：猶言盛世。

¹⁷⁷ 瑣闥：稱宮門，因門上刻有瑣文，故稱。

¹⁷⁸ 折俎：《左傳·宣公十六年》：「王享有體荐，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賈公彥疏：「凡解牲體之法，有全烝其豚。解為二十體，體解即此折俎是也。」引申為參與國家大典。

邁逆，聯聲嗷嗷；紫奪我朱¹⁷⁹，遠詣惡土。賴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逾；餌芝術¹⁸⁰以養閑，坐煙篁¹⁸¹而收思。傑梁鴻遠旅，閔仲未歸¹⁸²；留戀德音，徘徊失路。互鄉童子，當願接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於阮籍。公子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於交遊；四海兄弟，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況公拂衣高尚，習靜閑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¹⁸³者哉！儻能憐雲壑¹⁸⁴，獎無知，潛張良小子，說鴻蒙¹⁸⁵之偈¹⁸⁶，遺黃石之書。虛往實歸，沾霧露之微潤；哀多益寡¹⁸⁷，落邱山¹⁸⁸之一毫；則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慶畢矣。」盧答毛公：「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氛瘴，裹糧¹⁸⁹鬼門，放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禮，期我遐意，詢於道真¹⁹⁰，使人慚愧也。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冥誌深蔽¹⁹¹，滅木穹窒¹⁹²，煉九還¹⁹³以咽氣，味三秀¹⁹⁴以詠言；固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天性，則其上也。養感當途¹⁹⁵，說動時主；懷全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孝胥缺，獨禦魑魅¹⁹⁶，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椎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黷¹⁹⁷，卒罹憂患，負家為孽，置身於此，何顏復講道德哉！雖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之晷¹⁹⁸。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鷓鴣之喻¹⁹⁹，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²⁰⁰之源無差矣；隳之正氣，則洗心藏密²⁰¹有由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寥廓²⁰²，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曖昧所守，何必為是！儻吾人起予指掌，

¹⁷⁹ 紫奪我朱：古時紅色為正色，紫色是朱、青混合的間色，春秋時魯桓公、齊桓公都偏好紫衣，造成上行下效，紅色幾乎代替了紫色。後引申為異端代替正統，邪惡超越正義的意思。

¹⁸⁰ 芝術：藥草名。南朝宋謝靈運〈曇隆法師誄〉：「茹芝術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

¹⁸¹ 煙篁：竹子，竹林。

¹⁸²

¹⁸³ 大觀：宏遠之觀察。漢代賈誼〈鵬鳥賦〉：「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指有遠見。

¹⁸⁴ 雲壑：雲覆之深谷。

¹⁸⁵ 鴻蒙：自然元氣也。

¹⁸⁶ 偈：即佛經中的唱頌詞。每句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以至多字不等，通常以四句為一偈。亦多指釋家雋永的詩作。

¹⁸⁷ 哀多益寡：削減有餘以補不足。

¹⁸⁸ 邱山：泛指山。

¹⁸⁹ 裹糧：出自《詩·大雅·公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謂攜帶熟食乾糧，以備出征或遠行。

¹⁹⁰ 道真：道理之真旨。

¹⁹¹

¹⁹² 滅木穹窒：閉塞洞穴。《詩·豳風·七月》：「穹窒熏鼠，塞向墜戶。」

¹⁹³ 九轉：猶九還。九次提煉。道教謂丹的煉制有一至九轉之別，而以九轉為貴。

¹⁹⁴ 三秀：謂芝草也。《楚辭·九歌·山鬼》：「采三秀兮於山間。」

¹⁹⁵ 當途：亦作當塗，與當路同意。

¹⁹⁶ 魑魅：即螭魅。古代傳說中山澤的鬼怪。

¹⁹⁷ 黷：汗濁的意思。

¹⁹⁸ 薄暮之晷：薄暮為傍晚，太陽快下山的時候。晷為日影，引申為時光。

¹⁹⁹ 鷓鴣之喻：典出《莊子·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鷓。」鷓，即「鰈」之或體。《毛詩傳》：「鰈，大魚也，字亦作「鯤」。」《釋名·釋親屬》：「鰈，昆也。」是其證。鷓鴣，傳說中的大鳥。

²⁰⁰ 六九：《易》以陰爻為六，如初六、上六，陽爻稱九，如初九、九二。合為應為陰陽之義。

²⁰¹ 洗心藏密：洗心：改過之喻；《易·繫辭》：「六爻之義易以共，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疏：「聖人以此易之卜筮，洗蕩萬物之心，萬物有疑則卜之，是蕩其疑心，行善則吉，行惡遇凶，是蕩其惡心也。」有改過向善之意。

²⁰² 寥廓：古代謂宇宙的元氣狀態。

而說今之隱幾²⁰³，不亦樂乎！道在稊稗²⁰⁴，無相阻，曷爲區區²⁰⁵，過勞按劍²⁰⁶也！頃風眩²⁰⁷成疾，下淚復厲，筆此還答，無所銓次，淹遲日期，庶不我責。盧藏用頓首。」

3-13 方幹²⁰⁸師徐凝²⁰⁹。幹常刺²¹⁰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曰：「村裏老。」李頻師方幹，後頻及第。詩僧清越²¹¹贈幹詩云：「弟子已得桂²¹²，先生猶灌園²¹³。」

3-14 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翱²¹⁴、張籍²¹⁵皆升朝²¹⁶，籍北面師之，故愈〈答崔立之²¹⁷書〉曰：「近有李翱、張籍者，從予學文。」翱〈與陸儔²¹⁸員外〉書亦曰：「韓退之之文，非茲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後愈自潮州量移²¹⁹宜春郡²²⁰，郡人黃頗²²¹師愈爲文，亦振大名。頗嘗睹盧肇²²²爲碑版²²³，則唾之而去。案《實錄》：愈與人交，其有淪謝²²⁴，皆能恤其孤，復爲畢婚嫁，如

²⁰³ 隱機：隱藏著的危機。明張居正〈答上師相徐存齋并附與諸公書〉二：「近來世局，幾更易矣。流俗之見，睹朝野無虞，便謂太平景象。不之隱機伏禍，深有所慮。」

²⁰⁴ 稊稗：草名，《莊子·知北遊》：「道在稊稗。」禾本科，似小米。

²⁰⁵ 曷爲：爲何；爲甚麼。

²⁰⁶ 按劍：以手撫劍。預示擊劍之勢。

²⁰⁷ 風眩：眩暈的一種，又稱風頭眩。

²⁰⁸ 方幹：字雄飛，桐廬人，生卒年不詳，約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前後在世。幼有清才，徐凝一見器之，授以詩律。常攜詩謁錢塘江太守姚合，合見其貌寢兔缺，甚卑之，坐定閱卷，乃駭目變容，深加禮待。大中(847-860)中，舉進士不第，隱居鏡湖。家貧，日以詩酒自娛。行有日矣，忽以疾逝，不成果。即卒，門人羣謚曰玄英先生。幹有遺詩三百七十餘篇，有《玄英先生集》。

²⁰⁹ 徐凝：字不詳，睦州人，生卒年不詳，約唐憲宗元和(806-820)中前後在世。與施肩吾同里，日共吟詠，嘗於杭州開元寺題牡丹詩，爲白居易所賞，元稹亦爲獎掖，詩名遂振於元和間。至長安，不善干謁，僅遊韓愈之門，竟不成名。將歸，以詩韓愈，有「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遊子自身歸」之句，遂歸里，優悠詩酒以終。

²¹⁰ 刺：指諷刺或指責、下對上的斥責。

²¹¹ 清越：指前蜀貫休。釋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金華蘭溪登高人也，號禪月大師。七歲投和安寺圓真禪師出家爲童侍。休善小筆，得六法。長於水墨，形似之狀可觀。

²¹² 得桂：爲科舉及第之意，其典故出自《晉書·郗詵傳》：「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後因此以得桂爲科舉及第。

²¹³ 灌園：從事田園勞動，後謂退隱家居。

²¹⁴ 李翱：唐隴西狄道(今甘肅臨洮)人，字習之。李沖十世孫，貞元(785-805)進士。元和(806-820)初，任國子博士、史官修撰，以言論激烈，久不遷官，後任考功員外郎、禮部郎中，屢因事左遷。晚年官至山南東到節度使。早歲曾從韓愈學習古文，文辭爲世所重。有《李文公集》。

²¹⁵ 張籍：張籍(約767-約830)，唐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字文昌。少時居和州烏江(今安徽和縣烏江鎮)。任太常寺太祝，十年不得升遷，家貧，有眼疾，被孟郊嘲爲「窮瞎眼 張太祝」。後歷任水部員外郎、國子司業等職，也稱張司業或張水部。工詩，樂府尤得名，與王建齊名，稱張王。白居易對他的樂府詩，亦頗推崇。今存宋人重編的《張司業集》。

²¹⁶ 升朝：上朝，到朝廷議事。

²¹⁷ 崔立之：字斯立。行二十六。郡望博陵(今河北安平)。貞元四年(788)進士及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歷任祕書省校書郎、大理評事、藍田丞、國子博士等職。工詩，敏于才思。與韓愈、劉禹錫友善。韓愈極稱其才。

²¹⁸ 陸儔：字公佐，唐史無傳。現今可考其事跡的，只見於《李文公集陸欽州述》。生於唐玄宗天寶五年(746)，卒於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享年五十七歲。李翱《陸欽州述》記載陸儔初爲觀察使，因無法受到重用，遂退居田野六、七年，後來入朝爲祠部員外郎，兩年後，派任爲欽州刺史，但於就任的旅途中過世。陸儔是貞元(785-805)年間的名士，受到韓愈、李翱的敬重。

²¹⁹ 量移：唐制，官吏因罪鑄級，改任邊遠，地方，遇赦則酌量移之近處，謂之量移。

²²⁰ 宜春郡：隋置袁州。改曰宜春郡。唐復改袁州。尋復置郡。又廢爲袁州。即今江西宜春縣治。

²²¹ 黃頗：唐宜春人，字無頗。工文章，韓愈爲袁州刺史，頗師事之。會昌(841-846)末舉進士，仕至監察御史。

²²² 盧肇：唐宜春人，字子發。會昌(841-846)中，與黃頗共舉進士。牧獨餞頗、明年肇以狀元及第歸、郡牧迎接甚厚。肇賦詩云：「向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初，李德裕謫袁州長史，殊遇肇。及德裕入相，肇絕無倚附，後官欽宣池吉四州刺史。著有《文標集》。

²²³ 碑版：碑碣。

²²⁴ 淪謝：去世。

孟東野²²⁵、張籍之類是也。李義山²²⁶師令狐文公²²⁷，呼小趙公²²⁸爲「郎君²²⁹」，於文公處稱「門生」。

4氣義

4-1 郭代公²³⁰年十六，入太學，與薛稷²³¹、趙彥昭²³²爲友。時有家信至，寄錢四十萬以爲學糧。忽有一衰服²³³者叩門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舉大事，乏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深爲趙、薛所誚²³⁴。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其年，爲糧食斷絕，竟不成舉。

4-2 熊執易²³⁵赴舉，行次潼關²³⁶，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鄰居有一士籲嗟數四²³⁷，執易潛伺之，曰：「前堯山²³⁸令樊澤²³⁹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造焉，遽輟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明年登科。

²²⁵ 孟東野：孟郊(751-814)，字東野，唐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孟浩然孫。現存詩歌五百多首，以短篇五言古詩最多，沒有一首律詩。代表作有〈游子吟〉。孟郊早年生活貧困，屢試不第。46歲(一說45歲)，始登進士第。歷溧陽尉、河南水陸轉運從事、試協律郎、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後母死去官。鄭餘慶鎮守興元，奏郊爲參謀，郊應邀到閬鄉(今河南靈寶)，暴病去世。韓愈等人籌得一百貫爲之營葬。張籍私諡爲貞曜先生。

²²⁶ 李義山：李商隱(813?-858)字義山。行十六，號玉谿生，懷州河內人。年十六，著〈才論〉、〈聖論〉，以古文知名。弱冠以文謁見令狐楚，楚奇其才，令諸子遊，並親授駢體章奏法。大和六年(934)，令狐楚轉河東節度使，商隱從至太原。開成二年(837)，因楚之子絢之薦，登進士第。楚卒，入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幕爲掌書記。茂元賞其才，以女妻之。時牛、李黨爭激烈，商隱爲牛黨所不喜，以爲「詭薄無行」，絢亦詆其「忘家恩，放利偷合」而排擠之。與杜牧齊名，人稱「小李杜」。又與溫庭筠、段成式皆以駢文著名，三人皆行十六，故時號「三十六體」。商隱素秉匡國之心，於藩鎮之跋扈，宦官之專橫，國勢之頹墮，生民之疾苦，在在關心。然其壯志難酬，宦途偃蹇，故發於詩什多抨擊時弊，抒憤寄慨之作。〈安定城樓〉、〈馬嵬〉、〈賈生〉等詩可爲代表。

²²⁷ 令狐文公：令狐楚(766-837)字穀士，自號白雲孺子，行四。開成元年(836)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翌年卒於官舍，諡文。令狐楚聰敏博學，才思俊麗。五歲即爲詩成章。登科後爲藩府掌箋奏十三年。德宗每覽太原表文，必能辨楚所爲，數稱賞之。元和(806-820)中掌制，詞風犀利，絕人遠甚。所撰憲宗皇帝哀冊文，爲時所稱，晚年頗能獎拔新進。曾向朝廷奏進張祜詩卷，予以推薦又授李商隱作駢文。工詩，與劉禹錫、李逢吉、廣宣唱和甚多。

²²⁸ 小趙公：趙嘏(806?-852)字承祐，行二十二，楚州山陽人。大和(827-835)時，遊元稹浙東幕，復爲宣歙觀察使沈傳師幕賓。嘗應進士試未第，遂寓居長安，陪接卿相，出入館閣。會昌(841-846)間，返江東，家於浙西。四年(844)，方登進士第。大中(847-860)中，任渭南尉，世稱「趙渭南」。卒，年四十餘。嘏於當時頗有詩名。與詩人杜牧友善，其〈早秋〉詩之「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句，尤爲杜牧所激賞，稱其爲「趙倚樓」。尤工七言律詩，清圓熟練，頗多佳句。

²²⁹ 郎君：唐人稱尚書郎爲郎君。另外，唐人對新進士的別稱亦叫郎君。

²³⁰ 郭代公：唐朝魏州貴鄉人。郭震，字元振，以字顯，少有大志，年十八，舉進士。武后時爲涼州都督，置和戎城及白亭軍，拓境千五百里。神龍中遷安西大都護，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安西酋長有莠面哭送者。先天初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諸宰相走伏外省，獨震提兵護帝，復爲朔方大總管。會玄宗講武驪山，坐軍容不整，流新州。開元初爲饒州司馬，道病卒。

²³¹ 薛稷：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陰(今山西萬榮)人。出身官宦世家，是詩人薛道衡曾孫，魏徵外甥，薛曜的兄長。武則天朝被舉爲進士。景龍中，任昭文館學士。唐睿宗立，授中書侍郎，官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以翊贊功封晉國公。人稱「薛少保」。工書畫，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世南、褚遂良墨跡。薛稷窮年模寫，能畫人物、佛像、樹石、花鳥，尤以畫鶴著名，直到五代黃筌以前，薛稷畫鶴無人能及。與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並稱初唐四大書家。開元元年(713年)牽連進太平公主，竇懷貞謀反一案，賜死在萬年獄中。

²³² 趙彥昭：唐甘肅張掖人，字旻然。趙武孟子。少豪邁，以文辭知名，擢進士第。中宗景龍中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睿宗立，出爲宋州刺史，入爲吏部侍郎，遷刑部尚書，封耿國公。尋貶江州別駕，卒。編詩一卷。

²³³ 衰服：衰乃「喪服也。生麻布製，旁及下邊不緝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

²³⁴ 誚：亦作譏，責讓也。《書金縢》：「王亦未敢誚公。」今俗言譏誚，亦謂之以微言責讓之意。

²³⁵ 熊執易：熊執易通於《易》義。建中四年，侍郎李紆試易簡知險阻論，執易端座剖析，傾動場中，一舉而捷。

²³⁶ 潼關：位於陝西省渭南市潼關縣北，北臨黃河，南踞山腰。《水經注》載：「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始建於東漢建安元年(196)。潼關是關中的東大門，歷來爲兵家必爭之地。

²³⁷ 籲嗟數四：籲，通吁。呼求；呼告。

²³⁸ 堯山：河南省魯山縣。

4-3 代公爲通泉縣尉²⁴⁰，掠賣千餘人以供過客。天后異之，召見，大愜聖旨。並口占〈古劍〉一篇以進。上奇之，命繕寫，當直學士²⁴¹。

4-4 楊虞卿²⁴²及第後，舉三篇，爲校書郎²⁴³。來淮南²⁴⁴就李鄴²⁴⁵親情²⁴⁶，遇前進士陳商²⁴⁷啓護²⁴⁸窮窘，公未相識，問之，倒囊以濟。

4-5 李北海²⁴⁹年十七，攜三百縑²⁵⁰就納國色²⁵¹，偶遇人啓護，傾囊救之。

4-6 許棠²⁵²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²⁵³佐大同軍幕²⁵⁴，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即知戴潛遣一介恤其家矣。

4-7 贊曰：孰以顯廉臨財不苟。孰以定交宏道則久。窮乃益堅，達以胡有！無得無喪，天長地久。君子行之，小人則否。

《唐摭言》卷五

李郁昇

01.李石

《舊唐書》列傳 卷第一百二十二，李石，「字中玉，隴西人」。祖堅，父明。「石，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大和三年，入爲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五年，改刑部郎中。由兵部郎中令狐楚請爲太原節度副使。七年，拜給事中。九年七月，

²³⁹ 樊澤：樊澤（742-798）字安時，河中（今山西運城地區）人。父樊詠，累贈兵部尚書。生於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少孤貧，客居外祖父家，喜兵法，相衛節度使薛嵩表爲堯山令。建中元年（780），赴長安參加考學，舉賢良。楊炎薦爲右補闕。建中三年（782），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反，樊澤任山南東道節度使出擊，擒其大將張嘉瑜、杜文朝、梁俊等人。官檢校禮部尚書。卒於德宗貞元十四年（798）。贈司空，諡曰成。

²⁴⁰ 通泉縣尉：隸屬梓州，周明帝置通井縣，隋開皇三年改爲通泉縣。縣尉爲唐縣最低層的品官。

²⁴¹ 直學士：官名。唐朝弘文館、集賢殿書院置。以六品以下官爲之，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

²⁴² 楊虞卿：字師皋，號州弘農人。佞柔、善諧麗權幸。宗閔、僧孺相穆宗引爲右司郎中。宗閔倚之，時號黨魁，爲京兆尹。以罪貶虔州司戶，死。

²⁴³ 校書郎：官名。東漢置，即以郎官典校皇家秘書圖籍。至隋、唐，秘書省及著作局皆置，掌校讎典籍，爲文士起家之良選。

²⁴⁴ 淮南：約於今安徽境內。

²⁴⁵ 李鄴：當爲李鄴。《登科記考》卷十八「楊虞卿」下注引《摭言》：「楊虞卿及第後舉宏詞，爲校書郎，來淮南就李鄴婚姻……。」又，據《新唐書·李鄴傳》，李鄴於元和五年（810）出任淮南節度使，在任七年，與楊虞卿事相符。又《新唐書·楊虞卿傳》：「爲校書郎，抵淮南委婚幣。」則李鄴爲李鄴無疑。

²⁴⁶ 親情：親事，婚嫁之事。

²⁴⁷ 陳商：唐人，字述聖，陳宣帝玄孫，官秘書監，封許昌縣令。又《唐書·藝文志》謂述聖係唐當徒人，進士，會昌中禮部侍郎秘書監。其文語高旨深。唐德宗時與王沖霄同隱馬仁山，江表從學者眾，後應詔射策，仕至卿。

²⁴⁸ 啓護：請求援助。

²⁴⁹ 李北海：李邕，唐江都人。字泰和，玄宗時官北海太守，世稱李北海。文名滿天下，兼工行草書，李陽冰謂爲書中仙手。性剛毅激烈，而放縱不羈，終爲李林甫所害。

²⁵⁰ 縑：雙絲織微帶黃色的細絹。唐之布帛四丈爲匹，亦謂匹爲縑。

²⁵¹ 國色：色指色役。古時徭役之一。盛於唐代，即由官府僉派人戶去各級品官和官衙擔任僕役的一種差役。

²⁵² 許棠：唐人，字文化，咸通末高提爲禮部侍郎。時士多繇權要干進，提獨取棠及公乘億、聶夷中等，皆有名當時。

²⁵³ 馬戴：唐，字虞臣，會昌間登進士第。大和中太原李司空辟掌書記，以正言被斥爲龍陽尉，咸通末佐大同軍幕，終太學博士，工詩，有遺集。

權知京兆尹事。十月，遷戶部侍郎，判度支事。武宗即位，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昌五年，檢校司徒、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畿汝都防禦使。以太子少保分司卒。

02.陸德明

《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二十三，「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隋煬帝擢祕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士，四方踵至。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詘。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為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為漢王，以德明為師，即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僵偃東壁下。世充平，秦王辟為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析其要。高祖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

03.張水部

《舊唐書》列傳第一百一十，「張籍者，貞元中登進士第」，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祕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

04.吳融

《全唐文》卷八百二十，字子華。越州山陰人。龍紀初及進士第。累遷侍御史。坐累去官。召為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鳳翔劫遷。融不克從。去客閩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四，吳融撰《唐英歌詩三卷》，字子華，越州山陰人，龍紀元年登進士第。昭宗時官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制誥。

05.夏課

李肇《國史補》進士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

06.羊紹素

籍貫、生平俱不詳。唐昭宗乾寧五年（即光化元年，898年）戊午科狀元及第，該科進士二十人。考官禮部尚書裴贇，試題為《春草碧色詩》等。羊紹素嘗作《畫狗馬難為功賦》，吳子華閱後改題為《畫狗馬難於畫鬼神賦》，羊紹素亦以為然。中狀元後，不知所終。

08.腹笥

肚子所記的書籍，有如書箱的藏書。宋·陳造·次韻張丞詩二首之一：「夫君腹笥盡奇謀，每叩談鋒聽不休。」

09.鄭誠

《新唐書》志第五十藝文，鄭誠，字申虞，福州閩縣人。大中國子司業，郢、安二州刺史，江西節度副使。

10.李翱

《舊唐書》列傳第一百一十，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父楚金，貝州司法參軍。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大和初，入朝為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大和八年，為刑部侍郎。大和九年，轉戶部侍郎，七月，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於鎮，諡曰文。

11.陳嶠

《全唐詩卷七九五》，陳嶠字景山，閩人，暮年登第還鄉不仕。「小橋風月年年事，爭柰潘郎去○何。」。

《南部新書卷五》，陳嶠字景山，閩人也。孑然無依，數舉不遂，鄉里以宦情既薄，身後無依，乃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卺之夕，文士競集，悉賦催粧詩，嶠自成一章，其末曰：「彭祖尙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座客皆絕倒。《南部新書》，宋錢易著，十卷。據書前其子錢明逸序，此書爲記唐五代軼聞舊事，涉及朝章國典、百物謠諺，亦有不少傳說故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爲：「雖小說家言，而不似他書之侈談迂怪，於考證尙有裨。」。

錢易(968-1026)，字希白，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吳越王錢鏐孫，淳化三年(992)應進士舉，言者以輕俊罷之。後再試，咸平二年(999)進士及第，景德三年(1006)，應賢良方正科試，入第四等，除秘書丞，通判信州。真宗東封西祀，錢易都有詩文諛頌。累官直集賢院、知制誥、左司郎中、翰林學士。易才思敏捷過人，其詩文初學晚唐五季，後變而宗西崑體。著有《金閨集》六十卷、《瀛州集》五十卷、《西垣集》三十卷、《內制集》二十卷、《壽雲總錄》一百卷、《南部新書》十卷，今僅存《南部新書》。

12. 閔廷言

閔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絕。咸通中，初與來鵠齊名。王棨嘗謂同志曰：「閔生之交，酷似西漢」有《漁腹志》一篇。

13. 廬休

事蹟不詳，全唐詩（卷七九五）有殘卷，「春寒酒力遲，再再生微紅。」（《寒月》）。「自然草木性，誰祝元化功」。「湓浦風生破膽愁」。「入門堪笑複堪憐，三徑苔荒一釣船」（見張爲《主客圖》）。

14. 博籥

博籥，爲古代博戲。語出《莊子·駢拇》：「臧與谷，兩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谷奚事，則博籥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15. 北面之禮

指敬師之禮。舊日老師的座位是坐北朝南，學生北面受教，以示尊敬。《漢書·於定國傳》：「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16. 李觀

李觀，字元賓，趙州贊皇（今屬河北）人，李華之子，「十歲讀書，十六能文」。貞元八年進士，李絳、韓愈、歐陽詹、李觀并登進士第，時稱「龍虎榜」，李觀再登博學宏詞科，官太子校書郎。有文名于時，原有集十卷，已散佚，後人輯有《李元賓文集》。

17. 獲麟解

韓愈「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也，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爲麟也不可，不可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之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18. 毛穎傳

韓愈「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視，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

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視八世孫（需兔），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雋兔），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

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台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曰見親寵任事。

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貸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泄。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

后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試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中書君，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19.戴司顏

大順元年楊贊禹榜進士及第，與王駕同袍。有詩名，每有過人，遂得名家，豈泛然矣。

20.皇甫湜

字持正，新安人。元和中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裴度辟爲判官。集三卷，今存詩三首。

21.李正辭

貞元八年進士第，憲宗時自拾遺轉補闕，存《全唐詩》一首（卷319-37）〈賦得白雲起封中（一作陳希烈詩）〉「千年泰山頂，雲起漢皇封。不作奇峰狀，甯分觸石容。爲霖雖易得，表聖自難逢。冉冉排空上，依依疊影重。素光非曳練，靈臆是從龍。豈學無心出，東西任所從。」。

22.繪事後素

《論語·八佾》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比喻有良好的質地，才能進行錦上添花的工作。

23.被薜荔兮帶女蘿

屈原《楚辭·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

折芬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閑。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薛荔：學名 *Ficus pumila*，是桑科無花果屬植物。它是攀緣藤本的寄生植物，攀附於樹木（尤其樟樹）或岩石上。在溫暖潮濕的氣候最適合生長，廣泛分佈於亞洲地區，如中國西南部、日本及印度等地。也有其他的名稱，如「木蓮」、「石壁蓮」，因薛荔的果實像蓮藕，且攀附在樹木及岩石上，因而得名。「風不動」，當風吹過薛荔時，它的葉子好像不會隨風飄動。其他如「木瓜藤」、「木饅頭」、「壁石虎」和「鬼饅頭」等。

女蘿：為松蘿科，地衣體枝狀，懸垂型，淡灰綠色至淡黃綠色。枝具環狀裂隙，如脊椎狀。生於樹幹上，枝幹上。分布於東北及山西、內蒙古、陝西、甘肅、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台灣等地。女蘿與薛荔是一對，又與菟絲是一對，詩人用以比喻男女關係，白居易〈長相思〉《全唐詩卷 435-12》「九月西風興，月冷露華凝。思君秋夜長，一夜魂九升。二月東風來，草折花心開。思君春日遲，一日腸九回。妾住洛橋北，君住洛橋南。十五即相識，今年二十三。有如女蘿草，生在松之側。蔓短枝苦高，縈回上不得。人言人有願，願至天必成。願作遠方獸，步步比肩行。願作深山木，枝枝連理生」。李白〈古意〉《全唐詩卷 167-14》「君為女蘿草，妾作兔絲花。輕條不自引，為逐春風斜。百丈托遠松，纏綿成一家。誰言會面易，各在青山崖。女蘿發馨香，兔絲斷人腸。枝枝相糾結，葉葉競飄揚。生子不知根，因誰共芬芳。中巢雙翡翠，上宿紫鴛鴦。若識二草心，海潮亦可量」。

24.贈之以芍藥

贈芍藥以表心意，《詩經·鄭風·溱洧》「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芍藥」。芍藥學名：*Paeonia Lactiflora* Pall，原產地為中國大陸、西伯利亞及韓國等地，外形酷似牡丹，因此常被誤認為是牡丹。

25.黃門

黃門令，屬九卿之少府，《漢書》：「禁門曰黃闔，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秦漢時，宮門皆黃色，故號黃門。黃門令，掌宮中宦官，職務多半替皇帝收發尚書奏議，發展到魏晉便成為門下省，專門收發尚書奏議並封駁中書所擬詔書。

26.阮籍

《晉書》列傳第十九，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

27.李長吉

《舊唐書》列傳第八十七，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為之作諱辨，賀竟不就試。手筆敏捷，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其樂府詞數十篇，至於雲韶樂工，無不諷誦。補太常寺協律郎，卒時年二十四。

《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二十八，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高軒過〉「華裾織翠如青蔥，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耳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東京才子文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六精照耀當中貫，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愁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成蛇龍！」

28. 蔣凝

《新唐書》志第五十，字仲山，咸通進士第。《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三貢舉六，乾符中，蔣凝應宏詞。為賦止及四韻，遂白而去。試官不之信，逼請所謂。凝以實告。既而比之諸公，凝有德色。試官嘆息久之。頃刻之間，播于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妝。

29. 黎逢

黎逢，大曆十二年登進士第。狀元，主考官是禮部侍郎常袞，事蹟無考。

30. 王勃

《舊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上，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又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為客主對答之說，號曰中說。皆為儒士所稱。義寧元年卒。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才藻相類。勃年未及冠，應幽素舉及第。勃恃才傲物，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達犯罪，勃匿之，又懼事洩，乃殺達以塞口。事發，當誅，會赦除名。時勃父福時為雍州司戶參軍，坐勃左遷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渡南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

《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二十六，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

(六) 《唐摭言》卷六、七

《唐摭言》卷六公薦

魏嚴堅

一、崔郾《舊唐書·卷155》、《新唐書·卷163》

郾字廣略，舉進士，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三命升朝，為監察御史、刑部員外郎。

資質秀偉，神情重雅，人望而愛之，終不可捨，不知者以為事高簡拘靜默耳。居內憂，釋服為吏部員外。姦吏不敢欺，孤寒無援者未嘗留滯，銓敘之美，為時所稱。

轉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平心閱試，賞拔藝能，所擢者無非名士。

二、文藝（下）《新唐書·卷203》吳武陵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

入為太學博士。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措笏，

郎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

三、奇章公《舊唐書·卷172》、《新唐書·卷174》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後。敬宗即位，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封奇章子，邑五百戶。

牛僧孺初抵長安，帶著作品投謁韓愈、皇甫湜，兩人大加稱賞，令先借住於寺院，又教他某日出遊青龍寺，兩人則佯裝拜訪不遇，而在房門題字。隔天，滿城名士都爭欲一睹牛僧孺風采，牛僧孺因此名震天下。

韓愈確實非常樂於提攜後進，《新唐書》說他「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但上面這段佳話並非事實。

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八〇五），牛僧孺已中進士，至憲宗元和三年（八〇八），策試賢良方正，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為上第。換言之，牛僧孺與皇甫湜並無前後輩關係。

再觀《唐摭言》所述「灞滻」是渭水兩條支流；「青龍寺」在長安南門東；「國門」也是指長安城，顯然此事發生在京城。

以唐人科舉投卷慣例，韓愈若要協助牛僧孺揚名，必在他進士登科前，但以唐人科舉投卷慣例，韓愈若要協助牛僧孺揚名，必在他進士登科前，但韓愈宦途多舛，〈進學解〉云：「暫為御史，遂竄南夷。」即是指貞元十九年被貶廣東陽山。韓愈任監察御史時，關中旱饑，百姓餓死，故上〈論天旱人饑狀〉，請寬宥未繳賦稅者，卻因此得罪權臣李實而遭貶。這一貶，直到貞元二十一年順宗即位大赦，韓愈才得以離開陽山，先到郴州待命，再赴江陵任法曹參軍。如此一來，他又如何巧薦牛僧孺？

今由韓愈文集可以見到韓、牛兩人因職事確有過從，如〈迓杜兼題名〉記元和四年九月，他們迎候河南尹，並陪游宿；〈清河張君墓誌銘〉則記「牛宰相」長慶元年擔任御史中丞，此外再無任何足資證明的史料。

傅琰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認為《唐摭言》的這則記載，具體情節與歷史事實並不相符，但它記述舉子向有地位的文壇前輩投獻文卷，並以此造成名聲，卻是寫得十分生動。（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頁270）

四、盧延讓（兩唐書無傳）、文藝（下）《新唐書·卷203》吳融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有名大中時，龍紀初，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遷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

卷五〈切磋〉條：「吳融，廣明中和之際，久負屈聲，雖未擢科第，同人多贊謁之如先達」《太平廣記》卷183〈吳融〉條略同。據此，則融未及第即有名於士林間，且有行卷於融者。

《郡齋讀書志》卷四中錄〈盧延讓詩〉一卷：云：「右偽蜀盧延讓子善也，范陽人。」《唐詩紀事》卷六五盧延讓條：「延遜，字子善，范陽人」；《唐摭言》卷三〈散序〉條「同年盧十三延讓」

《郡齋讀書志》卷四中云「延讓師薛能詩，不尚奇巧，人多謂其淺俗。」《北夢瑣言》卷七〈洞庭湖詩〉條云：「盧延讓《哭邊將》詩曰：『自是礮砂發，非千礮石傷。牒多身上職，盡大背邊瘡。』人謂此是『打脊詩』也。」

吳融有〈雪中寄盧延讓秀才〉云：

「苦貧皆共雪，吾子豈同悲。永日應無食，經宵必有詩。渚宮寒過節，

華省試臨期。努力圖西去，休將凍餒辭」
卷十二〈自負〉條有延讓向吳融行卷。

五、王泠然

兩《唐書》無傳，《經籍》、《藝文》兩志亦未見著錄，唐宋文獻中記其事迹者甚少。傅琰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云：

出土之墓誌《唐故右威衛兵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序》：「公諱泠然，字仲清，太原人。」又《唐摭言》卷二〈恚恨〉條，王泠然與御史高昌宇書，末云：「山東布衣，不識忌諱。泠然頓首」，該書又敘其家情狀，或有誇大，但亦可見其家並非王公貴門，富豪之家。

六、「長安令裴耀卿於開元五年掌天下舉，擢僕高第，以才相知。」

《墓誌》云：「七歲見稱於鄉黨，廿則於王庭，以秀才擢第。」並載泠然卒於開元十二年（724），年三十三，開元五年時王泠然該為二十六歲。

按《舊唐書·卷98》〈裴耀卿傳〉未載其知貢舉事，《新唐書·卷127》本傳亦同。但《舊傳》謂「開元初，累遷長安令」與本文相符。

七、「今尚書右丞王丘於開元九年掌天下選，拔僕清資，以智見許。」

徐松《登科記考》卷七載開元九年（721）拔萃科有李昂、暢諸、王泠然。《舊唐書·卷100》〈王丘傳〉云：

開元初，累遷考功員外郎。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丘一切覈其實材，登科者僅滿百人。……典選累年，甚稱平允，擢用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然，皆稱一時之秀。

由此可知王丘於開元九年知制科舉時，泠然雖已於開元五年進士登第，尚未有官職。

八、氣質豪爽，當言無所回忌

本文上張說書，言詞尖銳

九、張說

《大唐新語》卷一〈匡贊〉載張說：「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思精，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所長，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尚然諾，于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兩《唐書》本傳所述曰略相同。

又孫逖有《故右丞相贈太師燕文貞公挽詞二首》，中有云：「海內文章伯，朝端禮樂英。」亦可見時人之評價。

十、相公昔在南中，自為《岳陽集》

張說貶岳州刺史在開元三年（715）時年四十九。《新傳》：「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

十一、〈五君詠〉

《新唐書·卷125》〈張說傳〉：素與姚崇不平，罷為相州刺史、河北道

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實封。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頊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頊，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頊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謇有勳，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

註：

史稱張說在玄宗朝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喜延後進，善用己長，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當承平歲久，志在粉飾盛時」。

張說所獎掖的文學後進有：張九齡、賀知章、徐堅、孫逖、王翰、徐安貞、許景先、袁暉、韋述兄弟等人。張說的「延納後進，對唐代文學的發展，意義是重大的，影響是深」²⁵⁵

十二、韓偓 《新唐書·卷183》

韓偓，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王溥薦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嘗與胤（崔胤）定策誅劉秀述，昭宗反正，為功臣。

偓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量，可以準繩中外」帝知偓，崇門生也，嘆其能讓。

帝反正，勵精政事，偓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初，偓侍宴，與京兆鄭元規、威遠使陳班並席，辭曰：「學士不與外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既元規、班至，終絕席。」全忠、胤臨陞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為知禮。」全忠怒偓薄己，悻然出。有譖偓喜侵侮有位，胤亦與偓貳。會逐王溥、陸？，帝以王贊、趙崇為相，胤執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罷。

十三、「捋虎鬚」

全忠見帝，斥偓罪，帝數顧胤，胤不為解。

崔胤，乾寧二年（895）登進士第。《舊唐書·卷177》：「胤長於陰計，巧於附麗，外示凝重而心險躁。」

朱全忠方霸於關東，胤密致書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胤之功，不可離輔弼之地。

十四、相州，屬河北道。《元和郡縣圖志》：

「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秦兼天下，為上黨、邯鄲二郡之地。漢高帝分置魏郡，理鄴。建安十七年曹操受冊為魏公居鄴。黃初二年，長安、譙、許、鄴、洛陽為『五都』；「後魏孝文帝於鄴立相州」

初，孝文帝幸鄴，訪立州名，尚書崔光對曰：「昔河亶甲居相。聖皇天命所相，宜曰相州。」孝文帝從之

十五、崔顥〈薦齊秀才書〉

崔顥《舊唐書·卷190下》、《新唐書·卷203》。《新書》：「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好蒲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舊書》：「登進士第，有俊才，無士行，好蒲博飲酒。及遊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後數四。」

²⁵⁵ 陳祖言《張說年譜》前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4）

齊秀才事跡不詳。文中「況孝若相門子弟」**姜漢椿**譯解「德宗時宰相齊映之後」《新唐書卷 150》有傳：「齊映，瀛州高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中之，補河南府參軍事。滑亳節度使令狐彰署掌書記」

十六、李翱薦徐州張僕射

《李文公集》卷八〈薦所知于徐州張僕射書〉，即推薦孟郊于徐州鎮帥張建封。《舊唐書卷 140》《新唐書卷 158》有傳：

「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

「治徐凡十年，躬於所事，一軍大治。」；「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十七、隴西李觀，奇士也

《新唐書卷 203》有傳曰：「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

十八、平昌孟郊，貞士也

孟郊，兩《唐書》有傳，《舊唐書卷 160》《新唐書卷 176》。平昌在今山東省安邱縣，考孟郊生平事跡，與平昌無涉。故平昌實為孟郊之郡望。

《新唐書》云：「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孟郊有〈湖州取解述情〉「**取解**」即謂**拔解**

《國史補》卷下：「進士為時所尚久矣……京兆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

《舊唐書》云：「少隱于嵩山，稱處士」；「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為忘形之契。常稱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于文酒之間。」

韓、孟相識未詳始于何時。然貞元七年（791）秋，孟郊在長安應進士試，韓愈亦於是歲赴舉。貞元八年（792）韓愈登進士第，而孟郊落榜。

《唐才子傳校箋》：「李翱分司洛中，日與談讌。薦於興元節度使鄭餘慶，遂奏為參謀，試大理平事，卒。」

十九、李觀論孟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

《新唐書》云：「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舊唐書》無之。

李觀《上梁肅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全唐文卷 532）：「孟之詩，五言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華忱之《孟郊年譜》謂梁肅于是年佐陸贄主持貢舉事，故繫此事于貞元八年（792）應進士試時。孟郊亦有〈古意贈梁肅補闕〉詩，**實有自薦之意**。

《舊唐書·卷 139》陸贄傳云：「（貞元）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于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

據此，則李觀上書梁肅，當在貞元七年秋冬間。貞元八年春，孟郊落榜而李觀登第。郊有〈贈李觀詩〉，孟、李交往甚深。

二十、韓愈送郊詩

孟郊卒後，韓愈曾全力營辦喪事。《貞曜先生墓誌銘》云：

「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泣哭，且召張籍會哭。」
 孟郊拙於生事，一貧徹骨，其〈答韓愈李觀別因獻張徐州〉云：
 「貧別愁銷骨」
 韓愈〈薦士〉詩云：
 「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驚。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

二十一、張籍

兩《唐書》有傳，《新唐書》云：「字文昌，和州烏江人」
 《新傳》云：貞元中登進士第。《舊傳》云：第進士
 徐松《登科記考》卷十四：「張籍以貞元十五年高郢下燈科」
 韓愈于貞元十二年（796）至貞元十五年（799）二月間，在汴州宣武節度使董晉幕任觀察推官。張籍因孟郊推薦始至汴州與韓愈相識。
 孟郊詩集有〈寄張籍〉；〈與韓愈李翱張籍話別〉

二十二、李景儉

兩《唐書》有傳，《舊唐書·卷171》；《新唐書·卷81》
 《舊唐書》載：
 「李景儉字寬中，漢中王瑀之孫。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性俊朗，博聞強記，頗閱前史，詳其成敗」
 「與元稹、李紳相善，時紳、稹在翰林，屢言於上前」

餘論

（一）長安杏園宴

杏園在曲江之西，又與慈恩寺南北相望。唐新進士多游宴于此，行探花之舉。

所謂探花，就是在同科進士中選擇兩個年紀較輕的俊少使之騎馬遍遊曲江附近或長安各處名園，去採摘名花，這兩個人叫「兩街探花使」，也稱「探花郎」

張籍詩〈喜王起侍郎放榜〉云：

「東風節氣近清明，車馬爭來滿禁城。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萬里盡傳名。誰家不借花園看，在處多將酒器行。共賀春司能鑑識，今年定合有公卿」

李商隱的連襟韓瞻之子，被李商隱稱譽為：「雛鳳清于老鳳聲」的韓偓，其詩〈余作探使以繚綾手帛子寄賀因而有詩〉：

「解寄繚綾小字封，探花筵上映春叢。黛眉印在微微綠，檀口消來薄薄紅。縷處直應心共緊，研時兼恐汗先融。帝台春盡還未去，卻系裙腰伴雪胸」

孟郊〈登科後〉：

昔日齷齪不堪言，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

孟郊登第已四十六歲，在這之前他累舉不第，一旦中舉，一掃昔日的

抑鬱之氣。

(二) 主司、知貢舉、座主

唐代主司通常由禮部侍郎充任，有時也由其他五品以上官員充任稱為知貢舉。知貢舉由皇帝於開科前一年的冬天下制確定。

主司所錄取的及第進士對主司稱「座主」，自稱則為門生或門下生。榜帖出來後，同榜同年進士皆須面見主司謝恩，自此便結成了師生的同門同年關係。這種關係在政治上互相支持、互相聲援或結成朋黨。

主司在主持科舉考試時，有錄取舉子及第的權力。如果舉子為主司所得到賞識就極易登第，如果為主司嫌鄙，則及第要比登天還難。至於舉子素為主司所知且旦夕相聚，則其及第的機遇也就更大。

主司選士多在自己所知曉範圍內，此乃人之常情。畢竟主司的見聞有限，對全國各地舉子不可能個個全面了解。

(三) 通榜

主司主持科舉考試時，延邀文林先達及社會知名人士預擬名單，以備選擇。其次，有些官僚以獎譽人才為己任，主動的向主司推薦知名舉子。另有一些權勢人物受人囑託，遞條子、列姓名，要求主司錄取某人及第。諸此種種統稱謂之「通榜」。

因此，是否有人能替舉子通榜給主司，乃是舉子一生是否及第的關鍵所在。參看《唐摭言》卷八〈通榜〉條細詳。

本卷，禮部侍郎崔郾知東貢舉，時朝廷公卿在長樂傳舍宴送，太學博士吳武陵匆匆趕到，面向他推薦太學生杜牧及其所作《阿房宮賦》。吳武陵要求給予第一名狀元，崔郾回答說「已有人」，吳乃提出給第三名，崔答曰「已內定」，吳再提出若「不得已，即第五人」。崔尚有難色，沉吟未答。吳武陵見狀，說道「不爾即請比賦」意思是說這是最低名次，你不買帳就算了。此文可以看到主司對狀元以下名次早已有所安排，吳武陵可以直接向主司索討名次，公卿們也可以在酒宴上公開議論及第人的取捨，主司一言九鼎，答應後遂不易更改，諸此種種情況說明主司以及通榜人對舉子有着進退予奪的決定權力。

(四) 主司的權限

主司把通榜、議榜之權交給自己的子弟或門生故舊。

在科場中，往往有人在放榜之前，掇拾傳聞，散播消息，作「月旦評」，評論某人當及第，某人能得第幾名，用此來左右主司。

科場中也有主司把及第名單交由舉子公推的奇特事例。

主司既有權決定舉子的命運，但亦要看主司選拔人才的政治傾向性以及個人的風格與心態。

主司有權決定舉子及第，但他們亦不能單憑自己的意志而定奪。如社會的人情輿論，尤其是當朝宰相及大宦官的囑託。《金華子》載尚書李景讓弟景莊老於場屋，累舉不捷，李景讓常被母譴責，終不肯囑託主司。此事被宰相所知，便對主司說：「景讓弟景莊今年須放及第」，由於宰相的吩咐，景莊是年遂登科第。

(五) 投獻行卷往往會彼此產生好感並進而成為相知，互為延譽、薦拔

德宗貞元間，右補闕梁肅文章譽滿天下，時屬詞求進士奉文章走訪求謁梁肅門下的人「無虛日」²⁵⁶。李觀、韓愈、李絳、崔群四人以詩文為友相約同去進謁梁肅。梁肅對他們「獎以交游之道」，並為之延譽。

又韓愈、皇甫湜在德宗貞元間名聲很大，時人稱為「一代之龍門」。牛僧孺到長安赴考，先期前往拜謁行卷，並問兩人自己科第是否有望，韓愈、皇甫湜交口贊譽他「吾子之文，不止一第，當垂名耳」（見卷六）

《唐摭言》卷七〈起自寒苦〉

一、李義琛、李義琰

《舊唐書·卷81》李義琰傳：「其先自隴西徙山東，世為著姓。」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璣為岐州司功參軍，乃市堂材送焉。及義璣來觀，義琰謂曰：「吾為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禍，此豈愛我意哉。」
「義琰從祖弟義琛」與本卷說法有出入。《舊書》

二、寺舍停客

寺院接納客僧之制以後擴及民間，對有緣來寺的俗界中人也予接納食宿，衍生佛寺的社會功能——停客。

錢易《南部新書》記載唐京科場風習：

長安學子，自六月以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靜坊、廟院及閑宅居住，作新文章，謂之「夏課」……七月後，投獻新課……人為語曰：「槐花黃，舉子忙」。

三、寄寺修學

東晉迄唐，一些士人寄居佛寺習業授徒，成為釋門助學的一種形式。隨著佛教的發展，唐代佛教寺院遍布各地，占地廣闊的寺院，僧宇屋舍較多，同時，佛教寺院安靜清幽的環境適合習業修讀的舉子，既可以擺脫外界庶務纏身和喧囂紛亂的環境，在佛寺的幽靜氛圍裡，讀書修學，準備行卷，寺院乃成為多數讀書人課讀的佳處。

隋唐時期佛教寺院所提供的有利環境，再加上讀書士人們的刻苦努力，使得這些寄寺讀書的文人學士中有許多到後來成為社會各個領域的人物。根據嚴耕望先生的統計，在當時二百餘例讀書山林寺院的士人中，就有韋昭度、張鎬、徐商、房瑄、李逢吉、朱樸、楊收、李泌、劉瞻、段文昌、王播、李藩、李紳、張濬、齊抗、裴珀、柳燦等宰相20人。²⁵⁷

這些寄居佛寺的讀書人當中，有很多是沒有條件進官、私學堂就讀的貧士如徐商於中條山萬固寺，入寺讀書，隨僧洗鉢。王播「隨僧齋飭，諸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可見這些貧士在佛教寺院中讀書的艱難之處。

元和進士李紳肄業於慧山寺，范攄《雲溪友議》：李紳初讀惠山寺時，「累以佛經為文稿」十分刻苦。²⁵⁸

四、王播

²⁵⁶ 《唐摭言》卷七〈知己〉

²⁵⁷ 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台北：聯經，1991）

²⁵⁸ 范攄《雲溪友議》卷上〈江都事〉

《唐詩紀事》卷 45〈王播〉條：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餐，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游。向之題名，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之以二絕句曰：「三十年前此院遊」（底下句子同本卷）「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²⁵⁹

五、中條山徐商

據《舊唐書·卷 179》徐彥若附商傳，徐商於大中十三年（859）及第，寄學萬固寺或在大中初。

《唐詩紀事》卷 48〈徐商〉條：

商鎮襄陽時，其觀察判官名王傳，並記云：傳登大中三年進士第。初貧窶，于中條山萬固寺入院讀書。家廟碑云：隨僧洗鉢。此當為王傳而非徐商。²⁶⁰

六、左街僧錄

僧官沿革：南北朝時期，北方形成沙門統為首的昭玄官系，南方是大僧正為首的僧主官系。²⁶¹長安的僧官

在僧官制度上寺院以三綱為主，至於超出一寺之僧務，則臨時設置十大德加以攝領。武德年間設置的十大德僅止於長安，唐太宗登基後此制度廢止。

僧錄是唐後期新設的中央僧官，有左街僧錄、右街僧錄及左右街僧錄等名目。左街僧錄管京城長安朱雀大街以東街區的僧務，右街管朱雀大街以西街區的僧務，左右街僧錄則統管京城僧務，名義上是全國的最高僧官。

〈好放孤寒〉

一、李逢吉《舊唐書·卷 167》《新唐書·卷 174》

李逢吉結王守澄為奧援，朝士代逢吉鳴吠者，有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

二、李德裕《舊唐書·卷 174》《新唐書·卷 180》

李德裕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年纔及冠，志業大成

牛李黨的分野

「初，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應制舉直言極諫科。二人對詔，深詆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於上前。由是，考策官皆貶」

「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為非，

²⁵⁹ 據《舊唐書》卷 164 本傳，王播任淮南節度使在長慶二年（882）；李宗閔《王播神道碑序》稱播「貞元十年（794），舉進士（見《全唐文》卷 714）」。王播客居惠照寺當在舉第之前。「二紀」為「三紀」之誤，亦合播詩「三十年前」句。參考李斌城主編《唐代文化》中冊，頁 1099。

²⁶⁰ 傅璇琮《唐代科學與文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頁 350。

²⁶¹ 學界對於中古佛教僧官制度的研究已有豐富的成果。如早期何茲全〈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中國經濟》二卷九期，1934）對於中古佛教僧官制度作了開創性研究。此後，日本的服部俊崖氏、道端良秀氏、山崎宏氏等人之研究亦有卓著成績，近著有大陸學者白文固、趙春娥《中國古代僧尼名籍制度》（西寧市：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

「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而逢吉之黨深惡之。」

「逢吉代表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既得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由是交惡愈深。」

傅璇琮的論述：

傅曰：「過去的記載及前人的研究，往往有不夠確切的地方」

認為李德裕是反對進士科的；或陳寅恪「把牛李黨爭的性質，歸結為擁護還是反對科舉之爭」；陳的說法岑仲勉先生表示不能同意；大陸學者胡如雷《論牛李黨爭》一文也不同意陳寅恪的論點。

傅璇琮對李德裕的論述：

《新唐書·選舉志》有關於李德裕論進士試的記載，但《新書》的記載是不確實的。經查唐人的史料，找不出李德裕從根本上否定進士科試的證據，相反的卻有扶植文士、獎掖孤寒的記載。本條的史料恰可說明之。

又據《登科記考》卷二十一大和八年載《記纂淵海》引《秦中記》：

唐大和八年放進士，多貧士，無名子作詩云：『乞兒還有大通年，六十三人籠仗全。薛庶准前騎瘦馬，范鄴依舊蓋番毡』

大和八年進士考試，正是李德裕擔任宰相期間。

三、黃滔

滔以咸通壬辰登薦，年三十三，又越二十三年乃登第。

四、王貞白

王貞白，兩《唐書》、兩《五代史》俱無傳，僅《新唐書·卷60》〈藝文志〉，云：「字有道」《郡齋讀書志》卷五下附志云：「貞白字有道，信州永豐人。」

貞白有詩〈御試後進詩〉《全唐詩卷701》云：「三時賜食天廚近，再宿倫吟禁漏清。二十五家齊拔宅，人間已寫上昇名」。自注云：「是年初放二十五人，後覆汰止放十五人也」

五、張蠙

張蠙，兩《唐書》、兩《五代史》俱無傳，僅《新唐書·卷60》〈藝文志〉，云：「字象文」

《新唐書·卷60》〈藝文志〉謂蠙「乾寧進士第」，《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九謂「乾寧二年進士第」。乾寧二年知貢舉為禮部尚書崔凝，先放崔貽憲等二十五人及第。後昭宗下詔於武德殿復試，僅取十五人。餘十人落下，崔凝坐貶合州刺史，昭宗此舉為孤寒開路。

乾寧二年狀元乃趙觀文。

〈升沉後進〉

一、楊汝士、楊虞卿、虞卿之子楊漢公

《新唐書·卷175》楊虞卿傳：

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為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幸，倚為姦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

員，無不得所欲，生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為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就黨中為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

《新唐書·卷175》楊漢公傳：

漢公素結左右，有奧助。

《新唐書·卷175》楊汝士傳：

牛李待之善，引為中書舍人。

楊氏自汝士後，貴赫為冠族。

二、崔慎由

《舊唐書·卷177》崔慎由傳：

大和初擢進士第，大中初入朝。

弟安潛，大中三年登進士第。

三、王凝

《舊唐書·卷165》王正雅傳附凝：

少孤，宰相鄭肅之甥，少依舅氏。年十五，兩經擢第。嘗著《京城六崗銘》，為文士所稱。

四、牛僧孺

此則與〈公薦〉條內容雷同。

《唐摭言》卷七

楊青原

1. 李義琰

「義琰少舉進士，累補太原尉。時李勣為并州都督，僚吏皆望風懼，義琰獨廷折曲直，勣甚禮之。」 《舊唐書》卷81，〈李義琰傳〉

「上元中，累遷中書侍郎，又授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天后預知國政，高宗嘗欲下詔令后攝知國事義琰與中書令郝處俊固爭，以為不可，事竟寢。」 《舊唐書》卷81，〈李義琰傳〉

「三年，高宗以風疹欲遜位，令天后攝知國事，與宰相議之。處俊對曰：『嘗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違反此道，臣恐上則謫見于天，下則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二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族。伏乞特垂詳納。』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旨，足可依憑，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帝曰：『是。』遂止。」 《舊唐書》卷84，〈郝處俊傳〉

「垂拱初，起為懷州刺史。義琰自以失則天意，恐禍及，固辭不拜。四年，卒

於家。」

《舊唐書》卷 81，〈李義琰傳〉

2. 李義琛

「義琰從祖弟義琛，永淳初，為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飢，高宗令貧人散於商、鄧逐食。義琛恐黎人流轉，因此不還，固爭之。由是忤旨，出為梁州都督，轉岐州刺史，稱為良吏。卒官。」

《舊唐書》卷 81，〈李義琰傳〉

3. 王播

「播長於吏術，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暇。」

《舊唐書》卷 164，〈王播傳〉

「長安令于頔奴客與民盜馬，吏繫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

《新唐書》卷 167，〈王播傳〉

4. 鄭朗

「開成中，為起居郎。初，大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儉，冀革其風。宰臣等言曰……。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為史。伏準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臧，見亦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為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誠醜言。」朗遂進之。」

《舊唐書》卷 173，〈鄭覃傳〉

5. 乾寧二年科舉舞弊

「乾寧二年登進士第，中使有奏御者云：「今年進士二十餘人，僥倖者半，物論以為不可。」昭宗命學士陸扆、馮渥重試於雲韶殿，及格者一十四人。」

《舊五代史》卷 60，〈蘇循傳〉

(重榜落榜者)

蘇楷

「蘇楷、盧廣等四人，詩句最卑，燕累頗甚，曾無學業，敢竊科名，洩我至公，難從濫進，宜付所司落下，不得再赴舉場。」楷以此慚恨，常幸國家之災。」

《舊五代史》卷 60，〈蘇循傳〉

(重榜上榜者)

王貞白

「字有道，信州永豐人也。乾寧二年登第。時榜下物議紛紛，詔翰林學士陸扆於內殿復試，中選。授校書郎，時登科後七年矣。」

《唐才子傳》卷 10

「貞白學力精贍，篤志於詩，清潤典雅，呼吸間兩獲科甲，……。深惟存亡取捨之義，進而就祿，退而保身，君子也。」

《唐才子傳》卷 10

6. 楊虞卿

「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權幸以為姦利。每歲銓曹貢部，為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員闕，無不得其所欲，升沉取捨，出其脣吻。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時號黨魁。」

《舊唐書》卷 176，〈楊虞卿傳〉

「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為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幸，倚為姦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員，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為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就黨中為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

《新唐書》卷 175·〈楊虞卿傳〉

「九年四月，拜京兆尹。其年六月，京師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烏鎖小兒甚密，街肆凶凶。上聞之不悅，鄭注頗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黨，乃奏曰：「臣昨窮問其由，此語出於京兆尹從人，因此扇於都下。」上怒，即令收虞卿下獄。……。翌日，貶虔州司馬，再貶虔州司戶，卒於貶所。」

《舊唐書》卷 176，〈楊虞卿傳〉

7. 李華三賢論

「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

《新唐書》卷 194，〈元德秀傳〉

蕭穎士

「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

《新唐書》卷 202，〈蕭穎士傳〉

「嘗與李華、陸據同遊洛南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閱，即能誦之，華再閱，據三閱，方能記之。」

《舊唐書》卷 190 下，〈蕭穎士傳〉

元德秀

「河南人，字紫芝。開元二十一年登進士第。性純朴，無緣飾，動師古道。」

《舊唐書·元德秀》，卷 190 下

「部人為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有猛獸為暴，盜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許之，胥吏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負約，累則吾坐，必請不及諸君。」即破械出之。翌日，格猛獸而還。誠信化人，大率此類。」

《舊唐書·元德秀》，卷 190

(七) 《唐摭言》卷八

原文為 PDF 檔，請參見附錄二。

(八) 《唐摭言》卷九、十

唐摭言卷九

詹宗祐

《唐摭言》卷九計分以下幾個主題

名稱	人物	題解
防慎不至	張峴、房珣、李廷璧	雖謹慎防備，但百密一疏，由於意外的原因，與中舉失之交臂
誤掇惡名	華京、劉纂、裴筠、揚篆	所記諸人均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蒙受冤屈背上了壞名聲，
好知己惡及第	邵安石、鄭隱、崔元翰	所記者因不同原因受知於主考官，因而科場得意，但進士及第後的遭遇卻各不相同
好及第惡登科	許孟容、蔡京	本條所記是登進士取之有道，但既中進士則不當登學究科
敕賜及第	韋保義、劉鄴、杜昇、秦韜、王彥昌	被帝王賜進士及第是極大的榮耀，本條所記是不同原因被賜進士及第
表薦及第	殷文圭、何澤	唐末年科舉也頗不正常，本條記登第與朱

		溫有關
惡得及第	于稅（韜玉）、高錯、黃郁	本條所記，或因高官親屬，或奔走於權貴之門，因而得進士第
芳林十哲	沈雲翔、林繕（絢）、鄭玘、秦韜玉、郭薰	所記之芳林十哲是指奔競鑽營於芳林門，即宦官之門之人
四凶	陳礪叟、劉子振、李沼	不知自重、不顧名節聲名狼藉的讀書人

在卷九中計分爲九類 30 人。

卷 9

防慎不至

張峴妻，顏蕘舍人猶女。峴有樊表兄者，來自江之南，告峴請叩蕘求宰字²⁶²。峴許之，而蕘久不應，樊謂誑已，中心銜之頗切。一旦，謂峴曰：「弟卷軸不鄙，惡札可以佐弟²⁶³。」峴欣然以十餘軸授之，皆要切卷子，延引逼試，每軸頭為札三兩紙而授之，峴鬱悒而已。

房珣，河南人，太尉之孫，咸通四年垂成而敗。先是名第定矣，無何寫錄之際，仰泥落擊翻硯瓦，汙試紙，珣以中表重地，祇薦珣一人，主司不獲已須應之；珣既臨曙，更請叩副試，主司不諾，遂罷。

李廷璧乾符中試夜²⁶⁴，於鋪內偶獲襖子半臂一對，廷璧起取衣

²⁶² 姜漢椿以為當指墓誌銘。

²⁶³ 姜漢椿注云不鄙指卷軸很好，惡札指拙劣的書法或文筆，卷子指考試書寫答案的薄本子或單頁紙，對於本文幾乎不能了解，按唐代有行卷之風論著已多，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一書是經典之作，所謂行卷是應試舉子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加以編輯，寫成卷軸，在考試之前呈送當時在社會上、政治上和文壇上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司推荐，從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種手段，因此樊某所言是張峴的文章不錯，可是書法可能不好，因此自己謙稱自己的書法是惡札，但其實是寫的比張峴好，所以可以幫助他，張峴因此將自己重要的卷子給他，可是最後還給張峴的是只在每個軸頭後寫二三紙而已。

²⁶⁴ 《太平廣記》卷 272 引《抒情集》云：「李廷璧二十年應舉。方於蜀中策名。歌篇靡麗。詩韻

之。同鋪賞之曰：「此得非神授！」逡巡有一人擒捉，大呼云：「捉得偷衣賊也！」

誤掇惡名

華京²⁶⁵，建州人也，極有賦名。向遊大梁，嘗預公宴，因與監軍使面熟。及至京師，時已登科，與同年連鑣而行，逢其人於通衢，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後頗至沉棄，終太學博士。

劉纂者，高州劉舍人蛻之子也，嗣為文亦不惡。乾寧中寒棲京師，偶與一醫工為鄰，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貸於其人，其人即上樞²⁶⁶吳開府門徒。嗣薛王為大京兆²⁶⁷，醫工因為知柔診脈，從容之際，言纂之窮且屈，知柔甚領覽。會試官以解送等第²⁶⁸稟於知柔，知柔謂纂是開府門人來囑，斯必開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不知其由。自是纂落數舉，方悟。萬計莫能雪之²⁶⁹。

精能。嘗為舒州軍倅。其妻猜妬。一日鈴閣連宴。三宵不歸。妻達意云。來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浹辰晦迹。因詠愁詩曰。到來難遣去難留。著骨黏心萬事休。潘岳愁絲生鬢裏。婕妤悲色上眉頭。長途詩盡空騎馬。遠鴈聲初獨倚樓。更有相思不相見。酒醒燈背月如鉤。」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卷 27 附考引摭言及廣記及全唐詩作者小傳云其為僖宗朝進士。

²⁶⁵ 姜漢椿以為《資治通鑑》作葉京，查《資治通鑑》卷 250 云：「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眾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遂沈廢終身」顯然與《唐摭言》二者指的是同一人同一事，《太平廣記》卷 183 引《唐摭言》亦同作「葉京」，可見應作「葉京」無誤，《登科記考補正》卷 23 葉京是懿宗咸通二年（861 年）進士及第，時知貢舉者為中書舍人薛耽。又引天一閣藏《建寧府志》卷 15「唐：葉京，字垂孫，建安人，工詞賦，咸通中登進士第，為太常博士，州人登第自京始。」

²⁶⁶ 上樞指位居樞要。

²⁶⁷ 嗣薛王即李知柔，《新唐書》有傳，據《唐刺史考》為京兆尹是乾寧二年到三年時。

²⁶⁸ 唐代科舉由京兆府考試後選送前十名升入禮部再試，稱為等第。

²⁶⁹ 本條有數個矛盾，如據《唐摭言》卷 2 提到劉纂為等第後二十一年方及第。劉纂為等第是在乾符四年，因此《登科記考補正》卷 24 將其及第置於乾寧四年（897 年），唯《唐摭言》卷 2 云：「乾符四年崔涓為京兆尹，復置等第，差萬年縣尉公乘億為試官」這時的京兆尹是崔涓而不是李知柔，考劉纂之官歷均在唐末五代，因此置等第時應是乾寧二年時，及第是在後梁貞明二年（916 年）比較符合他的年代，《登科記考補正》有誤。孫光憲的《北夢瑣言》卷 3 云：「唐劉舍人蛻，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先德戒之曰：『…』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紫微歷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於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嘗與同列言之」，《全唐詩》卷 827 亦有貫休〈上劉商州詩〉，《唐刺史考》據此將劉蛻任商州刺史列於咸通中，因此本條「高州」明顯是「商州」之誤，又孫光憲曾和劉纂同事，曾任後蜀禮部尚書，證明劉纂是唐末五代之人。又《唐摭言》卷二提到：「劉纂以平漫子弟汨沒者二十一年」，以其父之經歷似有誇大之嫌。姜漢椿以為卷 2 作「劉纂」應為誤，卷二注也提到「劉蛻」一說是商州人，亦誤。

裴筠²⁷⁰婚蕭楚公²⁷¹女，言定未幾，便擢進士²⁷²。羅隱以一絕刺之，略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²⁷³近嫦娥。」

揚篆員外，乾符中佐永寧劉丞相淮南幕²⁷⁴，因遊江失足墜水，待遣人歸宅取衣，久之而不至。公聞之，命以衣授篆。少頃衣至，甚華靡，問之，乃護戎²⁷⁵所賜。公聞之無言。後除起居舍人，為同列譖，改授駕部員外郎，由是一生坎軻。

好知己惡及第

邵安石²⁷⁶，連州人也。高湘侍郎南遷歸闕，途次連江，安石以所

²⁷⁰ 不知其進士及第的年代。

²⁷¹ 蕭楚公即蕭邁，唐蘭陵人，咸通五年（864年）進士，僖宗中和元年（881年）兵部侍郎判度支同平章事任宰相，在相位五年，累進尚書右僕射，進封楚國公，僖宗光啓二年（886年）李克用應王重榮之請攻入長安，宦官田令孜挾僖宗逃至興元府，關中的朱玫、李昌符等共擁立襄王李煊監國，朱玫自為宰相，以蕭邁沮襄王監國之命，罷相，光啓三年三月僖宗還長安，太子少師致仕蕭邁賜死於永樂縣。

²⁷² 中晚唐後對婚姻觀念最大的轉變是世人選婿時日漸重視科名，科名與門第並重，甚至出現科名在選婿時，往往比門第更為重要的現象，士大夫為得科名的快婿，往往各盡其態，在每年禮部放榜後相繼得新及第進士為婿，如《唐摭言》卷3>「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東床，車馬填塞，莫可殫述」。最後競爭過於激烈，士大夫為了避免競爭，便選擇那些尚未及第的舉子為婿，於是出現所謂「榜前擇婿」的風氣。「榜前擇婿」又可分成榜前訂婚及榜前成婚等二種。這種風氣到了宋朝更為常見。見金滢坤，《中晚唐五代科舉與社會變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五章〈中晚唐五代科舉與婚姻觀念的變遷〉。

²⁷³ 唐代稱中進士為折桂枝，符載〈送袁校書歸秘書省序〉云：「國朝以進士擢第為入官者千仞之梯。以蘭臺校書為黃綬者九品之英。其有折桂枝。坐芸閣」（《全唐文》卷690）

²⁷⁴ 劉鄴從乾符元年十月到乾符六年曾任淮南節度使，

²⁷⁵ 護戎姜漢椿注為監察軍務的官員，本條夾注云「時中貴李全華監揚州」，姜漢椿以為李全華未見著錄，*杜佑《通典》卷29云：「隋末，或以御史監軍事。大唐亦然。時有其職，非常官也。開元二十年後，並以中官為之，謂之監軍使」

²⁷⁶ 邵安石，連州人（今廣東連縣），是僖宗乾符四年（877年）進士，是年知貢舉的是禮部侍郎高湘，高湘是高鋳之子，本條提到高湘侍郎南遷歸闕，是指高湘先官至知制誥，中書舍人後貶為高州司馬時事，乾符初復為中書舍人，三年遷禮部侍郎，因選士得人，出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觀察使，卒於任。為何高湘得以選士得人而出為方鎮，《登科記考補正》提到當年進士計有三十人，列名者，除了邵安石、章碣、鄭寶外，還有劉覃，前三人均為南人，真正重要的是劉覃，因為劉覃是劉鄴之第三子，《北里志》云：「劉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寧相國鄴之愛子，自廣陵入舉，輜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駟，時同年鄭寶先輩扇之」，劉鄴是僖宗咸通十二年（871年）為相，乾符元年十月，劉鄴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鎮揚州，及黃巢為亂時才由高駘代之，可以說是當時最舉足輕重的人物。至於高湘被貶案是由於懿宗咸通十一年時同昌公主卒，懿宗殺醫官及囚親族三百餘人，宰相劉瞻及京兆尹溫璋等力諫，時高湘為右諫議大夫，坐與劉瞻親善，同時被貶，到僖宗即位韋保衡被貶才重任右諫議大夫，至於校注中提到因選士得人而出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主要是根據《舊唐書·高湘傳》（168/4388）中的記載云：「（乾符）三年，遷禮部侍郎，選士得人。出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觀察等使，卒」，但舊傳中其任昭義節度使則是存疑，《新唐書·高湘傳》云：「僖宗初，召為太子右庶子，終江西觀察使」（177/5277），

業投獻遇知，遂挈至輦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詩人章碣，賦〈東都望幸〉刺詩曰：「懶修珠翠上高臺，眉月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

鄭隱²⁷⁷者，其先閩人，徙居循陽²⁷⁸，因而耕焉。少為律賦，辭格固尋常。咸康末，小魏公沆自闕下黜州佐，于時循人稀可與言者；隱贊謁之，沆一見甚慰意，自是日與之遊。隱年少懶於事，因傲循官寮，由是犯衆怒，故責其逋租，繫之非所。沆聞大怒，以錢代隱輸官。復延之上席。未幾，沆以普恩還京，命隱偕行。隱稟性趨趨²⁷⁹，沆之門吏家僕靡不惡之，往往呼為乞索兒²⁸⁰，沆待之如一。行次江陵，隱狎遊多不館宿，左右爭告，沆召隱微辯，隱以實對，沆又資以財帛，左右尤不測也²⁸¹。行至商顏²⁸²，詔沆知貢舉。時在京骨肉，聞沆攜隱，皆以書止之；沆不能捨，遂令就策試，然與諸親約止於此耳。暨榜除之夕，沆巡廊自呼隱者三四，矍然頓氣而言曰：「鄭隱，崔沆不與了，卻更有何人肯與之！」一舉及第。然隱遠人，素無關外名²⁸³，足不蹟

《資治通鑑》乾符五年條云：「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奔湖口」(253/8202)，顯然合於新傳，郁賢皓的《唐代刺史考》亦將高湘之職列於江西觀察使之中。又吳廷燮的《唐代方鎮年表》中並沒有高湘曾任此職，只有其兄高湜，但任職的時間是在咸通末及乾符初。因此，高湘因選士得人顯然是因為選了劉鄴之子而得到獎勵，所遷的官職也是與劉鄴相關的江西觀察使，而不是澤潞觀察使之職。

²⁷⁷ 《登科記考補正》卷 23 鄭隱為僖宗乾符二年（875 年）進士，時知貢舉者是中書舍人崔沆，

²⁷⁸ 循陽即嶺南道之循州，《資治通鑑》卷 252 咸通十三年（872 年）「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閤門告郭淑妃弟內作坊使敬述陰事；上大怒，杖殺殷裕，籍沒其家。乙亥，閤門使田獻鈺奪紫，改橋陵使，以其受殷裕狀故也。殷裕妻父太府少卿崔元應、妻從兄中書舍人崔沆、季父君卿皆貶嶺南官」，可見崔沆是因為殷裕之故被貶，和鄭隱結交即在此時。又據舊紀，時貶為循州司戶，咸通十四年（873）七月懿宗卒，九月「循州司戶崔沆復為中書舍人」，乾符二年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

²⁷⁹ 放縱肆擾之意。

²⁸⁰ 乞索兒即乞丐。

²⁸¹ 不測指左右之人不能理解其意。

²⁸² 行至商顏，注指是商原，在今陝西大荔北，注所引主要是引自《史記》：「引洛水至商顏山下」，後即為龍首渠，但大荔是在渭水北岸，崔沆由嶺南到長安，斷不太可能還經由渭河北岸再回到渭河南岸的長安。柳宗元〈終南山祠堂碑〉云：「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可見所謂商顏是指商山，又《全唐詩》卷 686 吳融〈宿青雲驛〉詩云：「蒼蒼負譴走商顏，保得微躬出武關，今夜青雲驛前月，伴吟應到落西山」，青雲驛據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三冊，《秦嶺仇池區》〈藍田武關驛道〉中提到「出武關，近處為青雲嶺，有青雲驛，履見唐人詩篇，蓋關外第一驛也」，因此吳融詩中所謂的「商顏」應是指商山，藍田武關道又稱為名利路，是唐代下江南的重要道路，崔沆由江陵到商山再到長安，正是走這條大官道，注解有誤。

²⁸³ 關外名指京城以外地區的名聲。

先達之門，既及第而益孤。上過關讎，策蹇出京，槃桓淮浙間。中和末，鄭續鎮南海²⁸⁴，辟為從事，諸同舍皆以無素知，聞隱自謂有科第，志無復答。既赴辟，同舍皆不睦，續不得已，致隱於外邑。居歲餘，又不為宰君²⁸⁵所禮。會續欲貢士，以幕內無名人，迎隱尸之；其宰君謂隱恨且久，仇之必矣。遂於餞送筵置鴆，隱大醉，吐血而卒。

崔元翰²⁸⁶，為楊崖州炎所知，欲奏補闕，懇曰：「願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不曉呈試，先求題目為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開，盛氣白侍郎曰：「〈白雲起封中賦〉，敖請退。」主司於簾中卒愕換之，是歲二崔俱捷。

好及第惡登科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²⁸⁷，時號錦襪子上著莎衣²⁸⁸。蔡京²⁸⁹與孟容同。

論曰：古人舉事之所難者，大則赴湯火，次則臨深履薄；李少卿又曰操空拳，冒白刃，聞者靡不膽寒髮豎，永為子孫之戒。噫，危矣！彼之得因我也，失亦因我也；殊不知三百年來，科第之設，草澤望之

²⁸⁴ 據吳廷燮《唐代方鎮年表》及《唐刺史考》均以為鄭續任廣州刺史是乾符六年到光啓二年（879-886）。

²⁸⁵ 注釋中以爲宰君是對知縣的敬稱，如果從本條來說，並沒有問題，但宰君並不是專指知縣，而是指地方行政長官的泛稱。

²⁸⁶ 崔元翰即崔鵬，是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狀元，時知貢舉者是禮部侍郎于邵。《舊唐書·于邵傳》云：「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第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詔令。』竟如其言」；《舊唐書·崔元翰傳》云：「崔元翰者，博陵人。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制科，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三舉皆升甲第，年已五十餘。」，又《南部新書》云：「崔元翰晚年取應，咸爲首捷，京兆解頭，禮部狀頭，宏詞勅頭，制科三等勅頭。」

²⁸⁷ 《舊唐書·許孟容傳》許孟容：「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撫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孟容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甲科，後究王氏易，登科授祕書省校書郎，顯然許孟容登明經與家學有關。《登科記考補正》云許孟容乃代宗大曆十一年丙辰（776年）進士。時知貢舉是禮部侍郎常袞。

²⁸⁸ 唐代論進士在明經之上已多，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舉出明經及第者不肯就吏部試，再應進士舉作爲例證，但傅璇琮以爲並不正確，唐代有明經及第後再應進士舉如王翊「舉明經進士皆中」，也有進士後再應明經的，即許孟容及蔡京，也可以兩應明經唐代在這方面是比較自由的。見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頁129。但由本條也可以看到所謂錦襪上著莎衣，表示唐代認爲這種現象並不正常。

²⁸⁹ 《登科記考》卷21列蔡京是開成元年丙辰（836年）進士及第，而其學究科是在開成五年五月後楊嗣復爲吏部尚書時的第二年，因此是在會昌元年（841年）登科。云其開成元年進士第，尋又登學究科並不正確。

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錄失之，其族絕矣；愧彼為裘之義，覩乎析薪之喻，方之湯、火、深、薄，空拳、冒刃，危在彼矣。是知瓜李之嫌，蕙苾之謗，斯不可忘。若邵、鄭二子，單進求名之志先其類，雖順坂之勢可惜，而握苗之戒難忘。名既靡揚，得之不求。崔公脅制，仁者所不為也。許、蔡二公所取者，道也；非為名也。莎錦之譬，謔浪而已。

敕賜及第²⁹⁰

韋保義²⁹¹，咸通中以兄在相位，應舉不得，特敕賜及第，擢入內庭。

永寧劉相鄴，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內庭，特敕賜及第²⁹²。中外賀緘極衆，唯鄆州李尚書種一章最著，乃福建韋尚書岫之辭也。於是韋佐鄆幕，略曰：「用敕代榜，由官入名；仰溫樹之烟，何人折桂？泝甘泉之水，獨我登龍。禁門而便是龍門，聖主而永為座

²⁹⁰ 唐代科舉因為有座主門生的關係，是中晚唐以後黨爭形成的重要因素，顧炎武《日知錄》卷17〈座主門生〉條云：「貢舉之士，以有司為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以後，遂有朋黨之禍，對統治者而言在限制座主門生的同時，天子門生的觀念逐漸形成，天子門生最主是來自於「天子自詔，以待非常之才」，《杜陽雜編》云：「（德宗）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即濃筆抹之至尾。如輒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徧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至於敕賜進士及第的出現，進一步促使進士科考試中天子門生觀念的產生，大中十四年十月，宣宗敕賜劉鄴進士及第，韋岫賀云：「禁門而便是龍門，聖主而永為座主」，到了宋代殿試制度是天子門生取代座主門生觀念的完成。（見金滢坤，《中晚唐五代科舉與社會變遷》（人民出版社，2009年））。

²⁹¹ 《登科記考補正》以為其兄韋保衡在咸通十一年四月為相至十三年十一月拜司空，因此，韋保義因其兄故而敕賜及第應在咸通十二年（871年）《舊唐書·韋保衡傳》云：「咸通五年登進士第，累拜起居郎。十年正月，尚懿宗女同昌公主。公主郭淑妃所生，妃有寵，出降之日，傾宮中珍玩以為贈送之資。尋以保衡為翰林學士，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兵部侍郎承旨。不期年，以本官平章事。保衡恃恩權，素所不悅者，必加排斥」，韋保衡被貶後，保義亦：「自兵部侍郎貶賓州司戶參軍」。《唐語林》卷7〈補遺〉云：「駙馬韋保衡為相，頗弄權勢。及將敗，長安小兒競彩戲，謂之「打圍」。不旬日餘，韋禍及。」

²⁹² 劉鄴是劉三復之子，劉三復與李德裕關係十分密切，李德裕鎮浙西時即從之，後「又從德裕歷滑臺、西蜀、揚州，累遷御史中丞。會昌中，德裕用事，自諫議、給事拜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館事」，李德裕亦十分看重劉鄴，「鄴六七歲能賦詩，李德裕尤憐之，與諸子同硯席師學。大中初，德裕貶逐，鄴無所依，以文章客遊江、浙。每有制作，人皆稱誦。高元裕廉察陝虢，署為團練推官，得祕書省校書郎。咸通初，劉瞻、高瓌居要職，以故人子薦為左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轉尚書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在《舊唐書》中並沒有任長春宮判官的經歷。《新唐書·劉鄴傳》亦同。

主。」又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相國深所慊鬱，蓋指斥太中的也。

杜昇²⁹³父宣猷終宛陵，昇有詞藻，廣明歲，蘇導給事刺劍州，昇為軍倅²⁹⁴；駕幸西蜀，例得召見，特敕賜緋。導入內。韋中令²⁹⁵自翰長拜主文，昇時已拜小諫²⁹⁶，抗表乞就試，從之。登第數日，有敕復前官并服色。議者榮之。

秦韜玉，出入大閤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丞郎²⁹⁷，判齋；及小歸公²⁹⁸主文，韜玉準敕放及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韜玉置書謝新人呼同年，略曰：「三條燭下²⁹⁹，雖阻文闈，數仞牆邊，幸同恩地。」

王彥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於鼎甲。廣明歲，駕幸西蜀，恩賜及第³⁰⁰，後為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門，時宰臣與學士不及隨駕，知柔以京尹判齋，權中書，事屬近輔，表章繼至，切於批答。知

²⁹³ 杜昇即杜南昇，僖宗廣明二年（881年）在四川及第，時知貢舉為戶部侍郎韋昭度。

²⁹⁴ 軍倅為副將。

²⁹⁵ 姜漢椿的注云，中令為中書令的簡稱，查新舊唐書，韋昭度未任過中書令，事實上，《舊唐書·昭宗本紀》云：「（文德元年四月）韋昭度為中書令，孔緯為司空，舊傳亦云「昭宗即位，（韋昭度）守中書令，封岐國公」，因此姜注有誤。

²⁹⁶ 小諫為拾遺的俗稱。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15〈官稱別名〉云：「唐人好以它名標榜官稱，今漫疏於此，以示子姪之未能盡知者。太尉為掌武，司徒為五教，司空為空土，侍中為大貂，散騎常侍為小貂，御史大夫為亞台、為亞相、為司憲，中丞為獨坐、為中憲，侍御史為端公、南牀、橫榻、雜端，又曰脆梨，殿中為副端，又曰開口椒，監察為合口椒，諫議為大坡、大諫，補闕為中諫，又曰補袞，拾遺為小諫，又曰遺公，給事郎為夕郎、夕拜，知制誥為三字，起居郎為左螭，舍人為右螭，又並為修注，吏部尚書為大天，禮部為大儀，兵部為大戎，刑部為大秋，工部為大起，吏部郎為小選、為省眼，考功、度支為振行，禮部為小儀、為南省舍人…」；又《唐語林》卷4云：「杜昇自拾遺賜緋後，應舉及第，又拜拾遺，時號「著緋進士」。」

²⁹⁷ 姜漢椿注云時秦韜玉為工部侍郎，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工部侍郎表〉中提到秦韜玉為工部侍郎的時間是中和四年（884年）秋冬之時，而僖宗因為黃巢之亂離開長安到四川的時間是中和元年（881年）正月，如此的話，秦韜玉為工部侍郎的時間和嚴耕望的考證不同，嚴耕望考證中和元年時為工部侍郎的是蕭邁，後又有張禕最後才是秦韜玉。

²⁹⁸ 姜漢椿的注據卷3以為小歸公指的是歸仁澤，僖宗中和二年（882年）以禮部侍郎知貢舉，秦韜玉即此年進士，但《登科記考補正》卷23孟二冬以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考證以為時任禮部侍郎者實為歸仁紹，仁紹及仁澤為兄弟，歸仁澤為禮部侍郎主考是在中和五年（885年），本條實誤，應據以更正。

²⁹⁹ 唐試進士試日可延長到夜間，許燒燭三條。

³⁰⁰ 《唐語林》云：「廣明元年，盧僊中丞知舉，帖經後黃巢犯闕，天子幸蜀，韋昭度侍郎於蜀代放十二人，王彥昌即在廣明二年恩賜及第，後于稅、黃郁、杜昇（或杜南昇）也是在同年川中及第。」

柔以彥昌名聞，遂命權知學士，居半載，出拜京尹³⁰¹。又左常侍、大理卿，為本寺人吏所累，南遷。

表薦及第

乾寧中，駕幸三峰。殷文圭者³⁰²，攜梁王³⁰³表薦及第，仍列於榜內。時楊令公鎮維揚³⁰⁴，奄有宣浙，楊³⁰⁵汴榛梗久矣。文圭家池州之青陽³⁰⁶，辭親，間道至行在。無何，隨榜³⁰⁷為吏部侍郎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王乃上表薦之。文圭復擬飾非，遍投啟事於公卿間，略曰：「於菟獵食，非求尺璧之珍；鷄鷓避風，不望洪鍾之樂。」既擢第，由宋汴馳過，俄為多言者所發；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³⁰⁸。然是屢言措大率皆負心，常以文圭為證，白馬之誅³⁰⁹，

³⁰¹ 《唐刺史考》以為李知柔是在乾寧二年到三年時為京兆尹，而王彥昌居半載因此，王彥昌任京兆尹的時間在乾寧三年，乾寧三年十一月已由韓建為京兆尹。事實上，長安城自黃巢之亂後，王重榮、王行瑜、韓建、朱玫、李茂貞等在此相互攻擊，昭宗乾寧二年（895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軍士立王重榮之子王珂繼任，但王重盈之子王珙等不服，王珙結合李茂貞等三鎮，而王珂則是李克用的女婿，雙方又在關中展開一場戰爭，王行瑜命弟王行約攻河中，三鎮聯合出兵攻打長安，李克用也出兵，七月在河中擊敗王行約，進入關中，在長安聞訊的唐禁軍左軍指揮使王行實是王行約的弟弟，而李茂貞之養子李繼鵬是右軍指揮使，為了究竟是要將皇帝劫往邠寧或是鳳翔，二派勢力在長安混戰，捧日都頭李筠率領部分禁軍保護皇帝，逃出長安至石門鎮，最後在李克用的保護下回到了長安，李克用並大破王行瑜，攻陷邠州。但等李克用再回河東，唐昭宗召募禁軍，另設安聖、捧宸等四軍，以諸王統領，李茂貞以為圖已，因此在乾寧三年（896年）七月，再度出兵進攻長安，覃王李嗣周戰敗，昭宗又逃離長安，李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市肆，燔燒俱盡」，昭宗也逃至華州依韓建。不論是李知柔或是王彥昌為京兆尹都是長安最殘破的時代。

³⁰² 殷文圭是乾寧五年（898年）進士，時知貢舉者為禮部尚書裴贇，當年八月車駕自韓建掌控的華州還京師舉行科舉。

³⁰³ 梁王即朱溫。

³⁰⁴ 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鎮揚州。乾寧四年（897年）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大舉南侵，楊行密遣朱瑾、張訓擊敗朱全忠將龐師古於清口（今江蘇淮陰），朱瑾放淮河水，汴軍死傷無數，龐師古陣亡，葛從周逃回。朱全忠此後即無力南下，此後數十年間，南北遂成分裂之局。

³⁰⁵ 姜漢椿以為「楊」字乃「揚」字之誤，十分正確，汴指汴州是朱溫的地盤，揚指揚州是楊行密的地盤，如做「楊」並無意義。

³⁰⁶ 《舊唐書·地理志三》江南西道有池州青陽縣，當時是在楊行密的控制範圍。

³⁰⁷ 依據公告。

³⁰⁸ 《唐詩紀事》云：「（殷）文圭池州人，居九華，小字桂郎，苦學所用，墨池底為之穴，舉進士，中途遇一叟，曰眉綠拳文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冲虛，為儒當大有名於天下，唐末詞場請託公行，文圭與游恭獨步場屋。乾寧中。帝幸三峯，文圭携梁王表薦及第，仍列榜中，尋為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朱全忠表薦之，既而由汴宋馳歸，全忠大怒，遣吏捕之不及矣，自是屢言措大率皆負心，每以文圭為證，白馬之禍蓋自此也，文圭事楊行密，終左千牛衛將軍，子崇義自江南歸朝改姓湯名悅」。

³⁰⁹ 指昭宗天祐二年（905年）宰相柳璨以朱溫之意以「浮薄難制的罪名譖殺裴樞等大臣三十餘

靡不由此也。

何澤³¹⁰，韶陽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經略，有文稱。澤乾寧中，隨計至三峰行在，永樂崔公³¹¹，即澤之同年丈人也；聞澤來舉，乃以一絕振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訪我子，穩將鬢鬣上龍門。」時主文與奪未分，又會相庭有所阻，因之敗於垂成。後漂泊關外，梁太祖受禪，澤假廣南幕職入貢，敕賜及第³¹²。

惡得及第

于稅舊名韜玉，長興相國兄子³¹³，貴主視之如己子，莫不委之家政，往往與於關節，由是眾議喧然。廣明初，崔厚侍郎榜³¹⁴，貴主力取鼎甲；榜除之夕，為設庭燎，仍為宴具，以候同年展敬。選內人美少者十餘輩，執燭跨乘列於長興西門。既而將入辨色³¹⁵，有朱衣吏馳報曰：「胡子郎君未及第。」諸炬應聲擲之於地。巢寇難後，於川中及第，依棲田令孜矣。或曰，稅及第非令孜力，後依其門耳。

高鏞侍郎第一榜³¹⁶，裴思謙³¹⁷以仇中尉³¹⁸關節取狀頭，鏞庭譴之，

人於滑州白馬驛。

³¹⁰ 何澤，《登科記考補正》云是梁末帝貞明元年（915年）進士，時知貢舉是禮部侍郎鄭珏，《新五代史》有傳。

³¹¹ 即崔安潛，與何澤父何鼎同為文宗大中三年（849年）進士及第，因此這裏所謂四十九年前及第，則從大中三年（849年）到昭宗乾寧五年（898年）計四十九年，當時關中大亂，李茂貞在鳳翔進逼長安，唐昭宗被華州刺史韓建挾持到華州，為時二年之久。

³¹² 《通鑑》引薛史云：「何澤，廣州人，梁貞明中清海節度使劉陟薦其才，以進士擢第。」

³¹³ 長興相國即于琮，大中十二年進士（858年），取廣德公主，咸通八年（867年）為宰相，後黃巢入長安，于琮臥病在家，黃巢欲用為宰相，于琮不從，被殺。廣德公主亦同被殺。《舊唐書·于琮傳》云：「琮落拓有大志，雖以門資為吏，久不見用。大中朝，駙馬都尉鄭顯，以琮世故，獨以器度奇之。會有詔於士族中選人才尚公主，衣冠多避之。顯謂琮曰：「子人才甚佳，但不護細行，為世譽所抑，久而不調，能應此命乎？」琮然之。會李藩知貢舉，顯託之登第，其年遂升諫列，尚廣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踐臺閣，揚歷藩府。乾符中同平章事。」

³¹⁴ 崔厚為禮部侍郎是在廣明元年（880年）。

³¹⁵ 天色將明，《太平廣記》卷368〈僧太瓊〉云：「（僧太瓊）持鉢將上堂。闔門之次。有物簷前。時天纔辨色。僧就視之。乃一初生兒。」

³¹⁶ 《登科記考補正》云高鏞是元和九年（814年）進士及第。時知貢舉是韋貫之，《舊唐書·高鈇傳》云：「弟鏞，元和九年登進士第，升宏詞科，高鏞掌貢舉三年，舊傳云：「（高）鏞選擇雖多，頗得實才，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南部新書》卷二云：「父子知舉三家，高鏞子湘、湜；于邵子允、躬；崔鄆子瑤，惟。」

³¹⁷ 裴思謙是文宗開成三年（838年）狀元，高鏞自開成元年到開成三年連續三年知貢舉，裴思謙應是在高鏞第三年時狀元及第，因此應是高鏞之第三榜，本條以為高鏞第二榜有誤。

思謙迴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明年，錯戒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錯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錯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巍峩³¹⁹，錯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³²⁰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³²¹。」錯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詞貌堂堂，錯見之改容，不得已遂禮之矣。

黃郁³²²，三衢人，早遊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歷正郎、金紫。李端，曲江人，亦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為令孜賓佐，俱為孔魯公³²³所嫌。文德³²⁴中，與郁俱陷刑網。

芳林十哲

沈雲翔，亞之弟也。

林繕改名綯，閩人。光化中守太常博士。

鄭玘、劉業、唐珣、吳商叟。

秦韜玉，京兆人，父為左軍軍將。韜玉有詞藻，亦工長短句，有〈貴公子行〉曰：「階前莎毯綠不卷，銀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撚綫，粧點池臺畫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鬪鷄走狗家世事，抱來皆佩黃金魚。卻笑書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饑面。」

³¹⁸ 仇中尉即是仇士良，文宗開成九年，禮部侍郎同平章事李訓謀殺宦官，發動甘露之變，結果事敗被殺，仇士良為神策中尉，掌握禁軍勢力，事敗後，殺死中書、門下官員甚多，自甘露之變後，天下大事皆由北司決定，宰相不過奉行文書而已。

³¹⁹ 登高第。

³²⁰ 符合。

³²¹ 錄取。

³²² 黃郁、李端與于稅等均是廣明二年在四川及第。

³²³ 孔魯公即孔緯，山東曲阜人，新舊唐書均有傳，《舊唐書·孔緯傳》云：「緯家尚節義，挺然不屈。雖權勢燻灼，未嘗假以恩禮…孔氏自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人，未有為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

³²⁴ 唐僖宗年號，自廣明二年（881年）黃郁、李端進士及第光啓二年（886年）三月孔緯為同平章事，四月田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至四川，次年削奪田令孜官銜，流端州，到文德元年（888年）親田令孜的黃郁及李端等被陷刑網，從時間上來說十分合理。計七年。

然慕柏耆³²⁵為人，至於躁進，駕幸西蜀，為田令孜擢用；未期歲，官至丞郎，判鹽鐵，特賜及第。

郭薰者，不知何許人，與丞相于都尉，向為硯席之交³²⁶。及琮居重地，復縮財賦，薰不能避譏嫌，而樂為半夜客。咸通十三年，趙隱主文³²⁷，斷意為薰致高等，隱甚撓阻，而拒之無名。會列聖忌辰，宰執以下於慈恩寺行香，忽有彩帖子千餘，各方寸許，隨風散漫，有若蜂蝶，其上題曰：「新及第進士郭薰。」公卿覽之，相顧輾（彳亍）然³²⁸。因之主司得以黜去。

咸通中自雲翔輩凡十人，今所記者有八，皆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³²⁹。芳林，門名³³⁰，由此入內故也。然皆有文字，蓋《禮》所謂君子達其大者遠者，小人知其近者小者；得之與失，乃不能糾別淑慝，

³²⁵ 柏耆者，學縱橫家，憲宗時王承宗叛，自薦於宰相裴度，奉使鎮州說王承宗歸朝，由是知名，《新唐書·柏耆傳》云：「大和初，李同捷反，詔兩河諸鎮出兵，久無功。乃授耆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與判官沈亞之諭旨。會橫海節度使李祐平德州，同捷窮，請降，祐使大將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耆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謀言王廷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耆遂斬其首以獻。諸將嫉耆功，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戶參軍、亞之南康尉。宦人馬國亮譖耆受同捷先所得王稷女及奴婢珍貨。初，祐聞耆殺洪，大驚，疾遂劇。帝曰：「祐若死，是耆殺之。」至是，積前怒，詔長流愛州，賜死。」《新唐書》贊曰：「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口覆邦家」者歟！耆掩眾取功，自速其死，哀哉；《舊唐書》贊曰：「柏耆恃縱橫之算，欲俯拾卿相，忘身蹈利，旋踵而誅，宜哉。」

³²⁶ 硯席之交喻同窗之誼。

³²⁷ 趙隱即趙鸞，趙隱之弟，姜漢椿注云，《舊唐書·懿宗本紀》及本傳均作咸通六年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此做咸通十三年誤，但《登科記考補正》卷23云趙鸞知貢舉是在咸通七年，即《唐摭言》卷12：「韓衮，咸通七年趙鸞下狀元及第」，咸通六年時知貢舉者是中書舍人李蔚。

³²⁸ 輾然是開懷大笑之意，或微笑意，唐白居易《酬思黯相公見過弊居戲贈》詩：「村妓不辭出，恐君輾然哈。」今多形容女子的微笑。

³²⁹ 所謂十哲唐代有幾個不同的看法，唐摭言卷九芳林十哲，記得八人，其名曰：沈雲翔、林絢、鄭玘、劉業、唐珣、吳商叟、秦韜玉、郭薰。其後又云：「咸通中自雲翔輩凡十人，今所記者有八，皆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入內故也。」參看本書卷四553條。又唐才子傳卷九鄭谷敘「(谷)與許棠、任濤、張蠙、李栖遠、張喬、喻坦之、周繇、溫憲、李昌符唱答往還，號『芳林十哲』。」而唐詩紀事卷七十任濤下云：「李建州頻主京兆解試，時濤與許棠、張喬、喻坦之、劇燕、吳宰、張蠙、周繇、鄭谷、李栖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是年試，俱以次得之。是歲，咸通末也。」同卷張喬下亦敘「十哲」，有註曰：「十哲而十二人。」諸說之多歧異，或以年代不同之故。

³³⁰ 李健超《增訂兩京城坊考》卷一云：「禁苑者，隋之大興苑也，東距灤，北枕渭，西包漢長安城，南接都城，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二十三里，周一百二十里，正南阻于宮城，故南面三門偏于西苑之西，旁西苑者芳林門，次西景曜門，又西光化門，趙雨樂《唐代宮廷防衛與宦官權力淵源》（朱雷主編，《唐代的歷史與社會》，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提到唐代中期以後大明宮成為唐代的政治核心，大明宮特殊的防衛機制，使得宦官取得合法的權力。芳明門由夾城通西苑到達大明宮，所謂芳林十哲即由此交結宦官。

有之矣。語其蛇豕之心者³³¹，豈其然乎！

四兇

陳磻叟者，父名岵，富有辭學，尤溺於內典³³²。長慶中，嘗注《維摩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執政謂岵因內道場³³³僧進經，頗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質短小，長喙疎齒，尤富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騁辯，雖接對相公，旁若無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為道士，隸名於昊天觀³³⁴。咸通中降聖之辰，二教論義，而黃衣屢奔，上小不懌，宣下令後輩新入內道場，有能折衝浮圖者，許以自薦。磻叟攝衣奉詔，時釋門為主論，自誤引《涅槃經疏》。磻叟應聲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犯大不敬！」初其僧謂磻叟不通佛書，既而錯愕，殆至顛墜。自是連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萬歲。其日，簾前賜紫衣一襲。磻叟由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潛聞上聽云：磻叟衣冠子弟，不願在冠帔，頗思理一邑以自効耳。於是中旨授至德縣令。磻叟莅事未終考秩，拋官詣闕上封事，通義劉公引為羽翼，非時召對，數刻磻叟所陳，凡數十節，備究時病。復曰：「臣請破邊城家，可以贍軍一二年。」上問：「邊城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既而大為巖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誣罔上聽，訐斥大臣，除名為民，流愛州。磻叟雖至顛蹶，輒不敢以其道自屈。素有重墜之疾，歷聘藩后，率以肩輿造墀廡，所至無不仰止。及巖貶，磻叟得量移為鄧州司馬。時屬廣明庚子之後，劉巨容起徐，將得襄陽，不能磻叟，待以巡屬一州佐耳。磻叟沿漢南下，中途與巨容幕吏書云：「已出無禮之鄉，漸及逍遙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餘輩，移牒潭鄂，追捕磻叟。時天下喪亂，無人為隄防；既

³³¹ 左傳·定公四年：「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³³² 內典指佛教經典。

³³³ 內道場指皇宮中舉行佛事的道場。

³³⁴ 《唐會要》卷50：「昊天觀 全一坊地，貞觀初，為高宗宅，顯慶元年三月二十四日，為太宗追福，遂立為觀，以昊天為名，額高宗題」昊天觀在保寧坊，保寧坊在朱雀門街街東由北至南第八坊。

而為卒伍所陵，全家泝漢至賈塹，後門，三十餘口，無噍類矣。

劉子振，蒲人也，頗富學業，而不知大體；尤好凌轢同道，詆訐公卿。不恥干索³³⁵州縣，稍不如意，立致寒暑³³⁶；以至就試明庭，稱人廣眾，罕有與之談者。居守劉公主文歲³³⁷，患舉子納卷繁多，榜云納卷不得過三軸。子振納四十軸，因之大掇兇譽。子振非不自知，蓋不能抑壓耳。乾符中官為博士，三年，釋奠禮畢，令學官講書，宰臣已下，皆與聽焉。時子振講《禮記》，陸鸞，《周易》。

李沼者，封川相猶子也，其妻乃董常侍禹之女也。大順中，邠州節度使尚父王行瑜外族董氏，以舅事於禹，沼樂遊行瑜之門，行瑜呼沼李郎。會與計偕，僕馬生之具，皆行瑜所致，沼負是大恣。未幾，按甲來覲³³⁸，諷天子誅大臣，縉紳間重足一蹟³³⁹，沼出入行瑜之門，頗有得色。及行瑜敗³⁴⁰，詔捕沼，沼亡命秦隴。

論曰：才者璞也，識者工也；良璞授于賤工，器之陋也；偉才任於鄙識，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揚名，進德修業，苟昧乎識，未有一其藏者也。矧乃時之不來，命或多蹇；善惡蔽於反已，得失倖於尤人；豈不驟達終危，雖榮是辱！非夫克明躁靜之本，洞究存亡之域，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而能索身於坦夷者，未之有也。揚子雲曰，治亦鳳也。美才高識，其唯君子歟！

唐摭言卷十

曾麗儒

³³⁵ 干索意指索取錢財。

³³⁶ 立致寒暑意味翻臉不認人。

³³⁷ 姜漢椿注以為據上下文應為劉允章，劉允章在咸通九年（868年）知貢舉，按《登科記考補正》引本條正是劉允章。

³³⁸ 指昭宗乾寧二年「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甲子，至京師，坊市民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眾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又殺樞密使康尙弼及宦官數人」

³³⁹ 重足一蹟喻疊足而立，不敢邁步，形容非常恐懼。

³⁴⁰ 《資治通鑑》云：「七月丙辰朔，李克用舉軍渡河，以討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等稱兵詣闕之罪…癸亥夜，閻圭與劉景宣子繼晟、同州王行實縱火剽東市（昭宗逃到南山石門鎮，八月李克用入長安，車駕回長安，十月李克用攻邠州王行瑜）十一月癸未朔。壬寅，王行瑜與其妻子部曲五百餘人潰圍出奔，至慶州，行瑜為部下所殺，并其家二百口，並詣行營乞降，李克用遣牙將閻鏐獻于京師」。

海敘不遇（續）

【題解】此條所記，內容駁雜，然亦頗有興味，頗能見當時讀書人的眾生相。

周賀，少從浮圖，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詩格清雅，與賈長江、無可上人齊名。島哭柏巖禪師詩籍甚，及賀賦一篇，與島不相上下。島曰：「苔覆石床新，師曾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卻坐忘身。塔院關松雪，房廊露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賀曰：「林逋西風急，松枝講法餘。凍須亡夜剃，遺偈病時書。地燥焚身後，堂空著影初。此時頻下淚，曾省到吾廬。」

1. **周賀**：(1)《唐才子傳》卷六。清塞，字南卿，居廬嶽為浮屠，客南徐亦久，後來少室、終南間。俗姓周，名賀。工為近體詩，格調清雅，與賈島、無可齊名。寶歷中，姚合守錢塘，因攜書投刺以丐品第，姚合延待甚異。見其《哭僧》詩雲：「凍須亡夜剃，遺偈病中書」。大愛之，因加以冠巾，使複姓字。時夏臘已高，榮望落落，竟往依名山諸尊宿自終。詩一卷，今存。

(2) 參見《全唐詩》卷五〇三編其詩為一卷。《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二八補四句。《唐詩紀事》卷七六，《郡齋讀書志》卷四中、《唐才子傳校箋》卷。

2. **反初**：還俗之意。

3. **姚合**：(1)清·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五一《姚少監集》提要，論及姚合之「武功體」。謂：「開成末終秘書少監，然詩家皆謂之姚武功，其詩派亦稱『武功體』，以其早作〈武功縣詩〉三十首，為世傳誦，故相習不能改也。」在姚合後學之中，劉得仁在姚合拜杭州刺史時，作詩相賀。周賀也於此時，來杭州請謁。方干於大和間與姚合結交。無可於穆宗長慶初，姚合任萬年縣尉時，即曾與賈島夜宿萬年縣府。由此可知，中晚唐時期應也有一批詩人，學習姚合詩。(2) 據《唐才子傳校箋》卷六〈姚合〉條載：「合，陝州人，宰相崇之曾孫也。以詩聞。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貢舉，有夙好，因拔泥塗，鄭解榜及第。曆武功主簿，富平、萬年尉。寶應中，除監察御史，遷戶部員外郎，出為金、杭二州刺史。後召入，拜刑戶二部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開成間，李商隱尉弘農，以活囚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合來代簡，一見大喜，以風雅之契，即論使還官，人雅服其義。後仕終秘書監。與賈島同時，號『姚、賈』，自成一法。」生平事蹟見諸《舊唐書》卷九六及《新唐書》卷一二四〈姚崇傳〉附〈姚合傳〉、《郡齋讀書志》卷四中、《唐詩紀事》卷四九。

繆島雲，少從浮圖，才力浩大，有李杜之風。其詩尤重奇險，至如：「四五片霞生絕壁，兩三行雁過疏鬆。」復曰：「拋芥子降顛狒狒，折楊枝灑醉猩猩。」《廬山瀑布》曰：「白鳥遠行豎，玉虹孤飲潭。」皆窺出前輩。開成中常遊豫章。武宗朝準敕反初，名甚喧然。

4. **繆島雲**：(1)《全唐詩補編》外編第二編。《全唐詩補逸》卷之十二。

少從浮圖，武宗時返俗。補詩十首。

(2)《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二十八。〈過盱江麻姑山題絕句〉

萬疊峰巒入太清，麻姑從此會方平。

一從燕罷歸何處，寶殿瑤臺空月明。

(3)〈安徽省湯口鎮一小鎮名人〉

(<http://www.hudong.com/wiki/%E6%B1%A4%E5%8F%A3%E9%95%87>)

99.4.20。湯口鎮位於馳名中外的黃山風景區南麓，素有“黃山門戶”之稱。**釋島雲** 即繆島雲，少為僧，唐會昌年（唐武宗年號）中（841~846）敕准還俗。他慕東國僧擲鉢神異事蹟來黃山探訪，遍游全山，成為有記載以來最早登上天都峰的人，也是唐代詩人中歌詠黃山最多的人，他的詩多刻在黃山絕壁之上。至清

代，人們還能從石壁上讀到他的《黃山懷古》、《仙僧洞》、《湯泉》、《仙石橋》等詩，可見他在黃山逗留之久。

5. **開成**：唐文宗年號（836~840）。

6. **豫章**：在今江西省南昌市市區。隋開皇九年（589年）改爲洪州。大業初及唐天寶、至德年間，又曾改洪州爲豫章郡。

7. **敕**：帝王的詔書。如：「詔敕」。《新唐書》卷三十六《百官志一》：「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冊，天子用之。」

胡玢，不知何許人，嘗隱廬山，若心於五七言。《桑落洲》一篇曰：「莫問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數家新住處，昔日大江流。古岸崩欲盡，平沙長未休。想應百年後，人世更悠悠。」又《月詩》雲：「輪中別有物，光外更無空。」玢與李鷲舊交；鷲廉問江西，弓旌不至。

8. **桑落洲**：今江西九江東北。

9. **廬山**：唐中葉以後，習業廬山之風甚盛，宰相如楊收、李逢吉、朱朴、名士如符載、劉軻、竇群、李渤、李端、溫庭筠、杜牧、杜荀鶴皆出其中。大抵皆數人同處，或結茅，或居寺院，且有直從寺僧肄業者。唐末五代此風尤盛。引自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收入中國唐代學會編，《唐代研究論文集第二輯》，（台北：新文豐，1992），頁26。

10. **李鷲**：（1）曾任太常少卿、弘文館直學士，加之制誥，遷中書舍人、洪州刺史等職。《全唐文》卷七百二十四。鷲。開成時爲荊南判官。咸通中擢太常少卿宏文館學士。出爲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洪州刺史、御史中丞。

（2）（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七百二十四。〈題惠山寺詩序〉

太和五年四月。予自江東將西歸涇陽。路出錫邑。因肄業於惠山寺。居三歲。其所諷念左氏春秋詩易及司馬遷班固史屈原離騷莊周韓非書記及著歌詩數百篇。其詩凡言山中事者。悉記之於屋壁。文則不載。其寺會昌末經廢毀。屋室殆無存者。去年蒙恩自禁職出鎮鍾陵。鍾陵與毗陵地不相遠。而惠山居其屬邑間。其寺復置。會錫邑宰去年過此。留宴數日。今於予爲故人。因寓書請再題焉。嗚呼。自太和癸丑至咸通己丑。三紀餘矣。念邑中居人與僧居在惠山興寧兩寺者。今無人焉。染翰增悲。復何言耳。咸通十年二月一日。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兼洪州刺史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鷲題記。

（3）《全唐詩》卷607，有詩三首。〈慧山寺肄業送懷坦上人〉、〈讀惠山若冰師集因題故院三首〉、〈自惠山至吳下寄酬南徐從事〉。

11. **廉問**：察訪查問。當時李鷲任江南西道觀察使。

12. **弓旌**：弓和旌。古代徵聘之禮。以弓招士，以旌招大夫。見《左傳·昭公二十年》。《昭明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爰在弱冠，首應弓旌。」後以「弓旌」指招聘賢者的信物，引申爲延聘之意。

段維，或雲忠烈之後，年及強仕，殊不知書；一旦自悟其非，聞中條山書生淵藪，因往請益。眾以年長猶未發蒙，不與授經。或曰，以律詩百餘篇，俾其誦誦。翌日維悉能強記，諸生異之。復受八韻一軸，維誦之如初，因授之《孝經》。自是未半載，維博覽經籍，下筆成文，於是請下山求書糧。至蒲陝間，遇一前資郡牧即世，請維誌其墓。維立成數百言，有燕許風骨，厚獲濡潤。而乃性嗜煎餅，

嘗為文會，每個煎餅才熟，而筆一韻賦成。咸通、乾符中，聲名籍甚，竟無所成而卒。

13. **燕許風骨**：盛唐前期，燕國公張說（667-730）與許國公蘇頲（670-727）齊名，世稱「燕許大手筆」，其著作雖繼承六朝駢風，文句兩兩相儷，但不過分講究對偶隸事，清俊典雅，氣象渾穆，已是駢體經世文的成熟傑構。自安史之亂以至中晚唐藩鎮割據，當時廟堂尚實用的公文寫作，更擴展到藩鎮幕府。在此指**段維有兩人的文風**。

◎**蘇頲**，據《全唐詩小傳》〈蘇頲〉條載：「字廷碩，拔之子。幼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擢進士第，調烏程尉，舉賢良方正，歷監察御史。神龍中，遷給事中、脩文館學士、中書舍人。明皇愛其文，由工部侍郎進紫微侍郎，知政事，與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人。襲父封爵，號小許公。後罷為益州長史，復入知吏部選事。卒，諡文憲。頲以文章顯，與燕國公張說稱望略等，世稱『燕許』。集三十卷，今編詩二卷。」燕國公張說，許國公蘇頲(音挺)，朝廷典章多經其手，號「燕許大手筆」。

10. **強仕**：四十歲代稱。《禮記·曲禮上》：「四十曰強，而仕。」

11. **中條山**：中國山西省南部主要山脈之一，因位於秦嶺與太行之間，山勢狹長而得名，全長約 160 公里。

14. **前資**：古時稱已去職的官員。

15. **八韻**：指長詩歌。

16. **咸通、乾符**：唐僖宗年號（873-879）。

劇燕，蒲阪人也，工為雅正詩。王重榮鎮河中，燕投贈王曰：「只向國門安四海，不離鄉井拜三公。」重榮甚禮重。為人多縱，陵轢諸從事，竟為正平之禍。

17. **劇燕**：(1) (宋)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卷二，文學。

(清)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補正》卷二十三，咸通十四年癸巳（873）。七月十八日，懿宗崩。僖宗即位。進士三十人：

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禮部者千餘人，其間有名聲，如：何植、李攻、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潯、具麻、來鵠、賈隨，以文章稱；溫庭筠、鄭瀆、何涓、周鈐、宋耘、沈駕、周繫（即周繫），以詞翰顯；賈島、平曾、李洵、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傳；張維、皇甫川、郭駟、劉庭輝，以古風著。雖然，皆不中科。

(2) 「咸通十哲」之一。所謂「十哲」，實為十二人。於張喬段列出。

18. **陵轢**：欺壓、欺凌。《史記》卷十〈孝文本紀〉：「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亦作「凌轢」。

李濤，長沙人也，篇詠甚著，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帝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皆膾炙人口。溫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張郃等詩賦，皆榜於都堂。

19. **李濤**：(1) 《資治通鑑》唐紀七十三。《資治通鑑》後梁紀三，均王上之上，乾化三年……。有李濤相關事蹟。

(2) 《唐語林校證》卷二，文學。見劇燕段補充。

(3) 周勛初主編，嚴杰、武秀成、姚松等編《唐人軼事匯編》(四) p.1812-1814，頗多敘述。

20. **都堂**：唐代尚書省辦公之處。

任濤，豫章筠川人也，詩名早著。有「露團沙鶴起，人臥釣船流。」他皆仿此。數舉敗於垂成。李常侍驚廉察江西，特與放鄉裏之役，盲俗互有論列。驚判曰：「江西境內，凡為詩得及濤者，即與放色役，不止一任濤耳。」

19. **任濤**：(1)「咸通十哲」之一。所謂「十哲」，實為十二人。於張喬段列出。

(2) 據《唐才子傳》卷九〈任濤傳〉載：筠川人也。章句之名早擅。乾符中，應數舉，每敗垂成。李常侍驚廉察江西，素聞濤名，取其詩覽之，見云：「露搏沙鶴起，人臥釣船流。」大加賞歎曰：「任濤奇才也，何故不成名會當薦之。」特與放鄉里雜役。未幾，濤逝云，有才無命，大可憐也。詩集今傳。

(3) 傅璇琮著《唐代科學與文學》第十五章〈進士試與社會風氣〉，引此段說明雖未登第，也有特例可免除徭役，進一步說明科舉得第者，能免除鄉里征役是當然的事，且各科皆然，不只是登進士科。

20. **論列**：議論、非議。

21. **色役**：由官府指派人戶去各級品官和官衙擔任僕役的一種差役。古時徭役之一，盛行於唐代。是由官府指派成年男子義務性的勞役，主要是各級品官和官衙擔任樸役的差役。而**徭役**的義務性勞役，包括修城、鋪路、防衛鄉里、戍守邊疆等工作。據漢鼂錯《論貴粟疏》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後漢書》卷四十九〈王符傳〉載：「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

羅虬辭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肉聲，常為貳車屬意。會貳車聘鄴道，虬請紅兒歌而贈之繒彩。孝恭以副車所貯，不令受所貺。虬怒拂衣而起，詰旦，手刃絕句百篇，號比紅詩，大行於時。

22. **籍**：名冊。古時歌妓稱成爲入籍。

23. **肉聲**：沒有樂器伴奏的清唱，此指歌舞。

24. **貳車**：與下文的「副車」，均喻指副職。

周繁，池州青陽人也。兄繇，以詩篇中第。繇工八韻，有飛卿之風。

25. **周繁**：(宋)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卷二，文學。內文詳參劇燕段。

26. **周繇**：(清)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補正》卷二十三，咸通十三年壬辰(872)。

《唐才子傳》：「周繇，江南人。咸通十三年鄭昌圖榜進士，調福昌縣尉。」《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周繇字允元。」《唐詩紀事》：「繇字為憲，池州人。及咸通進士第，以《明皇夢鍾馗賦》知名，調池之建德令。李昭象以詩送曰：『投文得士而今少，佩印還家古所榮。』後以御史中丞與段成式、韋蟾、溫庭皓同遊襄陽徐商幕府。」孟按：《唐才子傳校箋》冊五《周繇傳》陶敏補箋云：《唐詩紀事》所紀字為憲之周繇，當作『元繇』，且於大中末官至御史中丞，與字允元之周繇並非一人。又，《唐摭言》卷十云：『周繁，池州青陽人也。兄繇，以詩篇中第。』《直齋書錄題解》卷十九已載繇「咸通十三年進士」。又，《全唐詩》卷六〇六林寬有《和周繇校書先輩省中寓直》詩。

何涓，湘南人也，業辭。嘗為《瀟湘賦》，天下傳寫。少遊國學，同時潘緯者，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夜賦瀟湘。」

27. 何涓：(1) 清王士禛撰《古夫於亭雜錄》卷一，文章遲速。

文章遲速不同，此由天性，不關工拙，故漢人云：「飛章馳檄用枚臯，高文典冊用相如。」唐人詩云：「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又吳道子、大李將軍俱畫嘉陵江山水於大同殿壁，明皇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皆極其妙。」蓋又不獨文章為然。

(2) (宋)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卷二，文學。內文詳參劇燕段。

28. 潘緯：湘南人，登咸通進士第。《全唐詩》存詩二首。查閱《登科記考補正》卷二十三，唐懿宗咸通二年辛巳(861)~咸通十五年甲午(874)，未見登錄。(可再於登科記補遺方面去查找。)

章碣，不知何許人，或曰孝標之子。咸通末，以篇什著名。乾符中，高侍郎湘自長沙攜邵安石至京及第，碣賦《東都望幸》以刺之。復為《焚書坑詩》曰：「竹帛煙銷帝業虛，昔年曾是祖龍居，坑灰未冷關東亂，劉項從來不讀書。」

29. 章碣：(1) 唐錢塘人。登乾符進士第。以詩聞名當時。後不知所終。

(2) (清)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補正》卷二十三，乾符四年丁酉(877)，列為進士三十人。

(3) (宋)陸游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菴筆記》卷四。

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也；「林下何曾見一人」，靈澈詩也；「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羅隱詩也；「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也；「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詩也；「忍事敵災星」，司空圖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也；「在家貧亦好」，戎昱詩也。

30. 邵安石：唐連州(治今廣東連縣)人。乾符四年(877)進士。

(清)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補正》卷二十三，乾符四年丁酉(877)，列為進士三十人。

來鵠，豫章人也，師韓、柳為文。大中末、咸通中，聲價益籍甚。廣明庚子之亂，鵠避地遊荆襄，南返，中和，客死於維揚。

31. 來鵠：(1)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八百十一。咸通舉進士不第。

〈聖政紀頌〉篇中有「有鄉校小臣來鵠」一句。

(2) (宋)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卷二，文學。內文詳參劇燕段。

(3) 《全唐詩補編》外編，第二編，《全唐詩補逸》卷十三。

來鵬，《全唐詩》作來鵠。來鵬，豫章人。家徐孺子亭邊，林園自樂，師韓柳為文。咸通間，舉進士不第。廣明中，避地荆襄，中和間客死於維揚逆旅，主人收葬之。補詩一首。

32. 中和：唐僖宗年號(881-884)。

張喬，池州九華人也，詩句清雅，實無與倫。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時為京兆參軍主試，同時有許棠與喬，及俞坦之、劇燕、任濟、吳罕、張墳、周繇、鄭谷、李棲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其年府試《月中桂》詩，喬擅場。詩曰：「與月長洪蒙，扶疏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群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虛白兔宮；何嘗因羽化細得問神功。」其年頻以許棠在場席多年，以為首薦；喬與俞坦之復受許下，薛能尚書深知，因以詩唁二子曰：「何事盡參差，惜哉吾子詩；曰令銷此道，天亦負明時。有路當重振，無門即不知；何曾見堯日，相與啜澆漓。」

33. **李建州**：(1) 據下文，知是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大中八年（854）進士。官南陵主簿，武功令。

(2) (宋)洪邁著《容齋隨筆》續筆卷一，十八則，李建州。

建安城東二十里，有梨山廟，相傳為唐刺史李公祠。予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書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請改之，蓋以為李回也。後讀文藝李頻傳，懿宗時，頻為建州刺史，以禮法治下。時朝政亂，盜興相推效，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州為立廟梨山，歲祠之，乃證其為頻。繼往禱而祝之云，俟獲感應，則當刻石紀實。已而得雨，遂為作碑。偶閱

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一書，正紀頻事，云除建州牧，卒於郡。曹松有詩悼之曰：「出旌臨建水，謝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篋，清資罷轉郎。瘴中無子奠，嶺外一妻孀。恐是浮吟骨，東歸就故鄉。」其身後事落拓如此。傳又云：「頻喪歸壽昌，父老相與扶柩葬之。天下亂，盜發其冢，縣人隨加封掩。」則無後可見云。稽神錄載一事，亦以為回，徐鉉失於不審也。

34. **擅場**：技藝超群。

35. **許棠**：字文化。唐宣州涇人。咸通十二年進士，時已年近五十，任涇縣尉。《登科記考補正》卷二十三，咸通十二年辛卯（871），列為進士四十人。

謝廷浩，閩人也。大順中，頗以辭賦著名，與徐夤不相上下，時號「錦繡堆」。

36. **謝廷浩**：周勛初主編，嚴杰、武秀成、姚松等編《唐人軼事彙編》，頁1684。《白孔六帖》入引作《舊唐史》。《實賓錄》、《六帖》作「謝延皓」。

陳象，袁州新喻人也，少為縣吏，一旦憤激為文，有西漢風骨，著《貫子》十篇。南平王鍾傳鎮豫章，以羔雁聘之，累遷行軍司馬，御史大夫。傳薨，象復佐其子文政。為淮師攻陷，象被擒送維揚，戮之。象頗師黃老，訖至於此，莫知所自也。

37. **鍾傳**：(1) 湯箕、陳岳等段，都有提及。

(2) 《新唐書》列傳一百一十五。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或勸其為盜必大顯。時王仙芝倡狂，江南大亂，眾推傳為長，乃鳩夷獠，依山為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

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臨觀，資以裝齋，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

必禱佛祠，積餌餅為犀象，高數尋。晚節重斂，商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卒。

匡時自立為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為江州刺史，怨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結汴人圖揚州。楊渥使秦裴攻匡時，圍洪州。匡時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淮軍大掠三日，執匡時及司馬陳象歸揚州。渥切責，匡時頓首請死，渥哀赦之，斬象於市。

38. 羔雁：小羊和雁。用為卿、士大夫的贄禮，亦用作徵召、婚聘、晉謁的禮物。

湯萇，潤州丹陽人也，工為應用，數舉敗於垂成。李巢在湖南，鄭績鎮廣南，俱以書奏受惠。晚佐江西鍾傳，書檄闌委，未嘗有倦色。傳女適江夏杜洪之子，時及昏暝，有人走乞障車文，萇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待制，既而四本俱成。天祐中，逃難至臨川，憂志而卒。

39. 闌委：闌，充滿、填滿。物或人大量集中。

40. 李巢：(1)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唐紀，卷第二百，唐紀十六，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下，顯慶四年。(節錄)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敬宗與辛茂將鞠之。……

(2) (後晉)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列傳，卷六十五，列傳第十五，長孫無忌。(顯慶)四年，中書令許敬宗遣人上封事，稱監察御史李巢與無忌交通謀反，帝令敬宗與侍中辛茂將鞠之。

(3) (宋)王溥撰《唐會要》卷二十六，待制官。顯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引諸色目舉人謁見。下詔策問之，凡九百人，李巢、張九齡、秦相如、崔行功、郭待封五人為上第，令待詔宏文館。坐日，令五人隨仗供奉。

41. 鄭績：《唐方鎮年表》：廣明元年(880)至中和四年(884)「鄭績」條下：《嶺表錄異》：僖宗朝，鄭績領番禺，高州得銅鼓。任領南東道節度使。

42. 障車文：應用文體之一。舉行婚禮障車時的祝頌文字。唐人婚嫁，等候新婦至，眾人擁門塞巷，車至不得行，稱為障車。

李凝古，執事中損之子，冲幼聰敏絕倫，工為燕許體文。中和中，從彭門時溥，溥令制露布進黃巢首級。凝古辭學精敏，義理該通，凡數千言，冠絕一時，天下仰風。無何，溥奏諸將各領一麾，凝古獲濡潤而不之謝，溥因茲減薄。

43. 中和：唐僖宗年號(881-885)。

44. 李凝古：(1) (後晉)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列傳第一百二十九。提及與時溥食中毒，有惡凝古者譖之的後續事件。……光啟初

(885-888)，王綱不振。是時天下諸侯，半出羣盜，強弱相噬，怙眾邀寵，國法莫能制。有李凝古者，從支詳為徐州從事，詳為衙將時溥所逐，而賓佐陷於徐。及溥為節度使，因食中毒，而惡凝古者譖之，云為支詳報讎行醜，溥收凝古殺之。……。

(2)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唐紀七十一，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下，中和三年。

武寧節度使時溥因食中毒，疑判官李凝古而殺之。凝古父損，為右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溥賂，令御史臺鞠之。侍御史王華為損論冤，令孜矯詔移損下神策獄，華拒而不遣。蕭邁奏：「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已為溥所殺，父損相別數年，聲問

不通，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陵蔑朝廷，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行及臣輩，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死，歸田里，時令孜專權，羣臣莫敢迕視，惟遵屢與爭辯，朝廷倚之。

45. **露布**：不加檢封而公開發佈的官方文書。據唐代封演《封氏聞見記》：“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檢封露而宣佈，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板”。

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題解】本條所記諸人，如孟郊、李賀、陸龜蒙、賈島、羅鄴、羅隱等，確為晚唐文壇之佼佼者。未能及第，是他們的不幸，抑亦竟是他們的大幸。見仁見智，由人評說。

1. 《全唐文》卷八百八十九，韋莊，〈乞追賜李賀皇甫松等進士及第奏〉。

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霑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稹珪、羅鄴、方幹。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惟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級。便以特敕。顯示優恩。俾使已升冤人。皆霑聖澤。後來學者。更勵文風。

2. 《容齋隨筆》三筆卷七，十四則，唐昭宗恤錄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霑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稹珪、羅鄴、方幹，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署。」敕獎莊而令中書門下詳酌處分。次年天復元年赦文，又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祕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按登科記，是年進士二十六人，光問第四，松第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顏居末級。昭宗當斯時離亂極矣，尚能眷眷於寒儒，其可書也。摭言雲：「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特敕授官，制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時謂此舉為五老榜。」

3. 《唐摭言》中所提，但未於上述《全唐文》、《容齋隨筆》提及人物：孟郊、李甘、顧邵孫（查無資料）、沈珮（查無資料）、顧蒙。

孟郊，字東野，工古風，詩名播天下，與李觀、韓退之為友。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張建封幕卒，使下廷評，韓文公作誌，東野謚曰貞耀先生。賈島詩曰：「身

殘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冢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吊處，斜日下寒天。」

4. 孟郊：(1) (後晉)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孟郊。

孟郊者，少隱於嵩山，稱處士。李翱分司洛中，與之遊。薦於留守鄭餘慶，辟為賓佐。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為忘形之契，常稱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鄭餘慶鎮興元，又奏為從事，辟書下而卒。餘慶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妻子者累年。

(2) (宋)歐陽修,宋祈撰;楊家駱主編《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六，列傳第一百一。在韓愈傳中列有孟郊、張籍、皇甫湜、盧仝、賈島、劉。……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3) 《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六，列傳第一百二十一，隱逸，陸龜蒙。……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

(4)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四。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年五十始第進士。調溧陽尉。鄭餘慶鎮興元。奏為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諡之曰貞曜先生。

(5) (清)永瑤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三，別集類三，卷一百五十。

【孟東野集十卷】唐孟郊撰。郊字東野。武康人。貞元中舉進士。官溧陽尉。事蹟附載新唐書韓愈傳。愈集中貞曜先生墓誌銘。即為郊作也。是集前有宋敏求序。稱世傳其集編汴吳鏤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

(6) 《登科記考補正》卷十四，貞元十二年丙子(796)。進士三十人。此段提及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先生諱郊，字東野。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閒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登科記》，東野及第在貞元十二年，年五十四。錄有《登科後詩》、《同年春燕詩》兩首。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璿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制，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湜覽賀所業，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璿肅行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賀就試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蔥，金鏤壓轡搖冬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雲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磨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炯炯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冥鴻，他日不羞蛇與龍。」二公大驚，以所乘馬命連鑣而還所居，親為束發。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辯諱》一篇，不幸未登壯室而卒。

5. 操觚染翰：觚，指木簡，可用以書寫。翰，指毛筆。操觚染翰指創作詩文字畫。

觚，有三種意思。(1) 古代青銅製盛酒禮器，具有八個稜角。說文解字：「觚，鄉飲酒之爵也。」(2) 稜角。《漢書》卷二十五，郊祀志下：「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法。」

(3) 古代書寫的木板。陸機《文選·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李善注：「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

趙光遠，丞相隱弟子，幼而聰悟。鹹通、乾符中，以為氣焰溫、李，因之恃才不拘小節，常將領子弟，恣遊俠斜，著《北里志》，頗述其事。

6、趙光遠：(1) 《唐人軼事匯編》(三) p.1579。紀錄趙光遠與妓女萊兒一段交

往情事。

(2)《舊唐書》本紀第二十上，昭宗李晔，乾寧三年。

十二月丁未，李克用縱兵俘剽魏博諸郡邑。以前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知制誥趙光遠為禦史中丞。太常禮院奏權立行廟，以備告饗，從之。

李群玉，不知何許人，詩篇妍麗，才力道健。咸通中，丞相修行楊公為奧主，進詩三百篇，授麟臺讎校。

7.李群玉：(1)《新唐書》志第五十，藝文四，丁部集錄，別集類。李羣玉詩三卷，後集五卷。字文山，澧州人。裴休觀察湖南，厚延致之，及為相，以詩論薦，授校書郎。

(2)《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三，鄭處約，李群玉守宏文館校書郎敕。

李群玉放懷邱壑。吟詠性情。孤雲無心。浮磬有韻。吐妍詞於麗則。動清律於風騷。冥鴻不歸。羽翰自逸。霧豹遠跡。文彩益奇。信不試而逾精。能久處而獨樂。念其求志。可以言詩。用示繫維。命之刊校。可守宏文館校書郎。……群玉字文山。澧州人。以裴休荐徵拜校書郎。

(3)《全唐文》唐文拾遺，卷八，懿宗皇帝。李群玉進詩賜物敕。卿所進歌詩。異常高雅。朕已遍覽。今有少錦彩器物賜卿。宜領取。夏熱。卿比平安好。

(4)《登科記考補正》卷二十二，唐宣宗大中八年甲戌(854)。上書拜官一人：李羣玉。《唐才子傳》：「李羣玉字文山，澧州人。清才曠逸，不樂仕進，赴舉一上(自按：次)即止。裴相公休觀察湖南，厚禮延致之郡中。大中八年，以草澤臣來京詣闕上表，自進詩三百篇。休適入相，復論薦。上悅之，敕授弘文館校書郎。」

8. **丞相修行楊公**：據《唐才子傳》所記為裴休。查新、舊《唐書》裴休傳，裴休任職湖南與入京為相時間與《唐才子傳》相符。

李甘，字酥鼎，長慶四年及第，《登科記》已註矣。

9.李甘：(1)《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一，列傳第一百二十一。李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大和中，累官至侍御史。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與既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唱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乃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李訓亦惡注之所求，相注之事竟寢。訓不獲已，貶甘封州司馬。

(2)《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三，唐紀五十九。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上，太和二年。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

(3)《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五，唐紀六十一，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中，太和九年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癸亥，貶甘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

(4)《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三。李甘，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又登制科。太和中累官侍御史。貶封州司馬。

(5)(宋)王溥撰《唐會要》卷七十六，貢舉中，制科舉。太和二年閏三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李郃、裴休、裴素、南卓、李甘、杜牧、馬植、鄭亞、崔博、崔興、王式、羅邵京、崔渠、韓賓、崔慎由、苗愔、韋

昶、崔煥、崔讜及第。詳明吏理達于教化科。宋昆及第。軍謀宏達堪任將帥科。鄭冠、李式及第。

(6)《登科記考補正》卷十九，長慶四年甲辰(824)。正月壬申，穆宗崩。《舊書》本紀。丙子，敬宗即位於太極東序。《通鑑》

進士三十人：李甘，《舊書》本傳：「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擢第。」《摭言》引《登科記》：「李甘，長慶四年及第。」《因話錄》：「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為文至精。乾出於李相國武都公門下，時以為得人。」

論曰：工拙由人，得喪者命；非賢之咎，伊時之病。善不為名，而名隨之；名不為祿，而祿從之。苟異於是，不汨，而小人之儒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己。《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10.《詩經·鄭風·風雨》：「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原意其實只是表示妻子在風雨的夜裡看到丈夫回來了十分歡喜，後來的士人把「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引伸為類似「松柏後凋於歲寒」的意義，又把原指丈夫的「君子」引伸為能帶來希望的人。

(明)顧亭林《日知錄》卷十七。〈兩漢風俗〉部份原文：「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

〈廉恥〉部分原文：「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眾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意是鼓勵君子在亂世之中依舊堅守禮義廉恥，不隨波逐流的意思。

唐摭言卷十

游麗雲

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題解】科舉考試，意在選拔人才，然有些頗有真才實學之士，由於林林總總因素未能得中，他們不僅得到人們的同情，更受到當世人的尊敬。本條所記，及此類事。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余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宏、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斂衽。然亦指斥貴幸，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郃詣闕進疏，請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間，屈聲播於天下。

1. 太和二年：古時「太」、「大」兩字相通，唐文宗的年號，應為大和年號共使用9年(西元827-835)。
2. 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唐文宗太和二年(828)，閏三月甲午……，詔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第三等裴休、裴素，第三次等李郃……。(清·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卷二十，頁832。)
3. 制科：唐朝貢舉有「常舉」和「制舉」。「常舉」是貢舉常科的簡稱，也就是經常舉行的科目，由尚書省主持考試。「制舉」是不定期舉行，通常由皇帝下詔，也常由皇帝親試，其科目繁多，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蕡典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等，其可考者，達六、七十科。(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頁4)。
4. 裴休：

- (1) 字公美，濟源人，登進士第。大和二年二月，上試制舉人，甲等，制科之首。舉賢良方正，生甲等。(清·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卷二十，頁832。)擢累監察御史、兵部侍郎。
- (2) 《玄秘塔碑》由裴休撰文，柳公權書寫，建立於唐武宗會昌元年（西元八四一年），碑文共一千二百餘字，原石現存西安碑林。
- (3) 裴休〈送子出家詩〉「含悲送子入空門，朝夕應當種善根，身眼莫隨財色染，道心傾向歲寒存。看經念佛依師教，苦志明心報四恩，他日忽然成大器，人間天上獨稱尊。」
- (4) 裴休在《全唐詩》卷五六三存有二首詩：一首〈題泐潭〉「泐潭形勝地，祖塔在雲湄。浩劫有窮日，真風無墜時。歲華空自老，消息竟誰知。到此輕塵慮，功名自可遺。」另一首〈贈黃藥山僧希運〉「曾傳達士心中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
5. 劉蕡：據歐陽修《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三十一〈劉蕡〉載：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救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后，權綱馳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弑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恥，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丑朋挺，外脅群臣，內掣侮天子，蕡常痛疾。
6. 斂衽：整飭衣襟，表示恭敬。
7. 貴幸：亦作「貴倖」，位尊而受君王寵信，此只宦官。
8. 李郃：唐文宗太和元年狀元，字中玄，一字子元。據《方輿攬勝》卷二十四《湖南路·道州·人物》載：李郃，太和元年擢進士第一，崔郾為座主。或謂即與劉蕡同應賢良方正科。
9. 留中：將臣子呈上的奏章留置宮禁之中，不交辦。
- 乾符中，蔣凝應宏辭，為賦止及四韻，遂曳白而去。試官不之信，逼請所試，凝以實告。既而比之諸公，凝有得色，試官嘆息久之。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妝。」
10. 乾符中：唐僖宗的年號，乾符年號共使用6年（西元874-879）。
11. 蔣凝：據《新唐書》志第五十載：蔣凝，字仲山，咸通進士第。《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三〈貢舉六〉載：乾符中，蔣凝應宏詞。為賦止及四韻，遂白而去。試官不之信，逼請所謂。凝以實告。既而比之諸公，凝有德色。試官嘆息久之。頃刻之間，播于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妝。
12. 曳白：卷紙空白，表示考試交白卷。語出《舊唐書》卷一一三〈苗晉卿傳〉：「玄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登第者十無一二，而爽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
13. 白頭二句：喻應試者滿紙辭賦，比不上蔣凝幾句。形容相貌極醜。語出漢·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其為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
14. 花鈿：
- (1) 古時婦女臉土的一種花飾。是將剪成的花樣，貼於額前，形狀多樣化，施於眉心，又稱「花子」，唐代亦盛行。劉禹錫詩〈劉賓客文集〉「安鈿當

嫵眉」，杜牧詩「春陰撲翠鈿」、溫庭筠詞「眉間翠鈿深」所詠，成彥雄詞「鵝黃翦出小花鈿」所描述。(參見嚴紀華，《全唐詩婦女歌之內容分析》，台北：嚴紀華，1981 初版)。

- (3) **另一解釋為古代首飾**。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頁 150，提及花鈿是金、銀、珠玉的花形首飾。白居易〈長恨歌〉有「花鈿委地無人收」句。梁代丘遲〈敬酬柳僕射征怨〉有「羽釵如可間，金鈿畏相逼。」

15. 徐妃半妝：

- (1) 徐娘是(南朝)梁元帝蕭繹的妃子，名昭佩，因元帝策封成妃，又稱徐妃。元帝性殘暴，又是獨眼龍，徐娘當然不中意，故意化半面妝，表示一隻眼剛好看半邊臉，惹得元帝生氣。(典出《南史》卷十二〈后妃傳下·梁元帝徐妃傳〉)。後用以比喻僅得到事物的一端而未得全貌。李商隱〈南朝詩〉有「休誇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妝」句。
- (2) 「**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典故也出自徐妃的身上。元帝的俊美近臣暨季江，徐娘竟與之陳倉暗度。事後，暨季江每次都拿馬、狗來作讚美的比較道：「柏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漂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典出《南史》卷十二〈后妃傳下·梁元帝徐妃傳〉)。

貞元中，樂天應宏辭，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知我者謂我新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然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也。

16. **貞元**：唐德宗的貞元年號共使用 21 年(西元 785-805)。

17. **漢高祖斬白蛇**：事詳見《史記·高祖本紀》。

18. 樂天：

- (1) 即白居易，季庚之子，始生未能言，默識之無二字，乳媪試之，能百指而不誤。間日復試之，亦然。既能言，讀書勤敏。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十六年，中書舍人高郢掌貢闈，居易求試，一舉擢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習性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為時楷式，新進士競相傳于京師矣。會憲宗新即位，始用為翰林學士。(出自元稹《長慶集序》)。
- (2) 據唐宋人的記載，有說白居易十六歲時，至長安應進士試，將《賦得古原草送別》詩去拜謁名士顧況，顧況一看到白居易的名字，就開玩笑說：「長安居大不易！」但是，當他讀到「野火燒不盡，春風春又生」詩句，狀似驚喜道：「有句如此，居天下何難！」由於顧況的賞識，白居易進士及第，名揚天下。(請參見傅琰琮，《唐代詩人叢考》〈顧況考〉)「**長安居大不易**」的話，道出一般讀書人在長安生活的艱辛與拜謁名士的重要。
- (3) 唐一代，跟妓女來往最頻繁的文人，當首推白居易……始而樸實無華，終以聲色為晚年生活的依歸，他的詩便是鐵證如山，如〈和春深〉一詩說：「何處春深好，春深妓女家。眉欺楊柳葉，裙妒石榴花。蘭麝熏行被，金銅釘坐車。杭州蘇小小，人道最天斜。」……白居易的家庭生活，並不如想像中美滿，據費海璣研究指出，婚姻的不和諧，乃是造成白氏醉吟生活的基本原因。(引自宋師德熹著，《唐史識小-社會與文化探索》，台北：稻鄉出版社，2009，頁 212、213)。

論曰：無義而生，不若有義而死；邪曲而得，不若正直而失。雖抱屈於一時，竟垂裕於千載者，實得之矣。比夫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者，白得之矣。麟肝鳳髓，不登於俎者，其惟蔣君乎！

19. **垂裕**：爲後世子孫留下財富或功績。語出《書經·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梁書·侯景傳》卷五十六：「垂裕後昆，流名竹帛，此實生平之志也。」
20. **麟肝鳳髓**：在先民的原始崇拜中，麟是一種靈物。《禮記·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麟是四靈之首。陸機《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中說：「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群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嚴粲《詩輯》中也說：「有足者宜踈，唯麟之足，可以踈而不踈；有額者宜抵，唯麟之額，可以抵而不抵；有角者宜觸，唯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就是說，**麟是一種由鹿、牛、馬、魚四種動物組合而成的神物**，這種動物事實上並不存在，而是先民想像和創造出來的。麟這一動物是將一切美好的東西集中於一身，它是仁厚的化身，因而又是王者之瑞，因此，後世以「麟肝鳳髓」比喻極其美味的佳餚、稀有的食品。
21. **不登於俎者**：俎，據段玉裁《說文解字》：「从，半肉在且上，俎禮也。」本義：是古代祭祀或宴會時用以載三牲六畜的銅器或木漆製的禮器。（三牲是指牛、羊、豬；而六畜則包括馬、牛、羊、雞、犬、豕）。《左傳·隱公五年》載「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因爲古代祭祀是國之大事，「俎」是祭宗廟之器，是專門載三牲六畜供品的禮器，是不允許放鳥獸之肉的。《晉書·孔坦傳》：「今猶俎上肉，任人膾截耳」，就是砧板上的肉，比喻受人欺凌壓迫，無逃避餘地的境況。因此，「麟肝鳳髓，不登於俎者，其惟蔣君乎！」這兩句喻蔣擬雖極有才華，卻無機會嶄露頭角。

海敘不遇

【題解】此條所記，呈現出當時讀書人的眾生相。

宋濟老於辭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落官韻，撫膺曰：「宋五坦率矣！」由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明皇先問曰：「宋五坦率否」或曰：「有客譏宋濟曰，「白袍何紛紛」答曰，「為朱袍紫袍紛紛耳！」」

22. 宋濟：

(1) 德宗時人，與楊衡，符載同棲青城。與楊衡、符載、崔群、宋濟隱廬山，號「山中四友」。《北夢瑣言》卷五〈符載〉條：「載……本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棲青城山以習業。楊衡擢進士第，宋濟老死，唯符公以王霸自許，恥於常調。」（《唐詩紀要》卷五一及《太平廣記》卷一九八均同）。

(2) 傳詩二首，《全唐詩》卷 472，〈東鄰美人歌〉：「花暖江城斜日陰，鶯啼繡戶曉雲深。春風不道珠簾隔，傳得歌聲與客心。」〈塞上聞笛〉：「胡兒吹笛戍樓間，樓上蕭條海月閑。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

張倬者，東之孫也。嘗舉進士落第，捧《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即千佛名經也。」

23. **張倬**：《唐語林·卷四·企羨》載：進士張倬，濮陽王東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

24. **登科記**：科舉時代及第士人的名錄，唐代有《登科記》，宋以後名《登科錄》，或稱《題名錄》。詳載鄉、會試中試人數、姓名、籍貫、年歲以及考官以下官職姓名，以及三場

試題目。

25. **千佛名經**：本為佛經名，後借指登科名榜，以登科一事喻成佛。後來宋代范成大的〈送

同年萬元亨知階州〉詩中，就有「當年千佛名經裏，又見西遊第二人」，當中的千佛名經指也是登科及第。這種**借代修辭**的濫觴，即始於此條之記載。

平曾謁華州李相（固言）不遇，因吟一絕而去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畫不開，詩卷卻拋書袋裏，譬如閑看華山來。」

劉魯風，江西**投謁**所知，頗為典謁所沮，因賦一絕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千裏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

26. 唐代舉子的行卷之風除了在京師，還盛行於外地州府。一種是行於州府或節鎮的長官，這些人握有實權，士人投書請謁，既是謀取經濟上的資助，又是求得薦引，造成名聲。另一種是向有文明的文人學者投獻，主要是為了取得他們的指導，並藉由他們在京師的種種人事關係，得到名人的薦引。但是，有些地方節鎮對文士的投謁行卷不予理睬，這時，讀書人就要作詩文加以譏諷。（引自傅琰琮，《唐代科舉與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 288、289）

27. **平曾**：

(1) 《東觀奏記》附錄三〈唐宣宗遺聞軼事彙編〉載：賈島初赴名場日，常輕於先輩，以八百舉子所業，悉不如己。……又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公卿惡之，與禮闈議之，奏島與**平曾**等風狂，撓擾貢院。是時逐出關外，號為「十惡」。《唐詩紀事》卷六五載：「唐以府元被黜者，九人，其一也。長慶二年同賈閻仙輩貶，謂之舉場十惡。後謁固於蜀幕中，皆名士。輕忽無所畏，遂獻《雪山賦》，李覽命推出。不旬日，再獻《鯨魚賦》，曰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烏鳶所獲，奈魴鯉何李覽之遂不至深罪」。《御定全唐詩》卷 508 載詩三首，分別為〈謁李相不遇〉、〈留薛僕射〉以及〈繫白馬詩上薛僕射〉。」

(2) 《全唐詩》卷五〇八存三詩。除了此條所載〈謁李相不遇〉外，尚有其它二首詩如下：

① 〈留別薛僕射（薛平僕射出鎮浙西主禮稍薄曾留詩諷之）〉

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大夫。毛髮豎時趨劍戟，衣冠儼處拜冰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愧三縑恤旅途。明日過江風景好，不堪回首望勾吳。

② 〈繫白馬詩上薛僕射〉

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空留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仔細看。

28. **謁**：古時，拜訪者把名字和其他介紹文字寫在竹片或紙上，作為給被拜訪者的見面介紹文傳，也就現在的名片。如《史記·張儀列傳》載：「張儀之趙，上謁求見蘇秦」。在紙張尚未發明之前，人們用竹木製成名刺刻上自己的姓名。西漢時稱為謁，東漢則稱為刺。隨著紙的發明及廣泛使用，紙逐漸代替竹木曰**名紙**，**刺**的名稱仍沿襲使用。彭大翼《山堂肆考》：「名紙，謂寫名於紙上，今呼名帖」。

29. **名紙毛生**：意思是：沒錢送給看門人，名片磨毛邊也沒有通報實際狀況，可見無處投獻的困境，表達了投謁者惆悵詩意的感受。**名紙**，印著或寫著姓名，

用以介紹自己的紙卡。五代周·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上〈風流藪澤〉載：「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亦作「名片」。

30. **投謁**：參見、拜訪。葛曉音先生在《論初盛唐文人的干謁方式》中提出：「投謁作為向先達者自炫才能的一種方式，往往要進獻詩賦。特別是在唐初到神龍年間，進士不試詩賦的相當長時期內，投謁成為文人最重要的詩歌社交活動，對於詩歌發展的刺激作用，甚至超過了進士試」。正因如此，唐人的文學活動更具特色，文學傳播活動也更為活躍。

羅隱，光化中猶佐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隱批一絕於紙尾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矢如流電馬如飛，瀟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

31. **羅隱**：因貌醜十舉不中。據《舊五代史》，卷二十四，〈梁書·羅隱傳〉頁326，載：

羅隱，餘杭人。詩名於天下尤長於詠史，然多所譏諷，以故不中第，大為唐宰相鄭畋、李蔚所知。隱雖負文稱，然貌古而陋。……唐廣明中，因亂歸鄉里，節度使錢鏐辟為從事。開平初，太祖以右諫議大夫徵，不至，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密表推薦，乃授給事中。年八十餘，終於錢塘。

32. **光化**：唐昭宗年號，使用期間為西元898年八月到901年三月。

33. **瀟陵老將無功業**二句：借用漢代李廣典故，參見《史記·李將軍列傳》。因羅隱雖有文財，但因貌醜而十舉不中，此處用來抒發心中不平之氣。

莊布謁皮日休不遇，因以長書疏之，大行於世。

溫憲，先輩庭筠之子，光啟中及第，尋為山南從事。辭人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略曰：「蛾眉先妬，明妃為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34. **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早年居鹿門山，字號鹿門子、間氣布衣、醉吟先生。唐懿宗咸通八年(西元867年)登進士第，後參加黃巢軍，為翰林學士。兵敗被害。與陸龜蒙為文友，稱「皮陸」，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參見《北夢瑣言》，卷2，〈皮日休獻書〉頁31-32，《登科記補正》卷23頁954、955)。

35. **溫憲**：《唐才子傳》載：「溫憲，庭筠之子也。龍紀元年李翰榜進士及第。」他和鄭谷、許棠、任濤……等是同時人，當時合稱「芳林十哲」，後世稱「咸通十哲」。溫憲曾在屢試不第的境況下，寫下「十年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詩句。(見《全唐詩》卷70)。《唐詩紀事》卷七十《溫憲》條，說：「溫憲員外，庭筠子也。僖、昭之間，白士於有私，值鄭相延昌掌邦貢也，以其父文多刺時，復傲毀朝士，抑而不錄。」記述著知舉者因為溫庭筠的緣故，故意不錄取其子，而溫庭筠之所以不容於時，在於「文多刺時，復傲毀朝士」，正是此條所述「憲先人之屈」。

36. **光啟**：唐僖宗年號，共使用2年(885~887)。

37. **蛾眉先妬**四句：借用漢代王昭君和李廣典故，來述溫憲先人之屈。蛾眉，指女子容貌的美麗，語出屈原〈離騷〉：「眾女嫉予之蛾眉兮」。

盧汪門族，甲於天下，因官，家於荆南之塔橋，舉進士二十餘上不第，滿朝稱屈。嘗賦一絕，頗為前達所推，曰：「惆悵興亡系綺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個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因《賦酒胡子長歌》一篇甚著，敘曰：

「二三子逆旅相遇，黃酒於旁舍，且無絲竹，以用娛賓友，蘭陵掾淮南生探囊中得酒胡子，置於座上，拱而立令曰：巡觴之胡人，心僂仰旋轉，所向者舉杯。胡貌類人，亦有意趣，然而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作《酒胡歌》以誚之曰：同心相遇思同歡，擊出酒胡當玉盤，盤中碗脆不自定，四座親賓註意看。可以不在心，否以不在面，狗俗隨時自圓轉，酒胡五藏屬他人，十分亦是無情勸。爾不耕，亦不饑；爾不蠶，亦有衣；有眼不曾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儀形本非天地力。雕鑄匠意若多端，翠帽朱衫巧裝飾。長安斗酒十千酤，劉伶平生為酒徒，劉伶虛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38. **荆南**：荆南又稱南平、北楚，是五代時的十國之一，高季興於同光二年（924年）受後唐封為南平王，建都荊州（今湖北江陵），史稱荆南。統治範圍包括今湖北的江陵、公安一帶。
39. **綺羅**：穿著華麗衣服的人。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治家〉：「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唐·李遠〈悲銅雀臺〉詩：「雪密疑樓閣，花開想綺羅。」此處借指貴婦。
40. **青娥**：一釋為少女，如白居易〈長恨歌〉：「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另一解為青黑色的眉毛，如韋應物〈擬古詩十二首之二〉：「娟娟雙青娥，微微啓玉齒。」此處指美麗的少女。
41. **黃酒**：買酒。《史記》卷八《高祖本紀》：「常從王媪、武負黃酒，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
42. **蘭陵掾**：蘭陵官員。**蘭陵**，郡名。春秋戰國時楚地，故城約在今山東省嶧縣東。（參見《讀史方輿紀要》卷三十二〈山東三·袁州府·嶧縣〉）。**掾**，古代官府屬員的通稱。《漢書》卷三十九〈蕭何傳〉：「（何）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新唐書》卷四十九《百官志》：「掾一人，掌通判功曹、倉曹、戶曹事。」
43. **酒胡子**：古人在席間用以勸酒的道具。刻木為人，而銳其下，置之盤中，左右欹側如舞，視其傳籌所至或倒時指向決定當飲的人。元稹〈酬孝甫見贈詩十首〉之三：「野詩良輔偏憐假，長借金鞍迓酒胡。」亦稱為「撥弗倒」。
44. **巡觴**：巡酒。觴，酒杯、酒器。韓非子〈十過〉：「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聊齋志異》卷一〈嬌娜〉：「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
45. **僂仰**：指低頭和仰頭，在此表示搖擺。《昭明文選》蘇武詩四首之二：「僂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
46. **碗脆**：動搖不安的樣子。韓愈有〈祭馬僕射文〉詩云：「適彼甌閩，脆脆跋躓。」
47. **狗俗**：屈從世俗，如：元稹〈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物情良狗俗，時論太誣吾。」
48. **黼黻**：衣裳繪繡的花紋，多指帝王高官所穿之服，如《左傳·桓公二年》：「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也比喻文章，《北齊書》卷四十五·〈文苑傳序〉：「摛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
49. **酤**：此處指買酒。唐·李頎〈送陳章甫〉詩：「東門酤酒飲我曹，心輕萬事如鴻毛。」另一義為賣酒。《史記》·卷117《司馬相如傳》：「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資治通鑑·漢紀八》卷16〈景帝中二年〉：「夏，四月，地震。旱，禁酤酒。」胡三省注：「酤，謂賣酒也。」
50. **斗酒十千**：形容價格昂貴的酒。

51. **劉伶**：劉伶，字伯倫，西晉沛國人（今安徽宿縣）人，「竹林七賢」之一。曾為建威參軍。晉武帝泰始初，對朝廷策問，強調無為而治，以無能罷免。平生嗜酒，曾作《酒德頌》，宣揚老莊思想和縱酒放誕之情趣，對傳統「禮法」表示蔑視。《晉書·列傳十九·劉伶》載其「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51. **拍浮**：游泳；浮游。《世說新語·任誕》：「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卮，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警世通言》卷十四，〈鬼癩道人除怪〉：「真人面前說不得假話，旱地上打不得拍浮」。後人因以「拍浮」為詩酒娛情之典。

羅隱，梁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衮以小天倖大秋姚公使兩浙，衮以詩贈隱曰：「平日詩風好涕流，讒書雖盛一名休。衮區嘆屈瞻天問，夷貊聞詩過海求。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何當世祖從人望早以公臺命卓侯。」隱答曰：「崑崙水色九般流，飲即神仙愁即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緣木更難求。鶴原謾欲均餘力，鶴發那堪問舊遊！遙望北辰當上國，羨君歸棹五諸侯。」

52. **羅隱**：宋，邵博撰，劉德權、李劍雄點校，《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七，頁131，記載「唐末羅蚪、羅鄴、羅隱兄弟俱有文，時號『三羅』」。
53. **開平**：後梁太祖朱溫年號(907~910)。
54. **讒書**：誹謗他人的書札。
55. **青瑣拜**：漢·應劭《漢官儀》卷上：「黃門郎，每日暮，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青瑣指的是官門，上文有羅隱「累徵夕郎不起」之語，此用「青瑣拜」指羅隱。
56. **守株**：「守株待兔」的省稱。典出《韓非子·五蠹》。後比喻拘泥守成，不知變通或妄想不勞而獲。
57. **緣木**：爬樹。典出《孟子·梁惠王上》：「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比喻用錯方法，徒勞無功。羅隱曾十舉不中，用「守株待兔」和「緣木求魚」典故，頗有自嘲及不平之處。
58. **鶴原**：比喻兄弟友愛，急難相扶持。語出《詩經·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詩經·朱公遷疏義》云：「鶴鶴，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詩經朱公遷疏義云：「鶴鶴，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吳代陸璣撰，《毛詩陸疏廣要》對於鶴鶴形態有詳細描寫：「鶴鶴，大如鸚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赤色，腹下白，頸下黑」。

孫定，字誌元，涪州大戎之族子，長於儲。定數舉矣，而儲方欲就貢。或訪於定，定謔曰：「十三郎儀表堂堂，好個軍將，何須以科第為資！」儲頗銜之。後儲貴達，未嘗言定之長。晚年喪誌，放意杯酒。景福二年，下第遊京，西出開遠門，醉中走筆寄儲詩曰：「行行血淚灑塵襟，事逐東流渭水深；愁跨寒驢風尚緊，靜投孤店日初沈。一枝猶掛東堂夢，千裏空馳北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滿城煙樹噪春禽。」空詩歌千餘首，多委於兵火，竟無成而卒。

59. **景福二年**：西元893年。景福，唐昭宗年號，使用2年(892~893)。
60. **東堂夢**：夢想科舉考試及第。東堂，晉室的正殿。
61. **北巷心**：在此喻士之不得志，懷才不遇。

歐陽澥者，四門之孫也，薄有辭賦，出入場中僅二十年。善和韋中令在闕下，澥即行卷及門，凡十餘載，未嘗一面，而澥慶吊不虧。韋公雖不言，而心念其人。中和初，公隨駕至西川命相，時澥寓居漢南，公訪知行止，以私書令襄帥劉巨容俾澥計偕，巨容得書大喜，待以厚禮，首薦之外，賁以千餘緡，復大宴於府幕。既而撰日遵路，無何，一夕心痛而卒。巨容因籍澥答書，既呈於公，公覽之憮然，因曰：「十年不見，酌然不錯！」

62. **歐陽澥**：據《唐詩紀事》卷三二頁 551〈歐陽詹〉載：有閩川歐陽澥者，四門詹之孫也。澥娶婦經旬，而辭赴舉，抗節不還。詩云：「黃菊離家十四年。」又云：「李家已是夢松年。」又云：「落日望鄉處，何人知客情？」自憐十八年之帝鄉，未遇知己也。亦為燕詩以獻主司鄭愚侍郎，其詞雖為朝賢稱嘆，尚未第焉。澥詩曰：「翩翩雙燕畫堂開，送古迎今已萬迴。長向春秋社前後，為誰歸去為誰來？」

63. **四門**：即歐陽詹，因曾任國子監四門助教，因稱歐陽四門。據《新唐書》卷 203 文藝下（七）〈歐陽詹傳〉條載：「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聯弟，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辯。與愈友善。詹先為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開成中，擢進士第。」

◎案：歐陽澥娶妻只不過十來天，就赴長安應試，久不返家，「黃菊離家十四年。道出唐代進士落第者的種種悲苦與辛酸。

劉得仁，貴主之子。自開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三十年，竟無所成。嘗自述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詩人爭為詩以吊之，惟供奉僧棲白擅名。詩曰：「忍苦為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銷。」

65. **劉得仁**：據《唐才子傳校箋傳》卷六〈劉得仁〉條載：「劉得仁，公主之子也。長慶間以詩名。五言清瑩，獨步文場。自開成後至大中三朝，昆弟以貴戚皆擢顯仕，得仁獨苦工文。嘗立志，必不獲科第，不願儻人之爵也。出入舉場三十年，竟無所成，投跡幽隱，未嘗耿耿。有寄所知詩云：『外族帝王是，中朝親故稀。翻令浮議者，不許九霄蜚。』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鏗鏘金玉，難合同流，而不厭於磨淬，端能確守格律，揣治聲病，甘心窮苦，不汲汲于富貴。王孫公子中，千載求一人不可得也。有詩一卷行於世。」參見《全唐詩》編其詩為二卷，見卷五四四至五四五。《全唐詩補遺》三又補錄詩五首。《全唐詩補編·補逸》卷一二又補一首，《續拾》卷二八又補詩二句。生平事蹟見《唐摭言》卷一〇、《唐詩紀事》卷五三、《郡齋讀書志》卷一八。

66. **桂子**：原指桂花，但古人將進士及第稱「折桂」，因而在此喻為**科舉及第**。典出《晉書》卷五二〈郤詵傳〉，晉代郤詵曾以「桂林之一枝」對晉武帝比喻自己舉賢良對策的才能，為天下第一，後人遂以折桂比喻科舉及第。溫庭筠〈春日將欲東歸寄新及第苗紳先輩〉詩：「猶喜故人先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亦作「攀桂」。

李洞，唐諸王孫也，嘗遊兩川，慕賈閔仙為詩，鑄銅像其儀，事之如神。洞為《終南山詩》二十韻，句有：「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復曰：「斷竹煙嵐凍，偷秋雨電腥，遠平丹鳳闕，冷射五侯廳。」大約全篇得唱。又《贈司空侍郎》雲：

「馬餓餐落葉，鶴病曬殘陽。」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閣書。」又送僧雲：「越講迎騎象，蕃齋懺射鵰。」復贈高僕射曰：「征南破虜漢功臣，提劍歸來萬裏身，閑倚陵雲金柱看，形容消瘦老於真。」復曰：「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復《送人歸日東》雲：「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時人但謂其僻澀，而不能賞其奇峭，惟吳子華深知。子華才力浩大，八面受敵，以八韻著稱。遊刀頗攻《騷》《雅》，嘗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聯絕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麋。」子華不怨所鄙，而喜所許。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簾獻曰：「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一生體。」尋卒蜀中。裴公無子，人謂屈洞之致也。

66. 李洞：據《唐才子傳校箋》卷九載：「洞，字才江，雍州人，諸王之孫也。家貧，吟極苦，至廢寢食。酷慕賈長江，遂銅寫島像，戴之巾中。常持數珠念賈島佛，一日千遍。人有喜島詩者，洞必手錄島詩贈之，叮嚀再四，曰：「此無異佛經，歸焚香拜之。」其仰慕一何如此之切也。然洞詩逼真於島，新奇或過之。時人多詭僻澀，不賞其卓峭，唯吳融賞異。……昭宗時，凡三上，不第。裴公第二榜，簾前獻詩云：「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一生休。」果失意，流落往來，寓蜀而卒。初，島任長江，乃東蜀，塚在其處，鄭穀哭洞詩云：「得近長江死，想君勝在生。」言死生不相遠也。洞嘗集島警句五十聯，及唐諸人警句五十聯為《詩句圖》，自為之序。及所為詩一卷，並傳。」參見《全唐詩》編其詩為三卷，見卷七二一至七二三。《全唐詩補遺》五又補詩一首。《全唐詩補編·續拾》卷三六亦補五句。生平事蹟見《唐摭言》卷一〇、《北夢瑣言》卷七、《唐詩紀事》卷五八、《郡齋讀書志》卷一八。

67. 賈闋仙：

(1) 賈島。字浪仙，號無本（西元788~843），唐范陽（今河北省涿縣）人。初落拓為僧，後還俗。工詩，好苦吟，為韓愈所重，文宗時賈坐謗，貶長江主簿，故時人稱為「賈長江」。今傳《賈長江集》一〇卷，有近人陳延傑注本及李嘉言《賈長江集新校》本。參見《全唐詩》卷五七一至五七四編其集為四卷。《全唐詩逸》卷上補一聯。《全唐詩補編·補逸》卷六補一詩。《續補遺》卷五補四首。《續拾》卷二八補一首又一四句。生平事蹟見蘇絳〈唐故司倉參軍賈公墓志銘〉（《全唐文》卷七六三）、《唐摭言》卷一一、《新唐書》卷一七六〈韓愈傳〉附〈賈島傳〉、《唐詩紀事》卷四十、《唐才子傳校箋》卷五等。

(2) 蘇東坡在《祭柳子玉文》中批評四位唐代詩人：『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元、白是元稹和白居易，郊、島是孟郊和賈島。在元和、長慶年間，元、白和郊、島是兩種風格極不相同的詩派。元、白詩濃豔、流利、通俗；郊、島詩清淡、寒澀、怪僻。元、白的詩，蘇東坡用『輕俗』二字來概括。

68. 丹鳳闕：丹鳳指京城。鳳闕指帝王的宮城。相傳秦穆公的女兒吹簫，引來鳳凰飛降城內，後來即以丹鳳城指京城。唐·沈佺期〈古意呈補闕喬知之〉：「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李白〈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弟延陵〉詩：「冠劍朝鳳闕，樓船侍龍池。」鳳闕指帝王的宮城。

69. 五侯廳：泛指權貴豪門。五侯，指漢成帝母舅王譚、王根、王立、王商、王逢時，因同日封侯故號為五侯。唐·韓翃〈送劉長上歸城南別業詩〉有：「朝還會相就，飯爾五侯鯖。」

70. 紫閣：終南山是許多隱逸詩人所愛，其間有一紫閣寺。賈島〈訪李甘原居〉詩云：「翠微泉夜落，紫閣鳥時來。」李白也提〈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一詩，後人將紫閣一詞借代為指隱士所居之處。

71. 吳子華：據《唐才子傳》卷九載：吳融，字子華，山陰人。初力學，富辭，調工捷。龍紀元年李瀚榜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為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

天複元年元旦，東內反正，既禦樓，融最先至，上命於前座跪草十數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皆中旨，大加賞激，進戶部侍郎。帝幸鳳翔，融不及徙，去客閩鄉，俄召為翰林承旨，卒。為詩靡麗有餘，而雅重不足。集四卷及制誥一卷，並行。

72. **遊刃**：指觀察事務透徹，技藝精熟運用自如。典出《莊子·養生主》：「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後以遊刃有餘比喻對於事情能勝任愉快，從容而不費力。
73. **昭陵**：唐太宗的陵墓，位於今陝西省醴泉縣。
- 趙牧**，不知何許人。大中、咸通中，學李長吉為短歌，可謂蹙金結繡，而無痕跡。《對酒詩》曰：「雲翁耕扶桑，種黍養日烏，手接六十甲子、循環落落如弄珠，長繩繫日未是愚。有翁臨鏡捋白須，饑魂吊骨吟古書，馮唐八十無高車，人生如瘞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裂衣換酒且為娛，勸君日飲一瓢、夜飲一壺。杞天崩、雷騰騰，紂非舜是何足憑！桐君桂父豈欺我，醉裏騎龍多上升。菖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其餘尤上輕巧，辭多不載。
74. **趙牧**：據《唐才子傳》卷八載：牧，不知何處人。大中、咸通中，累舉進士不第。有俊才，負奇節，遂舍場屋，放浪人間。效李長吉為歌詩，頗涉狂怪，聳動當時。蹙金結繡，而無痕跡裝染。其餘輕巧之詞甚多。同時有劉光遠，亦慕長吉，凡作體效猶，能埋沒意緒。竟不知所終。《全唐詩》存詩一首〈對酒〉。
75. **李長吉**：即李賀。《詩話總龜》宋·阮閱卷二載：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七歲，以長短之制名動京師。韓文公、皇甫湜過其父晉肅，見其子，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而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華裾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東京才子文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炯炯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以所乘馬聯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韓文公特著《諱辯》一篇，不幸未壯室而終。
76. **蹙金結繡**：**蹙金**，一種刺繡的方法。用撚緊的金線繡衣，而縐縮其線紋。杜甫〈麗人行〉：「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或稱為「撚金」。在此指以金銀線刺繡皺紋狀的織物。
77. **日烏**：傳說太陽中有三足鳥，故稱太陽為「日烏」。
78. **長繩系日**：用長繩拖住太陽，比喻意欲留住時光。典出《晉詩·傅玄》卷一〈九曲歌〉：「歲暮景邁群光絕，安得長繩繫白日」。
79. **饑魂吊骨**：指人形容枯槁。
80. **馮唐**：西漢安陸（今陝西省咸陽縣東）人。文帝時為中郎署長，昭雪雲中守魏尚削爵之冤，至武帝時，舉為賢良，年九十餘，老不能為官，乃以其子為郎。漢馮唐身歷三朝，老尚為郎。王勃〈滕王閣序〉有詩云：「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後人將亦慨嘆生不逢時，命運不好，或表示身已衰老，再不能有所作為，此為「馮唐易老」之典故。
81. **杞天崩**：借用「杞人憂天」的典故，典出《列子·天瑞》。《幼學瓊林》卷一〈天文類〉：「心多過慮，何異杞人憂天。」後比喻無謂的憂慮。
82. **桐君桂父**：古代傳說中的仙人。典出漢·劉向《神仙傳》卷上〈桂父〉：「桂父者，象林人也，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

崔櫓慕杜紫微為詩，而櫓才情麗而近蕩，有《無機集》三百篇，尤能詠。如《梅花詩》曰：「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復曰：「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山鵲詩》曰：「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林巒放鶴天。」如此數篇，可謂麗矣。若《蓮花詩》曰：「無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此頗形跡。復能為應用四六之文，辭亦深俚章句。

83. **崔櫓**：據《登科記考》及《唐詩紀要》卷五八《崔櫓》條載：崔櫓(崔魯)唐宣宗大中八年(854)中進士。但據《唐才子傳》卷九《崔魯(櫓)》條載：魯，廣明間進士。
84. **杜紫微**：杜牧。唐代中書舍人俗稱紫微，杜牧任中書舍人，因而稱杜紫微。(西元 803~852) 字牧之，號樊川，唐代詩人，京兆萬年人。為人剛直有奇節，曾指時弊，深憂藩鎮、吐番的驕縱，後果言中。其詩風骨適上，豪邁不羈，文尤縱橫奧衍，多切經世之務，在晚唐成就頗高，時人稱其為「小杜」，以別於杜甫。著有樊川集，代表作品有〈阿房宮賦〉、〈泊秦淮〉等。
85. **形迹**：表露於外的動作舉止，也指禮儀容貌，在此引申為符合詩的法度。語出晉·陶淵明〈答龐參軍〉詩：「情通萬事里外，形迹滯江山。」
86. **應用四六之文**：指駢體文。講究句式、對偶，辭藻華麗，聲律和諧及多用典故。其文體醞釀於東漢，盛行於於六朝及初唐。因其字句皆成對偶，故稱為「駢體文」。相對於散文而言，字句駢儷，注重聲色藻繪。簡稱為「駢文」。

劉光遠，不知何許人，慕李長吉為長短歌，尤能埋沒意緒，竟不知其所終。姚巖傑，梁國公元崇之裔孫。童丕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為文，時稱「大儒」。嘗以詩酒放遊江左，尤肆陵忽前達，旁若無人。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鞠場宇初構，巖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巖傑大怒。既而標以睡背，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以車牛拽之磨去。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為報顏公識我麼我心惟只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意多。田子莫嫌彈鋏恨，寧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為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盧子發牧歙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人性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之以束帛；辭以兵火之後，郡中雕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箋激之，始以文友相遇，千載一時。肇不得已。輟所乘馬，迎至郡齋，館穀如公卿禮。既而日肆傲睨，輕視子發。子發嘗以篇詠詫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山。」巖傑笑曰：「明照天下，奈何獨照巴山耶！」子發慚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子發改令曰：「目前取一聯象，令主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憑欄嘔噦；須臾，即席還肇令曰：「憑欄一吐，已覺空喉。」有集二十卷，目曰《象溪子》。中和末，豫章大亂，巖傑苦河魚之疾，寓於逆旅，意不知其所終。

87. **劉光遠**：據《唐才子傳》卷八《趙牧》條載：趙牧，不知何處人。……效李長吉為歌詩，頗涉狂怪，聳動當時。蹙金結繡，而無痕跡裝染。其餘輕巧之詞甚多。同時有**劉光遠**，亦慕長吉，凡作體效猶，能埋沒意緒。
88. **姚巖傑**：據《唐詩紀要》卷六十六載：姚巖傑，姚崇裔孫，以詩酒放遊江左。全唐詩存詩一首〈報顏標〉。
89. **元崇**：據《舊唐書》卷九六〈姚崇傳〉載：本名元崇，陝州硤石人也。父善意，貞觀中，任嶺州都督。元崇為孝敬挽郎，應下筆成章舉，授濮州司倉，五遷夏官郎中……則天甚奇之，超遷夏官侍郎，又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突厥叱利元崇構逆，則天不欲元崇與之同名，乃改為元之……睿宗即位，

- 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尋遷中書令……先天二年（七一三），玄宗講武在新豐驛，召元之代郭元振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復遷紫微令。**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進封梁國公……（開元）九年（七二一）薨，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獻。
90. **童丱**：本為幼童頭上紮的兩個髮髻。後泛指幼年。李商隱〈安平公〉詩：「其弟炳章猶兩丱，瑤林瓊樹含奇花。」
91. **墳典**：三墳五典的並稱。泛指古籍。語出《南史·文學傳》卷七十二〈丘巨源傳〉：「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溼**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溼。」
92. **江左**：古代指長江下游以東的地方，即今江蘇省南部等地。
93. **陵忽**：欺陵鄙視。南朝梁·吳均〈贈王桂陽〉詩：「弱幹可摧殘，纖莖易**陵忽**。」
94. **睚眦**：發怒時瞪著眼睛的樣子，在此指微小的怨恨。《漢書·杜周傳》卷六十：「反因時信其邪辟，報睚眦怨。」
95. **田子莫嫌彈鋏恨**：借用戰國時馮諼典故。貧士馮諼自信才華出眾，在孟嘗君門下不甘作下客，因而彈劍柄而歌，要魚、要車、要養家。後以**馮諼彈鋏**比喻有才華的人暫處困境，有求於人；懷才而受冷遇，心中感到不平。
96. **甯生休唱飯牛歌**：借用甯戚飯牛典故。春秋衛人甯戚因無法向齊桓公求取祿位，於是做商旅，駕車至齊國，傍晚在城外休憩，遇上桓公在郊外迎接賓客，甯戚在車下餵牛時，悲戚地望著桓公擊牛角唱歌，桓公聽了撫著僕從的手，驚嘆他是位奇人，命人載回而重用他為相。典出《呂氏春秋·離俗覽·舉難》。後來泛指自我推薦而獲重用。亦作「甯戚扣角」。
97. **盧子發**：盧肇，字子發，生於唐憲宗元和十三年（西元818），唐代袁州宜春縣文標鄉人，以詞賦魁天下是江西第一個狀元。《登科記考》載：盧肇，唐武宗會昌三年（843）進士狀元。《北夢瑣言》載：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榜，先稟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榜中得一狀元也。」起未喻其旨，復進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為狀頭及第。時論曰：「盧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98. **束帛**：捆成一束的布帛，古時作為饋贈的禮物。《儀禮·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文選·張衡·東京賦》：「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粲粲。」
99. **蒯希逸**：據《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五載：武公幹者常事蒯希逸秀才，十余歲，異常勤幹。泊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希逸監留不住，既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長見在床前。」同人醜絹贈行，皆有繼和。《全唐詩》卷552第9，共收錄2首作品，此首題名為〈和主司王起〉：「一振聲華入紫薇，三開秦鏡照春闈。龍門舊列金章貴，鶯穀新遷碧落飛。恩感風雷宜變化，詩裁錦繡借光輝。誰知散質多榮忝，鴛鴦清塵接布衣。」
100. **嘔噦**：嘔吐。有物無聲曰吐，有聲無物曰噦，有物有聲曰嘔。因胃氣不順而打嗝。《說文解字》：「噦，氣悟也。」《黃帝素問靈樞經》卷六〈脹論〉：「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惋，體重不能勝衣，臥不安。」

101. **河魚之疾**：比喻腹瀉。《左傳》〈宣公十二年〉：「河魚腹疾，奈何？」魚類腐爛先從腹部開始，故有腹疾者，以河魚喻之。

(九) 《唐摭言》卷十一、十二

《唐摭言》卷十一

朱祖德

《唐摭言》卷十一反初及第導讀

劉軻，慕孟軻爲文，故以名焉。少爲僧，止于豫章高安縣南果園；復求黃老之術，隱於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 一、孟軻：即孟子。
- 二、豫章：唐代豫章區大致爲今日之江西地區。
- 三、韓、柳：即韓愈、柳宗元。

《唐摭言》卷十一反初不第導讀

張策，同文子也，自小從學浮圖，法號藏機，粲名內道場爲大德。廣明庚子之亂，趙少師崇主文，策謂時事更變，求就貢籍，崇庭譴之；策不得已，復興博學宏辭，崇職受天官，復黜之，仍顯揚其過。策後爲梁太祖從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頗奇之，爲謀府。策極力媒孽，崇竟罹冤酷。

- 一、天官：即吏部尚書，武后光宅元年改吏部爲天官，旋復舊，然後世遂以「天官」爲吏部或吏部尚書之代稱。
- 二、梁太祖：即朱溫（朱全忠）。

《唐摭言》卷十一無官受黜導讀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爲王右丞所知。句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者，右丞吟詠之，常擊節不已。維待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較《風》、《雅》，忽遇上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詔見。上曰：“卿將得詩來耶！”浩然奏曰：“臣偶不齋所業。”上即命吟。浩然奉詔，拜舞念詩曰：“此闕休上書，南山歸臥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上聞之憮然曰：“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

- 一、孟浩然：唐代著名詩人，尤擅長山水田園詩，與王維齊名，世稱「王、孟」
- 二、王右丞：即王維，因官至尚書右丞，故稱爲「王右丞」。
- 三、齋：攜帶

賈島、字閔仙。元和中，元白尙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浮豔；雖行坐寢食，吟味不輟。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帶。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志重其衝口直致，求之一聯，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也。因之唐

突大京兆劉棲楚，被系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于定水精舍，島尤肆侮，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官，謫去乃受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卒。

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爲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間複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黜隨州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泥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爲責辭，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一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詩人爭爲辭送，惟紀唐夫得其尤。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皇詔下雖沾命，鸚鵡才高卻累身！且飲綠醪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一、籍甚：盛多之意，猶言盛名在外。

《唐摭言》卷十一薦舉不捷導讀

張祜，元和、長慶中，深爲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表進。獻辭略曰：“凡制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云云。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門下。祜至京師，方屬元江夏偃仰內庭，上因召問祜之辭藻上下，積對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爲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祜以詩自悼，略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

一、令狐文公：即令狐楚。

二、元江夏：元稹（元微之）。

三、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孟浩然見本卷「無官受黜」條注釋，張祜蓋以賀、孟自比。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辭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問，特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史十人，皆給硯，璘纘絺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輟。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復爲《烏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援毫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爲回飆所卷，泥滓沾漬，不勝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來！”複縱筆一揮，斯須複十餘篇矣。時未亭午，已構七千餘言。詹事傳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請屈來飲酒。《黃河賦》複有僻字百餘，請璘對眾朗宣，旁若無人。至京師時，路庶人方當鈞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沾激，曰：“請俟見帝。”巖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於杯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

一、萬言：應爲萬言科，《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七，〈張涉傳〉云：「張涉者，蒲州人，家世儒者。涉依國學爲諸生講說，稍遷國子博士，亦能爲文，嘗請有司日試萬言，時呼張萬言。」

二、路庶人：即路巖，參見《新唐書》卷一八四本傳及姜漢椿《唐摭言校注》卷九「四凶」條注釋。

《唐摭言》卷十一已得復失導讀

楊知至，會昌五年王僕射重奏五人：源重、楊知至、楊巖、鄭朴、竇緘，奉敕特放楊巖，其餘四人皆落。知至感恩自吊詩曰：“由來梁燕與冥鴻，不合翩翩向碧空。寒谷謾隨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當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二月春光花澹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張漬，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漬等八人，趙渭南貽漬詩曰：“莫向春風訴酒杯，謫仙真是個是仙才。猶堪與世為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 一、王僕射：即王起。
- 二、奉敕特放楊巖，其餘四人皆落：此事參見《舊唐書》卷一七七〈楊收傳附楊巖傳〉，頁4601，其文云：「是歲僕射王起典貢部，選士三十人，巖與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五人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起覆奏。武宗敕曰：『楊巖一人可及第，餘四人落下。』」。
- 三、趙渭南：即趙嘏，參見姜漢椿《唐摭言校注》卷三「慈恩寺題名游賞賦咏雜記」條注釋。

《唐摭言》卷十一以德報怨導讀

裴珀舉宏辭，崔樞考之落第。及珀為宰相，擢樞為禮部，笑謂樞曰：“聊以報德也。”

賈泳父翽有義聲，泳落拓不拘細碎，常佐武臣倅晉州。昭宗幸蜀，三榜裴公，時為前主客員外，客游至郡，泳接之傲睨。公嘗簪笏造泳，泳戎裝一揖曰：“主公尚書邀放鷓子，勿怪如此！”倅德而退，贄頗銜之。後公三主文柄，泳兩舉為公所黜；既而謂門人曰：“賈泳潦倒可哀，吾當報之以德。”遂放及第。

- 一、裴公：即裴贄，生平詳見姜漢椿《唐摭言校注》卷三「慈恩寺題名游賞賦咏雜記」條注釋，頁64，注19。
- 二、落拓：放浪不羈。
- 三、簪笏造泳：指裴贄穿著朝服拜訪賈泳。

《唐摭言》卷十一惡分疎導讀

宋人許晝，閩人黃邁，邁嘗宰滑州衛南，與晝聲跡不疏。光化三年，二人俱近事，邁謗晝嘗笞背矣。晝性卞急，時內翰吳融侍郎，西銓獨孤損侍郎，皆晝知己，一旦晝造二君子自辨，因袒而視之。二公皆掩袂而入。晝、邁其年俱落。

光化中，蘇拯與鄉人陳滌同處。拯與考功蘇郎中璞初敘宗黨，璞故奉常滌之子也。拯既執贄，尋以啓事溫卷，因請陳滌緘封，滌遂誤書己名，璞得之大怒。拯聞之，蒼黃復致書謝過。吳子華聞之曰：“此書應更歡也。”

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陸威侍郎猶為郎吏，亦寓於此。進士褚載緘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面贄於威；威覽之，連有數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矍然。載錯愕白以大誤，尋以長箋致謝，略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慚誤筆；殷浩之競持太過，翻達空函。”

- 一、劉子長：即劉崇龜，劉崇龜兩《唐》書無傳，官至清海軍節度使，然考相關史傳，劉崇龜卻未有出任浙西藩帥的明確記載，仍有待查考。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卷一三七〈江南東道·潤州〉待考錄「劉子長條」云：「按文德元年阮結在潤刺任，未知《摭言》誤否」（頁1873）。按浙西曾治蘇州，其後至唐末均治潤州，文德至龍紀年間，潤州刺史之姓名在《資治通鑑》中有明確記載，文德元年為阮結，應無疑義。而《唐刺史考全編》在大順中潤刺列有「劉崇□」一條，其云「崇望兄弟八人，崇龜、崇望、崇魯、崇蕃最知名，崇龜大順中為戶部侍郎，後出為清海軍節度，卒於位，均非此浙西侍郎，故只能以『劉崇□』著錄」，愚按，《唐摭言》此條資料可能有時間上的問題，而郁賢皓未能辨明「劉子長即劉崇龜」是一誤，從資料排比看，大順中這位浙西侍郎極有可能就是劉崇龜，因其曾任戶部侍郎，據《唐摭言》記載，又出為浙西節度，正合稱之為浙西侍郎。

《唐摭言》卷十一怨怒(戇直附) 導讀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大中中，趙公在內廷，重陽日義山謁不見，因以一篇紀于屏風而去。詩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餘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句籍然，人皆呼為“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慍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於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緣楊芳草屬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吃，卻待我作宰相與你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葉。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三榜裴公下及第，果于崔公下過堂。

- 一、日者：古時以占卜為業的人，《史記》即有此列傳，〈日者列傳·索隱述贊〉云：「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亡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美。取免暴秦，此焉終否。」。

- 二、不葉：不睦

崔珣佐大魏公幕，與副車袁充常侍不葉，公俱薦之於朝。崔拜芸閣讎校，縱舟江滸。會有客以絲桐詣公，公善之，而欲振其名；命以乘馬迎珣，共賞絕藝。珣應召而至，公眾容爲客請一篇，珣方懷怫鬱。因此發洩所蓄。詩曰：“七條弦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終留得董亭蘭。”公大慚恚。

一、大魏公：即崔鉉，參見姜漢椿《唐摭言校注》卷二「海述解送」條注釋，頁34。

二、副車：即駙馬。

三、芸閣：即秘書省。

四、怫鬱：憂鬱。

五、房次律：房琯。

六、董亭蘭：董庭蘭。

張楚，《與達奚侍郎書》³⁴¹：“公橫海殊量，幹霄偉材，鬱爲能賢，特負公望，雄筆麗藻，獨步當時，峻節清心，高邁流俗。其爲御史也，則察視臧否，糾遏奸邪。其任郎官也，則彌綸舊章，發揮清議。其拜舍人也，則專掌綸綍。翺翔掖垣。其遷侍郎也，則綜核才名，規模禮物。良由心照明鏡，手掘純鉤，龍門少登，鵬翼孤運；猶且廉能下士，貴不易交。頃辱音書，恍若會面，眷顧之重，宿昔不渝；執玩徘徊，緘藏反復，《伐木》之詩重作，《采葵》之詠再興，何慰如之！幸甚，幸甚！僕誠鄙陋，素乏異能，直守愚忠，每存然諾。背憎噂逖，少小不爲；蓬除戚施，平生所恥。故得從游君子，廁跡周行，歡會之間，常多企慕；聊因翰墨，輒寫芻蕘。公往在臨淄，請僕爲曹掾，喜奉顏色，得接徽猷。美景良辰，必然邀賞；鬥酒鸞肉，何曾暫忘！分若芝蘭，堅逾膠漆。時范、穆二子，俱在屬城，僕濫同人，見稱四友。嘗因醉後，遂論晚慕官資，眾識許公榮陽，勃然不顧，公誠相期於下郡，咸及爲榮，志氣之間，懸殊久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尋殂，惟僕尙存，得觀榮貴。此疇昔之情一也。尋應制舉，同赴洛陽，時是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款段，莫不艱辛；朝則齊鑣，夜還連榻，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及次新鄉，同爲口號。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僕答曰：‘洪水煙波，半含春色。’向將百對，盡在一時，發則須酬，遲便有罰，並無所屈，斯可爲歡。此疇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酸寒，復加屯蹢。屬公家豎逃逸，竊藏無遺；賴僕僑裝未空，同爨斯在。殆過時月，以盡有無，巷雖如窮，坐客常滿；還復嘲諢，頗展歡娛。公詠僕以衣袖障塵，僕詠公以漿粥和酒；複有憨嫗，提攜破筐，頻來帚除，共爲笑弄。此疇昔之情三也。公授鄭縣，歸迎板輿；僕已罷官，時爲貧士。於焉貫酒，猶出荒郊，候得軒車，便成野酌。留連數日，款曲襟懷；旋愴分離，遠行追送，他鄉旅寓，摻袂淒然；雖限山川，常懷夢想。此疇昔之情四也。公在畿甸，僕尉長安，多陪府庭，是稱聯吏，數游魏十四華館，頻詣武七芳筵。婉變心期，綢繆宴語，應接無暇，取與非他。車公若無悒然不樂，黃生未見鄙吝偏形。此疇昔之情五也。公遷侍禦，僕忝起居，執法記言，連行供奉，舉目相見，爲歡益深。煥爛玉除之前，馥鬱香爐之下；仰戴空極，盡睹朝儀；若在鈞天，如臨元圃。此疇昔之情六也。僕轉郎署，先在祠曹，公自臺端，俯臨

³⁴¹ 此段稍長，分作數段，以便導讀。

禮部，昔稱同舍，今則同廳。退朝每得陪行，就食尋常接坐；攀由鴻鵠，倚是蒹葭。咫尺餘光，環回未職，官連兩載，事等一家。此疇昔之情七也。復考進士文策，同就侍郎廳房，信宿重闕，差池接席，掎摭之務，仰止彌高。于時賢郎幼年辭翰，公以本司恐謗，不議祁奚。僕聞善必驚，是敬王粲；驟請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飛騰，已遷京縣。雖雲報國，亦忝知人。此疇昔之情八也。³⁴²

凡人有一於此，猶有可論，況僕周旋若斯，足成深契。所以具申前好，用呈寸心；非欲稱揚，故爲繁冗。今公全德之際，願交者多，昔公未達之前，欲相知者少。于多甚易，在少誠難；則公居甚易之時，下走處誠難之日，本以義分相許，明非勢利相趨，早爲相國所知，累遷官守。其在銓管也，用僕爲京兆掾。其在台衡也，用僕爲尚書郎。隻字片言，曾蒙激賞；連讒被謗，備與辨明；察於危難之情，知在明教之地。後緣疏惰，自取播遷；顧三省而多慚，甘一點而何贖！曆司馬長史，再佐任治中；萬里山川，七周星歲；從閩適越，染瘴纏屨；比先支離，更加枯槁；盡作頽鬢，難爲壯心；常情尙有諮嗟，故舊能無歎息！非辭坎壈，但愧挪揄。遍觀昔人沈淪，多因推薦，其有超然卻貴，自達十不二三。以管仲之賢，須逢鮑叔；以陳平之智，須遇無知；以諸葛之才，見稱徐庶；以禰衡之俊，見藉孔融；如此之流，不可稱數。其於樗散，必待吹噓，如公顧眄生光，剪拂增價，豈忘朽株之事，而輕連茹之辭乎！即有言而莫從，未有不言而自致。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彼亦何哉非敢望也！複恐傍人疏間，貝錦成章，僕既無負於他人，人豈有嫌於僕愚之竊料，當謂不然；彼欲加諸，複難重爾！嘗試大抵如之，或在蒼黃，或於疑似，都由聽授不至分明，便起猜嫌，俄成臺隙。廉藺獨能生覺，蕭、朱杳不深知；備出時談，可爲殷鑒。且今之從政，必也擇人，若非文儒，只應吏道。僕於藻翰，留意則下筆成章；僕於幹蠱，專精則操刀必割；曆官一十五任，入事三十餘年。夫琢玉爲器者，尙掩微瑕；偃木爲輪者，猶藏小節；僕縱有短，身還有長。至如高班要津，聽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爲之。嗟乎，不與其間，益用惆悵！要欲知其某郡太守，以示子孫；未知生涯幾何，竟當遂否天不可問，人欲奚爲！然則同時郎官及餘親故，自僕貶黜之後，亡者三十餘人，皆負聲華，豈無知己，不與年壽！相次歿於泉扃。有若范宣城等，就中深密，最與追從，亦思題篇，匪期即夕，索然皆盡，非慟而誰！不奈吾儕多從鬼錄，獨求榮進，實愧無厭，向前借譽，於公是謬。自頃探釋氏苦空之說，覽莊生齊物之言，寵辱何殊，喜愠無別。希求速進者，未必以前有；永甘棄廢者，未必以後無。倚伏難知，吉凶何定！朝榮暮落，始富終貧。范卷簞而後榮，鄧賜錢而餓死；當黥而貴，折臂猶亨；翻覆何定！

波瀾飄飄，風雨任運推轉，何必越性幹祈，但以鄴城最當官路。使命來往，賓客縱橫，馬少憩鞍，人當倒屣；俸祿供幣，蓋不足雲，筋力漸衰，故難堪也。儻少乖阻，即起憾辭，誠兼濟之義存，若屢空而理在；加以物務牽率，形役徒勞；幸有田園在於河內，控帶泉石，交映林亭，密爾太行，尤豐藥物；素書數千卷，足覽古今；子侄五六人，薄閑詩賦。兼令佐酒，何處生愁更引圍棋，別成招隱。風來北牖，月出東岑；往往觀魚，時時夢蝶；惟開一徑，懶問四鄰；潘岳於是閑棲，梁疏由其罷歎，行將謝病，自此歸耕。倘不遂微誠，明神是殛！遠陳本末之事，庶體行藏之心。秋中漸涼，惟納休謚！出處方異，會合無期，願以加餐，匪惟長憶。不具。張楚白。”

³⁴² 本段舉八事以敘及舊情。

- 一、達奚侍郎：指達奚珣，達奚珣官至禮部侍郎，因而稱之達奚侍郎。
- 二、《伐木》之詩重作：語出《詩經·小雅》，本詩表達出順人心，篤友情的主題，藉此稱讚達奚珣重友情。參見姜漢椿，《唐摭言校注》卷十一注釋，頁235。
- 三、用僕為尚書郎：唐代六部均為尚書省所管，張楚任禮部員外郎，故自稱尚書郎。
- 四、以管仲之賢，須逢鮑叔：管仲原係公子糾之下屬，鮑叔牙則為公子小白之佐臣，當時公子小白與公子糾為爭齊國國君之位勢同水火，公子小白得勝，管仲經由鮑叔牙大力引荐，始有開展抱負之機會，其後輔佐齊桓公稱霸。「管鮑之交」傳誦後世。
- 五、以陳平之智，須遇無知：陳平，為劉邦陣營重要謀臣，陳平原為西楚霸王項羽的部下，後經魏無知推薦轉投劉邦，數立大功，馬邑之圍，端賴陳平解之。
- 六、以諸葛之才，見稱徐庶：諸葛指三國時期之諸葛亮，徐庶字元直，徐庶少時與諸葛亮為友，徐庶向劉備推薦諸葛亮，其後諸葛亮得到劉備的重用，劉備有諸葛亮輔佐，乃能成三分天下之勢。
- 七、以禰衡之俊，見藉孔融：三國時禰衡有辯才，並藉由當時之名士孔融的推荐，方能遊歷四方。然禰衡因個性狂傲，後為江夏黃祖所害。作者以上述四個引荐故事稱讚達奚珣對他的提拔。

任華贇直《上嚴大夫箋》：“逸人姓名華，是曾作芸省校書郎者，輒敢長揖，俄三尺之童，奉箋于御史大夫嚴公麾下：僕隱居岩壑，積有歲年，銷宦情於浮雲，擲世事於流水。今者輟魚釣，詣旌麾，非求榮、非求利。昨遷拜中憲，台閣生風，甚善，甚善！華竊有所怪，請試言之。何者華自去冬拜謁，偏承眷顧，幸辱以文章見許，以補袞相期，眾君子聞之當仁矣。華請陪李太僕詣闕庭，公乃謂太僕曰：‘任子文辭，可以卓絕，負冤已久，何不奏與太僕丞’華也不才，皆非所望；然公之相待，何前緊而後慢若是耶豈華才減於前日，而公之恩遇薄於茲辰。退思伏念，良增歎惋耳！況華嘗以三數賦筆奉呈於公。展手割雲：‘足下文格由來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奇。’公言之次，敢忘推薦，朝廷方以振舉遺滯為務，在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當公言之次，曾不聞以片言見及公其意者，豈欲棄前日之信乎華本野人，嘗思漁釣，尋常杖策，歸乎舊山，非有機心，致斯扣擊但以今之後進，咸屬望於公，公其留意焉！不然，後進何望矣！任華頓首。”

- 一、嚴大夫：似指嚴武，天寶末從玄宗入蜀，遷諫議大夫，後任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參見姜漢椿，《唐摭言校注》卷十一注釋，頁242。
- 二、芸省：秘書省的別稱。
- 三、中憲：中丞的別稱。

華與《京尹杜中丞書》：“中丞閣下：僕常以為受人恩不易。何以言之昔辟陽侯欲與朱建相知，建不與相見；無何，建母喪家貧，假借服具，而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焉。及辟陽侯遭讒而竟獲免者，建之力也。其後淮南王以諸呂之故誅辟陽侯，而建以曾往來，亦受其禍。是知相知之道，乃是禍福存立之門，固不易耳。僕非求名，非求媚，是將觀公俯仰，窺以淺深，何也公若帶驕貴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謂威足陵物，不能禮接於人，則公之淺深，於是見矣。公若務於招延，不隔卑賤，念半面之曩日，回青眼於片時；則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執事少留意焉！且君子成人之美，僕忝士君子之末，豈不敢成公之美事乎！是將投公藥石之言，療公膏肓之疾，未知雅意欲聞之乎必欲聞之，則當先之以卑辭，中之以喜色，則膏肓之疾，不勞扁鵲而自愈矣。公其喜聽之！何者當今天下，有譏諫之士，咸皆不減于先侍郎矣。然失在於倨，闕在於怒，且《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復語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之頃者，似不務此道，非恐乖于君子，亦應招怒于時人；禍患之機，怨讎之府，豈在利劍相擊，拔戟相撞；其亦在於辭色相干，拜揖失節。則潘安仁以孫秀獲罪，嵇叔夜為鐘會所圖，古來此類，蓋非一也。公所明知之，又安可不以為深誠乎必能遇士則誠於倨，撫下則宏以恕，是可以長守富貴，而無憂危，公成人之美在此而已矣。念之哉！任華一野客耳，用華言亦惟命，不用華言亦惟命，明日當拂衣而去矣，不知其他。”

一、辟陽侯與朱建：辟陽侯即審食其，漢初劉邦集團成員，而朱建則先為英布相，後因諫阻英布反叛，被漢封為平原君。

二、潘安仁：即潘岳，後因事為孫秀所殺。

三、嵇叔夜：即嵇康，竹林七賢之一，後被鐘會所害。

華《與庾中丞書》：“中丞閣下：公久在西掖，聲華滿路，一到京輦，嘗以孤介自處，終不能結金張之援，過衛霍之廬；苟或見招，輒以辭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試。一昨不意執事猥以文章見知，特于名公大臣，曲垂翦拂，由是以公為知己矣。亦嘗造詣門館，公相待甚厚，談笑怡如；僕由是益知公懿德宏遠，必能永保貞吉，而與人有終始之分。不然，何乃前日輒不自料而有祈丐於公哉若道不合，雖以王侯之貴，親御車相迎，或以千金為壽，僕終不顧；況肯策款段、崎嶇傍人門庭，開強言乎！矧僕所求不多，公乃曰：‘亦不易致，即當分減。’然必若易致，則已自致矣，安能煩於公且凡有濟物之心，必能輟于己，方可以成濟之道。公乃曰分減，豈輟己之義哉況自蒙見許，已過旬日，客舍傾聽，寂寥無聲，公豈事繁遺忘耶當不至遺忘。以為閒事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輕于信而薄於義，則四方無所取。惟公留意耳！任華頓首。”

一、庾中丞；疑指庾准，庾准曾任御史中丞，參見姜漢椿，《唐摭言校注》卷十一一注釋，頁 245。

二、西掖：中書省的別稱。

三、金張：金日磾、張安世，二氏子孫相繼，七世榮顯，後世為顯宦的代稱，參見姜漢椿，《唐摭言校注》卷十一一注釋，頁 245。

四、衛霍：指西漢名將衛青，霍去病。

華《告辭京尹賈大夫書》：“大夫閣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車騎過屠門，而信陵爲之執綏，此豈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結襪，廷尉俯僂從命無難色，此豈辱廷尉乎亦以成廷尉之名耳！僕所邀明公枉車過陋巷者，豈徒欲成君子之名而已哉竊見天下有識之士，品藻當世人物，或以君子之才望，美則美也，猶有所闕焉；其所闕者在於恃才傲物耳。僕感君國士之遇，故以國士報君；其所以報者，欲澆君恃才傲物之過，而補君之闕。宜其允迪忠告，惠然來思；而乃躊躇數日不我顧，意者，恥從賣膠博徒遊者乎觀君似欲以富貴驕僕，乃不知僕欲以貧賤驕君，君何見之晚耶！抑又聞昔有覽者，恥爲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詣平原君，請笑者頭，平原君雖許之，終所不忍。居無何，賓客別去過半，君怪之，有一客對曰：‘以君不殺笑覽者，謂君爲愛色而賤士。’平原君大驚悔過，即日斬美人頭，造覽門者謝焉。賓客由是複來。今君猶惜馬蹄不顧我，況有請美人頭者，豈複得哉！僕亦恐君之門客於是乎解體，僕即解體者也。請從此辭。任華頓首。”

一、賈大夫：應為賈至，參見姜漢椿，《唐摭言校注》卷十一注釋說明，頁 245。

二、侯嬴邀信陵君車騎過屠門：信陵君，即魏無忌。侯嬴為信陵君大張旗鼓倍極禮遇所請來的門客，其後侯嬴獻奇計破秦救趙。

三、王生命廷尉結襪：王生者善黃老之術，曾在朝上要廷尉為其結襪。

崔國輔《上何都督履光書》：“崔國輔謹上書于都督何公節下：昨有自府庭而退者，雲君公垂責以爲怠於奉上之禮，死罪，死罪！竊聞禮不妄說人，爲近佞媚也；不好狎，自全仁義也。故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君臣上下，非禮勿定；宦學事師，非禮勿親。所以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修身踐言合道以成禮。今人無禮，多涉於佞媚，不全于仁義；故以難進而易退，孜孜善行者爲失禮，悲夫！古人有禮者則貴，今之有禮者則賤；雖然，君子終身不棄禮爲苟容。《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國輔常見君公有謀贊之能，明恤之量，敢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殊不知君公凡徒見待。君公聞叔向乎？聞張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退然不勝衣，爲晉國之望；張良婦人也，而儒次之華，宜君公不禮。蕭、曹爲刀筆吏，碌碌無奇節；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屈原之忠貞逐于楚，張儀之利口鞭于梁；皆士之屯蒙，莫能自異。僕今日復何言哉！”

一、何都督履光：玄宗時曾任嶺南節度使。

二、叔向：春秋時晉國大夫。

三、張良：漢初三傑之一，漢高祖劉邦的主要謀臣，相傳有黃石公授與兵法，故能輔佐劉邦建立漢朝。相傳其外貌狀如女子。

四、儒次之華：文意不明，全唐文作「懦夫下輩」，詳見姜漢椿，《唐摭言校注》卷十一注釋說明，頁 248。

- 五、蕭、曹：指蕭何、曹參。蕭何，漢初三傑之一，負責規劃補給，制定法律，對劉邦幫助相當大。
- 六、百里奚：秦國大夫，因曾被秦國用五張牡黑羊皮贖回，也稱為五羖大夫，後輔佐秦穆公建立霸業。

朱灣《別湖州崔使君書》：“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之中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驪龍之珠，潛於瀟澗之中或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不可識。某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載請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某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小子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不得入。以茲交戰彷徨於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得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谿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歎，自引分而退。”

論曰：夫子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之遜，人不以為諂；言之危，人不以為訐。蓋言與行契，行由言立；故生人以來，未有如丘之聖者！儒有用言干進，幾乎！若乃交道匪終，得言紀之者，時則有其人矣。

- 一、湖州崔使君：係指崔侃。說詳見姜漢椿，《唐摭言校注》卷十一注釋說明，頁 248。
- 二、杳冥：高遠之處。
- 三、寄食漂母：韓信，漢初三傑之一，此為韓信年少之故事，故事內容詳見姜漢椿，《唐摭言校注》卷十一注釋說明，頁 248。此處表明自己衣食無著。
- 四、夫子：指孔子。
- 五、交道：交友之道。

《唐摭言》卷十二

朱振宏

自負

*本條所記為唐代才華橫溢之士人自負之種種神態。

1-2:

- (1) 杜甫此詩題作〈奉贈韋左丞(濟)丈二十二韻〉。按：韋濟，韋嗣立之子，玄宗天寶七載(748)任河南尹，後遷尚書左丞，王定保此條言「甫獻韋右丞」為誤。
- (2) 《資治通鑒》卷 211，〈唐紀二十七〉，玄宗開元四年五月條記載：「或言於上曰：『今歲選敍大濫，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鄧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

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

- (3)《舊唐書·王縉傳》記載：「李氏，初爲左丞韋濟妻，濟卒，奔縉。縉嬖之，冒稱爲妻，實妾也。」
- (4)丈人試靜聽：宋·莊綽，《鷄肋編·釋大人丈人》：「注：『丈人，尊老之稱也』。故荆軻傳：高漸離『家丈人召使前擊筑』。杜甫贈韋濟詩云：『丈人試靜聽。』而柳宗元呼妻父楊詹事丈人，母獨孤氏爲丈母。故今時惟壻呼婦翁爲然，亦不敢名尊老，以畏譏笑。」(頁28)

1-4：

- (1)薛據，兩《唐書》無傳，《唐才子傳》卷2有小傳，其兄薛播官至中書舍人和禮部侍郎。《舊唐書·薛播傳》記載：「初，播伯父元曖終於隰城丞，其妻濟南林氏，丹陽太守洋之妹，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所爲篇章，時人多諷詠之。元曖卒後，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雲及播兄據、摠並早孤幼，悉爲林氏所訓導，以至成立，咸致文學之名。開元、天寶中二十年間，彥輔、據等七人並舉進士，連中科名，衣冠榮之。」
- (2)王定保此條語出封寅，《封氏聞見記》，卷3，〈銓曹〉記載：「開元中，河東薛據自恃才名，於吏部參選，請授萬年縣錄事。吏曹不敢注，以諮執政，將許之矣。諸流外共見宰相訴云：『醞署丞等三官，皆流外之職，已被士人奪卻。惟有赤縣錄事是某等清要，今又被進士欲奪，則某等一色之人無措手足矣。』於是遂罷。」；同卷又有云：「舊良醞署丞、門下典儀、大樂署丞，皆流外之任。國初，東皋子王績始爲良醞丞。太宗朝，李義甫（府）始爲典儀府。中宗時，余從叔希顏始爲大（太）樂丞。三官從此並爲清流所處。」由此可知，唐代太樂丞與良醞署丞、門下典儀本濁官，非士職，但在李義府、王希顏等人任官後（王績並未擔任過良醞署丞），這三種官職「由濁轉清」。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研究指出：薛據在中進士不久後在吏部參選請授萬年縣錄事，吏曹不敢注即是因爲萬年縣錄事本非士人所任之官，而是流外轉流內官時的流外之職，是流外們的「清要」，薛據此舉可能是因爲他自恃才名高，行事放蕩不拘小節，異於一般士人。但他這樣做也等於是侵入了流外的地盤，以致引起流外們的不滿，群起向宰相投訴，他們重提過去醞署丞等三官已被士人奪去，訴說他們無措手足，於是此事最終遂罷。從王績和薛據等人這些舉動，可以推論，唐代士人不能隨意去擔任那些所謂的非士職，選司也會禁止授這些官給士人，薛據的個案即是顯例。這些地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才會授給士人（頁14-15）。

1-5：

- (1)鄭仁表，字休範，鄭洎次子，兄仁規，位中書舍人。《舊唐書·鄭肅附仁表傳》記載：「仁表擢第後，從杜審權、趙鷺爲華州、河中掌書記，入爲起居郎。仁表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劉鄴少時，投文於洎，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末，鄴爲宰相，仁表竟貶死南荒。」；《新唐書·鄭仁表傳》亦有相類記載：「仁表累擢起居郎。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傲縱多所陵藉，人畏薄之。劉鄴未仕，往謁洎，而仁表等鄙訛其文。鄴爲相，因罪貶仁表，死嶺外。」

- (2) 鄭仁表此詩反映出中晚唐民間閨門重科名的實質，是朝廷選官重科名的結果。晚唐世人入仕的標準以科名、門第出身最為看重，二者若能兼顧，則更能為世人崇重，升遷也最為迅捷。仁表曾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顯然，他所炫耀自己的「門地、人物（才能）、文章」，就是晚唐世人仕宦、婚嫁時判定人物的重要標準。

1-7：

- (1) 此條云盧延讓，〈說詩〉一篇，斷句云：「因知文賦易，為下者之乎。」據《全唐詩》所收錄盧延讓此詩，名曰〈苦吟〉：「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捻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乎。」
- (2) 五代·孫光憲 撰，賈二強 點校，《北夢瑣言》，卷7，〈盧詩三遇〉記載：「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為成中令訥見賞。又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句，為王先王建所賞。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盧嘗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為是者之乎。』後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為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罷也。」(頁154)。

1-8：

- (1) 《北夢瑣言》，卷3，〈薛保遜輕薄〉記載：「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時號為『浮薄』。相國夏侯孜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異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操尚略同。因季父薛監來省，盧新婦出參。俟其去後，命水滌門闕。薛監知而大怒，經宰相疏之，保遜因謫授澧州司馬，凡七年不代。夏侯孜出鎮，魏相暮登庸，方有徵拜，而殞於郡。愚曾睹薛文數幅，其一云：『餞交親於灞上，止逆旅氏，見數物象人。詰之，口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之生民，為此輩咎撻！』又《觀優》云：『緋胡折窄，莽轉而出。眾人皆笑，唯保遜不會。』其輕物皆此類也。盧虔灌罷夔州，以其為姊妹夫，逕至澧州慰省。回至郵亭，回望而笑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枝》乎！』(澧州老軍將周諤，舊曾服事，備言之。)」(頁61)

1-9：

- (1) 本條姜漢椿自注第9有云：「劉允章主持貢舉在咸通九年(868)。」(頁254)。據《舊唐書·懿宗紀》記載：「咸通八年十月，……以中書舍人劉允章權知禮部貢舉，……。」是以，劉允章主持貢舉時間當在咸通八年(867)。
- (2) 宋·王讜 撰，周勛初 校證，《唐語林校證》，卷3，〈方正〉記載：「劉允章祖伯芻，父寬夫，皆有重名。允章少孤自立，以臧否為己任。及掌貢舉，尤惡朋黨。初，進士有『十哲』之號，皆通連中官，郭纁、羅虬，皆其徒也。每歲，有司無不為其干撓，根蒂牢固，堅不可破。都尉于琮方以恩澤主鹽鐵，為纁極力，允章不應，纁竟不就試。比考帖，虬居其間，允章誦其詩，有『簾外桃花曬熟紅』，不知『熟紅』何用？虬已具在去留中，對曰：『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侍郎得不思之？』頃之唱落，眾莫不失色。及出榜，惑于浮說，予奪不能塞時望。允章自鄂渚分司東都，其制，中書舍人孔晦之辭。弟紆為諫官，乃允章門生，率同年送于坡下。紆猶欲前行，允章正色曰：『請

違公不去。」故事：門生無答拜者，允章于是答拜，同行皆愕然。」（頁 214）

1-10：

- (1) 本條姜漢椿自注第 12 有云：「元結，字次山，……天寶十三載（754）進士。」（頁 254）據《新唐書·元結傳》記載：「元結……天寶十二載舉進士。」（頁 4682）。
- (2) 《唐語林校證》，卷 4，〈栖逸〉記載：「天寶之亂，元結自汝墳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兵宛、葉之間，有城守扞寇之力。結，天寶中稱中行子。始在商餘山，自稱元子。逃難入猗玗山，始稱猗玗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爲磬叟，酒徒呼爲漫郎。」（頁 400）。
- (3) 《全唐文》，卷 380，收入元結，〈大唐中興頌并序〉：「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

1-11：

- (1) 《唐語林校證》，卷 3，〈品藻〉記載：「盧肇、黃頗同遊李衛公（德裕）門下。王起再知貢舉，訪二人之能。或曰：『盧有文學，黃能詩。』起遂以盧爲狀頭，黃第三人。」
- (2) 宋·李昉，《太平御覽》，卷 182，〈貢舉五·盧肇〉，引《玉泉子》：「李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例，禮部放榜，先呈宰相。會昌三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答曰：『安用問所欲爲？借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邪。』起於是依其次而放。」
- (3) 《北夢瑣言》，卷 3，〈盧肇爲進士狀元〉記載：「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榜，先稟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榜中得一狀元也。』起未喻其旨，復進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爲狀頭及第。時論曰：『盧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頁 41）

1-12：

- (1) 《全唐文》，卷 564，〈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內容略與本條不同：「緣路歌趨直言試」，《全唐文》作「緣道歌吟，趨直言試。」，當以《全唐文》爲是。

1-13：

- (1) 《太平廣記》，卷 265，〈輕薄一·薛能〉記載：「薛能，會昌間進士，自負過高，從事西川日，每短諸葛功業。爲詩曰：『陣圖誰許可，廟貌我揶揄。』；又云：『焚卻蜀書宜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譏李白曰，我生若在開元日，爭遺名爲李翰林。』；又曰：『李白終

無取，陶潛固不刊。」；自題其集云：『詩源何代失澄清，處處狂波污後生。常感道孤吟有淚，卻緣風壞語無情。難甘惡少欺韓信，枉被諸侯殺禰衡。縱到緱山也無益，四方聯絡盡蛙聲。』放誕如此，後軍亂被害。」

- (2)《北夢瑣言》，卷4，〈薛氏子具軍儀〉記載：「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鬱鬱歎息。因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龔官乞與真拋卻，賴有詩名合得嘗。』意以節將為龔官也。鎮許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橐鞬，參諸幕客。幕客怪驚，八座曰：『俾渠消災。』時人以為輕薄也。蓋不得本分官，矯此以見志，非輕薄乎？」(頁67)

輕佻戲謔嘲詠附

*本條所記多為戲謔，也有嘲諷、作弄之意。

2-1：

- (1) 姜漢椿自注第1有云：「顧雲，……大順中，與羊昭業等修**宣、懿、僖**三朝實錄。書成，加虞部員外郎。」(頁259) 據《全唐文》卷815，〈顧雲〉記載：「雲字垂象，池州人，咸通十五年進士，授校書郎。高駢鎮淮南，辟為從事，畢師鐸之亂。退居雪川。大順中，分修**德、宣、懿**三朝實錄，書成，加虞部員外郎。乾寧初卒。」

2-3：

- (1) 據清·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以及清·勞格撰，《郎官石柱題名考》記載：鄭昌圖（符），字光業。懿宗咸通十三年（872）進士第一名。僖宗中和元年（881）以中書舍人知昭義留後；二年（882）為義威節度行軍司馬；四年（884）以兵部侍郎入相。光啓二年（886）襄王僭位，仍為相，事敗，於次年（887）三月被殺。

2-4：

- (1) 羅隱，《舊五代史》，卷24，〈梁書·羅隱傳〉記載：「羅隱，餘杭人。詩名於天下，尤長於詠史，然多所譏諷，以故不中第，大為唐宰相鄭畋、李蔚所知。隱雖負文稱，然貌古而陋。……唐廣明中，因亂歸鄉里，節度使錢鏐辟為從事。開平初，太祖以右諫議大夫徵，不至，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密表推薦，乃授給事中。年八十餘，終於錢塘。」(頁326)。
- (2) 宋，邵博撰，劉德權、李劍雄點校，《邵氏聞見後錄》，卷17，記載：「唐末羅蚪、羅鄴、羅隱兄弟俱有文，時號『三羅』。」(頁131)。

2-6：

- (1) 薛保遜子昭緯，《北夢瑣言》，卷4，〈薛澄州弄笏〉記載：「唐薛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又好唱《浣沙溪》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歧獻規曰：『侍郎重德，某既受恩。爾後不弄笏唱《浣沙溪》詞，某幸甚也。』時人謂之至言。有一吏，嘗學其行步揖遜，薛知之，乃召謂曰：『試于庭前，學得似，即恕汝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舍之。」(頁84)；同書，卷10，〈前賢戲調〉記載：「薛侍郎昭緯氣貌昏濁，杜紫微唇厚，溫庭筠號溫鍾馗，不稱才名也。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士腳第幾？』對曰：『與昭緯作腳來，未曾與立行第也。』」(頁211)；

同書，卷 11，〈薛侍郎紙裏鷓子〉記載：「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鄰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切於大拜。於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於傳禪。薛公銜命梁國。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卻回。』速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而出迎接，見薛公標韻詞辯，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鷂，薛公祇對，盛言鷩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傳語送鷓子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真須愛惜，可以紙裏安鞵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衙。」（頁 232）。

2-7：

- (1) 宋·釋文瑩，《湘山野錄》記載略有不同：「咸通末，執政病舉人車馬太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光業驅幹偉大，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鞵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晷。』」

設奇沽譽

* 本條所記者乃標新立異，譁眾取寵之舉。

3-1：

- (1) 《北夢瑣言》，卷 2，〈皮日休獻書〉記載：「(皮)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業文，隱鹿門山，號醉吟先生，竊比大聖。榜未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目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以一目廢二目。』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為文友。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人多傳之。黃寇中遇害，其子為錢尚父吳越相。」（頁 31-32）；同書，卷 3，〈鄭愚尚書錦半臂〉記載：「唐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揚歷清顯，聲稱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為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滎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滎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廷參，不得已而受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也。或曰：『滎陽因醉眠，左右見一白豬。』蓋杜徵南蛇吐之類。」

酒失

* 本條所記乃酒後失態之事。

4-4：

- (1) 韓袞，韓昶第三子，韓愈孫。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記載：「韓文公（愈）子昶雖有金根車之譏，而昶子綰、袞皆擢第，袞為狀元，君子之澤遠矣。」
- (2) 韓袞，一名韓緄。《金石萃編》，卷 114，韓昶〈自為墓誌銘〉有云：「有男五人，曰緯，前復州參軍；次曰綰，曰緄，曰綺，曰紉，舉進士。」。孟二冬於《登科記考補正》疑初名緄，後易名袞。

(十) 《唐摭言》卷十三、十四、十五

《唐摭言》卷十三—十四

馬以謹

卷十三

1 3—1 敏捷

◎唐人才情多從詩上表現，這當然與唐代進士科受到重視有密切關聯，「敏捷」所記十五條，其中十三條都與詩有關，中唐以後，詩之受到重視可見一斑。

1 · 王勳，絳州人，開耀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同日出閣受冊，有司忘載冊文；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勳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一時俱畢。

◎王勳為王勃之兄，王氏三昆仲王勳、王勳、王勃皆有才名，杜易簡稱之為「三珠樹」。

◎《通典·職官》「中書舍人」條云：「大唐初，為內史舍人，至武德三年，改為中書舍人，置六員。龍朔以後，隨省改號，而舍人之名不易。專掌詔誥，侍從，署敕，宣旨，勞問，投納訴訟，敷奏文表，分判省事。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

◎《通典·職官》：「顯慶元年初制：「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並臨軒授冊。太子三少、侍中、中書令、諸曹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鎮軍、鎮軍、輔國大將軍、光祿大夫、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受冊。」本條是五王出閣，故為臨軒授冊。

◎有關唐代冊拜諸王禮，諸書皆曰：「唐之制如開元禮。」餘則不載。《通典·嘉禮》云北齊冊「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妃、公主恭拜冊，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書皆篆字。哀冊、贈冊亦同。諸王、五等開國及鄉男恭拜，以其封國所在方，取社壇方面土，苞以白茅，內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之，以為社。」又云：「隋臨朝冊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否。百司定位，內史令讀冊訖，受冊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冊者，如上儀。若冊開國，郊社令奉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授冊訖，授茅土焉。」

2 · 開元中，李翰林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於禦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

◎李白是由賀知章推薦給唐玄宗，玄宗召見金鑾殿，與之論世事，李白奏頌一篇而得官。《新唐書·文藝》云：「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

徒醉於市。帝坐沈春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正是本條所記內容，兩相對照可知〈宮詞〉十首皆可入樂。

◎翰林自唐始。《新唐書·百官》曰：「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過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

3·溫庭筠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憑几，每賦一詠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為「溫八吟」。

◎唐代應舉先要參加縣試，通過縣試者可參加州、府試，方能取得鄉貢資格。州、府試考試分三場：帖經、雜文及時務策五條。帖經又可用詩代替，稱之為「贖帖」。雜文考詩、賦各一篇。詩一般為五言排律十二句，賦則是賦律，用古語一句八字為韻，有依次為韻者，亦可不依次序。詩賦的題目、用韻、字數都有規定，能發揮的空間並不大，往往只能就題演文。本條所指的「八吟」與下條的「八韻」應當皆指八字為韻的賦文。

4·段維晚富辭藻，敏贍第一。常私試八韻，好吃煎餅，凡一個煎餅成，一韻粲然。此條雜見卷十〈海敘不遇〉門

5·昭宗天復元年正旦，東內反正，既御樓，內翰維吳子華先至，上命於前跪草十餘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上大加賞激。

◎唐末宦官、藩鎮亂政，昭宗本由宦官楊復恭所立，昭宗恨宦官專權，謀與宰相崔胤除去宦官，宦官不自安，光化三年（九〇〇），昭宗打獵時喝酒，回宮後殺侍女數人，左神策軍中尉劉季述、右神策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儕偃等四位宦官以此事寫表狀，請太子監國，並逼百官聯名，隨後廢昭宗，並囚之於少陽院，唐代不乏君主為宦官所弒者，然為宦官所廢，並加以囚禁者，昭宗是第

一人。天復元年（九〇一）正月，大臣紛紛勸說藩鎮出兵匡復昭宗，並反正神策軍將領，迎昭宗出少陽院復位。此條所記正是此時之事。同年十一月，昭宗再度為神策軍將領挾持至鳳翔，藩鎮因而互戰，天復二年，鳳翔糧盡，城中賣人肉，每斤一百錢，狗肉五百錢，昭宗幾至斷糧，典帝衣和小皇子衣以自活。天復三年，朱全忠解鳳翔之圍，昭宗方得回長安。

6·短李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命札於臺盤上。孝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飛花處處飄，黏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官場的馬屁文化此條展現無遺。

7·白中令鎮荆南，杜蘊常侍廉問長沙，時從事盧發致聘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地，莫向罇前喜氣粗。」盧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語氣粗。」公極歡而罷。

◎白敏中，即白居易之從祖弟。陳寅恪認為白居易是北周弘農郡守白某之後代，但姚薇元和卞孝萱則認為白氏是西域龜茲族後裔。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云：「西域白氏，本龜茲族，原居白山，以山名為氏。」宋孫光憲《北夢瑣言》云：「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畢相誠、曹相確、羅相邵權、使相也，繼升嚴廡，崔相慎猷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為蕃姓也。」本條中「金闕掌洪爐」即指白敏中曾拜相。《北朝胡姓考》又云：「按十姓胡即西突厥。龜茲曾役屬於西突厥，即西突厥中之鼠尼施部也。」故「十姓胡中第六胡」是指西域胡人中鼠尼施部而非指北魏鮮卑胡人。

◎唐初以來崔、盧、李、鄭、王等山東五大姓在社會上為漢氏族門第最高者，至中唐以後猶然，盧發誇耀門第致白敏中不悅，改令警告，盧發亦展現才情，化解僵局。五大姓雖遭禁婚家，但社會勢力仍大，連民間妓女亦喜託言五大姓之後以提高身價。

◎「著詞（辭）」是唐人所創造的一個語詞，它依調作詞，是唐代酒筵歌唱的一個常用術語。「著」是附加的意思，依其相附的對象又可分為三種：一是依樂作詞，二是依調作詞，三是依酒令設詞。依照著詞的內容又可分為送酒辭和改令辭。改令的手段在初、盛唐時已經使用，但「改令」一詞卻要到中、晚唐的文獻中才得見。改令主要特點是與筵者依次為令主，另一特點是常以歌舞或諧戰文字為內容，綜合這兩個特點而注重唱曲、度辭的酒令，又稱「著詞令」。著詞令作品是

改令著詞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繼承了各種文字令手法，而更加重視令格規則。改令著詞在形式上和內容上均按一定著詞令格行令，以本條的改令著詞而言，白敏中與盧發的著詞令都使用七言四句的曲調，調中都用「胡」、「盧」、「粗」的韻，這是形式上的令格；兩人的令辭都詠「十姓胡中第六胡」，這是內容上的令格，這種雙重的令格規定是作著司令成立的兩個條件。

8·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爲支使，南座有屬意之處，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裏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

◎本條中張祜時任淮南幕府。按幕府爲落第和及第的唐代文人同時打開仕進之路，但它並非正式官員，故對入幕的文人並不具人身約束力，多數文人將其視爲一個向官場躍升的跳板。府主與幕僚雖爲上、下級，但幕僚與府主合則留，不合則去，是一種互相依賴、相互利用，雙向選擇的關係。唐代許多府主本身即爲文人，對幕僚通常是極爲禮遇的。府主網羅優秀人才爲其幕僚，爲己效力；幕僚則爲日後仕進之路及經濟上之效益爲府主效力。如西川、淮南等佔有天時、地利的大鎮，往往是幕府心中的上選。府主主動徵辟幕僚固然有之，幕僚主動前往投效者更多。文人進府後，所任幕職有判官、掌書記、支使、推官乃至行軍司馬、副使等，本條中之杜牧，時亦爲淮南幕府。

◎唐代文人聚會必佐以妓樂助興。唐代妓女又分爲宮妓、官妓、營妓、家妓及民妓，其中宮妓、官妓、營妓均屬公妓。宮妓是爲娛樂皇室而設，營妓則服務於軍營，至於官妓則需陪侍高官參與公私宴會。本條中與宴者均爲官人，「南座」有屬意之處，應指官妓。

◎唐人飲酒往往行酒令，唐人酒令名目不下二十餘種，據《國史補》所言，大致可分爲律令、骰盤令、拋打令等三種基本類型。所謂律令，凡在酒筵之上，以類似某種法律條款的規則為準則，進行酒令，這些行爲便屬於律令。骰盤令是一種與博戲相結合的酒令類型，特點是根據擲骰所得的「采」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條例來決定飲次。皇甫松《醉鄉日月》三卷云：「聚十只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唐代配合骰盤令流行的三種博戲是陸博、樗蒲、雙陸，這三種博戲中骰子都是必備的用具，唐人又把骰盤稱爲「投盤」或「頭盤」。拋打令是一種與歌舞相結合的酒令型式，它的特點是通過巡傳行令器物以及巡傳中止時的拋打遊戲，來決定送酒歌舞的次序，因此，是針對歌舞者以及飲酒者兩方面的酒令型式。本條中杜牧索骰子賭酒，是行骰盤令。

9·柳棠謁梓州楊尚書汝士，因赴社宴。楊公逼棠巨魚，棠堅不飲。楊公口占一篇曰：「文章謾道能吞鳳，杯盞何曾解吃魚？今日梓州陪社宴，定應遭者老尚書。」棠應聲曰：「未向燕臺逢厚禮，幸陪社會接餘歡。一魚吃了終無愧，鯤化爲鵬也不難。」

◎自漢至唐歷代均有社祭，即祭祠土地神的日子。通常是以立春和立秋後第五個戊日為春社和秋社，一年中分春、秋兩季進行祭典。春社是為了祈求土地神保佑風調雨順，五穀豐收；秋社是歡慶秋收。唐代社祭日是朝廷法定節日，朝廷亦會在太社舉行社祭。民間一般在社日時會敲鑼打鼓，焚香設食致祭，男女老少均空屋而出，社祭後群聚飲社酒並分胙肉，直至日落才盡興而歸。當時民間相傳社日飲酒可治耳聾，婦女在該日亦不得做女紅。

10·柳公權，武宗朝在內庭，上常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有蜀箋數十幅，因命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曰：「不忿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卻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賜錦彩二十疋。令宮人拜謝之。

◎柳公權，穆宗元和初擢進士第，工辭賦，志儒學，尤善書法。《新唐書·柳公綽附公權傳》云：「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穆宗謂之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文宗命公權書聯句於壁，歎曰：「鍾、王無以尚也。」，此條中武宗對公權曰：「若得學士一篇（武宗時，公權為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當釋然矣。」武宗除了欲得柳公權的詩外，可能也想得他的字。

11·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溫飛卿於簾前試之，為飛卿愛救人故也。適屬翌日飛卿不樂，其日晚請開門先出，仍獻啓千餘字。或曰「潛救八人矣」。

◎唐代科考作弊之事屢見不鮮。從此條觀之，唐代考場內對於作弊的防範似乎不太嚴格。

12·裴慶余，咸通末佐北門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舩，誤為竹篙濺水濕近座之衣，公為之色變。慶余遽請彩箋紀一絕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公覽之極歡，命謳者傳之矣。

◎唐代婦女用黃色粉塗臉稱「黃妝」，這種黃粉亦稱「鴨黃」或「鵝黃」，若塗在額則稱「額黃」。「金縷衣」或指黃裙，玄宗時，楊貴妃喜服黃裙，據說此裙

是用鬱金香草染織而成，能散出陣陣香味，後傳出宮中，仕宦人家女子喜歡新潮，頗有仿制。唐代婦女頭飾有簪、釵、珠花、鮮花等，簪用以束髮，釵則為婦女通用之物，金玉、珠翠之飾多為宮廷及貴家婦女所用，一般庶民婦女只用銅或骨角。

◎唐婦女的襦衫樣式多種，貴、賤所服差別很大。唐初盛行窄袖，中唐以後，富貴人家流行寬袖，服色有緋、紫、黃、綠、青等多種，夾有金銀絲，繡有花紋。另有一種袒胸大袖的襦衫，通常為宮廷及貴族女子休閒時所服，與長裙上、下相配，袒露出胸上部，裙腰則高至乳部，以大帶扎束。還有一種「襖裙」，又稱「抹胸」，用以緊身、束住腰裙，顯出腰部的苗條，多為宮妓及教坊歌舞女妓所服。本條中所謂的「羅衣」，不知是那一種襦衫。

◎宴會之外，官妓或民間妓女亦可陪同出遊。

13·韋蟾左丞，至長樂驛亭，見李湯給事題名，索筆紀之曰：「渭水秦山豁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婿，書字才能記姓名。」

◎唐代文人，不論到何處，喜歡在各處題詩。

◎《唐摭言》卷三「李湯題名」條記李湯題名於昭應縣樓。岑仲勉認為《唐摭言》記述數舛謬，編次缺條理，而且卷內複出各條，遠非《封氏聞見記》之俾矣。本條所記已見於卷三「李湯題名」。

◎館驛是朝廷所設以供郵傳及官府驛使食宿，並提供交通工具的處所。兼有旅舍和驛傳的雙重功能。先秦至漢稱傳舍，提供車輛的稱傳；提供住宿者稱舍。隋唐以後，不用車傳而改以馬傳，代宗大曆年間，改稱館驛。唐代館驛以京師為中心，向四方展開，館驛之設，兼有政治、經濟、軍事上之作用。驛分大、小，京師所在的都亭驛規模最大，以下諸道、諸州、縣的驛共分六等，大驛設於交通大道，小驛多在鄉野僻遠處。一般三十里置一驛，亦有因地理環境而有所差異，遠者可相距上百里。館驛多以地方而立名，館本是招待官客的食、宿之所，不提供交通工具；驛除提供食物外，還提供交通工具，乘驛必須有官府的符券，根據官品高低分別給予驛馬、舟船。驛多設於大路上；館則設置在僻遠處，中唐以後，驛與館的差別漸小，驛、館也連稱而不分了。

◎唐人重視文采，李湯因文采不佳受韋蟾消遣，也反映出吏幹之能不若文才受到重視。

1 4·鄭仁表起居，經過滄浪峽，憩於長亭，郵吏堅進一板，仁表走筆曰：「分陝東西路正長，行人名利火然湯。路旁著個滄浪峽，真是將閑攪撩忙。」

◎此條中的「長亭」，推想應當亦為驛站。

1 5·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為「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洎為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洎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水。」上曰：「頗知其人構思甚捷。」對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慚色。議者以洎為急灘頭上水船也。

1 3—2 矛盾

1·令狐趙公鎮維揚，處士張祐嘗與狎讌。公因視祐改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應聲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拖。」

◎「改令」是「自由擬令」。亦即新設令格的酒令；它不循固定令格的模式。「改令」包含一些特殊的遊戲規則，但礙於史料有限，今日已不能知其詳。今日所見，改令的作品中以文字應答形式的酒令最常見。

◎本條著詞改令是三言四句，不押韻，以「上水船」為內容。

2·沈亞之嘗客遊，為小輩所試曰：「某改令書俗各兩句；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亞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嘍囉。」

◎本條改令是書、俗各兩句，沈亞之與小輩的酒令前兩句都出自《詩經》，後兩句則為俗語，沈亞之「不當嘍囉」，有教訓小輩意味，略勝一籌。

3·元和中長安有沙門，不記名氏。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張水部頗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徑往誇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

◎唐代文人崇佛奉僧者眾，他們或捨宅立寺，或禮拜佛像，或聽經念佛、或手寫經書，詮釋佛經，一般文人更是多與僧人交遊，為寺廟或僧人寫序、銘、碑、志，即使崇儒排佛的韓愈亦多與僧人交遊，而唐代名僧亦多，其中不乏詩文俱佳者。

4·張處士〈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爲「問頭。」祐矛楯之曰：「鄙薄『問頭』之諺，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辭〉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此豈不是目連訪母耶！」

◎本條張祐與白居易雖以「問頭」與《目連經》互相挖苦，然十分幽默，更反映出當時文人十分注意文壇動靜，並且熟記他人作品。

5·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相〉曰或云寄白樂天：「及第全勝十改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6·方干姿態山野，且更兔缺，然性好陵侮人。有龍丘李主簿者，不知何許人，偶於知聞處見干而與之傳盃酌，龍丘目有翳，改令以譏之曰：「干改令，諸人象令主：『措大吃酒點鹽，軍將吃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龍丘答曰：「措大吃酒點鹽，下人吃酒點鮓干嗜鮓，只見手臂著欄，未見口唇開口！」一座大笑。

◎隨著唐代酒令歌舞化的情況愈來愈普遍，「改令」的情況也愈來愈多，意味著酒令藝術變化愈來愈多，遊戲規則也愈來愈複雜細膩。人們打破律令、般盤令、拋打令的傳統格局，用改令的方式自由行令。改令著詞的詞式基本上是由音樂曲調規定的，但改令在修辭方面的令格要求，可以造成辭式變化。本條所見的改令是「諸人象令主」，著詞是以六言為基本句，以免缺嘲對目翳嘲。這類改令著詞是唐代酒令歌舞化的產物，也是酒筵著詞令格化的過程，「詞」的產生或許與此有關。

◎唐人酒令中經常有嘲謔的酒令。它的風格是諧謔且富有遊戲性，其藝術手法有類今日之漫畫，大抵用誇張之語描寫對象，對象無非人與物，以達到諧謔之目的。本條所記就是嘲謔的酒令。

13—3 惜名

1·李建州，嘗遊明州磁溪縣西湖題詩；後黎卿爲明州牧，李時爲都官員外，托與打詩板，附行綱軍將入京。蜀路有飛泉亭，亭中詩板百餘，然非作者所爲。後薛能佐李福於蜀，道過此，題云：「賈掾曾空去，題詩豈易哉！」悉打去諸板，惟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

2·韓文公作〈李元賓墓銘〉曰：「文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或謂文公以觀文止高乎當世。蓋謂已高乎古人也。

◎此句是讚李觀而非韓愈自誇。

2·李繆公，貞元中試〈日有五色賦〉及第，最中的者賦頭八字曰：「德動天鑑，祥開日華。」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辭復試此題，頗慮浩賦逾己，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啓緘，尙有憂色；及睹浩破題云：「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裡。」

◎唐代科舉試題或用舊題，或新出題，並沒有有一定，舊題重覆考的可能性極高。

◎唐代進士、明經及第後，要釋褐做官，還須參加吏部一年一次的選人考試。《新唐書·選舉志下》云：「貌、言、書、判四事皆可取」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才能進入仕途。若「選未滿」則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通過者可以順利進入仕途。「宏詞」科之置始於開元十九年的蕭昕，從此「宏詞」成為吏部選人的專用科名。此前制科中有「博學宏詞」科，以後宏詞科便不再屬於制科的範疇。開元二十四年以後，進士、明經改由禮部侍郎知貢舉，而「宏詞」、「拔萃」科還是吏部的職責。最初宏詞試雜文三篇，開元以後，進士科主要考試內容為詩賦，宏詞考試便由考雜文而轉為考詩賦。同時宏詞較拔萃更為人重視。

4·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爲破題，次至楊侍郎汝士，或曰非也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顧曰：「白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據岑仲勉〈跋《唐摭言》〉認為此條所記純為臆造。岑仲勉考证裴度曾兩命東都，第一次在穆宗長慶二年（八二二）二月丁亥二十五日，但此次留守，裴度未上，元稹時方為執政，白居易為舍人，楊汝士為郎中，諸人無一在洛陽，裴度亦未加中書令，故不符本條所記。第二次裴度被命為東都留守是在文宗太和八年（八三四）三月庚午十九日，前後三年，此三年中，白居易分司東都，與裴度酬唱頗多，但元稹其時已卒矣！而楊汝士這段期間從中書舍人轉為工部侍郎、出同州、後又轉為戶部侍郎、兵部侍郎、出東川節度，不可能至洛陽，故知此條係臆造。

◎此條中的「索聯句」是所謂「唱和詩」。唱和詩在中、晚唐時很盛行，它包含兩類：一為聯句詩；它以詩句為單位，由一人創作，但與它人的聯句要彼此呼應。二為酬和詩：它是一首完整的詩，創作者要按照一定的辭式規則與聲韻規則作相互酬答。這類唱和詩並非單純的文學活動，主要是酒筵遊戲。

5·湖南日試萬言王璘，與李群玉校書相遇於嶽麓寺。群玉揖之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群玉待之甚淺，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曰：「唯子之命。」群玉因破題而授之不記其詞，璘覽之略不佇思，而繼之曰：「芍藥花開菩薩面，櫻櫚葉散野叉頭。」群玉知之，訊之他事矣。

◎校書一職，負責詳正校理圖書。唐代於秘書置校書郎八人，掌管校典籍，為文士起家之良選。其弘文、崇文館，著作、司經局，並有校書之官，皆為美職，而秘書省為最。

◎王璘答「日試萬言王璘」，足見其自負非常！

6·論曰：構思明速，稟生知乎？用不以道，利口而已！矛盾相攻，其揆一也。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堯舜其猶病諸！

1 3—4 無名子謗議

1·貞元中，劉忠州任大夫科選，多濫進，有無名子自云山東野客，移書於劉：「吏部足下：公總角之年，奇童入仕，有方朔之專對，無枚臯之敏才。佳句推長，竿妙入神，善謔，稱名字不正，過此以往，非僕所聞。徒以命偶良時，身居顯職，方云好經術。重文章，賣此虛名，負其美稱。今年聖上虛天官之署，委平衡之權，所期公有獨見之明，清平為首；豈意公有專恣之幸，高下在心。且數年以來，皆無大集，一昨所試，四方畢臻。公但以搜索為功，糾訐為務，或有不小過，必陷深文；既毀其髮膚，又貶其官敘，使孝子虧全歸之望，良臣絕沒齒之怨。豈以省闈從容之司，甚於府縣暴虐之政？所立嚴法，樹威脅人，云奉德音，罔畏上下！使聖主失含宏之道，損寬仁之德，豈忠臣之節耶？主上居高拱穆清之中，足下每以煩碎之事，奏請無度，塵黷頗多；吳三接以示人，期一言以悟主；朝臣氣懾，選士膽驚；內以承寵承榮，外以作威作福，豈良臣之體耶！且兩京常調，五千餘人，書判之流，亦有碩學之輩，莫不風趨洛邑，霧委咸京；其常袞之徒，令天下受屈；且袞以小道矯俗，以大言誇時，宏辭曾下登科，平判又不入等；徒以竊居翰苑，謬踐掖垣，雖十年掌於王言，豈一句在於人口！以散鋪不對為古，以率意不經為奇；作者

見之痛心，後來聞之撫掌。奈何輕蔽天下之才，以自稱為已高，以少取為公道！故鄴至自伐稱兵，處父尚云終喪其族。以茲偏見，求典禮闡，深駭物情，實乖時望。故《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聖人用心，異代同體，袞云親奉密旨，令少取入等，豈聖人容眾之意耶！為近臣而厚誣，干處士之橫議，甚不可也！況杜亞薄知經籍，素懵文辭；李翰雖以辭藻擢第，不以書判擅名；不慎舉人，自貽伊咎。又常袞謂所親曰，昨者考判，以經語對經，以史對史，皆未點對，考為下等。先翰有常無名判云：『衛侯之政由寧氏，魯侯之令出季孫。』又常無欲云：『在陵室而須開，闕夷盤而不可。』豈以經對史耶？又嚴迪云：『下樊姬之車，曳鄭崇之履。』豈以史對經耶？數十年之間，布眾多之口，縱世人可罔，而先賢安可誣也？今信四豎子，取彼五幽人，且吉中孚判以『大明禦宇』為頭，以『敢告車軒』為尾，初類是頌，翻乃成箴。其問又『金盤』對於『玉府』，非惟問頭不識，抑亦義理全乖；據此口嘲，堪入覩縷。張載華以『江臯』對『灋洛』；朱邵南以『養老』對『乞言』；理目未通，對仍未識，並考入等，可哀也哉！王申則童子何知？裴通以因人見錄！苟容私謁，豈謂公平？夫有西施之容，方可論於美醜；無太阿之利，安可議其斷割？使五千之人，囂然騰口；四海之內，孰肯甘心！況宏辭大國光華，吏曹物色公明，立標榜令盡赴上都東京者，棄而不收，常袞大辱於國；豈以往來敗績，自喪秣陵之使；今日復讎，欲雪會稽之恥。雖擢須賈之髮，袞不足以贖罪；負廉頗之荆，公不足以謝過。況所置科目，標在格文，盡無宏辭，固違明敕。欺天必有大咎，陵人必有不祥。足下以此持衡，實負明公；以此求相，實負蒼生！況公為主司，自合參議，信袞等升降由己，取捨在心；使士子含冤不得申，結舌不得語。罔上若是，欺下如斯。豈以天德蓋高，帝閭難叫；亦由宰臣守道，任公等弄權！嗚呼，使朱雲在朝，汲黯當位，則敗不旋踵，安能保家？宰輔侍郎，非公等所望也！無名子長揖詩曰：三銓選客不須嗔，五個登科各有因。無識伯和憐吉獠，弄權虞侯為王申。載華甲第歸丞相，裴子門徒入舍人。莫怪邵南書判好，他家自有景監親。」

◎「奇童入仕」是指經由「童子科」考試入仕。童子科乃唐代科舉考試科目之一，時置時廢，凡十歲以下童子，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成者予出身。

◎「書判之流」指吏部銓選的考試。按唐代舉子及第只是獲得做官的資格，還要通過吏部的詮選才能正式授官，此謂之「關試」，關試及格後才能進入仕途，故關試一般又稱釋褐試。

◎常袞乃代宗時進士，後為相，他排擠非進士出身之官僚，重用進士，堵塞明經出身者之出路。

◎無名子云常袞「宏辭曾下登科，平判又不入等」。唐代關試通常緊接在科舉放榜後舉行，因為是在春天，又稱春關，考試地點在吏部南院，亦稱南曹，考試內容為身、言、書、判。身者是指身材、外貌，必須身貌端正；言者是看說話是否清晰、有條理；書者是要求楷書端正；判者是考判文，亦即應試者處理獄訟的能力。《文獻通考·選舉考·舉官》：「吏部則試以政事，故曰身、言、書、判。然吏部所試四者之中，則判尤為，蓋臨政治民，此為第一義，必通曉事情，諳練法律，發摘隱伏，可以此規之。」關試並不比考貢舉容易，許多人都歷經多次才能考過關試。六品以下選未滿的官吏要想再任較佳官職，也可以參加考試，試判登科稱為「入第」，文詞甚拙者稱為「藍縷」，選未滿的官吏而試文三篇，稱為「宏辭」，試判三條，稱為「拔萃」。

◎常袞知貢舉錄取人數過少，引起名無子不滿。

◎「他家自有景監親」：德宗時宦官開始掌兵權，權勢大增。

2·顏標，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亂，薰誌在激勸勳烈，謂標魯公之後，故擢之巍峨。既而問及廟院，標曰：「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時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崔澹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為無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厭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此條雜見卷八〈誤放〉門

◎主司有特殊政治考量，刻意選擇勳烈之後為進士，未料卻誤記家狀。唐代科考之前，主司往往會事先打聽應試考生中是否有文名甚著、聲望很高的人，或是家世顯貴者，作為錄取與否的參考，故進士非僅憑答卷之優劣而取捨，人情成分很難避免。

3·趙鷺試〈被袞以象天賦〉，更放韓袞為狀元。或為中貴語之曰：「侍郎既試王者〈被袞以象天賦〉，更放韓袞狀元，得無意乎？」鷺由是求出華州。

4·劉允章試〈天下為家賦〉，為拾遺杜裔休駁奏，允章辭窮，乃謂與裔休對。時允章出江夏，裔休尋亦改官。

◎袞服為帝王之服。

- 5 · 光啓中，蔣嶠以丹砂授善和韋中令。張鵠，吳人，有文而不貧。或刺之曰：「張鵠只消千馱絹。蔣嶠惟用一丸丹。」

◎韋昭度或有服食習慣？

- 6 · 論曰：飛書毀謗，自古有之。言之公，足以改過；不公，足以推命；睚眦讎之，無益於己。夫子之謂桓魋，孟子之稱臧倉，其是之謂與！

卷十四

1 4—1 主司稱意

- 1 · 天寶十二載，禮部侍郎陽浚四榜，共放一百五十人，後除左丞。

◎唐初由吏部考功司主管貢舉，高祖時由吏部從五品上之考功郎中監貢舉，後改為從六品上之考功員外郎主持考試，因為官品不高，既無力上抗高官的囑請，也無力應付不第舉子之喧訟，其後朝廷提高主試官的品級，改由吏部侍郎掌貢舉，後又由吏部轉至禮部，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以後，由禮部侍郎一人專管，稱為知貢舉，其品階上升至正四品下。唐代後期尚書成為加銜，侍郎成為各部實際首長，掌貢舉者的地位更高，許多人做到宰相。此條中的禮部侍郎陽浚知貢舉，當時貢舉考試已從吏部轉至禮部。

- 2 · 至德二年，駕臨岐山，右補闕兼禮部員外薛邕下二十一人。後至大歷二年，拜禮部侍郎，聯翩四榜，共放八十人。

- 3 · 貞元二年，禮部侍郎鮑防帖經後改京兆尹、刑部侍郎；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試策後拜相，令禮部尚書王播署榜，其日午後放榜。

◎唐代明經科考試分成三部分，先考帖經，次考墨義，最後考時務策。所謂帖經，即是考經書填充題，應試者要將被貼沒的經文填上，稱為帖經，不論帖經或墨義，主要是考舉子對經書及其註疏的記誦工夫，故記憶力突出者佔便宜。又因背誦能力隨年齡增長而逐漸減弱，因此有「五十少進士，三十老明經」之語。

◎開元二十五年以後，禮部侍郎知貢舉，中唐以後，也常以他官代替，稱「權知貢舉」。此條中就是由中書舍人權知貢舉。

◎本條中李逢吉先貢舉及第，後試策拜相。按唐代進士或明經及第後，要正式授官有二途徑，一者是參加吏部關試，考身、言、書、判，通過即可授官，再者就是參加「制舉」。制舉是以皇帝的名義發起的，考試時間和內容無固定形式，一切取決於帝王的政治需求和個人興趣。《新唐書·選舉制》云：「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制舉不是每年舉行，但一年四季皆可舉行，據《唐會要》所載：制舉科目多達六十三種，其中又以賢良方正和直言極諫科最為人所熟知。中制舉的士子可直接授官，官階不在進士之下，若原有官職者中制舉，可加階授官，一般而言，制舉本意是為待非常之才，故登科者所授官階都不低。亦有不經明經、進士，只考制舉者，制舉登科者就不必再經吏部銓選，再者因為制舉科目繁多，可以連考，如果連中，就可連續升遷，所以制舉是無官者驟登高位的捷徑，也是有官職者快速升遷的跳板。晚唐時期，制舉漸衰，宣宗以後就不再舉行制舉了。本條中李逢吉試策，非吏部銓選的關試，應該是參加制舉。

4·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十五日，太常少卿知貢舉李建下二十九人，至二月二十九日，拜禮部侍郎。

5·天祐元年，楊涉行在陝州放榜，後大拜。

6·二年，張文蔚東洛放榜後大拜。

◎唐代宗永泰元年始置兩都貢舉，禮部侍郎又稱「知兩都」，大曆十一年後停東都貢舉，見卷一「兩都貢舉」條。此時已停東都貢舉，應是因時制宜，才在東洛放榜。

1 4—2 主司失意

1·大曆（曆）十四年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時執政間有怒薦托不得，勢擬傾覆。峘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峘無良，放榜日竄逐；並不得與生徒相面。後十年，門人田敦為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別駕，敦始陳謝恩之禮。

◎唐人參加貢舉，有請託的習慣，通常請託者官位愈大，聲名愈重，請託成功的機率愈大，請託者固然有為朝廷舉才者，亦有徇私薦人者，因為請託者眾，往往給主試者很大的困擾，更有甚者，考試之前，名次就已排定。本條中令狐峘就身受其害。

◎舉子及第後，先在大明宮內光範里東廊聚餐，再由主司座主帶領舉子至中書省都堂參謁宰相，也稱「過堂」，由第一名狀元代表致詞，過堂後，新進士便要向掌貢舉的禮部侍郎謝恩，地點則是在侍郎宅邸。本條中令狐焜貶官，放榜當日就得啟程。唐初貶官，還容許貶降官在朝堂謝恩，然後給予三、五天的束裝時間，玄宗天寶五年以後規定「左降官量情狀稍重者，日馳十驛以上赴任。」按一驛大抵三十里，換言之須日行三百里。這對帶有行裝、書籍、家口的貶官而言極為嚴酷，「是後流貶者多不全矣。」新進士對座主雖然只是「一日門生」，然而門生對座主未能報恩謝師，會自感慚愧，並為人所不取。因為主考官既有決定考試取捨的生殺大權，能及第、一生富貴，皆緣於座主所賜，及第門生感恩圖報乃人之常情。本條中令狐焜未受謝恩禮，十年後其門生田敦為明州刺史，令狐焜方量移為該州別駕，田敦仍補行拜謝侍郎的謝恩禮。

2·長慶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錢徽下三十三人；三月二十三日重試落第十人，徽貶江州刺史。

◎有關本條所述內容牽涉到牛、李黨爭，始末大致如下：長慶二年（八二一）禮部侍郎錢徽主持進士考試，考官為右補闕楊汝士。牛黨的李宗閔和李黨的李紳以及前宰相段文昌均向主考官推薦請託。放榜結果李宗閔婿蘇巢、楊汝士弟楊殷士及宰相裴度子裴諤等登第，李紳、段文昌的請託落空，段文昌遂奏考試不公，翰林學士李紳、李德裕、元稹附和此說，穆宗乃責令複試，原十四人中僅三人勉強及第，錢徽、楊汝士、李宗閔因此貶官。《資治通鑑》云：「自是李德裕、李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3·會昌六年，陳商主文，以延英對見，辭不稱旨，改受王起。

◎按徐松《登科記考》所載，左建議大夫陳商權知貢舉事在會昌五年（八四五），而非六年。

4·咸通四年，蕭倣雜文榜中，數人有故，放榜後發覺，責受蘄州刺史，主司其年二月十三日得罪，貶蘄州刺史；五年五月量移虢略。中書舍人、知制誥宇文瓘制：「敕：朕體至公以御極，推至理以臨人，舉必任才，黜皆由過，二者之命，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權知禮部貢舉，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蕭倣，早以藝文，薦升華顯，清貞不磷，介潔無徒，居多正直之容，動有休嘉之稱。近者擢司貢籍，期盡精研；既紊官常，頗興物論。經詢大義，去留或致其紛拿；榜掛先場，進退備聞其差互。且味泉魚之察，徒懷冰蘖之憂；豈可尚列貂蟬，復延

騎省！俾分郡牧，用示朝章。勿謂非恩，深宜自勵！可守蘄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仍馳驛赴任！」

◎「雜文」：玄宗天寶年規定，進士先帖一大經和爾雅，通過後再試雜文與賦，雜文包括詩，通過後再試策五條。帖經、文賦、策都通過者便算登第，玄宗前舊制可參見卷一「雜文」條。

◎唐代服制多次改易。貞觀四年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已下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九品服以青。」其後，八、九品服改著碧，以免深青亂紫。《容齋隨筆》十引開元敕云：「非灼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賞魚袋，斯明文也。」開元九年，張嘉貞為中書令，奏諸諸致仕官可終身佩魚，以為榮寵，此後恩制賜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於是佩魚袋、服朱紫者眾矣。蕭倣前為三品官，故得賜金魚袋。

◎唐代被貶文人，所任官職大都為司馬、參軍、縣之類的地方小官。蕭倣咸通初年官拜左散騎常侍，據《通典·職官》曰：「大唐貞觀二年，制諸散騎常侍皆為散官，從三品，後悉省之。貞觀十七年，復置為職事官，始以劉洎為之。其後定制置四員，屬門下，掌侍從規諫。顯慶二年，遷二員，隸中書，遂分為左、右。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左散騎與侍中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八貂。」蕭倣左散騎常侍屬門下省，位列左貂，官品正三品下。他被貶為蘄州刺史，官品正四品下，較諸其他人等，官品並不算低。

◎唐代散官分文散官、武散官，文散官：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光祿大夫以下。武散官：驃騎將軍、輔國將軍、鎮軍將軍以下、諸校尉。

◎蕭倣貶官是規定他騎馬赴任。

5·蕭倣《蘄州刺史謝上兼知貢舉敗闕表》臣某言：臣謬掌貢闈，果茲敗失，上負聖獎，下乖人情。實省己以競慙，每自咎而惶灼；猶賴陛下猥矜拙直，特貸刑書，不奪金章，仍付符竹；荷恩宥而感戀，奉嚴譴以奔馳，不駐羸驂，繼持舟棹。臣二月十三日當日於宣政門外謝訖，便辭進發，今月一日到任上訖。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性稟樸愚，材味機變，皆為叨據，果竊顯榮，一心唯知效忠，萬慮未嘗念失。是以頃升諫列，已因論事去官，後忝瑣闈，亦緣舉職統旆。身流嶺外，望絕中朝，甘於此生，不到上國。伏遇陛下臨御大寶，恭行孝思，詢以舊臣，遍霑厚渥。臣遠從海嶠，首還闕廷，才拜丹墀，俄捧紫詔，任掄材於九品，位超冠於六曹；家與國而同歸，官與職而俱盛；常思惕厲，羸免悔尤，已塵銜，復忝

貢務；昨雖有過，今合具陳：臣伏以朝廷所大者，莫過文柄；士林所重者，無先辭科。推公過即怨讟之並生，行應奉即語言皆息；爲日雖久，近歲轉難。如臣孤微，豈合操劄！徒以副陛下振用，明時至公。是以不聽囑論，堅收沈滯，請托既絕，求瑕者多。臣昨選擇，實其不屈人，雜文之中，偶失詳究；扇眾口以騰毀，致朝典以指名。緘深懇而（未）得敷陳，奉詔命而須乘郵傳。罷遠藩赴闕，還鄉國而只及一年；自近侍謫官，歷江山而又三千里。泣別骨肉，愁涉險艱。今則已達孤城，惟勤郡政，緝綏郭邑，訓整里閭。必使獄絕冤人，巷無橫事，峻法鈐轄於狡吏，寬宏撫育於疲農。竊立微勞，用贖前過。伏乞陛下特開睿鑒，俯察愚衷。臣前後黜責，多因奉公，秉持直誠，常逢於黨與，分使如此，時亦自嗟。寫肝膽而上告明君，希衰殘而得還帝里。豈望復升榮級，更被寵光！願受代於蘄春，遂閑散於輦下。臣官爲牧守，不同鎮藩，謝上之後，他表無因；達天聽而知在何時，備繁辭而併陳今日。馳魂執筆，流血拜章，形神雖處於遐陬，夢寐尚馳於班列。臣無任感恩，惶恐涕泣、望闕屏營之至！謹差軍事押衙某奉表陳謝以聞。」

◎蕭做貶官也是先至宣政門外謝恩。

◎宣宗時嘗以李璣為嶺南節度使，已賜節，但詔書被蕭做封駁。

◎「身流嶺外」指蕭做自集賢殿學士拜嶺南節度使。

◎「銓衡」應指關試，則蕭做應曾任吏部員外郎。

◎「貢務」係知貢舉。蕭做曾任禮部侍郎，掌貢舉。

◎「辭科」應指貢舉中的「進士」科。

6·做〈與浙東鄭商綽大夫雪門生薛扶狀〉：「某昨者出官之由，伏計盡得於邸吏，久不奉榮問，惶懼實深！某自守孤直，蒙大夫眷獎最深，輒欲披陳其事，略言首尾，冀當克副虛襟，鑒雪幽抱。伏以近年貢務，皆自閣下權知，某叨歷清崇，不掌綸誥。去冬遽因銓衡，叨主文柄，珥貂載筆，忝幸實多。遂將匪石之心，冀伸藻鏡之用，壅遏末俗，蕩滌訛風，刈楚於庭，得人之舉，而騰口易唱，長舌莫箝，吹毛豈惜其一言，指頰何啻於十手！既速官謗，皆由拙直。竊以常年主司，親屬盡得就試。某敕下後，榜示南院外內親族，具有約勒，並請不下文書，斂怨之語，日已盈庭。復禮部舊吏云，當年例得明經一人；某面責其事，即嚴釐革。然皆陰蓄狡恨，求肆蠹言，致雜文之差互悉群吏之構成；失於考議，敢不引過？

又常年榜帖，並他人主張，凡是舊知，先當垂翅；靈蛇在握，棄而不收；璞鼠韜懷，疑而或取。致使主司脅制於一時，遺恨遂流於他日；今春此輩，亦有數人，皆朝夕相門，月旦自任，共相犄角，直索文書；某堅守不聽，唯運獨見。見在子弟無三舉，門生舊知才數人，推公擢引，且既在門館，日夕即與子弟不生，為輕小之徒望風傳說曰，筆削重事，閨門得專。某但不欺知白之誠，豈畏如簧之巧！頃年赴廣州日，外生薛廷望，薦一李仲將外生薛扶秀才，云負文業，窮寄嶺嶠。到鎮日，相見之後，果有辭藻；久與宴處，端厚日新。成名後，人傳是蕃夷外親，嶺南巨富，發身財賂，委質科名；扶即薛謂近從兄弟班行，內外親族絕多，嶺表之時，寒苦可憫，曾與月給；虛說蕃裔，懷此謗言，豈麤相近？況孔振是宣父胄緒，韓綰即文公令孫；蘇■故奉常之後，雁序雙高，而風埃久處；柳告是柳州之子，鳳毛殊有，而名字陸沈。其餘四面搜羅，皆有久居藝行之士，繁於簡牘，不敢具載。某裁斷自己，實無愧懷；敦朝廷厚風，去士林時態，此志惶撓，豈憚悔尤！今則公忠道消，姦邪計勝，眾情猶有惋歎，深分卻無憫嗟。何直道而遽不相容，豈正德而亦同浮議！久猜疑悶，莫喻尊崇，幸無大故之嫌，勿信小人之論。麤陳本末，希存舊知。臨紙寫誠，含毫增歎！特垂鑒宥，無輕棄遺，幸甚！」

◎「權知」即權知貢舉，以禮部侍郎以外的官員兼貢舉主司。

◎蕭做知貢舉前的相關事務官員，按例可以於明經科錄取親屬一人。

◎「常年榜帖，並他人主張，凡是舊知，先當垂翅」：唐代考試不糊名密封，考試之前主司往往博採聞望，甚至向舊知「覓舉」，要求他們推薦人選。

◎唐代舉子到尚書省後要先簽名報到，繳納文狀。報到地點前期在吏部，後在禮部。舉子文狀包括文解、家狀和結保書等。文解即各府發給舉子們的薦送證件。家狀包括籍貫、三代名諱及本人體貌特徵。結保書就是舉子的通保文書，即鄉里對舉子人品德操行的鑒定書。通保有兩種，一種稱合保，是舉子互保；一種是為官者相保。若所保不實，舉子三年不得赴舉；為官者則貶職。交納的文狀由戶部或禮部審核，通過後出榜公布，舉子方可參加考試，若有一字不合規範則加以駁落。蕭做此文即是在為該州所貢諸人相保，故曰諸人是其「四面搜羅而來」，並針對薛扶家狀加以澄清。

◎懿宗咸通年間的宰相均是庸碌之輩，包括白敏中、夏侯孜、蔣伸、杜審權、畢誠、楊收、曹確、蕭寘、路巖、高璩、徐商、于棕、劉瞻、韋保衡、王鐸、劉鄴、趙隱等，不知蕭做所指的宰相是何人？諸人中以韋保衡、路巖最為惡劣，營私舞弊、賄賂公行，貪汙之風，盛極一時。

7·乾寧二年，崔凝榜放，貶合州刺史。先是李洸附於中貴，既憤退黜，自計推之，上亦深器洸文學，因之蘊怒，密旨令內人於門搜索懷挾，至於巾履，靡有不至。

◎宦官與藩鎮同為晚唐政治兩大毒瘤，科舉考試亦受其影響，許多舉子知宦官、藩鎮勢大，可操控選舉，紛紛投身在他們門下，例唐僖宗時大宦官田令孜屢屢干涉金榜，劉焜、任江、秦韜玉……等十個舉子均與其昵狎，稱「芳林十哲」。宦官勢盛，舉子常依附宦官以求進身，李洸之徒附於中貴，也就不足為奇了。

◎舉子入試場，為避免挾帶書籍，通常由胥吏進行搜身，他們動作粗魯，大喝小叫，文雅書生，往往覺得受辱，中唐文人李戡就因此而拂袖而去。本條中皇帝特下密旨由內人搜身，挾帶情況十分嚴重。

《唐摭言》卷十五

李昭毅

15—1 雜記

1·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諸州學士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明於理體，為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見，敕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並通，敕放選與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疋，充歸糧，各勤修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為常式。至開元二十四年，以員外郎李昂與舉子矛盾失體，因以禮部侍郎專知。貞觀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門，見進士於榜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進士榜頭，豎黏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袞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頃以飛帛書之。或象陰注陽受之狀。

◎本書卷1「統序科第」條：「始自武德辛巳歲四月一日，敕諸州學士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新唐書》卷44〈選舉志上〉載高祖之制：「其後又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可與本條參讀。按：本書記唐貢舉之始，日期、科目有些微出入，但由諸州共貢科目研判，本條前面疑脫漏「進士」。

◎唐代科舉考試科目繁細，《新唐書》卷44〈選舉志上〉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本條所謂明經、秀才、俊士等皆考試科目也。

◎唐代應舉者一般要在本籍報名參加縣的考試，合格者方得參加州府的預考，州府預考通過可取得入京參加尚書省試的資格，稱為鄉貢。縣試的試官一般由縣尉擔任，能否通過考試當然與考官的主觀判定有關。州府試考帖經、雜文和時務策，通過者取得鄉貢資格，按規定，每州所得名額不超過三個。唐制：府都督、州刺史每年要到京都彙報地方官之考課狀況並進貢各地土產，謂之朝集使。各地經過投牒取解，考試合格的鄉貢舉子也由朝集使貢於尚書省，稱之「隨物入貢」。

◎《登科記考補正》載武德五年貢舉諸科及第人數：「秀才一人，進士四人。」本條則載：「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兩者所載略有出入。

◎高祖武德年間，負責尚書省考試的還是吏部考功司的考功員外郎。《唐六典》卷2〈尚書吏部〉載考功「員外郎掌天下貢舉之職」，與此條所云同。唯《通典》卷15〈選舉三〉稱：「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貞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大唐新語》卷10「釐革」條所載略同。

◎「李昂與舉子矛盾失禮」，指的是李昂與李權互挑文章毛病之事。開元二十四年，貢舉移禮部事始末，可參本書卷1「進士歸禮部」條、《封氏聞見記》卷3「貢舉」條、《大唐新語》卷10「釐革」條。

◎「黃紙四張」即一般所謂金榜。

◎陰注陽受：《太平廣記》卷184「高輦」條載：「禮部貢院，凡有榜出，書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跡耳。此名鬼書也。」

2. 進士舊例於都省考試。南院放榜，（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於此，凡板樣及諸色條流，多於此列之。）張榜牆乃南院東牆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墻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將榜，就南院張掛之。元和六年，為監生郭東里決破棘籬，（籬在垣牆之下，南院正門外亦有之。）坼裂文榜，因之後來多以虛榜自省門而出，正榜張亦稍晚。

◎唐代舉子於尚書都省考試，放榜時間為春天（正月至三月，以二月為常，故曰春榜），地點為禮部南院。通常榜單天剛亮就貼榜，《太平廣記》卷341引《續玄怪錄》載國子祭酒包佶為李浚推薦，就是天未亮就趕去禮部攔截榜單，硬是抹去李溫的名字，改作李浚。

◎禮部南院位置：《長安志》卷7〈唐皇城〉載：「承天門街之東面第四橫街之北：從西第一尚書省……承天門街之東第五橫街之北：從西第一，左領軍衛。次東，左威衛。次東，吏部選院。以在尚書省之南，亦曰吏部南院，選人看榜名之所也。次東，禮部南院。四方貢舉人都會所也。院東，安上門街，橫街抵此而絕。」是則，禮部南院大體是在尚書都省之南，西鄰吏部南院，東對安上門街。

◎墻垣：《史記》卷59〈五宗世家〉索隱云：「墻外之短垣也。」按：「墻」，即「墻」。《說文》段注云：「古者廟有垣，垣外有墻，墻之竟復有垣以闌之，是為墻垣。」簡言之，「墻」就是鄰近某一區域、界邊的空地，應可視作一種隔離地帶。雲夢龍崗秦簡載禁苑有墻，史漢典籍載宮廟亦有墻，居延和敦煌漢簡所見之天田也有墻的功能。唐南院築有墻垣，具有禁制、隔離之性質，應是秦漢以來墻垣制度的運用。

◎《新唐書》卷44〈選舉志上〉云：「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其中生徒就是中央學校的學生。唐代中央隸屬於國子監的有六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玄宗開元以後，又設廣文館，類似今日之綜合大學。國子學等六學的差別在於學生家庭背景、官階高低、門蔭地位等，而不在於學業程度的深淺。因為六學均隸屬國子監，六學的學生均可謂監生，本條中郭東里不知屬於六學中那一學。

◎《通典》卷15〈選舉三〉：「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苻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舉子於尚書省試場考試時，考場外戒備森嚴，四周佈滿荊棘，考場門口設有兵衛。放榜的南院院外及東牆下亦有荊棘，防止外人進入。

3·開成二年，高侍郎鐸主文，恩賜詩題曰〈霓裳羽衣曲〉。三年復前詩題為賦題，太學〈石經詩〉並辭，入貢院日面試。大中中，都尉鄭尚書放榜，上以紅箋筆劄一名紙云，「鄉貢進士李御名」，以賜鎬。

◎《唐語林》卷4「企羨」第541條：「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有喜，便問所賦詩賦題，並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者，

必歎息久之。嘗于禁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宣宗恨不得自己能金榜題名。按唐代新進士在杏園探花宴後可至慈恩寺塔下題名，宣宗非真進士，無法題名，故書「鄉貢進士李道龍」賜鄭顥。

4·《文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時徵將薨，太宗嘗夢見，及覺，左右奏徵卒。故曰，「俄於彷彿，忽睹形儀。」復曰，「高宗昔日得賢相於夢中，朕今此宵失良臣於覺後。」

5·高祖呼裴寂爲裴三明皇呼宋濟作宋五德宗呼陸贄爲陸九。

6·高祖呼蕭瑀爲蕭郎宣宗呼鄭鎬爲鄭郎。

7·裴晉公下世，文宗賜御制一篇，置於靈座之上。

8·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吊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原作鄉，據《全唐詩》改一愴然。」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由此可見白居易的詩在民間流傳甚廣。

9·元和十三年，進士陳標，獻諸先輩詩曰：「春官南院院墻東，地色初分月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歡三十二人同。眼前魚變辭凡水，心逐鶯飛出瑞風。莫怪雲泥從此別，總曾惆悵去年中。」

◎元和十三年（818）錄取進士三十二人，陳標當年並未及第，故於放榜後作此詩一抒鬱悶，四年後，即長慶二年（822），陳標終於「魚變辭凡水」「雲泥從此別」，進士及第。

10·令狐趙公，大中初在內庭，恩澤無二，常便殿召對，夜艾方罷，宣賜金蓮花送歸院。院使已下，謂是駕來，皆鞠躬階下。俄傳吟曰：「學士歸院！」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惟至尊方有之。韋澳、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學士；既赴召，中貴人，頗以絺綌爲訝，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覺寒氣逼人，熟視有龍皮在側；尋宣賜銀餅，餡食之甚美；既而醉以醇酎。二公因茲苦河魚者數夕。上竊知笑曰：「卿不禁事，朕日進十數，未當有損。」銀餅餡，皆乳酪膏腴所製也。

◎《新唐書》卷166〈令狐楚附子綯傳〉載：「大中初，……再遷兵部侍郎。還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按：兩《唐書》載令狐綯仕歷有出入，《舊唐書》作「大中二年，召入充翰林學士。三年，拜中書舍人。……尋拜御史中丞。四年，轉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其年，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綯父楚，憲宗朝宰相。據《通鑑》卷248宣宗大中二年（848）十二月條末載宣宗用人：「上見憲宗朝公卿子孫，多擢用之。」

◎龍皮：疑是某種遇水則產生吸熱反應的珍稀物質，可作為降溫材料。《開元天寶遺事》卷下「龍皮扇」條載：「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子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生風（按：或作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亦嘗差中使去取看，愛而不受。帝曰：『此龍皮扇子也。』」玄宗識得此物，表示龍皮乃宮廷生活常見者。又，西京大明宮中有含涼殿、含冰殿，可能皆有降溫之空間設計，或者相關設施、器材。按：漢未央宮前殿有清涼殿，《三輔黃圖》卷3〈未央宮〉載：「清涼殿，夏居之則清涼也，亦曰延清室。」曹植〈七啟〉云：「清室則中夏含霜。」西漢未央宮清涼殿盛夏仍如同降過霜一般，唐大明宮含涼殿、含冰殿也許亦具備類似的功能。

◎河魚：魚腐爛始自腹中，有腹疾者，以河魚為喻。

◎「點心」一詞唐代才出現，是正食以外暫時充飢的吃食。唐代的點心樣式很豐富，大致可分成兩大類：麵製成的餅和米製成的餌。此條中的「銀餅」內餡是乳酪膏腴，想必是受到胡風的影響。

11·王源中，文宗時為翰林承旨學士。暇日與諸昆季蹴鞠於太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遂賜酒兩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容一升許，宣令並碗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

◎太平里：即唐西京太平坊。《長安志》卷9〈唐京城三〉：「朱雀門街西第二街，北當皇城南面之含光門。街西從北第一太平坊。」

◎隋唐量制，升有大小，1大升等於三小升，約合今0.6公升。又，據《舊唐書·食貨志》，湯藥制用小升，也許酒器亦用小升計量。由本條來看，若文宗所賜酒，每碗以一小升計，則王源中的酒量至少是4公升。從文末「略無醉態」研判，應是稱許之意，故為王定保所錄。是則，唐代常人酒量應是低於4公升。

◎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兩件唐代鴛鴦蓮瓣紋金碗，高5.5，口徑13.7，足徑6.7公分。（〈西安南郊何家村發現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有學者認為此兩件鴛鴦蓮瓣紋金碗為酒器，本條之金碗可能與之有關。按：據初等幾何原理計算，出土金碗體積各約為0.45公升，與本條盛酒容量0.2公升餘稍有落差，但考量斟酒時通常不會斟滿，因此，本條所載宮廷所用金碗的形制、規格等可能與出土金碗相近。

12·白樂天以正卿致仕，時裴晉公保釐夜宴諸致仕官，樂天獨有詩曰：「九燭臺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歡娛。飄搖舞袖雙飛蝶，宛轉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還酩酊，夜深臨散更踟躕。南山賓客東山妓，此會人間曾有無」。

◎《舊唐書》卷166〈白居易傳〉載：「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按：新書本傳作「會昌初」。白居易於武宗會昌（841-846）年間致仕，然裴度卒於文宗開成四年（839），本條記事時間疑誤。

13·長慶中，趙相宗儒為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眾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僕為東府試官所送進士。」

◎《唐語林》卷〈雅量〉第370條載：「長慶初，趙相為太常卿，贊郊廟之禮。時罷相二十餘年，眾服其健。右常侍郎孝奕笑曰：『是僕為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按：郎孝奕乃李益之誤。又，《唐詩紀事》卷30「李益」條亦載：「年且老，門人趙宗儒自宰相罷免，年七十餘。益曰：『此吾為東府所送進士也。』聞者憐益之困。」本條與此二材料應有相同史源，可參讀。

◎據《舊唐書》，趙宗儒任相為德宗貞元十二年（796），居職兩年，後於穆宗長慶二年（822）自太常卿轉任吏部尚書，因此，本條所敘之事應發生在趙宗儒罷相之後的二十餘年而非三十餘年，本條所記有誤。

◎據《舊唐書·趙宗儒傳》載：「宗儒舉進士，初授弘文館校書郎。滿歲，又以書判入高等，補陸渾主簿。數月，徵拜右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父驊祕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一日，當時榮之。建中四年，轉屯田員外郎，內職如故。」趙宗儒舉進士時間不詳，應在德宗建中四年（783）以前若干年。是則，趙宗儒自舉進士至任相，不過二十年左右。至於李益，據《登科記考補正考補正》卷10載，乃代宗大曆四年（769）進士，但仕途乖舛，「久之不調，而流輩皆居顯位」。兩人仕宦，有著強烈的對比。

◎據本條、《唐語林》及《唐詩紀事》研判，李益曾為趙宗儒座主，本書注云東府乃唐宋相府代稱，但本傳載李益官歷皆未見，俟考。

14·開成中，戶部楊侍郎檢校尚書鎮東川，白樂天即尚書妹婿。時樂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賀兄嫂曰：「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碗饒兄用，罽畫羅裙盡嫂裁；覓得黔婁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

◎文宗開成元年（836）十二月癸丑，「以兵部侍郎楊汝士檢校禮部尚書，充劍南東川節度使。」

◎據《舊唐書》，文宗大和九年（835）十月乙未，「以新授同州刺史白居易為太子少傅分司。」本傳曰：「開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辭疾不拜。尋授太子少傅。」

◎「碧油幢」疑是象徵軍旅之威儀，或即代指楊汝士任東川節度使事。

◎中晚唐榷茶稅茗以資軍國之用，陸羽以《茶經》名世，或可見唐代飲茶之風。白樂天好茶，相關作品可窺知。如〈琴茶〉裡提到：「琴裏知聞唯淥水，茶中故舊是蒙山。」按：淥水乃古琴名曲（見馬融〈長笛賦〉、葛洪《抱朴子·知止》），蒙山乃蜀茶之一。白樂天藉名曲以譽蒙山，相當於今日商品代言人，因此，詩賦或具有類似今日的廣告的媒介或平臺功能。此外，〈春盡日〉亦有「渴嘗一碗綠昌明」之語（按：綠昌明亦是蜀茶），可知茶似被白樂天視為「飲料」，而由〈謝李六郎中寄新蜀茶〉末句「不寄他人先寄我，應緣我是別茶人」，更可知白樂天擁有識別茶之品質優劣的能力。本條所引第二首詩末不忘暗示楊汝士上任後，能夠寄送蜀茶給他，可看出對白樂天而言，茶似如同生活必需品般地重要，因此才會自稱是「別茶人」、「愛茶人」。另由〈蕭員外寄新蜀茶〉、〈謝李六郎中寄新蜀茶〉等作品來看，白樂天的朋友應該瞭解其好茶的習性，故寄贈以茶，維持情誼，而白樂天則回贈詩作，以為酬謝。此可反映唐代文人生活當中，以茶、詩為基礎媒介所構築的交遊網絡。

15·李石相公鎮荆，崔魏公在賓席；未幾公擢拜翰林，明年登相位，時石猶在鎮。故賀書曰：「賓筵初起，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

16·薛能尚書鎮彭門，時薄、劉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數歲，溥鎮徐，巨容鎮襄，岌鎮許，俱假端揆。故能詩曰「舊將已為三僕射，病身猶是六尚書。」

◎尚書省長官原為尚書令，唐初李世民任尚書令，後世民即位，臣下不敢再任尚書令，遂改為左、右僕射。

17·崔安潛鎮西川，李鋌為小將。廣明初，駕幸西蜀，鋌乃蜀帥帶平章事。安潛乃具寮耳；曾趨走，人皆美之。

◎廣明元年（880）僖宗逃蜀之前，已由左神策大將軍陳敬瑄代崔安潛鎮西川。

◎李鋌或即李鋌。據《新唐書·高仁厚傳》，僖宗幸蜀之初，李鋌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麾下之黃頭軍部將，但未載本條所列之帶平章事。

18·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衣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內庭恩錫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

◎本條注釋稱「庾承宣主文，在貞元十三（797）、十四年（798）」，但《唐會要》卷76〈貢舉中〉「緣舉雜錄」條載：「元和十三年十月，權知禮部侍郎庾承宣奏：『臣有親屬應明經進士舉者，請准舊例送考功試。』從之。自貞元十六年，高郢掌貢舉，請權停考功別試。識者是之。自今始復。」又李石為庾承宣門生，《舊唐書·李石傳》載石「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本書注釋有誤。

◎《因話錄》卷3〈商部下〉載：「李相公石，是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任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可與本條參看。

19·令狐趙公在相位，馬舉為澤潞小將，因奏事到宅；會公有一門僧善聲色，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將參見相公，是何人？」以舉名語之。僧曰：「竊視此人，他日當與相公為方面交代。」公曰：「此邊方小將，縱有軍功，不過塞垣一鎮，奈何以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與語，貧道為細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親切，並恐是揚汴。」公於是稍接之矣。咸通元年，公鎮維揚，舉破龐勛有功。先是上面許成功與卿揚州，既而難於爽信，即除舉淮南行軍司馬。公聞之，即處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群下皆曰：「此一行軍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卜。

◎《舊唐書》卷172〈令狐楚附子綯傳〉載：「咸通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三年冬，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九年，徐州戍兵龐勛自桂州擅還。……其年冬，龐勛殺崔彥曾，據徐州，聚眾六七萬。徐無兵食，乃分遣賊帥攻剽淮南諸郡，滁、和、楚、壽繼陷。……綯既喪師，朝廷以左衛大將軍、徐州西南面招討使馬舉代綯為淮南節度使。」此載令狐綯節度

淮南事是在咸通三年(862)，馬舉代絢為淮南節度使是在咸通十年(869)，本條所載與之不符。

20·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復徵拜上相。

◎從本條所載，趙光逢是在光化二年(899)知貢舉事，經三年，始為尚書左丞。但據《舊唐書·昭宗本紀》乾寧二年三月條載：「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誥趙光逢為尚書左丞，依前充職。」又，《舊唐書·趙隱附子光逢傳》載：「乾寧三年，從駕幸華州，拜御史中丞，改禮部侍郎。」據此可知，趙光逢是在乾寧二年(895)任尚書左丞，翌年改任禮部侍郎，知貢舉，故於光化二年成為柳璨座主。此與本條所載有所出入。

21·韋承貽，咸光中策試夜潛紀長句於都堂西南隅曰：「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試回。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鍾初動，九轉丸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升平雅韻聲。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景畫難成。」

◎咸光當是咸通之訛。按：《唐詩紀事》載：「承貽字貽之，咸通八年登第。」

◎「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升平雅韻聲。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景畫難成。」有一說，是薛能之作。

◎前詩應是作於策試之夜，地點即是尚書都省。全詩描繪早春夜晚，上千舉子於都省應試的情形和心情。作者看著屢舉不第的舉子們，身著素服，獨自繳交試卷。他們的心情焦慮，不知家人能否得到佳音，何時才能不用再去南院看榜？後詩則是說，應試者點燃的三排蠟燭，如千朵白蓮將省廊照得通明，舉子們在此作詩，隨時間逐漸流逝，心情也愈益緊張，擔心此次應試再度落榜。

22·趙渭南嘏嘗有詩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果渭南一尉耳。嘏嘗家於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計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攜去。會中元為鶴林之游，浙帥窺之，遂為其人奄有。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絕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云。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於嘏。嘏時方出關，途次橫水驛，見兜舁人馬甚盛，偶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尚書差送新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認嘏，嘏下馬揭簾視之，姬抱嘏慟哭而卒。遂葬于橫水之陽。

◎《唐才子傳》卷7「趙嘏」條載：「嘏字承祐，山陽人。會昌四年鄭言榜進士。大中中，仕為渭南尉。」按：山陽，屬淮南道楚州。本條云趙嘏「嘗家於浙西」，不知原因。

◎本條所載故事主角之一為「浙帥」，以趙嘏「嘗家於浙西」研判，當指浙西節度使。據《唐方鎮年表》，武宗會昌元年至五年（841-845）浙西觀察使為盧簡辭。不知進士出身的盧簡辭是否可能有此故事所載之劣行？

◎橫水驛：據《唐代交通圖考》考兩京道驛，自陝州向東有兩道，北面是沿黃河南岸，經底柱，橫水驛（今孟津西橫水店），孟縣，至鞏縣而東。

1 5—2 條流進士

1·咸通中，上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亦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據《登科記考補正考補正》，咸通十三年（872），鄭昌圖以狀元及第。

◎由「時場中不減千人」可知，唐末應舉進士者，常不下千人。前面第21條載韋承貽詩句，有「白蓮千朵照廊明」，亦可反映科舉盛況。

◎「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昌圖魁偉甚，故有此句。

1 5—3 閩中進士

1·薛令之，閩中長溪人，神龍二年及第，累遷左庶子。時開元東宮官僚清淡，令之以詩自悼，復紀於公署曰：「朝旭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餘澀匙難縮，羹稀箸易寬。何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上因幸東宮覽之，索筆判之曰：「啄木觜距長，鳳皇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詔以長溪歲賦資之，令之計月而受，餘無所取。歐陽詹卒，韓文公為《哀辭序》云：「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袞，為福建觀察使，治其地。袞以辭進，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辭者，親與之為主客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于時詹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也。」詹死于國子四門助教，隴西李翱為傳，韓愈作哀辭。

◎韓愈〈歐陽生哀辭並序〉曰：「閩越之人舉進士繇（歐陽）詹始。」據《登科記考補正》，歐陽詹與退之俱為德宗貞元八年（792）進士。但據本條，薛令之早在中宗神龍二年（706）已為進士，韓愈失察，或因同年情誼而表虛譽於哀辭之中。

1 5—4 賢僕夫

1·蕭穎士性異常嚴酷，有一僕事之十餘載，穎士每以棰楚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遲留者，乃愛其才耳！」

◎據《舊唐書·韋述傳》載：「蕭穎士者，聰雋過人，富詞學，有名於時。……開元二十三年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孫逖稱之於朝。」

◎《全唐文》卷315載李華〈蕭穎士文集序〉：「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君穎士字茂挺，梁鄱陽忠烈王之後。……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高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此可說明蕭穎士之才。

◎本書卷3〈慈恩寺題名游賞賦詠雜記〉載：「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實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憩於逆旅，獨酌獨吟。會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領一小僮避雨於此。穎士見其散冗，頗肆陵侮。逡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父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也。」穎士常造門，未之面，極所驚愕，明日，具長箋，造門謝。尚書命引至廡下，坐而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復曰：「子負文學之名，倨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終於揚州功曹。」蕭穎士何以僅終於揚州功曹，或與其「恃才傲物」、少年得志有關。

2·武公幹常事蒯希逸十餘歲，異常勤幹，泊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公堅留不住。公既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長見在床前。」時人釀絹贈行，皆有繼和。

◎據《登科記考補正考補正》，蒯希逸為武宗會昌三年（843）進士。《全唐詩》卷522杜牧有〈池州春送前進士蒯希逸〉。

◎本條與前條顯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僕關係。

3·盧鈞僕夫。

4·李元賓與弟書云：「賴一僕傭債，以資日給。其文頗勤勤敘之，而不記姓名。」

5·李敬者，本夏侯譙公之傭也。公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爲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你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個窮措大，有何長進！縱不然，堂頭官人，豐衣足食，所往無不克。」敬驟然曰：「我使頭及第後，還擬作西川留後官。」眾官大笑。時譙公于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公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邸吏托者，一無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既而鞅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投之矣。

◎據《舊唐書·夏侯孜傳》，孜出鎮成都乃懿宗咸通八年（867）事。

1 5—5 舊話

1·一曰聞多見少，跡靜心勤。卷頭有眼，肚裏沒嗔。二曰貌謹氣和，見面少，聞名多。三曰上等舉人，應同人舉；中等舉人，應丞郎舉；下等舉人，應宰相舉。

1 5—6 切忌

1·就門生手裏索及第 求僧道薦屬姑息 對人前說中表在重位 誇解作客
愛想後進酒食

1 5—7 沒用處

1·天寶二年，吏部侍郎宋遙、苗晉卿等主試，祿山請重試，制舉人第一等人十無二。御史中丞張倚之子爽，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人謂之「拽帛」。

2·高渙者，錯之子也，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二十個蜚螻，推一個屎塊不上。」

◎久舉不第者，實有極大之社會壓力，特別像是高渙這種父兄輩多是進士出身者，甚至還得承受冷嘲熱諷。按：據《舊唐書·高鉞傳》載，高錯，元和九年進士；兄鉞、銖，分別是元和初、元和六年進士。

3·薛昭儉，昭緯之兄也，咸通末數舉不第，先達每接之，即問曰，賢弟早晚應舉？昭儉知難而退。

◎據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所論，元和以後，三代或四代皆進士及第的情形逐漸多了起來。事實上，甚至有五代進士及第的情況。茲據《登科記考補正考補正》，條列薛昭儉家族進士及第情況如次：薛勝[某年進士]—薛存誠[德宗貞元元年(785)進士]—薛廷老[憲宗元和十三年(818)進士]—薛保遜[某年進士]—薛昭緯[懿宗咸通、僖宗乾符間(860-879)進士(據陳尚君所考)]。由上可知，至昭儉弟昭緯及進士第為止，已連續五代(一百年左右)皆出進士，聯繫前述韋承貽所描繪的舉子心情研判，或可見薛昭儉數舉不第之壓力。另一方面，這也看出士族政治下標榜郡望、門地的情形已漸式微，但仍存在官僚世襲的情況，這應與長期累積下來的各種貢舉弊端有關，因此，對於科舉制度與社會階層流動間的關係之相關論述，也許要更謹慎些。

4·論曰：七情十義，靡不宗于仁而祖於禮者，矧乃四科之本，文不居先，三益之門，德常在首。又何片言小善，辨口利辭，垂於簡編，侔於粉績者也！或曰：不然，夫人頂天踵地，惟呼最靈，有德者未必無文；其上也文不勝德，其次也德不勝文。有若文德具美，含元不耀者，其唯聖人乎！奈何近世薄徒，自爲岸谷，以含毫紙墨爲末事，以察言守分爲名流。泊乎評品是非，適較今古，竟不能措一辭，發一論者，能無愧於心乎！故僕雖題親詠，折冲罇俎者皆列於門目，斯所以旌表瞻敏，而矛盾榛蕪也。亦由辱以馬羈，而俟之鶯穀。知我者當免咎與！若乃先達所傳，臧否人物，雖不研究根本，皆可著鑒行藏，莫匪正言，足方周諺。其有跡處皂隸，而行同君子者，苟遺而不書，則取捨之道，賤賢而貴愚；忠孝之本，先華而後實。七十子之徒，其臣于季孟者，亦其類而已。

◎此條可能是作者基於貢舉重文之弊而發，並針對選制對士風之不良影響，抒發己見，背後或反映若干以儒教風化為本的復古主義精神。

四、 研讀成果

(一) 專題演講：唐代社會型態與時代特色

宋德熹：本研讀會第一場歷來邀請名家演講，而新學年度準備研讀《唐摭言》，所以需掌握唐朝社會的時代特色，而師大邱添生老師為這部分的行家，其特別為承受唐宋變革期學說裡京都史觀學派的傳人，這部分是邱老師在學術生涯裡課題的重點之一。

宋德熹：謝謝邱老師。先提第一點剛剛邱老師提到礪波護教授所編著的《中國中世の文物》，這於上個會期已傳閱過。另外，今天所發的資料是有關於明年高老師滿七十歲的研討會，今年研讀會已得到教育部顧問室第六年及第二次研討會的補助，故預定在明年二月底截稿，五、六月召開研討會並出書結案；剛剛邱老師已提過，我們研究的產出於幾個月前已出版論問集《中國中古社會與國家》，而明年打算再次的產出，出版社也已確定，請大家稍微留意。若有問題，請各位老師和同學提出。

宋德熹：目前已掛在網上，有幾位師友（特別是海外師友）有來信問候，其中包括窪添慶文教授有收到《中國中古社會與國家》的論文集，所以表達感謝之意，並說今年春天窪添教授有兩篇關於墓誌的論文刊登在日本的文部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報告書中，此部分會寄來參考；另有廈門大學中文系吳在慶教授祝我們中秋佳節快樂，而陳尚君教授、陳國燦教授也都來信。關於明年高老師七十大壽，剛好有兩個研讀會——唐律研讀會、中國中古社會與國家史料典籍研讀會，而唐律研讀會於十一月六、七日舉辦為期兩天的研討會，也請大家留意。而我們的研討會在剛剛已說明，撰稿須知和相關資料已發給大家。開會時間會再徵詢幾位老師，並特別邀邱老師參與。最後，談這會期研讀《唐摭言》所採用的讀本，早期使用世界書局的讀本，目前則有《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但只是基本校點、無校証；另外較好的本子都是出自姜漢椿教授，其主要在校証，此本子的優點在有校証，缺點在字體小又不清晰；另有東大三民書局出版的，白話翻譯兼注音符號。在研讀會申請的計畫裡，談到目前為止直接切入《唐摭言》的研究，包括文本內容、歷史呈現。在研讀時，也會借用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吳在慶《唐代文士的生活心態與文學》（合肥：黃山書社）及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而在研讀《唐摭言》原文時，會接觸到制度史、政治史、社會文化史，甚至社會文化史又涉及土風、文風。

魏巖堅：今天代表研讀會的所有老師做個結束，和邱老師認識很久，今天非常有榮幸敘舊，這演講對我們來說受益良多，最後請邱老師講個幾句話。

邱添生：今天很高興有機會來參加各位的研讀會，是第一次，也是始業式。聽剛剛主持人對讀書會今後一年所做的計畫巨細靡遺，尤在選擇版本時，也掌握不少版本可讓大家選擇，另外每個人所分擔的章節都非常好，我對這研讀會給予最大期望和祝福。

(二) 《唐摭言》卷一～卷二

詹宗祐：各位師友大家好，今天是我們研讀會的第二次集會，上次請到邱老師來演講，這次是正式進入研讀會主題《唐摭言》的內容。今天是研讀卷一和卷二，由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兼進修推廣部部主任宋德熹老師、中興大學歷史所研究生廖惠霖和黃兆宇導讀。

宋德熹：今天是第一回合的登場，先提供些基本資訊。除了一般討論《唐摭言》，如岑仲勉《跋唐摭言（學津本）》，這貫通整個文本並關涉卷一、二、三等部份，也有關涉《唐摭言》作者的家世背景；另外，今天黃兆宇也提供兩篇文章，一篇是〈《唐摭言》的研究與利用〉，這是大陸陶紹清所寫。《唐摭言》的主題研究在目前學界是不太多的，我們在研讀會的網頁上有掛著相關的基本材料，包括陳尚君教授的指導學生研讀《唐摭言》的碩士論文成果、吳在慶教授等學者針對唐代文人關涉《唐摭言》部分條文所做的探討，這類學者以中文學界為多，特別是像陳尚君教授、吳在慶教授跟我們研讀會關係甚深，他們也都幫著傅璇琮教授校證《唐才子傳》，這都是有目共睹的。另一篇是吳在慶教授〈唐代科場弊病與略論〉，這篇文章的主題涉及科場弊端，這部分在《唐摭言》發揮得淋漓盡致，而吳在慶教授有另外幾本專書關涉科舉士風。其他的相關材料也都影印給各位做參考，相關課題的研究史除了透過書面的報告外，今天也會傳閱二十六本書。

詹宗祐：謝謝三位為我們做了這麼精采的導讀，其實我個人對姜漢椿的版本相當不滿意，是因為他只把上海古籍的校本當底本，再做一些解釋，其實這在中文學界不叫「校」，因為還有很多本可以參校，可是他都沒有做，感覺只用了最便宜行事的方法。第二，如何校注。他的校其實非常粗疏，這包含兩方面：一是筆記小說是文士的印象及其記憶所了解而寫下的，這有非常多的錯；二是他幾乎只做名詞上的解釋，我們能做的補充相當多。如 40 頁的「會昌中，(李)回為刑部侍郎」，姜先生於 43 頁注 3 的解釋是「回為刑部侍郎：據《唐書》本傳，李回未任刑部侍郎」。這不叫做「校」，校不能如此寫。〈本紀〉沒有不代表沒有，事實上在嚴耕望的《唐僕尚丞郎表》就都有記載；小人物的資料要檢索也不難，氣賀澤保規的《墓誌銘彙編》和孟二冬的《登科計考》也都是很好的書。因為姜漢椿的本子不是很好，所以我們有很大的發揮空間。今天，宋老師和他的兩位學生也補充很多，我認為這很好，而這種導讀進行方式也不錯。我記得以往研讀會是老師讀，學生聽比較多，上學期開始宋老師會慢慢帶他的學生唸，所以以後若能一個老師搭一個學生，我覺得會是一個還不錯的方式。這是我的一些感想，如果大家有問題歡迎提出。

宋德熹：第十三條，是盛非聖。「洛下」，為何使用「下」？

詹宗祐：洛下就是洛陽的意思。

宋德熹：是否跟洛水有關？這與歷史地理有關。

詹宗祐：第一，宋老師講義的最後一條講到「公侯之淺深與著綠袍」，引了許多資料，而原田淑人那本書已有中譯本；第二，孫機的《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有針對〈輿服志〉做校注。

宋德熹：因為明年（2010年）我們預定六月二十六日舉辦國際性學術研討會，目前已連絡海外學者有吳在慶教授、李錦繡教授、妹尾達彥（或是金子修一）、朴漢濟教授。這研討會有很大的象徵意義，一是明年陳寅恪先生120週年的誕辰，這在大陸學界應會有熱鬧的活動，過去110週年有北大、清華、復旦、中山大學等有慶祝活動和論文集，而台灣方面我們到時會與中正大學合作；二是高明士老師的七十大壽，這研討會以研讀會師友為主，並延續之前於稻鄉所出版的書。研討會的人數約為一百多人，還請大家留意撰稿格式。另一件事是高老師演講日期是否會在十二月二十六日還需確定。另外，最近台北地區有不少的研究生組成早期中國史學會，其著力點在魏晉隋唐，並且在北京組成青年學者的聯誼會，包含臺海兩岸、日本40歲以下的學者。各位師友是否還有其他事？

朱振宏：再次做個宣傳，我們辦了《中國中古史研究》，第九期將在今年年底出刊，明年為第十期，歡迎各位惠賜稿件，範圍為秦漢到北宋王安石變法前，各領域皆可，有兩位匿名審稿人。並且中正大學預計於六月辦「胡化、漢化、洋化」的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了北大、中央民族大學及國內老師，於明年的六月四、五日，請希望大家踴躍參與。

詹宗祐：今天就到這，謝謝各位。

（三）專題演講：唐代貢舉文化與教育體系

宋德熹：各位老師、同學，今天很榮幸邀請到高明士老師，高老師這場演講本來應該於明年七月底前來協助我們豐收，但因為時間的關係，再加上《唐摭言》剛開始懵懵懂懂地研讀，所以需要借助名師。而高老師明年要歡度七十歲大壽，我們也有相關的慶祝活動，此計畫也獲得教育部的通過，目前尚在籌措經費，希望能辦成國際性的研討會，也請大家共襄盛舉。高老師曾經擔任過台大歷史系系主任、教育學程中心主任，目前是台大歷史系的名譽教授，高老師著作重心在教育法制，教育方面不僅限於中國中古，更擴及東亞世界中古時代的各國；有關教育圈、文化圈的探討，於學界也是首區一指。今天特別配合我們的讀本，從《唐摭言》開始講解，所以高老師針對此次演講也試先做好準備。今天的講題是高老師所擅長的部分——隋唐貢舉制度的創立。

宋德熹：謝謝高老師。老師勉勵我們「勿以善小而不為」，不要因為是小題目，但我們還是有把它擴展的機會。高老師在研究裡也不乏更多的大著作，並非把問題做小，只因我們比較小，才鼓勵我們需以小見大。剛剛有許多問題，自己也受惠良多，包括：第一、賓貢科的釐清；第二，開皇七年的重要性，最近有個相關的報導「西方眼界認為中國最偉大的皇帝是隋文帝」，而非漢武帝、唐太宗，案今天演講聽來隋文帝有相當的宏偉

的藍圖規劃；第三，我們一方面要追隨前輩學者，一方面要能更上台階。現在鼓勵在座同學，踴躍發言提問。

林明專：對於貢舉制度蠻有心得，而聽到今天的演講收穫更多，因為還發現到貢舉裡還談到外國人的貢舉，所以我覺得高老師講的非常全面，反而覺得演講令我受益良多。

曾美惠：我今天聽到高老師的演講，發現這讀書會帶給我很多啟發，希望有機會能追隨各位的腳步。

曾麗儒：今天高老師所給我們的教材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如在貢舉部分，有縱橫方面的解說，這些細節是以往所沒注意到。且整個貢舉制度在高老師的講解之下都讀通了，所以今天的研讀會和演講帶給我的收穫很多。

研讀會成員：隋文帝有這麼偉大嗎？

高明士：隋文帝九年之內做了許多事，從中央到地方，從律令制度化到打敗強敵，光是這兩點就了不起且值得肯定的。天下統一並非只靠軍隊，而是文帝做了詳細的考慮，第二，最困擾的是世家的問題，世家從漢末以來難以動搖且文帝本身也是世家出身，所以對他來說這問題難以解決，直到唐朝也才能解決這問題，但他至少擺平最強的敵人，所以我想是了不起的。而後朝總是會貶抑前朝，揚帝就是如此，對此我曾辯證過文帝的「不好學」是否為真。文帝做了八年，而唐太宗做了二十三年且有魏徵的輔佐，文帝的缺點在於後半的改變，這恐怕是家世太好，且權力使人腐化，這包含文帝、揚帝。

宋德熹：這部分高老師亦有詳細的論述，今天到此劃下完美的結束。

(四) 《唐摭言》卷三

宋德熹：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今天學期之末很多老師都忙於改考卷，所以很謝謝曾老師今天前來當主持人，且研究生同學也踴躍出席。《唐摭言》讀到現在只是剛開始初試啼聲，尚未完全開始，文本內涵也未完全透徹，而在三民書局白話本中的每篇題解，有助於我們了解這段落所要呈述的現象。目前《唐摭言》到現在無正式的校注本，可惜的是除了周勛初教授、吳在慶教授和陳尚君教授在此領域有相當的成果外，在校注方面仍有一片天空。在使用版本方面，姜漢椿的本子是最好利用，維基的錯誤較多，而白話本不便使用。

曾賢熙：非常感謝宋主任為我們做非常詳盡的題解，因為時間有限，我們先請二位研究生同學導讀再來討論。

曾賢熙：剛剛宋老師已將〈卷一〉至〈卷三〉有關科舉的重點題解，而剛聽慧佳挑了幾個主題來說明，有幾點很有興趣。這種商業機構，它好像是官方和民間合作的感覺，而剛剛宋老師也講過，到了晚期考中進士後，要參

加曲江宴外，還要預繳一大筆的錢。看起來進士團具有亦商亦官的性質，且文中也提到對於不來參加宴會的進士採取罰錢的措施，這種似乎是不成文規定且近似勒索，而這種是否普遍存在？大家又如何看待這問題？政府是否有其他措施？第二，長安三絕這部分提到何士參、驅使官，令人疑問的是進士的個人資料是如何取得？看起來這些資料在當時並非受到完善的保護。第三，從期集院來看，進士團包的工程相當龐大，不僅管吃，連租屋處的要管，但是就不知交給進士團的錢，是否除了包含宴會的錢外，也有包含租屋的費用。第四，關於櫻桃園方面，現今中國的櫻桃園產在貴州，看起來產地的問題是很有意思的一點，而岳倫這邊又提到宮中有櫻桃園，慧佳則認為櫻桃園有可能是移植的，就目前手邊長安圖來看，無法得知櫻桃園設在哪邊。但宮中多少都會種植花園樹木，如果以移植來看，土壤和氣候是重要因素，因此將櫻桃園搬至北方（貴州到長安）還能種得活的話，是否還能長出櫻桃？所以，櫻桃園原產地和長安洛陽的關係、唐人是否嗜吃甜食都是很有思考的空間，這是我個人的一些感想。〈卷三〉描述當時考中進士後的各種活動相當多，而此時是懿宗、僖宗時期，這時正處於唐晚期，就不論當時的末世現象，光看進士活動實在看不出要即將滅亡的跡象。總合來說，第三卷看起來相當熱鬧，如果能將卷中出現的人物、地點重新整理，將會是一段唐代科舉中非常熱鬧的生活狀態。這些是個人的一點看法，現在歡迎各位提出不同的看法。

游麗雲：為了逢迎上級官員會極其奢華，並且從各地搜羅物產，會不會因為這原因，或是因應曲江宴使他們去移植櫻桃園？另一可能是否如同楊貴妃愛吃荔枝一樣，特地闢了荔枝驛道？這是一些個人的想法。

曾賢熙：剛剛提到荔枝道，是從嶺南快馬送到，可是文中提到長安櫻桃園剛成熟之時，馬上口摘，可見這並非送來的，而是種在當地。這使我想如果植物是否會因氣候問題而影響存活，若能活是否代表當地氣候也適合該植物果實的成熟。

宋德熹：其實唐代各地的物產在〈地理志〉裡都有提到。剛才慧佳引用《本草綱目》，但這方面的材料是宋代，所以是「洛中最盛」，這也可能涉及花木植摘的問題，但在岳倫的資料裡談到「入芳林園嗜櫻桃，馬上口摘」，芳林園在長安圖是在宮畿邊，而杏園、芳林園在《兩京城坊考》都有詳述。再者，在此地能長出櫻桃，就代表水土尚能符合，這可特別關注其生長環境。另外，我所留意的是唐朝時的櫻桃園種得出來，它是「有若彈丸，核細而肉厚」，這跟我們現在的櫻桃園差不多。第三，留意的部分是蜜餞，為什麼櫻桃園要和糖而食？這是否表示這櫻桃園是不甜的，這可從唐代物產來了解，而目前歷史地理演化到需了解其生態環境、植被、動物和礦產，這是可留意的地方。

曾賢熙：謝謝宋老師的補充。

(五) 《唐摭言》卷四、五

宋德熹：先做例行的報告，首先，窪添慶文教授所編寫的《魏晉南北朝史石刻史料研究》，若師友需要可找助理登記，另韓國首爾大學朴漢濟教授的文章也可了解；其次，《唐史學會會刊》、《唐史論叢》以及朱振宏老師所主編《中國中古史研究 第九輯》也將傳閱參考。第三，我們預定在六月辦理中國中古社會與國家國際研討會，獲得教育部顧問室、純智文教基金、本校人文研究中心和研發處的補助，到時歡迎師友的參與和文章投稿。最近，有幾本國內碩博士論文皆已出書，包括張文昌、朱振宏、廖宜方、吳修安等人，大家也都可參考，另昨日看到花木蘭出版社近日出版王明蓀主編，《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三編）和研讀會成員《初編》：朱振宏〈大唐世界與「皇帝·天可汗」之研究〉、林偉洲〈安史之亂與肅代二朝新政權結構的開展〉、朱祖德〈唐五代兩浙地區經濟發展之研究〉；《二編》：馬以謹〈東晉初期政治勢力的成形與推移〉、朱祖德〈唐代淮南道研究〉；《三編》：馬以謹〈魏晉南北朝的婦女緣坐〉、廖幼華〈中古時期河北地區胡漢民族線之演變〉。這些書單資訊，也提供給師友做參考。

陳登武：我們今天這場研讀會由暨南大學歷史系主任李廣健老師報告《唐摭言》卷四，和中興大學歷史所研究生李郁昇報告卷五，我們先請兩位報告人先報告完再進入討論。

陳登武：謝謝兩位報告人，李主任報告的卷四特別就與姜漢椿不同處提出辨證，大家可針對此部份與李主任討論；郁昇則在卷五內容中，針對可再增補若干問題做了註腳。《唐摭言》是一本科舉制度很重要的書，而在去年九月有本書《長安的春天》應該就是以這本書做學位論文出版的。〈與恩地舊交〉此條有名又有趣，文中第一段相當哀怨，二十年前還是同學，二十年後應舉時主考官是自己的同學。其實唐朝考場很多人，有許多哀怨的過程，但此條透過「麻衣」講到底唐朝講士人是什麼時候？是脫掉麻衣才叫士人？還是要正式脫掉平民服裝，穿上麻衣才叫士人？文中說麻衣脫掉的場合是在關試之後。我們就這兩位的報告，請大家提出討論的意見。

宋德熹：有關家諱的問題，此部分在之前所研讀的《顏氏家訓》的篇幅中有提到門閥士族避諱的問題。我覺得避家諱不是只避上一代，而是父祖輩都有可能。另李老師對於僧伽和尚也特別找出，此處姜漢椿並無意，因此可再補充做註腳。其次，宏農公的爵位問題，姜漢椿並無深入的追蹤，而此處我們要留意的是生存時間。還有，四夔的解釋涉及中古時代的魏晉人物評論裡，喜做齊名同輩經由人倫方面比較來呈現，是一種門閥社會現象，但到唐朝時，看重的並非門閥身分而是言行舉止，此在文學史用的較多。另外 2-3 條，我認為「改圖」是指不適合在科場上力爭上游，勸他放棄；而李老師卻有另一說法。

李廣健：長孫籍與張籍同名，且圖就是籍，於是爲了避兄長之諱，改爲圖，此句話是一個很巧妙的對答。

宋德熹：但我認爲王定保將它放在〈與恩地舊交〉，仍屬科舉史話，所以一般解釋還是認爲「改圖」就是改弦易正，不要再考貢舉了。另外點出幾個問題，大家也可留意：第一、卷四的〈節操〉篇提到幾個算命問題，談及命中注定可被陰功、陰德改變，如裴度有好報。但，卷七中另談到好心不見得會有好報或無報回應。這包括官場知音完全看不到兩人交往痕跡，若有，通常在黨爭上可看到。第二、裴度雖好心，但他幫父親打官司，不僅動之以情、走後門，這似乎有法律上的問題。第三、韓愈幫李元賓針對「硯」寫出文章，這有點擬人化。第四、有關神童的事蹟，也可留意。卷四的「氣義」條提到許多仁俠，如郭元振，但此部分也無回報。卷五另提到人不可貌相、晚唐科舉文風浮薄，皆可留意。

陳登武：謝謝宋老師，李老師想針對剛剛那條做個補充。

李廣健：此條中，他引用《論語》裡的話是有雙關語之意。因爲在唐音裡，圖與途同音，道即是途，夕又與籍同音。因爲避諱是避同音、同字，但又引《論語》一番話捉弄你。

陳登武：2-3 條有一處我與李老師的看法不同，就是「公兄呼籍」的主體是誰。

(六) 《唐摭言》卷六、七

宋德熹：這場是由魏嚴堅老師和楊青原同學導讀卷六到卷七，此部分篇幅不少，依照魏老師和青原的分工是各一卷，現在時間就請魏老師先來導讀。

宋德熹：謝謝兩位相關的補充，尤其魏老師。王泠然是奇才，但也不算奇才，應該說是偏執之士，其有墓誌銘（魏老師已補充），此可掌握到他是在開元十二年時過世，而在他寫給高昌宇、張說的恐嚇信，並無得到重要的效果或提拔的現象。魏老師在相關資料方面，皆有補充。青原此部分，也針對相關的材料，做了不少補充，特別有關乾寧二年的貢舉弊案。關於李氏兄弟，他們算是堂兄弟，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都是隴西李氏，但爲什麼在〈起自寒苦〉條中將他們三個兄弟皆列入寒苦之家。這邊又有一問題：門閥世族的人不一定都是有錢人。下面請大家發言。

廖惠霖：剛剛魏老師有提到僧錄，想請問文中提到「北方沙門統爲首」是何意？是指「沙門」還是「沙門統」這個人？另一問題：昭玄官系和僧主官系的不同之處？三綱爲何意？僧官的資格條件、品階及其重要性？

魏嚴堅：唐初時，佛教有一問題，就是僧侶要不要向皇帝下跪？如果僧侶是化外之民，在寺院何來有官來管？所以，北魏出現「沙門統」，沙門當然指和尚，但沙門統就是統領全國的僧侶，而南方則是大僧正。本來寺院是自己來管，現在屬於世俗的官員怎能管寺院，所以到了唐高祖設置十大

德，即十位高僧，他們管理長安的寺廟，太宗後則廢除。劉淑芬曾寫過〈唐代宦官與寺廟關係〉內也有談及宦官管理僧務，也可另參考《中國古代僧尼名籍制度》等書。

宋德熹：那大家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楊岳倫：剛剛魏老師報告崔顥這條，從此名來看可知是博陵崔氏或清河崔氏，那在當中說到娶老婆皆挑美貌佳，且又娶四、五次；但，當時婚姻應該是講究門當戶對，所以這些被四、五次娶又遺棄掉的女子應該也是跟崔氏有相當的門第。但另一狀況也有可能，就是貢舉制度後來的興盛、發達，即崔顥參加考試且及第，也證明世家大族重視貢舉才會參加晉升活動，而非單靠庇蔭。再反觀思考，可能被遺棄的女子其實門第並不如博陵崔氏或清河崔氏，顯見此時門第之風遭破壞之象。這是剛剛看完此條後的感想。

宋德熹：崔顥應該不是正牌的，因為他是河南人。第二，門第婚姻不能拘泥，否則就不會有北朝末年買賣婚姻的現象。剛才提到許多貢舉考試的黑暗面，在唐朝後半期多有權勢子弟塞文章給主考官而產生弊端，像在王泠然的書信中也提到相關的訊息。另外，韓偓與崔顥這條，韓偓是唐末五代重要的詩人，尤其是情詩，文詞香豔，有學者舉韓偓為例說明晚唐浮薄士風，但這並不公平；崔顥、韓偓等這些人皆在舉薦人才。神童，即是資優兒，所謂「神童」資優在於善於背誦經典、詩詞，只有少部分的神童是天縱英名，很會寫詩；有的是要經過童子科，但這只是在粉飾太平，神童科在唐只有一點點作用。《唐才子傳》中的人物有從小會應對做詞，但仍有懷才不遇之象；另一啓示是唐朝神童多半不是真正的神童，因為只會背誦，所以他們人際關係多半不佳。

(七)《唐摭言》卷八

宋德熹：各位師友，先進行工作報告。首先傳閱的是《唐史論叢 第十二輯》，裡頭有朱振宏老師發表的文章，是他過去研究的延續；其次，蔡宗憲的《中古前期的交替與南北互動》和吳修安有關區域地理的專書；第三、六月十二日為期一天的國際研討會，將有氣賀澤保規、吳在慶、李錦繡、朴漢濟等教授的參與。那就把時間就給魏老師。

魏嚴堅：現在由曾賢熙老師來導讀卷八，內容相當豐富。

魏嚴堅：謝謝曾老師的導讀，我們看《唐摭言》卷八約有十九則，其實可看到唐朝科場的文化，這幾則談到考場不僅講求用功努力，運氣也是很重要的，就另一個意思來說這也是考場不公。感覺這十幾則環環相扣，有講到命運，也有講到夢，這當然是附會之說。這裡有一問題想請問詹老師：這裡講到「三尺多」，是指多高？

詹宗祐：這要另外查才知道。

魏巖堅：那度量衡？

詹宗祐：唐朝度量衡有大小之分，這之間差了三倍。又所謂的「石」，是 42 公斤，可是石是度量衡中「量」的單位，是體積單位不是重量，所以算法可能要稍微考慮。

魏巖堅：那「尺」是指長度？

詹宗祐：尺指長度是可以的，因為現在我們比較容易用今日的角度去看。主要是不要看到一個數字就下結論，否則很容易誤入歷史的陷阱。所以「尺」到底多少，還是需要查一下。

宋德熹：透過現在考古出土的度量衡資料，來重新計算。譬如在有關唐人身高，李樹桐老師也曾探討過。我這邊稍微補一下「夢」的部分：這部分在中文學界、大陸有較多的資料，而在敦煌文書裡有涉及夢書的抄本，多位學者也均有夢文化、夢文學的研究。關於夢解釋：夢到自己梳頭時，會遭殃；夢見橋樑折斷是大兇，房屋倒塌是家破之意；夢見棺木則是做官、大吉；夢見自己跳入棺木內，為得高官；夢見生死則長命。《從唐代小說談夢》中有談到很多升官夢的解析，文中談及夢中十幾個棺木並排，其人踐踏而過且踏破棺，後果然為官十一任，直到中書舍人，死；武宗會昌年間，有一人駕牛車，牛車上有太陽，其執鞭過長安街道，後果然於宣宗年間升官。

魏巖堅：謝謝宋老師，各位在座的師友是否還有其他疑問。

(八) 《唐摭言》卷九、十

曾賢熙：現在進行卷九、十的導讀場次，有三位學友共同進行導讀，就請詹老師為我們說明。

曾賢熙：謝謝三位學友做了詳細的注解，那各位是否有問題可提出討論。剛剛麗儒提到「李群玉」，有部分覺得頗怪。《唐才子傳》提到「清才曠逸，不樂仕進，赴舉一上即止」，這意思是說有考上還是沒考上？

詹宗祐：「赴舉一上」應該就是到長安考試，但應該是沒考上。因為很多人考了二、三十次，但他僅一次。

曾賢熙：詹老師導讀的部分，做了許多考證。但有部分不知是姜漢椿沒注意到還是原文有誤，即〈表薦及第〉條中「時楊令公鎮維揚」的「維」是否為淮的錯別字？因為用「淮揚」會較為正確，所以不知何者為正確？

詹宗祐：應該是「淮揚」。

曾賢熙：卷十的部分，同學準備豐富且對詩有需多的注解，但因時間的關係，無法讓師友更詳盡的報告，不過因為這些資料到會掛上網，所以師友有需

要這些資料也皆能上網搜尋。這場研讀會到此為止，謝謝大家。

(九)《唐摭言》卷十一、十二

馬以謹：這場由兩位老師報告，一位是朱祖德老師導讀卷 11，另一位是朱振宏老師導讀卷 12，現在開始我們的導讀。

馬以謹：謝謝朱祖德老師和朱振宏老師給我們精采的導讀，請各位老師、同學發問。

宋德熹：剛提到「以妾為妻」，在唐律裡是行徒刑，這裡又牽涉妻妾所生的小孩子的繼承問題。盧肇、黃頰是同鄉，但不同路；雖同為李德裕之門，但李德裕偏愛盧肇；黃頰是富豪之家出身，黃氏是南方豪雄，盧肇則是寒族，因此黃頰頗排擠盧肇，這在凍國棟教授和陳弱水教授的文章都有針對性的探訪。鄭光業，其父為太原節度史，其人品行欠佳、不拘小節，經常在北里的花街柳巷出入，而曾有一名妓從良，鄭光業仍與她發生婚外情；這人於咸通十三年狀元及第，僖宗時拜相。這是要探討很多品行不端的進士，經常出入北里，襯托出他們為官不正。劉軻，晚唐史官，王夢歐教授在研究唐人小說時，有特別注意到有人曾冒用劉軻史官之名。使院，我認為是屬於個人節度使在京城進奏院，此院在《兩京城坊考》裡有被標示，而張國剛教授在《唐代政治史論集》裡有篇文章也提及進奏院，所以這應該是別稱。

馬以謹：謝謝宋老師給我們的補充，果然是「不能沒有你」。

曾美惠：懿宗咸通十四年，同年即僖宗元年，不知這時間算法要如何算？

馬以謹：以西元年代來算。

朱振宏：當年死掉的話，新皇帝元年是從隔年開始算。

宋德熹：是繼承，不會重疊，等到正月才正式改元。

曾美惠：剛提到「咸通十哲」、「芳林十哲」，其實《全唐書》和《唐才子傳》皆無更正。這兩個其實並不同，芳林十哲為什麼說「芳林」，指古時候宦官的一個通稱，這十哲與宦官間有關係、走門路，獲得晉升；但咸通十哲，這十二人年紀不相通，且無拜託宦官走門路，但他們會拜託幕府或進士出身的官吏，希望被重用。「咸通十哲」，是到明朝時才出現的專有名詞。

宋德熹：長安有個芳林門，要拜託宦官時都要經過那個門。

馬以謹：謝謝美惠給我們的補充，那是否還有老師或同學提問？若沒有的話，今天就到這邊。

(十) 《唐摭言》卷十三、十四、十五

楊宇勛：首先歡迎各位老師跟各位研究生來我們中正大學舉行中國中古社會與國家史料典籍研讀會，今天非常感謝主持人和導讀者辛苦準備，又辛苦地遠道來我們中正大學。讀書會真的是幫助研究生和老師，研究生讀基本材料進入研究領域，老師也因此獲得重新檢視史料的價值性。感謝各位老師來我們中正大學指導，那現在就開始。

朱振宏：這場原主持人廖幼華老師因為有事上台中，所以臨時由我代替，現在就先請馬老師來導讀。

朱振宏：謝謝兩位導讀者，事實上我們中正每次開會也都會超過時間，因為報告人都花了非常多的心血在做準備，所以今天雖然我們已經耽誤了一點時間，不過現在我們還是可以邊用餐邊聊大家所談及的問題和看法，謝謝大家的參與。

宋德熹：先進行例行的會務報告，剛才楊主任已有提到我們有接續好幾場的學術研討會，除了六月四、五日有胡化、漢化、洋化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外，六月三日則是勤益科大辦理有關文化創意的國際研討會、六月中旬嘉義大學辦理有關區域地理的研討會、六月十二日中國中古社會與國家國際學術研討會，都歡迎大家參與。今天我們很高興來中正利用這樣的場地來進行《唐摭言》最後的五卷，這邊僅就我所知，把最基本、需重視的課題來關注。第一、「神童」、「奇童」、童子科：唐朝表面上是號稱十歲，但時常拖到十三歲，甚至有十五、六歲者也報考；第二、婦女裝飾則推崇《歷代婦女裝飾》的工具書；第三、館驛，涉及交通史，漸漸也牽涉到唐朝的行館；第四、貢舉考試方面，推薦傅璇琮、吳宗國、吳在慶的專書，特別是吳在慶教授該本專書加入許多心態史的探索；第五、「飛帛」：我的解釋是飛白體，因為太宗繼承高祖李淵，皆擅長飛白體，又飛白體筆跡有虛有實，符合「或象陰注陽受之狀」，但昭毅所說是涉及鬼神、鬼書，這也是能接受的。第六、另可關注的課題：母子關係、主僕關係。

朱振宏：關於卷十三第八條「幕府」，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裡面有專門提到幕府官，也可做參考；「博戲」中的樗蒲，也是突厥非常流行的擲骰子遊戲。

宋德熹：樗蒲，從北魏一直影響到北齊，宮廷裡君主之間同歡樂，是遊牧民族那邊傳過來的。

朱振宏：校書，是清官，在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裡面也有提到。

宋德熹：卷十三第七條「白敏中」，談及白氏、可能是山東士族的崔氏、盧氏，這有兩點可考究：第一、十姓胡與九姓胡。

朱振宏：九姓胡除了一般指的是昭五九姓外，還有指的是鐵勒、回紇那邊。

宋德熹：第一、十姓胡的排列；第二、剛才提到賴瑞和老師《唐代基層文官》外，他另有《唐代中層文官》，現在準備弄《唐代高層文官》。

五、 議題探討結論

(一) 專題演講：唐代社會型態與時代特色

深刻了解自中世轉向近世的變遷情況，尤為魏晉以來世族形成的時代背景及世族門第觀念的盛衰與其政治地位，而從此更能探索初唐宋社會結構的變化。論及世族門閥的產生，其與魏晉九品官人法有密切的關聯，但就演變過程而言，世族社會於唐中葉前的興盛為中世時期的一大特徵，然而自唐中葉後，漸趨式微。又論及科舉出身者所形成的新興統治集團的人物成為社會的中堅，改變了家族子弟世襲特殊政治地位或身分，又因晚唐的連年戰亂和五代政權的遞嬗，加速世族體制的崩潰。因此就世族政治地位的隆替來看，宋代社會是從中世社會蛻變出來的新型態。

(二) 《唐摭言》卷一～卷二

這二卷介紹了唐代貢舉制的起源及沿革，特別著重於進士考試的過程及其士風。〈卷一〉談到鄉貢的考試方法、人數的限制、學校、考試科目與內容均詳述，如垂拱年間後，開詩賦文學取士，可見所做詩賦的優劣也是錄取人才的主要標準。而關於士風方面，唐貢舉考試一大特色在於行卷與請託之風盛行，此事也載於〈卷一〉「進士歸禮部」條和〈卷二〉「廢等第」條等條目。〈卷二〉則論縣的考試、府州考試和京兆府解試由誰主持其事。概論這兩卷的內容以「考試」為主，詳記從考生人數到官學縣學、從行卷請託到放榜的情景。

(三) 專題演講：唐代貢舉文化與教育體系

首先針對「何謂貢舉」這一問題做試析，次之談論到《隋書》無記載貢舉創見的史料，但《舊唐書》、《通典》、《蘇式演義》和房玄齡碑等史料可見進士科在隋朝已出現，但卻不能將進士科的建制，作為貢舉起源的源頭。另外，又得知進士科的前身，就是賓貢科。三論，唐初的貢舉。總結，一是隋開皇七年的重要性在從中央到地方，從內到外，轉守為攻；二是賓貢科的創制及四門學的設立；三是楊帝時的「四科制」由唐武德繼承，且唐穆宗後設賓貢科，作為外國人報考貢舉的科目；四是貢與舉有別，亦與選有異。

(四) 《唐摭言》卷三

〈卷三〉條目雖少，卻羅列許多新科進士及第後的一連串儀式，如參見宰相、向考官謝恩、拜見座主；又有豐富且熱鬧的聚會活動，如曲江宴、大雁塔下題名、櫻桃宴、關宴、聞喜宴、看佛牙、牡丹宴等，而除了名目繁雜的宴會外，籌辦宴會的組織亦被提及。進士團，從一連串活動中所延伸的商機，此機構在〈卷三〉各條目中隱約地均可見其身影，似乎表達其重要性。其次，在「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條中，記載許多詩賦及詩人，從這些詩賦中能窺探初當時考試、宴會和長安城之況。

(五) 《唐摭言》卷四、五

從家諱、國諱問題，談論避諱問題所延伸而出的文字遊戲，因避諱是避同音、同字，所以往往也隱含著雙關語之意；然而，這在解讀上，是擷取一般認知或是另用不同讀音來詮釋文句，都是項重要課題。其次，「氣義」條中提到許多仁俠，此又涉及回報問題，即好心不見得會有好報。但這反映在官場知音上，卻多半只

能於黨爭之時，才見彼此間的交往；文中首度談論到命中注定，其認為這可被陰功、陰德改變，即有著勸人為善的觀念。除了解釋詞義和勸善的課題外，法律問題也隱含其中——利用走後門、情分關係、賄賂來打官司，這在當朝意味為何，又觸犯何條法律。

(六) 《唐摭言》卷六、七

僧官制度和沙門統的問題，可見中國不亞於歐洲，也有著政治與宗教間的糾葛與權力介入之事；而李氏兄弟雖是隴西李氏，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定保何以將三兄弟列入寒苦之家，此延伸問題的是門閥世族的人是否不一定都是有錢人。另載述許多貢舉考試的黑暗面，在唐朝後半期多有權勢子弟塞文章給主考官而產生弊端，這也是文中論及乾寧二年科舉舞弊之因。「神童」資優之處似乎不該僅在於善於背誦經典、詩詞，而是有應對做詞的能力，但史實多半顯示其問題並非在於能力，而是有懷才不遇、人際關係不佳之象。

(七) 《唐摭言》卷八

唐代科舉考試不糊名，由主司者定去取，這種通榜情況是考試弊端之一，但有時主考官難以決定進士人選，除了通榜之因外，尚有投文章、錯取、冒犯官員等；但考試時，考生的心態又為重要，所以夢境、聽到別人的話可卜吉凶都是影響要素。有人因一席話名落孫山，也有人因他人激勵而一舉成名，甚有人因落榜後得人相助，又被取為進士，這些都是人為因素。文中另有件趣事：科舉雖難考，但一榜中有五位是六、七十歲的進士、家中雙喜或三喜臨門也都是屬罕見之象。

(八) 《唐摭言》卷九、十

卷九描述科舉幾場情況：雖謹慎，卻不慎因意外而與錯失中舉；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記載諸人蒙受冤屈背上了壞名聲；因不同原因受知於主考官，而科場得意，但進士及第後的遭遇卻各不相同；登進士取之有道，但既中進士則不當登學究科；不同原因被帝王賜進士及第；因高官親屬，或奔走於權貴之門，因而得進士第；不知自重、不顧名節聲名狼藉的讀書人。

卷十描述當時讀書人的眾生相以及所記諸人，如孟郊、李賀、陸龜象、賈島、羅鄴、羅隱等，確為晚唐文壇之佼佼者。並說明科舉考試，意在選拔人才，然有些頗有真才實學之士，由於林林總總因素未能得中，他們不僅得到人們的同情，更受到當世人的尊敬。

(九) 《唐摭言》卷十一、十二

兩卷載記出家還俗中進士和未中進士之事、因有人阻撓而志不得伸，使得得人舉薦卻不順、以德報怨的廣闊胸襟、因失誤而辯白，結果各不相同，唐代才華橫溢之士人自負之種種神態，和戲謔、嘲諷、作弄之事，另有標新立異，譁眾取寵之舉、酒後失態之事。

(十) 《唐摭言》卷十三、十四、十五

唐人才情多從詩上表現，這當然與唐代進士科受到重視有密切關聯，在〈敏捷〉所記十五條，其中十三條都與詩有關，可見中唐以後，詩之受到重視可見一斑。三卷中展現官場的馬屁文化、屢見科考作弊之事、文人聚會或出遊有酒令、妓樂、妓女陪同、文人喜於各處題詩等事，亦可見唐人參加貢舉，有請託的習慣，

通常請託者官位愈大，聲名愈重，請託成功的機率愈大，此種弊端不僅見於前幾卷，至此仍可見。有意思的是文中又描述唐代酒令歌舞化的普遍情況，「改令」之事也愈來愈多，意味著酒令藝術變化多，遊戲規則也愈來愈複雜細膩。

六、 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1. 研讀會舉辦的時間皆為星期六，以便北中南部各校研讀成員參加。
2. 改變以往兩次演講的時間皆為期初與期末的計畫，此次會期將兩次演講集中於上半會期，優點在於為研讀會成員帶來在研讀《唐摭言》上有更深入的思維和想法，且演講人皆為學界的名家，更能促進彼此的交流。
3. 本年度的導讀者為老師和研究生，以母雞帶小雞的方式，藉由老師帶領年輕的研究生編導讀邊學習，此舉不僅拉拔學生的研究機會，更引發研讀會成員有不同的心得。
4. 本年度之研讀會集會不僅於中興大學舉辦，亦前往中正大學舉行，此舉擴大與該校之間的學術交流，也更加期望新年度的研讀活動可至其他中區各校(如東海、暨南等校)舉辦。
5. 研讀會已得到教育部顧問室第二次研討會的補助，預定在明年二月底截稿，五、六月召開研討會並出書結案，此次更驗證研讀會於文本上有著豐碩的成果。

七、 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1. 近年，研讀的文本內容豐富、條目眾多，涉及範圍廣泛，且尋得的參考資料彌足珍貴，這使得教材資料影印及雜支費略明顯不足，因此難以將所有相關的輔助資料印發給研讀會的成員。
2. 計畫取消網頁製作與管理費已久，使研讀會難以重新設計或將網頁大幅度更新，讓訪客更便於瀏覽且有相互交流之處，且留言區也因不熟製作，採申請免費軟體使用之係，最終導致無法連結，而使研讀會失去部分資料及成員和訪客間交流的方式。

八、 改進建議

1. 建議提高雜支經費之編列額度，俾能有充足經費舉辦研讀會活動及相關業務之順暢。
2. 增列網頁製作費，便於聘請專業網管。

九、 統計表

表一 經典研讀活動填報

計畫主持人：宋德熹				
計畫名稱：中國中古社會與國家史料典籍研讀會				
研讀經典	研讀次數	教師參與人數	學生參與人數	計畫助理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中文經典 <input type="checkbox"/> 外文經典	10次	男 10人 女 3人	男 12人 女 11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兼任助理 (男 1人 女 1人) <input type="checkbox"/> 無

十、 附錄

附錄一、研讀會影像紀錄：



時間：民國 98 年 10 月 24 日

地點：中興大學雲平樓 1 樓 F12 教室

說明：台師大歷史學系退休教授邱添生老師演講「唐代社會型態與時代特色」



時間：民國 98 年 12 月 26 日

地點：中興大學雲平樓 1 樓會議室

說明：台大歷史學系榮譽教授高明士老師演講「唐代貢舉文化與教育體系」



時間：民國 99 年 03 月 20 日
地點：中興大學雲平樓 1 樓會議室
說明：導讀《唐摭言》卷四、五



時間：民國 99 年 04 月 24 日
地點：中正大學文學院二樓 211 室
說明：導讀《唐摭言》卷九～卷十五

中國中古社會與國家史料典籍研讀會

時 間：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上午 10：30-12：00

地 點：國立中興大學雲平樓 1 樓會議室

主 題：《唐摭言》卷八

導讀者：曾賢熙 黃兆宇

〈通榜〉

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儔員外通榜¹帖，韓文公薦十人於儔，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紆，其次六人：張苴、尉遲汾、李紳、張俊餘，而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苴、紳、俊餘不出五年內，皆捷矣。

陸忠州榜時，梁補闕肅、王郎中傑佐之，肅薦八人俱捷，余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事見韓文公《與陸儔員外書》。

三榜，裴公第一榜，拾遺盧參預之；第二、第三榜，諫議柳遜、起居舍人於競佐之；錢紫微珣亦頗通矣。

鄭顥都尉第一榜，托崔雍員外為榜。雍甚然諾，顥從之，雍第推延。至榜除日，顥待榜不至，隕穫且至。會雍遣小僮壽兒者傳雲：「來早陳賀。」顥問：「有何文字？」壽兒曰：「無。」然日勢既暮，壽兒且寄院中止宿，顥亦懷疑，因命搜壽兒懷袖，一無所得，顥不得已，遂躬自操觚。夜艾，壽兒以一蠟彈丸進顥，即榜也。顥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無更易。

¹《唐語林》卷七，937 令狐綯罷相。其子瀆進士，在父未罷相前拔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瑄上疏：「瀆弄父權，勢傾天下。舉人文卷須十月送納。豈可父為宰相，瀆私幹有司？請下御史推勘。」疏留中不出。

◎《新唐書·令狐楚附令狐瀆傳》雲：「瀆避嫌不舉進士。綯輔政，而瀆與鄭顥為姻家，怙勢驕僣，通賓客，招權，以射取四方貨財，皆側目無敢言。懿宗嗣位，數為人白發其罪，故綯去宰相。因丐瀆與群進士試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大夫崔瑄劾奏綯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屈朝廷取士法為瀆家事，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聽。」

◎唐人科舉考試不糊名，可以通榜，進士科考試又重在文詞，所以有行卷和納卷的做法。行卷就是應試的舉子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加以編輯，寫成卷軸，在考試以前送呈當時在社會上、政治上和文壇上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司即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推薦，從而增加自己及第的一種手段。而納卷就是納省卷。省卷是舉子在考試前，按規定向禮部交納的，也可以說正式考試前的一次預試。本文中之「送納」亦指納省卷而言。<http://web.nchu.edu.tw/~denwu/readbook/read45-1.htm> 2010.05.21

討論：何謂第一榜，第二、第三榜？

補充：〈韓文公與陸修員外書〉：宋·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五〈韓文公薦士〉：

唐世科舉之柄，顯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讖議，多公而審。亦有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雲：「執事與司貢士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間，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弘、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案《摭言》雲：「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修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修，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摭言合。陸修在貞元間，時名最著，韓公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為修作也，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而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日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於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於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耆舊之賢，都邑遊居之良，齎諮涕洟，鹹以為不當去。」則修之以人物為己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權公放榜時，既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負公議而采人望，蓋與陸

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為四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為犯分。故公作權公碑雲：「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又雲：「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踴相躡為宰相達官，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梁肅及修，皆為後進領袖，一時龍門，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為當國者所忌乎？韓公又有答劉正夫書雲：「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進名。」以是觀之，韓之留意人士可見也。

〈主司撓悶〉

貞元十一年，呂渭第一榜，撓悶不能定去留，因以詩寄前主司曰：「獨坐貢闈裏，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應見此時情。」

〈陰注陽受〉

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李翱之婿。先是翱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詣翱，自言能使鬼神。翱謂其妖，叱去。既而謂翱曰：「使君胡不惜骨肉。」翱愈怒，命繫於非所。其夕內子心痛將絕，頗為兒女所尤，亟命召至謝焉。道人「唯唯」而已。翱待之以酒，其人能劇飲，數斗不能亂。翱心敬憚，以孺人之危為乞；因請為翱奏章，其妻尋愈。翱叩頭致謝。復謂翱曰：「所寫章不謹，某向甚懼謫罰。」翱對以自札固無錯誤。其人微笑，即探懷中得向所焚章，果注一字，翱益神之。後翱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復至。其年楊嗣復知舉，求落第。嗣復，翱之親表，由是頗以求為嫌。因訪於道人，道人言曰：「此細事，亦可為奏章一通。」几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斗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暨晷恥，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對按手疏二緘，遲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開大卷。」翱如所教。尋遞中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即開小卷，辭雲：「非（裴）頭黃尾三求六李（疑作字）」。翱奇之，遂寄嗣復。嗣復已有所貯，頗疑漏泄。及放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休為狀元，黃價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皆契合。後翱鎮襄陽，其人復至，翱度

敬可知也。謂翱曰：「鄙人載（再）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翱無所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尙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子攜，鄭亞子叟，杜審權子讓能，爲將相。

討論：1.道士道術，2.親友徇私

〈夢〉

鐘輻，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山齋爲習業之所²，因手植一松於庭際。俄夢朱衣吏白雲：「松圍三尺，子當及第。」輻惡之。爾來三十餘年，輻方策名；使人驗之，松圍果三尺矣。

沈光始貢於有司，嘗夢一海船。自夢後，咸敗於垂成，暨登第年亦如是。皆謂失之之夢，而特地不測。無何，謝恩之際升階，忽爾回颺吹一海圖，拂光之面，正當一巨舶，即夢中所睹物。

孫龍光偃，崔澹下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偃踐履往復。既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喜郎君，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眾材之上也。」

予次匡廬，其夕遙祝九天使者。俄夢朱衣道人，長丈餘，特以青灰落衣襟，霏霏然，常自謂「魚透（意跳也）龍門」，凡三經復透矣。私心常慮舉事中輟。既三舉矣，欲罷不能；於是四舉有司，遂僥忝矣。

討論：夢境與現實

〈聽響卜〉

畢誠相公及第年，與一二同人聽響卜³。夜艾人稀，久無所聞；俄遇人

² 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聯經，1991.05

³ 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曾叔夏尙書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偕出聽響筍。至禦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曾聞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後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

http://cls.hs.yzu.edu.tw/su_shih/su_time/ismsu_all/song_kind_brow.asp?spaper_id=3729

2010.05.21

劉祥光，〈尋求福佑：宋代卜算、堪輿文化初探〉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92.11.05

投骨於地，群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

韋甄及第年，事勢固萬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志在鼎甲，未免撓懷。俄聽於光德里南街，忽睹一人，叩一板門甚急。良久軋然門開，呼曰：「十三官，尊體萬福。」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

討論：唐舉子卜未來吉凶之風

補充：1.「聽響蔔」：明·方以智《通雅》卷49：「響蔔，一曰鏡聽。李郭王建俱有鏡聽詞，即今聽響蔔也。南楚曰街蔔以鏡置胸，而出聽之」。

2.程薈〈唐人巫術觀的文學表現〉（《中國文學研究》1995年第1期）提到唐人占卜中所謂的“鏡聽法”，此法乃深夜懷抱著鏡子於灶神前跪拜求告，然後懷鏡出門，聽到的第一句話就表示著事情的吉凶。堂人王建撰之《王司馬集》中有〈鏡聽詞〉：

重重摩娑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迴身不遣別人知，人意丁寧鏡神聖。懷中收拾雙錦帶，恐畏街頭見驚怪。嗟嗟□□下堂階，獨自竈前來跪拜。出門願不聞悲哀，郎在任郎理未理。月明地上人過盡，好語多同皆道來。卷帷上牀喜不定，與郎裁衣失縫正。可中三日得相見，重繡鏡囊磨鏡面。

五代韋穀《才調集》中注〈鏡聽詞〉為“瓢卦”：「古之鏡聽猶，今之瓢卦也」，其詞為李廓所寫：

匣中取鏡辭竈王，羅衣掩盡明月光。昔時長著照容色，今夜潛將聽消息。門前地黑人來稀，無人錯道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菱花懷裏熱。銅片銅片如有靈，願照得見行人千里形。

〈自放狀頭〉

杜黃門第一榜，尹樞為狀頭。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選，知與無預評品者。第三場庭參之際，公謂諸生曰：「主上誤聽薄劣，俾為社稷求棟梁，

諸學士皆一時英俊，奈無人相救！」時入策五百餘人，相顧而已。樞年七十餘，獨趨進曰：「未論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對曰：「樞不才。」公欣然延之，從容因命卷簾，授以紙筆。樞援毫斯須而就。每札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聞之，諮嗟嘆其公道者一口。然後長跪授之，惟空其元而已。公覽讀致謝訖，乃以狀元爲請，樞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親筆自札之。

鄭損舍人，光啓中隨駕在興元，丞相陸公扆爲狀元。先是扆與損同止逆旅，扆於時出丞相文忠公之門，切於了卻身事。時已六月，懇叩公，希奏置舉場。公曰：「奈時深夏，復使何人爲主司？」扆曰：「鄭舍人其人也。」公然之。因請扆致謝於損，扆乃躬詣損拜請，其榜貼皆扆自定。

討論：唐代選舉之公與不公

補充：1.榜帖：宋·范成大《吳郡志》卷 25：

其登第時，金花榜帖乃用塗金黃紙，闊三寸，長四寸許，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又用白紙作大帖如藥帖狀，貯金花帖於中，外亦書姓名二字，蓋以此報其人也。自唐以榜帖相輕，而世少見其制，故附於此」。

〈遭遇〉

貞元二年，牛錫庶、謝登，蕭少保下及第。先是（蕭）昕寶應二年一榜之後，爾來二紀矣。國之耆老，殆非俊造馳騫之所。二子久屈場籍，其年計偕來；主文頗以耕鑿爲急，無何並馳人事。因迴避朝客，誤入昕第，昕岸幘倚杖，謂二子來謁，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知誰也，潛訪於閩吏，吏曰：「蕭尙書也。」因各以常行一軸面贊，大蒙稱賞。昕以久無後進及門，見之甚善，因留連竟日。俄有一僕附耳，昕盼二子驟然。既而上列繼至，二子隱於屏後。或曰：「二十四年載主文柄，國朝盛事，所未曾有。」二子聞之，亦不意是昕。猶慮數刻淹留，失之善地。朝士既去，二子辭；昕面告之，復許以高第，竟如所諾。

討論：地方上計與舉人，奇遇與常行

補充：一軸面贊：《唐摭言》卷6、《紺珠集》卷4皆載：

韓愈、皇甫湜，貞元中名價籍甚，亦一代之龍門也。牛僧孺攜所業謁之，二公會集，各以一軸面贊。其首篇〈說樂〉，韓愈見題即掩卷而問之曰：「且以拍板為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俟。其他適訪所居因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喧傳京師」。

〈友放〉

王相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為狀元，病其人與賀拔碁為交友，碁有文而落拓。因密令親知申意，俾敏中與碁絕。前人復約敏中，為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既而碁果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碁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召碁，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文淵閣本作不可致），奈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負陽而寢。前人睹之，大怒而去。懇告於起，且雲：「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碁矣。」

討論：朝中有人好辦事，交友與科場前途

〈誤放〉

包誼者，江東人也，有文辭。初與計偕，到京師後時，趁試不及。宗人祭酒佶憐之，館於私第。誼多遊佛寺，無何，唐突中書舍人劉太真，睹其色目，即舉人也。命一介致問，誼勃然曰：「進士包誼素不相識，何勞要問？」太真甚銜之，以至專訪其人於佶。佶聞誼所為，大怒而忌之，因詰責遣徙他舍，誼亦無作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棄，故過雜文，俟終場明遣之。既而自悔之曰：「此子既忤我，從而報之，是為淺丈夫也必矣。但能永廢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入策。太真將放榜，先巡宅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宰相以朱泚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錯愕趨出，不記他人，惟記誼爾。及誼謝恩，方悟己所惡也。因

明言。乃知得喪非人力也，蓋假手而已。

鄭侍郎薰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爲狀元。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寒峻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尋爲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討論：放榜前的變數，得喪非人力？

〈憂中有喜〉

公乘億，魏人也，以辭賦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學矣。嘗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闊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人，粗衰跨驢，依稀與妻類，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詰之，果億也。億與之相持而泣，路人皆異之。後旬日，登第矣。

〈爲鄉人輕視而得者〉

許棠，宣州涇縣人，早修舉業。鄉人汪遵者，幼爲小吏，泊棠應二十餘舉，遵猶在胥徒；然善爲歌詩，而深晦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灞澗間，忽遇遵於途中，棠訊之曰：「汪（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對曰：「此來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而與棠同硯席，棠甚侮之，後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

〈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爲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侮之，時伉方跨長耳縱遊於郊郭，忽有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諺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驢。」

討論：登第前後身份地位的轉變

〈已落重收〉

顧非熊，況之子，滑稽好辯，陵轢氣焰子弟，爲眾所怒。非熊既爲所排，在舉場三十年，屈聲聒人耳。長慶中，陳商放榜，上怪無非熊名，詔有司追榜放及第。時天下寒進，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爲童稚時，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

元和九年韋貫之榜，殷堯藩雜文落矣；楊漢公尙書，乃貫之前榜門生，盛言堯藩之屈，貫之爲之重收。或曰：「李景讓以太夫人有疾，報堂請暫省侍，路逢楊虞卿，懇稱班圖源之屈，因而得之也。」

貞元中，李繆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楊員外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司，詢之所試，程探勅中，得賦稿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年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策子未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給之曰：「侍郎今者所試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次韻腳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賞嘆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則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於陵於是請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或曰「出榜重收」。

討論：識才與遺才，主考官與考古題

〈放老〉

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受正。制略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名膺寵命。」松，舒州人也，學賈司倉爲詩，此外無他能；時號松啓事爲送羊腳狀。希羽，歙州人也，辭藝優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中人，皆以詩卷及第，亦皆年逾

耳順矣。時謂「五老榜」。

討論：類似特（恩）科

補充：「五老榜」：《唐才子傳》卷 7：「光化四年，禮部侍郎杜德祥下與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同登第，年皆七十餘矣，號爲五老榜」。《氏族大全》卷 7：「曹松，唐天復初中第，時稱五老榜」，曹松於兩《唐書》中無傳，惟見《新唐書》卷 60〈藝文志·別集類〉載，撰有詩集三卷，並注曰「（曹松）字夢徵，天復進士第，校書郎」。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時號「楊三喜」。

崔昭矩，大順中裴公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王侁，丞相魯公損（搏）之子，侁及第，翌日損登庸。王侁過堂別見。

歸黯親迎拜席日，狀元及第，榜下版巡脫白，期月無疾而卒。

〈別頭及第〉

別頭及第，始於上元二年錢令緒、鄭人政、王梯、崔志恂等四人，亦謂之「承優及第」。

楊巖等，會昌四年王起奏五人：楊知至、源重、鄭樸、楊巖、竇緘，恩旨令送所試雜文，付翰林重考覆，續奉進止，楊巖一人，宜與及第；源重四人落下。時楊知至因以長句呈同年曰：「由來梁鷲與冥鴻，不合翩翩向碧空；寒穀謾勞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此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三月春光正搖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討論：奉旨重考

〈及第後隱居〉

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隱於九華。

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舉冠卿孝節，徵拜右拾遺，不起。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以文中第，歸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跡邱園，絕蹤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可右拾遺。」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靈跡具存，慕其真風，高蹈於此。嘗賦《閑居遣興》詩一百韻，大行於世。

皇甫穎，早以清操著稱，乾符中及第，時四郊多壘，穎以垂堂之誠，絕意祿位，隱於鹿門別墅，尋以疾終。

討論：唐人隱逸之風

補充：1.《北史》卷 88《隱逸列傳》：「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傲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隋書》卷 77 同載）。

2.「計偕」：《禮記集說》卷 158：「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為計吏，其貢獻之物與計吏俱來故謂計偕物也。偕，俱也」。

3.「四郊多壘」：《禮記註疏》卷 3：「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注：辱其謀人之國不能安也。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又曰：「四郊者，王城四面並有郊，近郊五十裡，遠郊百里。諸侯亦各有四面之郊，裡數隨地廣狹，故雲四郊也。壘，軍壁也，言卿大夫尊高任當軍帥。若有威德則無敢見侵，若屍祿素餐則寇戎充斥。數戰郊垆，故多軍壘。罪各有所歸，故為卿大夫之恥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言四郊多壘獨為大夫之辱士」。另外正史中也多有“四郊多壘”之用語。

〈入道〉

戴叔倫，貞元中罷容管都督，上表請度為道士。

蕭俛自左僕射表請度為道士。

蔣曙，中和初，自起居郎以弟兄因亂相離，遂屏跡邱園。因應天令節表請入道，從之。

顧況，全家隱居茅山，竟莫知所止。其子非熊及第歸慶，既莫知況寧否，亦隱於舊山。或聞有所遇長生之秘術也。

論曰：士之謀身，得之者以才，失之者惟命，達失二揆，宏道要樞，可謂勤於修己者與！苟昧於斯，繫彼能否，臨深履薄，歧路紛如，得之則恃己所長，失之則尤人不盡；干祿之子，能不慎諸！及知命也者，足以引之而排缺望，不足倚之而圖富貴；倚之則事怠，怠則智性昏；引之則感通，通則尤怨弭。故孔孟之言命，蓋阨窮而已矣！有若立身慎行，與聖哲同轍者，則得喪語默，復何薨芥乎！復何穹隆乎！然士有死而不忘者，恩與知而已矣。包子之誤放，李翱之奏章，足以資笑談，不足以彰事實。有功成身退，冥心希夷者，吾不得而齒矣。

補充：1.「唐人隱逸之風」：學位論文有劉翔飛：《唐人隱逸風氣及其影響》（台灣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民65）、林燕玲：《唐人之隱——文學社會學角度的觀察》（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民96）。林燕玲該文認為，隱士是一種逃離政治、社會的行爲，並且帶著令人崇敬的灑脫。隱士非唐代的特產，其出現與形成有歷史上的傳承，只是隨著時代的演進，隱逸行爲背負了不少附加動機與目的，不再是單純的、消極的反對時政而已。在唐代，士人隱逸風尚的形成有其歷史背景，並較少「以天下爲己任」的大胸襟，多是「獨善其身」的隱逸，他們不務求競進，以息貪競之風。由另一角度看來，讀書人要以正常科舉之路出仕，本屬不易，如今有一批又一批的隱士以隱入召禁中，即使不應薦舉，不當官，也有豐賞賜放還舊隱，難免吸引有心於當世者起而效尤。期刊論文有黃復采：〈九華山隱士文化散論〉（《池州師專學報》第21卷第1期，2007年2月）、高天成：〈仕宦文化與隱逸文化的雙重文化體系——唐長安文化管窺〉（《塩城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1期，2009年2月）、梁爾濤：〈走向隱逸：唐初朝野文學思想的共同趨向〉（《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9月第5期）、方勝：〈晚唐文人的“費冠卿情結”〉（《晚唐文人的“費冠卿情結”》第11卷第2期，2009年4月）、

李春輝，王繼增：〈道教與初盛唐文人的隱逸之風〉（《內蒙古電大
學刊》，2009 年第 5 期，總第 117 期）、查正賢：〈論制舉與唐代
隱逸風尚的關係〉（《文學遺產》2009 年第 5 期）、李暉：〈論費冠
卿《九華山化成寺記》〉（《池州師專學報》第 20 卷第 2 期，2006
年 4 月）。

2. 「顧況，全家隱居茅山」：《舊唐書》卷 130〈李泌顧況列傳〉：

「顧況者，蘇州人。能為歌詩，性詼諧，雖王公之貴與之交者，必
戲侮之，然以嘲諷能文，人多狎之。柳渾輔政，以校書郎徵。復遇
李泌繼入，自謂已知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方遷著作郎，況心不
樂，求歸於吳」（頁 3625），印證《唐摭言》此載「隱居茅山」，
茅山，《水經注》卷 40：「又有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為
茅山，又曰棟山。《越絕》雲：棟猶鎮也。蓋《周禮》所謂揚州之
鎮矣。山形四方，上多金玉，下多跌石。《山海經》曰：勺水出焉，
南流注於湖。《吳越春秋》稱，覆釜山之中有金簡玉字之書，黃帝
之遺讖也。山下有禹廟，廟有聖姑像」（頁 941）；《元和郡縣圖
志》卷 26：「茅山，在縣（潤州延陵縣）西南三十五裡，三茅得
道之所，事具《仙經》不錄」（頁 593）、「句容縣，漢舊縣也，
晉元帝興於江左，為畿內第三品縣。縣有茅山，本名句曲，以山形
似“已”字，故名句曲；有所容，故號句容」（頁 598）。